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五册目次

震川先生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明）歸有光撰 附錄一卷 清康熙十年至十四年歸莊等刻本 〇〇一
蛾蠓集五卷（明）盧柟撰 明嘉靖刻本 五三一

震川先生集三十卷别集十卷

（明）歸有光撰

附錄一卷

清康熙十年至十四年歸莊等刻本

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通行本）

明歸有光撰。有光有易經淵旨、已著錄。是編爲其曾孫莊所訂。首經解、終祭文、凡二十四體。別集首論策、終古今體詩、凡十有一體。初、太倉王世貞傳北地信陽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無不靡然從風、相與剽剟古人、求附壇坫。有光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閒、毅然與之抗衡。至詆世貞爲庸妄巨子。世貞初亦牴牾、迨於晚年、乃始心折。故其題有光遺像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蓋所持者正、雖以世貞之高名盛氣、終無以奪之。自明季以來、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有光實有力焉。不但以制藝雄一代也。文集舊本有二。一爲其族弟道傳所刻、凡二十卷、爲常熟本。一爲其子子祜子寧所刻、凡三十二卷、爲崑山本。去取多不相同。莊以家藏鈔本互相校勘、又補入未刻之文、彙爲全集、刻於

國朝康熙閒。前有王崇簡徐乾學二序。莊自作凡例、極言舊刻本之譌、詆斥不遺餘力。然考汪琬堯峯文集有與莊書二篇、又反覆論其改竄之非、至著爲歸文辨誣以攻之。是莊所編亦未爲盡善。然舊本文多漏略、得莊掇拾散佚、差爲完備。既別無善本、姑從而錄之。有光詩格殊不見長、汪琬乃爲作箋註、王士禎頗以爲譏。今未見傳本、殆當時衆論不與、卽格不行歟。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

點閱二十卷博爲搜求二集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祜子寧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于其間且聞于錢牧齋宗伯

云先生遺文尚多余曩與其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旣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與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惠以裔與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借先生孫文

休與其子元公編輯爲牧齋先生所次第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尚未盡刻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

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
茗文計孝廉甫草論及而慭
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
山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于
元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
官其地者所應爲不獨爲藝

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嗟乎
先生之文自歿時即流傳至
今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錢
牧齋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
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
永叔而始顯也矧先生賢子

孫比肩接踵咸能裒輯遺文
傳之遐邇因歎海內文人如
晉江王遵巖平涼趙浚谷皆
有遺集晉江之集尚有存者
平凉則未之槩見頻與宦其
地者言之平凉則馬學使之

駛先獲我心爲之修輯晉江
雖再屬衡文使者尚未見有
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
所至誠訪前賢之遺文不致
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
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能識余言從元公謀集已刻未刻合牧齋定本彙爲四十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間助剞劂之資遂居然爲先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耀今古何待于序况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黃洲之語以復元公元公其有以諒余矣

康熙癸丑仲夏

宛平王崇簡題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肰絕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李習之宋時稱歐陽子而先歐陽爲古文者有穆伯長尹師魯輩然言起八代之

衰者必曰昌黎變楊劉之習者必曰盧陵則以其學之深力之大也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荊川王遵岩歸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論者又必以震川爲最豈非以其學之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

川先生之制舉業長而得讀其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者也自承乏崑山敬哉王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先生之曾孫莊元公氏得其未刻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

舊刻之多遺珠也元公因出錢宗伯選本彙稡已刻未刻總計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謀之于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嵊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助成事元公又以舊刻多烏焉

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是正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余讀先生之易圖論洪範傳知其經學深邃于馬政志三途並用諸議知其世務通達而濬吳淞江三吳水利諸書今方行其說殆東南數百年之利至其自述令長輿時以德化民又漢代之循良也今

國家偃武修文廣厲士子以通經學古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後入政則是集行世其亦昌明文運造就人才之一助乎元公以序見屬末學何能贊一辭顧

以夙仰先生既欣覩全集之流播海內加惠後學而元公亦工詩古文能世其家學又喜先生之有後也故不辭而為之書

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

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

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與錢宗伯較讐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訛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太僕之文宗伯論之詳矣然宗

伯惡夫稗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而余獨謂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

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薾萎益頹而爲老生學究之習

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撥理學之緒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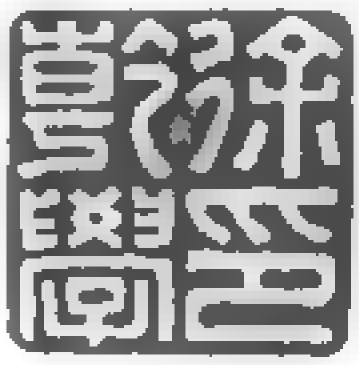
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言湊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爲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

史公爲不可及嘗自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趣故余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

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之風格薾萎者是也欲知太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

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元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醵金而刻之垂竣身没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其傳之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摳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重鋟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讎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其繁芿排纘整齊都爲一集既報簡喟然而嘆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

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奥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眞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其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

鈎摘蒐獮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旋覩稗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知秦越人診病洞見藏府之癥結辟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遯隱以眊耗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水落草枯蘼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嗚呼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體耿之才好學深思跋邪觝僞刋創荒蹊障斯文之末流銓材小生讀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其譌謬滋甚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

沔人之知美顰則幾矣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殊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緒言具在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又承比部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槧效微勞於簡牘有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智而耄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於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而比部君大雅不羣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託斯可喜也歲在庚子五月晦日虞山年家後學錢謙益再拜謹序

先太僕震川公集最初閩中有刻旣而公之子伯景仲叔刻於崑山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閩本地遠不傳崑山常熟本互有異同然公之遺編剩簡尚餘十之八九牧齋先生與公之孫文休旁求廣采得公藏本幾倍於刻本先生手自校勘珍如祕書無何絳雲

之災盡燬於火賴文休副本存余從玄恭得而錄之念文章顯晦有數恐遂湮沒無聞爲請於先生求壽諸梓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意象尚隔乃爲合併而次第之得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未能悉出也蓋嘗論之不讀史漢不知左國之所以爲文也不讀韓歐不知史漢之所以爲文也今錄公之文可以知韓歐錄先生之選可以知公之文異哉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必自此而求之矣然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究禹畤之法象與夫作史之志識禮之言有以啓先

儒所未發其經濟則條水衡之事宜悉太僕之学故以及用人之方禦倭之議有以裨當世所宜行闡貞孝之事則奮袂攘臂不欲令弱質佚骨受誣於豪强修族姓之譜則齋咨涕洟必欲使遠祖近宗盡歸於敦睦他如贈送慶賀之文弔祭悲哀之作靡不折衷於法度歸本於端良不以浮詞諛人不以綺語加物則公之修辭立誠益可知矣讀是集者因公之文以得公之爲人斯先生所以教我子孫不替先型之至意而亦所以嘉惠後學之盛心哉庚子長至日從孫

起先拜手敬識

謙益自荒邨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讎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纘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洮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王之勤於遺編也編次大意略序梗槩以求正於法眼或召玄恭詳審商榷如有未當不妨改正

編次之法略倣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議論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　次贈送序壽序凡

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次贈序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　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諸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稟於古移步換形尺水興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　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集中幾數篇故居別集之首而策問附焉　次宋史論贊一卷

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　歐蘇集俱別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磬咳彷彿具焉故錄爲二卷寒暄駢偶之詞不載紀行一卷次之次馬政志一卷先生邢州入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作既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做史記六書也取昌黎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　公移吏牘各有格式委悉情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卷水利賦役禦倭諸書議散在集中可以參考　唐人編李杜詩以文爲別集此與著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　先生爲舉子即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文然其議論伉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　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眞實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猶未能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眼測量前哲有餘愧焉叙簡之餘傢然三歎并識之以訊於智者庚子五月二十八日

謙益白

凡例五則

一選定　此集舊嘗三刻復古堂本止分上下卷不備可知崑山本文三百五十餘篇常熟本篇數畧少而崑刻所無者殆半未刻藏本又二百餘首錢牧齋先生嘗合已刻未刻諸本總選得五百九十餘首而尺牘古今詩在外合計四十卷今大率從其選本但未刻中之不收者已刻中之被汰者並以爲尚有遺珠又自以己意增入十有餘首今自尺牘二卷詩一卷之外總計文六百有五首悉付諸梓人其外二百餘首則依錢宗伯名爲餘集而藏于家

一編次　錢宗伯所編集三十卷首經解末書又別集十卷首制辭末論策今大槩因之獨以爲古人文集書多在前不當置之末卷今移置書三卷于贈送序之前而以祭文爲末卷又論策據蘇文忠集編在策問之前今移置于別集之首策問次之文選諸書詩在文前今以府君所專攻者文也詩不過餘與及之篇章亦不多故從柳子厚集之例以詩居末

一正誤　他書刻本之誤不過字畫畧差或偶脫一

二字耳惟此書舊刻之誤不可勝舉約有四端有因聲音近似者有因草稿模糊者有因葉數顛倒者有因妄加刪改者如尚書徐晞之爲熙少傅夏言之爲賢儒者錢德洪之爲宏此因聲音近似而誤者也如富貴淫佚賈命亡國本漢書成語乃倒置錯出以致上下不屬文義難通此因草稿模糊而誤者也至水利策一篇遂顛倒四百餘字向來選家坊本皆襲舛而不覺此因板心數目顛倒而誤者也凡此皆因失於較訂以致傳寫之訛至於妄加刪改爲尤甚焉崑山本則以從祖之好自用

凡篇首作文之由往往刪去篇中遂無照應而擅改者尤多常熟本則以宗人之少嫺書凡用經史彼所不曉者非刪則改今皆據家藏抄本正之其抄本亦誤者則考古書據文義以正之較勘數四頗爲精詳間有疑者闕之訛謬既正似可不言但以舊刻行世已久恐觀者見其參差反致疑於新刻不得不明言其故非敢暴前人之短也

一刪重　隆慶元年浙江鄉試時府君任長興方踰年以資淺故不得爲同考試官僅入外簾然夙負高望主考推重五策問俱委作幷屬作對策後遂刻爲程策惟第五道主考頗加刪改府君與門人尺牘以爲竄入鄙語故今集中對策止存前四道崑山舊本因止刻策問故首載前四策問今旣幷對策俱刻不必又重見故去之又與純甫行狀墓表二首大畧皆同今存行狀而廢墓表西王母圖序二首大同小異今存前作而廢後作送周御史序一作頌而畧改今存序而廢頌若題同而文絕不同截然爲二首者如送王子敬之任序之類則兩存之

一履歷　凡古人文集必載本傳以見其人之生平

府君之學術文章宜入儒林文苑以未有國史缺於無徵今但取前輩諸公誌銘墓表行狀傳贊序跋凡有關於府君之文集者附錄一卷於後庶幾讀府君之文者開卷而如見其人云

曾孫莊識

謹按恆軒先叔父府君所作凡例屢經竄改而未有所定玠於刻工處見抄本凡八則而中多可商思欲刪逸之而未敢也會往虞山謁從叔孝儀孝儀叔出先叔凡例一冊內止五則云得之於錢子繡林蓋錢子於黃洲董夫子署中攜歸此爲先叔

最後改本無疑而家中特遺其稿因大喜過望亟以付諸梓集中選定編次之法大約因錢宗伯而不無稍異今繫先叔凡例於後而仍存錢宗伯凡例於前庶幾不沒其實且令世之君子有所考焉

康熙乙卯孟春望後一日玄孫玠謹識

校訂助刻姓氏

王崇簡　簡上　虞二球
董正位　吳與祚　趙昕
嚴沆　曹溶　劉體仁
薛信辰　張其翰　秦鉞
嚴曾榘　郝毓嵘　高晃
秦松齡　錢肅潤　秦松岱
華長發　吳偉業　金俊明
宋實穎　蔣伊　何平
翁澍　陸廷祉　王梅汝

李臨　陸士炳　金望
錢士植　黃璠　張震維
席啓寓　張艾　嚴宗垂
葉國華　李可汧　葉方恒
盛符升　徐與喬　葉方藹
徐乾學　葛雲芝　徐秉義
丘鍾仁　馬鳴鑾　徐元文
何陸燈　朱用純　葉方蔚
葉奕苞　王緝基　李遇章
王緝植　謝家柯　李遇威

黃　泓　　陸時通　　李遜穀

張　壁　　盛翊治　　沈廷瑗

楊元啓　徐洵　周霑　侯榮　金鉉　余侃

姪孫起先　定世綸　曾姪孫聖脈

滈　虹　允哲

允謀　允肅　允臨

玄姪孫芳德　霖

是集之刻始於辛亥歲宛平王宗伯素切表章而龍門董夫子首捐俸助梓鄰境邑侯如吳伯成趙雪嵊兩明府共襄其事於是當代文衡及遠近士

大夫分任剞劂自辛亥春王迄癸丑仲秋全集已刻十之七不幸先叔恆軒府君中道捐館玠室同懸磬無以卒業賴董夫子復倡助鳩工而俾克告成則葉學亭徐健菴兩先生之力居多葢全集之竣其難如此今府君之文行將風行海內要皆諸君子之功其姓氏不可以不書也故備列之至虞山從祖裔興公於庚子歲卽梓太僕府君之文功雖未竟然全集之成實由從祖倡之他若吳門練川松陵諸同宗凡助刻者亦皆附識於後云

康熙乙卯春王正月望後六日玠拜識

震川先生全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虞山後學錢謙益選定　　玄孫　玠　編輯

卷之一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論下

易圖論後　大衍解

洪範傳　尚書敘錄

考定武城　孝經敘錄

荀子敘錄

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序

山齋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戴楚望集序

戴楚望後詩集序　沈次谷先生詩序

草庭詩序　經敘錄序

史論序　卓行錄序

汶口志序　正俗編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華亭蔡氏新譜序

龍游翁氏宗譜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太僕寺誌序　西王母圖序

陟臺圖詠序　綵衣春讌圖序
綸寵延光圖序　王梅芳時義序
水利書序　尚書別解序
邵水藁序　會文序
群居課試錄序　夏懷竹字說序
卷之三 論 議 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貞女論　諡例論
水利論　水利後論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禦倭議　備倭事略
三江圖叙說　淞江下三江圖叙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陳伯生字說　守耕說
東隅說　懷竹說
朱欽甫字說　周時化字說
莊氏二子字說　二子字說
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書郭義官事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獄事

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言解　解惑
道難　懼讒三首　既隃
性不移說　重交贈汝寧徐君
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跋高麗圖經後　跋禹貢論後
題興都志後　跋唐石臺道德經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跋帝堯碑
跋商中宗廟碑　題太僕寺誌後
讀金陀粹編　讀王祥傳
題金石錄後　題隸釋後
跋何傳士論後　題仕履重光册
題星槎勝覽　題瀛涯勝覽
題文太史書後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題弘玄先生贊後　書沈母貞節傳後
書冢廬巢燕卷後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跋小學古事　題王氏舊譜後
題立嗣辨後　跋程論後
跋程策後
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上瞿侍郎書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上高閣老書　上趙閣老書
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上方參政書
答唐虔伯書　與李浩卿書

與嘉定諸友書　與殷徐陸三子書
答俞質甫書　與宜仲濟書
答顧伯剛書　與潘子實書
示徐生書　山舍示學者
與陸太常書　與趙子舉書
答朱巡撫書　上王中丞書
與曾省吾參政書　與林侍郎書
卷之八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寄王太守書　遺王都御史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與傅體元書
與王子敬書　論禦倭書
上總制書　與沈養吾書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卷之九 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吳江張先生序　送李廉夫北上序
送王汝康會試序　送縣大夫楊侯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宋知縣序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序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之京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送童子鳴序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送計博士序　送蔣助教序
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送同年光之英之任真定序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送余先生南還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送俞宜黃序
送福建按察使王知事序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贈石川先生序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卷之十一 贈送序
送嘉定丞督侯序　送周御史序
贈熊兵憲進秩序　送嘉定縣令序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送縣令朱侯序
送吳縣令張侯序　贈張別駕序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送攝令甯君還府序
贈司儀楊君序　送顧公節北上序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送陳子加序　送王博甫北上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獎序

贈醫士張雲厓序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卷之十二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溆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馭齋先生六十壽序
姚安太守恭君六十壽序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丘恭人七十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夏淑人六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宋孺人壽序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許太孺人壽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夫人壽詩序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李氏榮壽詩序
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顧南嶽先生壽序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龔裕州壽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葛封君六十壽序　柳州許先生壽序
甯封君八十壽序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張曾菴七十壽序　晉其大六十壽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周翁七十壽序　戴素菴先生七十壽序
張翁八十壽序　孫君六十壽序
楊漸齋壽序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周弦齋壽序　前山丘翁壽序
戚思內壽序　陸思軒壽序
東莊孫君七十壽序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崖湖曹翁六十壽序　錢一齋七十壽序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杜翁七十壽序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顧母陸太孺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壽序　馮宜人六十壽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沈母丘氏七十壽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陳母倪碩人壽序　朱碩人壽序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徐氏雙壽序
周氏雙壽序　王氏壽宴序
良士堂壽讌序　狄氏壽讌序
唐令人壽詩序
邵氏壽詩序
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見南閣記
真義堂記　遂初堂記
壽母堂記　世有堂記
容春堂記　自生堂記

可齋記　耐齋記
雙鶴軒記　雪竹軒記
清夢軒記　樸全軒記
悠然亭記　卧石亭記
滄浪亭記　花史館記
杏花書屋記　題玉女潭記
見苓書舍記　斐曲新居記
寶界山居記　南陔草堂記
我江精舍記　菊窗記
本菴記　野鶴軒壁記

保聖寺安隱堂記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
卷之十六　記
重修闕里廟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唐行鎮免役夫記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張氏女貞節記　吳山圖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張氏女子神異記
卷之十七　記
世美堂後記　重修承志堂記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陶菴記　畏壘亭記
思子亭記　項脊軒記
秦國公石記　夢鼎堂記
順德府通判廳記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震川別號記　家譜記
卷之十八　墓志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
誌銘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明故例授蘇州衛千戶所正千戶陳君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朱隱君墓誌銘
馮會東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曹子見墓誌銘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太學生柴君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李君墓誌銘　居君墓誌銘

詹仰之墓誌銘　朱肖卿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金君守齋墓誌銘
王邦獻墓誌銘　李惟善墓誌銘
張克明墓誌銘　陳君厚卿墓誌銘
陸子誠墓誌銘　王君時舉墓誌銘
蔣原獻墓誌銘　潘用中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方母裴孺人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沈母張孺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張太孺人墓誌銘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李母陶碩人墓誌銘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唐孺人墓誌銘　毛孺人墓誌銘

魏孺人墓誌銘　葉母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鄭君汝卿壽藏銘　南雲翁生壙誌
姚生壙誌　亡兒翶孫壙誌
女如蘭壙誌　女二二壙誌
寒花葬誌
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通政使右參議張公墓表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使副使李君墓碑
何氏先塋碑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安亭鎮揭主簿德政碑
玄朗先生墓碣　張季翁墓碣
諸隱君墓碣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泗水何隱君墓碣　宣節婦墓碣
王烈婦墓碣　曹節婦碑陰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李南樓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敕封文林郎分宜知縣前同判官許君行狀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魏誠甫行狀　先妣事略
請敕命事略
卷之二十六 傳
歸氏二孝子傳　張自新傳
顧隱君傳　元忠張君家傳
章永州家傳　戴錦衣家傳
京兆尹王公傳　洧南居士傳
周封君傳　東園翁家傳

何長者傳　筠溪翁傳
可茶小傳　鹿野翁傳
卷之二十七 傳
王烈婦傳　章節婦傳
陶節婦傳　計烈婦傳
沈節婦傳　蔡孺人傳
俞楫甫妻傳
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歸氏世譜
歸氏世譜後　興安伯世家

記壬午功臣
卷之二十九 銘 頌 贊
爲善祐銘　素節堂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聖井銘
書齋銘　清泉銘
几銘二首　太行石銘
西山石銘　松江新建行省頌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魁星贊　葉文莊公像贊并序
弘玄先生自叙贊　王氏畫贊并序
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祭王方伯文
祭王儀部文　祭朱恭靖公文
祭顧方伯文　祭周孺亨文
祭唐虔伯文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祭張封君文　同年祭陳封君文
祭外舅魏光祿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祭張貞女文　弔何氏婦文
祭外姑文　祭妻祖父母文

祭楊椒山文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祭崑山縣城隍神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廟文
再祈雨文　祀厲告城隍神文
御史中丞李公哀辭　思質王公誄
招張貞女辭
補編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卷之九
祭沈養吾仲常文　祭居守齋文卷三十

經解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塡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爲易而要

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爲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旁推而衍之者爲變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若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爲連山商爲歸藏周爲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卽連山而在連山卽歸藏而在歸藏卽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卽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旣規橫以爲圓又輿圓以爲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

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組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拔於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

以爲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不爲偶者也帝之

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辨其爲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剌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八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爲說者益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爲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甚詳揭中五之要明主客君臣之位順五行生剋之序辨體用常變之殊合卦範兼通之妙縱橫曲直無不相值可謂精矣曰此愚所以

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爲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獻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爲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爲無所不通然此理在

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蛻筭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爲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爲之乎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爲上下孰爲左右孰爲乾兌離震孰爲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爲上下因其左右以爲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爲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爲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

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皆聖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治之所貴者耜而用者不求耜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井文之畫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楊雄班固劉牧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分紛紛不定亦何足辯也書刻畫云宋儒朱子之說詳矣無得中五之要以下四十餘字今從抄本補入又何物非書也哉之下常熟刻本有貴兎之書未必

起于兎置魚之筌未必出于魚十八字按後段有造車製字之喻又有治耜耕耒之喻此復有魚兎之說似設喻太多疑常熟刻是初本而崑山刻删去者是定本今從崑本曾孫莊識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爲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

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擧其要也九具於揲則二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擧其要此所以爲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扐雖擧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爲正掛扐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

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之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爲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曆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治世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箕子以爲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

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自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爲即天之道

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爲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
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
性之外天陰騭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
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
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
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
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
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
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
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

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
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
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
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
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
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
之則見而爲肅爲乂爲哲爲謀爲聖不敬則五事之
則失而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敬之用非在外也
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爲
之飲食爲之貨賄爲之祭報爲之居室爲之交好所

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威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
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
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
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
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日月星辰之數協曆之
數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
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
之取則既爲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
所謂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
習尚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

天下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
天下廓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
也又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
當剛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
此又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
事之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
於神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羣言並興將誰適從
此卜筮之建聖人所以齊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
於天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況人主爲天地之心一
念之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譴見於天

而沴氣應之故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為肅乂哲謀聖之應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僭豫急蒙之應驗之為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凶荒夭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

五行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下而為之下因其上而為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為之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協以皇極則建以三德則乂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徵則得雨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皆用而五行不皆用直言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為彝倫之攸敘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

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作乂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篤恭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邪交之

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黷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胤征以俶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史公以為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徵者

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顚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頗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爲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歛衆福以敷錫於民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隊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淫朋比德者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建其極之本旨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有爲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

罹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爲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機也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

福明以建極爲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爲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卽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皇極之化大贊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益如此平康之世以正直治之强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柔治之隨世而爲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

之習尙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强弗友燮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爲治天下之一疇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拆有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

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縢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益吾之所其嚴而信之者僅取衆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益卜筮兼舉而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台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恤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蓍龜之理微矣雨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乎

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所謂時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雨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爲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爲雨乂之必爲暘晢之必爲燠謀之必爲寒聖之必爲風者不可得也雨暘燠寒風之恒不同其爲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類屬之以爲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爲雨僭之必爲暘豫之必爲燠急之必爲寒蒙之必爲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而

析之所以流爲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爲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爲治之徵也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

不成乂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而爲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風雨以其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敎之而可以使之

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爲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爲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其予丁寧反覆之意最爲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尚書敘錄

余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儒者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耄老之年厪厪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

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

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孝經敘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顔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亭以十八章為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為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偽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

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為宗其後陸澄謂為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為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為講義而司馬温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謂今

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近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偘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于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

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皇偘見梁書舊刻作皇甫偘誤也）

荀子序錄（荀子非經也今以集所附置姑從錄敬齋先生編入經解後）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評事楊倞嘗移易其篇第而今篇中亦多有失倫次者余欲重加釐整而憚于紛更第別其章條或句爲之斷長短皆有意焉而時有蕪謬取韓子削其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之意與其他脫文衍字並爲識別讀者可以一覽而知也當職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子並馳顧其爲書者之體務富于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也自揚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于古人之書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蓋少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一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葢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

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充之別自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屢兩月上疏諫 武宗皇帝佞幸疾之欲寘之死而 上不之罪也故得無下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幸者怒未已使人遮道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喝囉以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

公公拒不受一日羅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 武宗晏駕 今上即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歷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九卿不可謂不遇而遂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 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 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匡

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廟廊澤被生民世誦其詞而傳之宜矣若夫謳訐叫號不見省采徒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以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啓其人使昭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益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　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　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而　上常御豹房輕騎媠出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胡僧挾左道

以兇呪弭賊則樊並蘇令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　上蚤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尤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　孝宗爲言使公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予所以讀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其門人陸光祿粲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藁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洵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山齋先生文集序

今天子即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堅還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

愛不可以辭嘗讀　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違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薰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歷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　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狀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籍中而大理條獄頗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直臣

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戮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囚縶孤臣糜死無日矣余每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餔藥之其後獲真盜而誣引者皆出■人郎揞松犯邊獲其兒子郎尚加秃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爲都督馬永任邊將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欲奏請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惠安伯提督團營尋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

當先伯奏改敕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　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

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爲政顧徒以科舉剽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爲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號也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吏曹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其涖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媕婀雷同無所可否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厲欲舉其職事世共嗤笑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是時　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畧見施行矣當强仕之年進位牧伯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

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疣贅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

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疵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若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即史記若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矉其里

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矉顧不益美也耶故曰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而笑今見其燁燁爾洋洋爾纚纚爾別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若也荊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若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與于古耶先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促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敘樊紹述則如樊紹述敘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況史記耶夫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邸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永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

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爲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爲予益異之予既謫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裒其平生所爲文百卷屬予爲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子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

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爲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爲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典詔獄爲國家保護善人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

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晩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閒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黜黜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羡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當平楊子修忠介公尉也常熟本作楊用修誤）

戴楚望後詩集序

戴楚望居環衛好讀書不類鶡冠者尤喜論易尚書風雅頌皆究其旨故其爲詩不規摹世俗而獨出於胸臆經生學士往往爲科舉之學之所浸漬殆不能及也今天子初年郊丘九廟明堂諸所更大禮楚望日執戟侍黼殿陛下以所見播爲歌詩昔太史公留滯周南以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已不得與從事以爲恨而楚望可謂遭遇矣楚望嘗掌詔獄當是時諸臣以言事忤旨及他詿誤繫獄者力保全之予讀其九哀蓋不肯迎承時意至與權臣相失幾陷不測其存心如此噫善人國之紀也楚望汲汲爲國保全善類

其後當有興者乎予謂楚望之詩國史當有采焉讀之三復嘆息因序而歸之（跋附後）

先皇帝修代來功楚望得官錦衣與楚望等比者極人臣之寵楚望澹然不以爲意且以直道時與之忤錦衣勳衛皆金張許史之遊而楚望閉門讀書入其室蕭然此尤不可及者序中畧之因題其卷末云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

過予必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確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强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巖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與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衞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敝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

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也不然則古今人情無不同而獨於詩有異乎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次谷知詩者敢并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尚之志世路艱危之跡見于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草庭詩序 舊本皆刻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廬陵康君奭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爲歌詩贈之而以草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孟之心於千載之下即此庭草不除與己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同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心也貢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

子家道州二程子從受學焉卽今江西之南安其後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公以來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于空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歸然有存者君生其鄉豈謂無所聞哉何君本徵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爲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者蓋不必論也

經序錄序 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紛紛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

所以綱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洎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挽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氣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辯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襃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

縢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略如此云

史論序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

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文正公嘗言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蠹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做古論賛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秘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常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

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有光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濩落無成恐遂汲汲有負先生之敎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予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予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卓行錄序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旣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于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教其爲君子之事以

治其心術之微固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益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竊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孤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甯

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
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假詭異常之事而
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别有孝友傳大氐史家
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
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稗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
志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别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
卓行録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
爲序之云爾

汊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于海故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
然厪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埜之新安益出萬山之
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
黄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
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
江過嚴陵灘入于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于率口汊
川者合琅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汊
益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
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營于其外子孫遂居之新
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汊
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
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
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
故爲汊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丘陵墳墓汝玉之所
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于天下
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軼汊口一鄉汝玉
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于世其可少
乎哉

正俗編序

龔君世美余之畏友卓然自立者也先輩與三泉先

生善品題人物不輕許可獨愛敬君嘗手錄其舉業
文字示門人曰諸君焉能及此龔君亦慕先生行高
嘗介先生友沈世叔請師之先生駭然曰龔君吾願
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是何言耶既見延之上坐定爲
賓友而退一時名士若李中丞康甫常與龔君一晤
莫能得龔君偶過之至馳柬報同列曰龔君過我矣
其見重若此歲庚戌余自春官下第歸龔君以海湖
歌見慰余嘆異之其辭壯偉直追太白廬山行余豈
能及哉頃余自長興改順德龔君以文送之則敘事
去太史公不遠矣余謂今秀才如龔君絕少往來者

皆聞余言不誣也茲余從事中秘龔君寓書勉余以聖賢事業頗自嗟其不遇因示余以所作六事衍詩四禮議居家四箴屬余序余覽之益皆風教所關乃余有官者之責龔君獨惓惓爲余復奚辭夫知龔君莫若余是作也人能知之人不知者余能言之畧述龔君夙昔而爲之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漳之南靖李氏自分南靖置平和今爲平和人以居西山故閩人稱爲西山李氏代爲名族其先有西山居士實始起家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

教授名世浩字碩遠者其族益大至是居士於世當祧文林君不忍乃以義創爲始祖之廟君從晉江蔡介夫先生受學敦行古道爲義田以贍族又倣浦江鄭氏吳興嚴氏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可謂有志者矣余因論君之爲家規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旣爲始祖立廟則不得不立宗子立宗子則不得不爲法以合族而糺宗夫義之所出不可已者古者宗以族得民蓋天子所以治天下壹本於是以能長世而不亂宗法廢而天下爲無本矣而儒者或以爲秦漢以來無世卿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獨可以立小宗余以爲不然無小宗是有枝葉而無幹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是有幹而無根也夫禮失而求之野宗子之法雖不出于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聞李氏之風相率倣而行之庶幾有復古之漸矣文林君之子文餘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居京師間以其書示余而爲序之如此

華亭蔡氏新譜序

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攷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僅見五帝系

牒尚書集世紀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蓋數百年傳系不絕可謂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猶爲不遠於古也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述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譜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繫風俗世道之隆汙所不可不重也況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華亭蔡用卿始爲其族之新譜蓋不欲遠引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而其始二世則名字已不能詳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

曰自吾所知者而已葢其愼如此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然自其本始猶當存其十之六七蔡之先出於周文王而蔡叔度武王之同母弟以武庚之亂遷其子胡能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舉以爲魯卿士復封之蔡尚書蔡仲之命是也今蔡州有上蔡城其後平侯徙今新蔡昭侯徙州來今壽州也後二十六年滅於楚然自澤義以後往往爲將相名賢史不絕書用卿雖斷自其六世推其爲譜之意亦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爲魏郡司理而予適在邢時相見以譜序見命余故頗採尚書史記之文以著其得姓之所自而新譜之族之大則自用卿始矣

龍游翁氏宗譜序 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達于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衡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爲生渙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雜譜皆藏于有司而譜牒特盛迄于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隋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塢岑堂菴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山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妣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爲圖出以示予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

元年秋當天下鄉試之期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御史某監臨之竣事之日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爲錄而考試官某實序之某當序其後仰惟　聖天子承統建極體元居正庶務維新天下之士喁喁鄉風彈冠振衣願立于朝以際休明之運此千載一時也

夫天地之氣茂隆鬱積蒸爲泰和蓋非倉卒所能致然者嘗讀詩觀於成康之際周家極盛之會也成王之初卽阼其詩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時成王方當嬛嬛在疚之時而求望於賢才切矣當是時文武純佑秉德尚廸有祿之元老猶在也而一時俊髦已濟濟咸造在庭矣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蓋人材之生以扶世運實天也天將衍成周太平有道之長對越駿奔走之士已預生於豐鎬詒燕之日而以待成王若有期會然者故其詩曰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而人材之應期而出夫豈偶然哉國家有天下二百年學校以養之選舉以進之高爵以崇之厚祿以優之所以待士如此其至也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適會 天子建元之日方又敦召遺老褒奬直言思遲多士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俊英則海內之士感會風雲魚鱗輻輳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才無世而不生亦無世而不用乘其時遭其會而後爲奇耳夫浙古會稽鄣郡當天下十五之一耳而士如此其盛也合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皆如此其盛也合是十五舉以貢於 天子之庭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於乎休哉敬因春秋正始之義爲 聖天子得賢之頌云

太僕寺誌序 代

嘉靖十七年戊戌臣某爲禮科給事中恭遇冊天尊祖大慶昧死奏言 先帝請赦還大禮大獄諸放廢臣及黜遠邪佞諸事 先帝方以孝治天下惡前議禮者凡謂道士 祖宗郊廟用之以臣言不讐論徙之邊迨至末年詔吏部召臣還會龍馭上賓 聖天

子卽位臣起爲南京通政司參議陞順天府丞尋陞太理寺少卿又進太僕寺卿臣既拜恩視事欲正官常定卿丞職分條民之利病又以寺無掌故疏陳數十事 上輒報可是歲自河北逾大江之南民遭水沴臣稍以便宜寬其牀見馬遺財足民無失職臣省中無事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蘇篇籍少有存者力爲搜訪僅成草創踏襲吏牘雅俗猥併非所以成一家言存故事而已臣嘗讀尚書觀周武王偃武修文華山之陽馬牧遍野倒載干戈苞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臣竊惟 陛

下嗣萬年無疆之曆運際中興二三年來嶺海陸梁
妖氛驕息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陛下盛德大福非
臣下之所及臣又讀尚書穆王命伯冏爲大正正于
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又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臣三復斯言自念夙興夜寐兢
兢于有司之事無以翊聖德於萬一有負　陛下之
寵祿臣不勝大懼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艮珊客于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

謁予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
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
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
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
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
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舂山之瑤乃秦
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
驪騄騮騄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
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瑤池乃觀日之所入一
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
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徂後世以爲
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
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
上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石而樹之槐眉曰西
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
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殆如
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迷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承
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
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龍

上殿自設精饌以柈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
王母于甘泉栢梁蜚廉桂館閒覩穆王之車轍馬跡
周行天下不又遠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
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
怪異有無之閒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
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
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予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予之
黃山之閒耶　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

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此文從常熟刻本崑山刻另是一篇乃爲王元美兄弟作者中間同而始末異有云余嘗序西王母其說如此卽謂此文也又云時人未能喻其旨蓋嘉靖間陶邵諸方士並進 上頗惑于神仙故太僕府君借題立論觀者忽之故云未喻其旨也未引法華經云妙光法師豈異人哉我身是也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豈必求佛與西王母于崑崙之山生天之處哉按儒者之文忌用佛書故從常熟本曾孫莊識

陟臺圖詠序

南陽宋侯錄進士出宰崑山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及母夫人之訓不及見其顯榮負終天之慟有感於陟岵之詩扁其居曰陟臺三年政成被召門人陳九德爲陟臺圖詠一卷江以南諸山凡侯足跡之所至

悉爲寄其登陟之意夫陟岵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方其上下岡屺徘徊瞻跂迫切之情可想然采薇之詩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一歲而歸也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三年而歸也蓋孝子之役有時而歸其陟有時而止矣今侯之歸有時而其父母之歸者無時無時而歸無時而不陟也奚獨於江之南哉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昔者三代之世有民社之寄必取夫孝友令德之人以能慈祥豈弟不肯虐用其民而務生全之是以其政不嚴而化其效可以興禮樂繇出之有其本也侯宰劇縣能以簡靖爲治事事求便於民吳中吏民稱之不容口人謂侯之才力度越於人而不知其本不外于此卷中多郡中名士繪畫之工比興之美極一時之盛昔人廢蓼莪之篇九德著陟臺之事其於尊師重誼推廣孝思於無窮一也予故序之且以示崑之吏民使知侯所以爲政之本如此云

緑衣春燕圖序 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吳粵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于吳猶夷之最後秦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湟谿之關卽與中國隔絕及漢兵

下湟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今千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于河雒齊魯古稱冀爲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卽爲中州則知今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過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于朝國家威靈軼于三代矣南海鄭祖欽昊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大司空其貌沖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與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爲名臣吾于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于祖欽望

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塢昌華芳春園林之勝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禺去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于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爲祖欽繪綵衣春讌圖者因爲序之云

綸寵延光圖序

毗湖金先生以進士出宰華容已而自鄭入爲太僕

丞稍遷繕部員外郎先生恂恂儒雅所至官不求爲聲而人自以不可及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京師始識先生於太僕又明年爲隆慶二年余自吳興入覲還見先生於清源之官署先是其先大夫以 天子新即位施恩近臣得贈太僕如其子之官而太夫人封爲安人先生喜不自勝因頗道其家世之詳俾予序之以爲子孫之榮余俛默不敢答蓋自以 天子加恩臣下而近侍獨沾恩澤州縣之官顧不得與焉人子爲親之心有足傷者會是年建儲詔下先大夫又再贈爲繕部亦如先生之官而太夫人爲宜人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而亦被曠蕩之恩因念先生所以見屬者欲爲序之適有邢州之役於是復見先生於清源出其所爲綸寵延光圖者士大夫歌而咏之且成鉅袠矣先生在太僕爲京朝官於例得贈封爲易然爲京朝官者常以不待滿遷去或不得封而先生之始受勑命也以登極詔不二年而受誥命也以建儲詔故先大夫與太夫人二年中再受贈封云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余遂敢爲之序者蓋以向隅之人亦與於滿堂之笑是以樂爲先生道之先生廬江之六人咎繇之後封國於此然有咎繇冢在焉意

必其始所生之地故其後以封自唐虞以來上下數千年豈無異人生其間而不著英王輔漢權楚而不終自後寥寥矣今先生崛起始知六之有人而先大夫之潛德亦因之有聞於世他日垂名竹帛又不但爲今之圖而已也

王梅芳時義序

余與東萊王梅芳相知二十年乙丑之歲同舉進士見之於內庭執手道生平甚懽雖在京師塵囂中時時過從坐語不覺移晷梅芳論人之命運窮達蚤晚皆有定數惟其所以自立者不可以少有所失其語

亦人之所能道而言之獨有旨他人言之不能如梅芳也以是益信其爲君子閒出其所爲時義若干首見示梅芳初發解山東爲第一人及試南宮卽此文也乃歎詘有司至是方舉進士梅芳之文則一而已矣而其命運之窮達早晚所謂定數者信然夫人之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謂之數云爾曰數則有可推夫其不可知則適然而已雖梅芳之云數又未有以盡之梅芳試攻天曹而予爲令郞東方受命過鄕郡而江陵周相聖時在長洲亦同年相好將梓梅芳之文以傳余固知梅芳之深者因爲序之

水利書序

夏書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世言震澤具區今太湖也五湖在太湖之閒而吳淞江爲三江之一其說如此然不可不攷也漢司馬遷作河渠書班固志溝洫於東南之水畧矣自唐而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前史軼之宋元以來始有言水事者然多命官遣吏苟且集事奏復之文濫引塗說非較然之見今取其頗學一二三家著于篇

尚書別解序

嘉靖辛卯余自南都下第歸閉門掃軌朋舊少過家無閒室晝居于內日抱小女兒以嬉兒欲睡或乳于母卽讀尚書兒亦愛弄書見青輒以指循行口作聲若甚解者故余讀常不廢時有所見用著于錄意到卽筆不得留昔人所謂兎起鶻落時也無暇爲文章留之箱筥以備溫故章分句析有古之諸家在不敢以比擬號曰別解余嘗謂觀書若畫工之有畫耳目口鼻大小肥瘠無不似者而人見之不以爲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讀書也不敢謂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

都水稿序

余在都水散堂後卽退寓舍稍欲閉門讀書顧人事往還不暇嘗恐遂至汩沒會得長興令忻然有山水之思臨行檢所爲文稿以塵坌叢沓之中率爾酬應多有可厭顧又有不忍棄者先是宮傅司空公命曾郞中取去一卷今輯爲四卷其爲人持去不存者尚多名之曰都水稿以識一時所從事云

會文序

經義百篇予與諸友辛卯應試時會作也以今觀之純駁不一然場屋取舍又不在是也後四年偶見於文叔之館有足以發予之慨歎者時之論文率以遇不遇加銖兩焉每得一篇先問其名乃徐而讀之呫呫然曰有司信不誣耶其得固然耶其失者誠有以取之耶雖辯者不能詰也若斯會之編諸友之文在焉有中第者有爲顯官者有爲諸生者有甚不肖如予者而不爲區別名字觀者於是可以平心矣項春生書

羣居課試錄序

乙未之歲余讀書于陳氏之園圃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去廛市僅百步超然有物外之趣從余遊者十餘人陳氏之子壻在焉悉年少英傑可畏人也每環坐聽講春風動幃二鵠交舞于庭童冠濟濟魯城沂水之樂得之几席之間矣諸生間以誦讀之暇執筆請試求如主司較藝之法余謂考較非古也昔人所謂起爭端者也雖然吾觀諸子之貌恂恂然務以相下其必不至於色喜而怨勝已也於是定爲旬試法試畢錄其言之雅馴者益勸勉之意寓于其間且以稽其前後消長之不一廣諸君相師相友之風云耳閒有雄才陵轢而不束於格亦予錄之所不棄也

夏懷竹字說序 增入

生而無名君子以爲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遍于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璽跡妙天下尤工于竹章甫允懷于茲托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既爲說以勉之而沒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于篇曰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吾爲客在稠人中不問可知章甫爲人滑稽與

伶人伍衣裳偏倚步履邪施忽去忽來見者咸輕之章甫于予祖母爲從孫于予室人爲姑舅之子內外皆兄弟室人歸寧時疾殆東還入帷轎中倉卒不可測章甫親爲扶轎徐徐行面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爲之隕涕章甫又棄其家留予視湯藥終夜不寐者二旬室人既沒匍匐營喪事者踰月予時窮困頓爲世所棄死喪之威煢煢無倚靑燈孤影獨章甫欵語其旁章甫篤于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不發憤慨槩而極言之況予親得之章甫此烏得而

無言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崑山後學盛符升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　　重

論　議　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

端其爵幣朱錦釆四馬其慶也天子儗焉曰自爲主曰賓降阼雖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儗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盖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

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

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

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衛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鈔本故號爲小宗者以之爲字之上有爲宗二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

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

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考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

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與予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

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濵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宜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南里經華亭靑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塡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爲渠浛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

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爲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儗揚子江而深濶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鈎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濶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後半大異細觀之崑本爲優今從之

水利後論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廻其途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

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廻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廵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滙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茭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閒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

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

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為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為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為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為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

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　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即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若縣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塞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吃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閡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雍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為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上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為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

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謭謭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邐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愚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為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蹤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按徐晞正統七年為兵部尚書以吏起家在任四年舊刻誤作徐熙今依國史正之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輿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

帝伐[illegible]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益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為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為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頗不能修其舊而徒

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

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令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僞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備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詹傳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為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　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

健良馬冀之所産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詰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

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益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苑草地而坰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桃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洺皆有馬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犂不墾者皆立埄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

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為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黠■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

中郎將之號令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擣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為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為　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綿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其

奈何不思復　祖宗之舊而直為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

備倭事略

此篇錄宗伯置之別集公移中今仍舊刻附禦倭議之後蓋以類相從也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為之一空近今踰月其勢益熾州縣厪厪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為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審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

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聽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為白頭軍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為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為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為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

阨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脣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

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逼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惟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央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疎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攻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措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迎哨秋冬退衞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眞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擄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擄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惟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

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redacted]遏盗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衞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衞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憑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redacted]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衞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

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遥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内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

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羡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沺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黄魚垜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

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幷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韋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浮湖

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

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曰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蓋擧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欲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即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歛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

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螾螾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也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

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生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益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予因虔伯益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敎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

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

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予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予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隆地不加傾弭節乎暘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旦啓爛靈之藏逍遙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嘯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

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益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獨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謦欬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悽愴惕怵有不能自已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即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況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球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以一日自安況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足而號於市人謂之狂餓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入郎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愼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悵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玄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揚之如此云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

有名則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卑者諱也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有欽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敎而徵諸其名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隳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驊騮之馬羈靮鞭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楩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橛必擁腫屈曲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

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挾其所貴而希心於斯弛之士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而弗欲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說變君子惡之然吾讀孫子之書多譽毀之辭而以處女用脫兎孫子之爲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其崖畧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當爲欽父終日陳之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即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既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綱濶畧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厦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效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

浮飾相與倣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爲生文者無盡也一日飾縮十日而敝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飱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國而傾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濟之也洎通上國

始失其故弃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瀉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粱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强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宴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敝至于

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于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戶而德誠贊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未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即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禕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益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益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

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玉峯後學葉方藹訂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晭爲其下陳暠所弑國人立其兄子譓陳暠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譓弟懬而專有其國會　天子新即位詔賜外[redacted]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答知其國内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鴆殺黎懬立己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譓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爲世孫十五年　天子以皇子

生諭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　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　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redacted]安南負固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　太宗皇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逾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姦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干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　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内存亡牒問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騖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爲

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黄公纈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黄公纈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盧社以水牛黄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　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少傅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寶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

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迹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鼾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强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

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與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redacted]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與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强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

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嫗飆致搒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畢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攬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己梭與之

又折其椶逐羆去項之嫗方洛嚴來共洛洛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嚴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嚴嚴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嚴與嫗恐事泄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

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等死於獄貞女為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慍言及與之為非獨亢然路白刃而不惴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汚閨閫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為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為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為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按椶常熟本作椶竊謂金椶必是鐵鋧之椶非桶覆之椶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張貞女獄事

初胡嚴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嚴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為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為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

之嚴裸身脊草履其衣為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嚴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嚴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嚴尚揚揚在外為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作人裂其頭謾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脅骨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作人縣令亦知作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刃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嚴也不

逮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錚聲近訛也逮女奴鞫之遂收巖等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燮丘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丘曰老法司謂何丘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臨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領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

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即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逝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于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為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為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鞫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于戶外竊

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丘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知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為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已勸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即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鞫之詳傅爰之當昭昭揭日月

于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為烈也曰其逆于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即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皭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孽兒之窺闞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

其懷此故都文山繫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為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為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辜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妻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逝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刼以如所許陸氏者為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荅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為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掩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為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

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為狂謬矣貧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為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為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合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為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為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為

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葢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歆羡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

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闈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稺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謂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笑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

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荅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

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葬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猶不自安於心卽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蓽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曰甚先生之門時

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累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靑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蝨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

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帥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旣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甗喻

人有置甗道旁傾側墮地甗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甗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甗因奪其甗而以敗甗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甗者持甗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甗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甗者不幸

值之乃以其全甗易其不全甗以其不全甗易其全甗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昔博昌任彥升好推獎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卹之者平原劉孝標泫然悲之乃著廣絕交論余以爲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蓋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闈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則汝寧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

金某也虞部既沒二子鳴陽鳴鑾頗不能自振汝寧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卹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爲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復爲書屢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郈成分宅之惠于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爲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既沒之後者蓋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誼爲求余文以爲贈夫汝寧敦行古道其于爲義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

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寧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徐秉義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有光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橅迥別如此自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爲　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

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局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利亦久矣夫帝王所爲與天地應　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眞有所謂配皇天毖祀上下自時中乂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跋高麗圖經後

自燕薊淪於契丹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

官吏人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蘇文忠公常以爲言欲罷之而崇寧之際遣再使焉競充上飾官爲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靑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畧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承祐不知覆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redacted]至建炎以後事勢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爲迂謬眞可笑也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却其使迄於宋亡觀競之書頗欲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眞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眞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爲一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
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贅書者太倉潘德元爲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此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不能改宜見却也　獻皇在國尙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尙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卽以臺偏地與之仍爲築垣屛蔽交第後
上卽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爲孫尙書家所占
上曰此　皇考予之朕何敢奪　上之篤孝如此交

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戸部賜玉帶麒麟服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諡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 獻皇欲聘爲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欲納王宮固謝之 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 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事爲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 按二公不同時疑有誤

跋唐石臺道德經

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汲知州軍事何續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爲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羣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幢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此幢題曰大佛頂隨求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

序而此無序前曰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戸贈司空諡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此幢梁乾化五年葬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弑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强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救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闕實等尚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俶擾之際

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
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辟而闢之蓋其興廢亦有
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曆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
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
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
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眞蹟今世在者得
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

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帝堯碑 大曆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
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
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
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非邢之唐
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務山一曰虛無山
城冢記云堯登此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
國於此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
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
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爲鉅鹿
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
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此廟之建於
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
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
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
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 朝
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太戊皆居西亳今

河南偃師也太戊子仲丁始遷隞而河亶甲乃居相
故相有殷城即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
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此而中宗自居偃
師後世特悞以河亶甲爲太戊耳梁元褒周廣順二
年進士爲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
其閩人不當佐外邑引以爲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
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
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
六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保安益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　今天子即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纂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有光時為吏邢州適典廐牧而其官實為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為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有光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有光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

為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昔凡先生與諸僚家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勳勞志節檜為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為之銜冤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為傳珂非獨為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猶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與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為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迺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題金石錄後

余少見此書于吳純甫家至是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觀李易安所稱其一生辛勤之力頃刻雲散可以為後世藏書之戒然予生平無他好獨好書以為適吾性焉耳不能為後日計也文莊公書無慮萬卷至今且百年獨無恙繙閱

之餘手跡宛然為之敬嘆云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圓如雞卵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況天地陵谷之興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待秦論頗有

脫誤叉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此熙寧間徐僖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爲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益愛慕之至以爲不可及而歐陽公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歎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

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剡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爲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翺翔天衢而羨美之尤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遺舉之志而後能不爲爵祿之所羈縻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星槎勝覽

余家有星槎勝覽辭多鄙蕪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說海中有其書而加刪潤然余性好聚書獨以爲當時所記雖不文亦不失眞存之以待班固范曄之徒爲之可也凡書類是者予皆不憚讐校卷帙垢壞必命童子重寫益余之篤好于書如此巳未中秋日

題瀛涯勝覽

余友周孺允家多藏書予嘗從求星槎集以校家本孺允并以此書見示益二人同時入番可以相參孜

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揚子江使誦東坡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入亂礁洋青翠萬疊不可名狀今海南際天萬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興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巳未潮生日書

題文太史書後

次谷寳藏衡山眞蹟六十年幾失而復得之爲之甚喜以此見衡老之重于時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疑非其類眞愚遊館閣諸公間與之倡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而金粟道人其高風殆不可及如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光諸名賢

豈江南豪右之所可襲致也哉衡老益率爾酬應之作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文太史旣沒幼于哀其平日所與尺牘輯之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于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題弘玄先生贊後

弘玄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婁縣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娣同嫁縣城中往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爲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也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爲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爲姻家爲予言母生平未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凡禽鳥爲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母輒彷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閒言子羽之言如此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仙人呂洞賓者益三世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仙者卽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致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

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靑冢廬巢燕卷後

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祁州公年旣老矣疏于朝乞歸養得請于是日侍公于家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居久之公卒大夫用遺命葬諸邑南橫塘之原廬於墓次有乳燕之祥學士先生高其行紀述歌咏之者累卷此贈言之所以錄也按古廬居之制在中門之外寢苫枕塊旣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益終始不越于殯宮而已矣故儒者之論以廬墓爲禮之過然予以爲天下之禮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

以爲禮孝子不忍死其親徘徊顧戀于松楸狐兎之間而不能歸此可以觀其情之至而禮之所本若夫宮禮堊室寢牀之數由之以起焉耳昔者聖人之爲喪禮而取諸大過嗟夫天下之事苟至于過皆不可以爲禮而獨于愛親之心則不可以紀極故聖人以其過者爲禮益所以用其情也大夫踰禮以致佳祥之集而予遠近之譽玆豈偶然哉予自爲童子時受知于公所以憐愛之者甚至德音在耳俛仰今昔爲之流涕時欲攄公遺事有所論述而未果于大夫之孝行深有所感竊不自揆序諸末簡云若夫宮禮以下十六字常熟刻本删去今依鈔本補之

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

承尊諭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衆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玆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藻思湧不足復爲兄談矣就枕之後一念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于言具有條理乃遂蕩淸宿悪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抉淫蠧事已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思慮之淫恐非庸常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承兄愛厚輒述病原覼縷便擲還小僕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余友唐道虔以歲貢待選京師病痁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旣歿其家得之篋中噫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使之至於淫溺爲病如此可怨也夫而道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

跋小學古事

余少時初入學見里師必以小學古事爲訓時方五六歲先生爲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竦然知慕之自科舉之習日敝以記誦時文

爲速化之術士雖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張巡許遠爲何人者吾里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因演小學古事爲歌詩頗雜以方俗語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民在家朝夕出入于里門恒受教于塾之師里中之有道德仕而歸老者爲之師次谷雖不仕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爲塾師者耶

題王氏舊譜後

王氏之族元末有諱夢聲者自分水來爲崑山州儒學正遂居州之東鄉今州爲縣而東鄉隸太倉州太

名之王于今多在仕籍亦既顯矣夢聲以來其世次可得而詳也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乃有人自越遺王氏舊譜一卷予閱之率牽合聯綴其爲贋本無疑也魏公大名莘人而岐公自成都華陽徙于舒左丞之出潤州丹陽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皆遠不相及而乃合成一圖晉公三子魏公其仲也今魏公獨有其弟旭所謂兄子衞尉寺丞睦皆沒不見旭之子天章閣待制子野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而以爲其子岐公之曾大父名求而以爲名鼎其季父光祿卿罕從兄禮部侍郎琪皆知名而亦不著此在史傳

碑誌班班可考者舛戾如此又獨取四公像勒宋史之文以爲傳而託之名公其他多可笑不足辨也予妻家王氏其譜亦出太原自魏公十四世孫峴官平江始爲吳人葉文莊公所爲次其世爲南皷王氏者有譜一卷皆虞伯生歐陽元功張伯雨之手書甲寅之歲爲倭夷掠去然其家板本尚存差有證據吾姊丈有志前世之譜爲當別加詢訪可也葉文莊公故爲好古然僅得其五世而蒐輯加詳焉公殁後其弟又訪于松江之族復推而上之其難如此蓋自唐譜學之廢而故家大族述其先世者多矣可勝嘆哉

題立嗣辨後

錫命無子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爲子時寵有三子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其理順矣迨後宜生三子而寵子皆殁議者謂能白當還寵而宜子當後錫命錫命是以爲此辨以爲等之兄弟之子而二十餘年螟蠃式穀之恩不忍更也不忍更者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爲子及亮有子瞻而恪被誅無嗣亮遣喬還嗣瑾祀錫命今尚無子與亮異而寵未嘗無子而無孫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庶乎無憾也已

跋程論後

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以蘇氏爲法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猥雜莫辨惟事剽竊而已余今所選小錄論及墨卷可以爲式者然嬾于徧閱惟取近科會試錄及鄉試墨卷不過數十篇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兼取此以爲近格亦不俟乎他求矣

跋程策後

右鄉試程策今兹編類頗亦有所刪削蓋國家典章廟堂謀議及當世施行之務亦或可考于斯起自于

午至癸卯中間欽軼者十之二三此後亦未及續編
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五　　武林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書

上徐閣老書

四月十四日進士歸有光謹再拜獻書少師相公閣
下有光幸生明公之鄉相望不過百里自少已知嚮
仰而無由得一接其聲光庚子之歲舉於南都而所
試之文乃得達於左右輒稱賞之不置時有援侍而
與聞之者輒相告以為幸矣子之見知於當世之鉅
公長者如此自後數試於禮部遇明公之親知未嘗
不傳道其語以為寵有光之試又輒不利退而歸耕

於野以為古之人有生同世而不相知者矣有知之
而異世者矣不知者恨其同世知之者恨其異世今
幸與明公同世而又知之而明公方在日月之際有
光之窒拙蔽翳無復自振以為今已矣無以望明公
之門矣是同世而有異世之感也往歲海虞瞿內翰
見訪以為子之不遇不足憂師徐公當國子之進有
日矣今幸而適明公之當國又幸隨多士之末而自
發舉以來幾又二月不一望明公之輝光此有光之
所以食不甘味寢不成寐者也有光嘗讀易觀消長
變更之際雖聖人不能無懼而漢唐宋之君子每殷

其際其氣不能不動其色不能不形而天下不能無爲以疑蓋以少不順而激爲大變者有之矣今明公處之宴然而風俗世道爲之滑易如寒暑雨暘之至而人不覺此古之大臣之所難也又嘗讀史見漢文帝諫賈誼之少而問馮唐之老光武下馮衍之賦而隆桓榮之經兩漢風俗治體超軼後代實在於此今明公於科舉之際稍示意嚮而海內枯槁之士已于歸樂觀明公之化矣於此之時稍有懷抱誰不欲爭自濯磨以自致於明公不肯沒沒而已也況有光被知于數十年之前者乎今茲輒有干於閣人者獨

以數十年之知而不一見於明公明公以數十年之知其人而不見其一來其亦不能無怪也昔胥舍人肇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於門下者多矣使肇不自別於其間則非肇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有光素蕪鄙者故不量其不能如肇而欲學肇之自別於平生頗有所撰述去家時不及裒集成編橐中得雜稿十九首謹以爲贄明公試覽其文知其非求於世者也干冒尊嚴伏增惶恐有光再拜按漢書公孫弘傳弘爲丞相開東閤以延賢人顏師古注閤小門也正門避掾史出入特開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于尊官稱閤下又唐有宰相入閤故事詳見五代史昔見宋槧韓文韓公上書皆作閤下無閣下也此集崑山本皆作閤下而常熟刻誤作閣下當是但知閤閣之義而不解有開閤入閤之事遂妄改耳又稱諱處常熟本皆實填諱而崑山本皆作某字今按古人文集皆稱名故從常熟本填諱曾孫莊識

上瞿侍郎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獎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恤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有光曰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者也在翰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

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但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歿惓惓之望亦恃在朝如閣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間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恤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煢煢無依臨調爲吏吳興夏初入覲還京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猶勤吳興西古郡所偏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黽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便者亟騰謗議當道憯之未

加黜謫然刋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圓所以自解而大
因見閤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
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
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即拜下風侍君子覩盛德之
輝光適者除書忽下歟然失望顧已長貧賤今備朝
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竊測當道者意嚮蓋將示
之謫譴而往時讒搆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
閤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
不肖之志未行也夫　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
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

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
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
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　天子新即位天下之士
起發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沉沒之中赫然光顯有
光白顧垂髫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
無歲不與計偕望天就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　先
皇帝末年始收之顧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
光在諸進士之中獨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
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閤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
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

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顧
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閤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
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
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
國不毀其名仿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
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
敢瀆於閤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
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
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
閤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

就亦當有禮不宜默默以受讒人之搆陷也又在縣
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
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戀
之至不宜有光再拜

上高侍郎書

居京師荷蒙垂盼念三十餘年故知殊不以地望逾
絕而少變而大臣好賢樂善休休有容之度非今世
之所宜有也有光是以亦不自嫌外以成盛德高誼
之名令海內之人見之有光晚得　第受命出宰百
里才不逆志動與時忤然一念爲民不敢自墮於冥

寘之中拊循勞徠使鰥寡不失其職發於誠然鬼神所知使在建武之世宜有封侯爵賞之望今被挫詘如此良可惻惻流言朋興從而信之者十九小民之情何以能自達於朝廷顧閤下桑梓連壤所聞所見獨深知而信之時人以有光徒讀書無用又老大不能與後來英俊馳騁妄自測度不待問而自以爲疑別已有定論矣夫監郡之於有司之賢不肖多從意度又取信於所使咨訪之人殊如不觀其人之面望其影而定其長短妍醜亦無當矣如又加以私情愛憎又如所謂流言者使伯夷申徒狄復生於今亦不

免於世之廖垢非餓死抱石不能自明也昨者大計羣吏僅免下考今已見謂不能爲吏又使匍匐於州縣使益困迫而失其所性輾轉狼狽不復能自振於羣毀之中夫以朝廷愛惜人才當使之無失其所如有光垂老不肯自摧挫以求進於天子之科目至三十年而不退卻一旦得之使之從百執事齒於下列不敢望公孫丞相桓少傅僅如馮都尉白首郎署亦足以少答天下之士彈冠振衣願立於朝之志矣今之時獨貴少俊耳漢李太尉薦樊英等以爲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以備顧問者悵然爲時惜之有光顧何敢自列於昔賢之所薦而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以爲國家用老成長厚之風此亦當今公卿大臣之所宜留意者也有光今已摧殘至此夫士之所負者氣耳於其氣之方盛自以古人之功業不足爲其猶歉則猶欲比肩於今人其又歉則視今人已不可及矣方其久詘於科試得一第爲州縣吏已爲逾分今則顧念養生之計欲得郡文學已復不可望計已無聊當引而去之譬行舟於水值風水之順快可以一瀉千里至於逆浪排天篙櫓俱失前進不止未有不沒溺者也不於

此時求住泊之所當何所之乎茲復有瀆於閤下者自以爲鳥猶愛其羽修身潔行白首爲小人所敗如此人者不徒欲窮其當世之祿位而又欲窮其後世之名故自托於閤下之知得一言明白則萬口不足以敗之假令數百人見譽而閤下未之許不足喜也假令數百人見毀而閤下許之不足惱也故大人君子一言天下後世以爲準有光昔自放廢得從荀卿屈原之後矣今茲遣人北上爲請先人勅命及上解官疏并道所以輕於冒瀆無任惶悚不宣

上王都御史書

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而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其身不易彼有攺飾易操者必其始非眞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葢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

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而舉平日之所知葢儼然而有餘是以能佐國家成光明之業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之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遍知天下之人材不能知其取於素之爲裕也有光不材不敢附於當世之賢者念始初閤下爲縣時相知最深葢不謂其不肖也閤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閤下爲郡二千石敭歷外省及歷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數往來京師道所歷閤下未嘗不垂顧念閤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得舉進士閤下方召入

爲司徒時與諸進士旅見閤下獨加禮異於尋常今歲入覲閤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見然不拒逆而進之閤下不以尊貴輕天下之士而猶惓惓於其素知者如此有光自以諸生文學不辦治縣而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獨免於過謫則閤下之於有光信乎如古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而了於冥冥之中此士之所以伸於知己者也然不能不惴惴自懼恐其有攺節易操而有負於閤下者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然惟獲持小民而姦豪大猾多所不便遂騰謗議顧令小

民之情不聞於上故有光之受譏搆無已夫今銓部之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剌舉未盡出於公與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而决於百石之吏此亦今世之弊也且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僅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遞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則考其舉剌亦有類於設欺者矣況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文一欬口語無自全者閤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

凜然風裁監郡者不敢爲欺設其剌舉必公與明其
讒說亦無自至于臺省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
讒說壬人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讒則雖登明選公舉
世咸仰閤下贊翊聖朝之盛而𥧌獨無有光前之所
論者念三十餘年受知於閤下今仕塗蹶隕於鑠金
毀骨之日至閤下務委曲而全濟之此所以有伯樂
卞和之喻也又念前世宰相未嘗隔天下之士世多
議韓退之上宰相書然退之非重爵祿者顧三代之
盛上下之交常通而於吾君吾相有可以情告者如
王介甫平生高介天子之所不能屈當其窮而上宰

相之書自言其勢之所宜憐者不諱也光有光以閤
下之素知若有所隱而不告不又幾於有負於閤下
哉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
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今日
之遷自於銓部非閤下之所及知第以爲縣既已無
狀復勉而佐郡益違其性而志氣衰沮如敗軍之將
沒世不復欲從閤下乞改一文學博士之官以養老
親顧自初登第時已有此意恥於求乞而有所不敢
若至今日乃言之似近於時窮勢迫泰戀祿位而不
知止故敢以不肖之軀求解而去官雖微而出處進

退宜明是以竊有求於閤下使知有光之仕宦雖顛
倒狼狽未嘗有負於閤下平日之知伏惟憐而哀之
使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墮落於讒人之口不勝幸甚
瀆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此文崑山常熟本大興以今觀之常熟本附太僕崑刻當是定本今從之中一段抄本與常熟本同今附錄之有負于閤下者之丁云所在京師今萬宗伯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與有光所治連界官竊爲公曰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得小民歡不愛君耳有光謝曰得言可以無愧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有此七十四字而有光之爲縣不敢自附古人至是殘誹議三十字節錄之歷初本改本不同姑兩存之

上高閣老書

有光竊惟天下之事變不可測而其勢之所趨必有

端而可見古之所謂大臣者必能默察其微而制之
於無迹故天下常固而不傾微不能制制之於既形
事已然而後持之猶可以力振而不至於亂夫惟有
天下之材與氣足以運量一世而不肯隨時委靡者
爲能然夫不制之於微者非其不能也方其時而任
未及我也迨其既形而及我不能制之於其微而制
之於其形則視其微者爲力尤難而後見君子之材
與氣夫如是故天下之勢方且將渙而復濟其權方
且四出而有以收之天下宴然饗其治安非古之大
臣何以能此自古天下無二百年無事者　先皇帝

歷代　新天子承統繼緒四海之內忻然望治此世
道升降之機也若求其微而制之則當在　先皇帝
之世矣今不敢論其微而論其形夫天下神器不可
失也天子之大臣能爲天子持其權不使至於旁落
朝廷清明宮府一體而後天下之事使之左則左使
之右則右惟吾之所爲以求承平之理若其權稍落
而不收則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　天子新即位
進用二三大臣而明公爲首天下莫不翹跂以望明
公今日之所弛張錯注而今天下之勢已形矣　天
子端冕深宮而以萬幾責成臣下聖度曠然有天道

爲而不宰之盛德然其權恐有竊竊於其旁者書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又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此所望於明公朝夕陳戒於吾君者明公一日釋
位而去天下慨然失望以爲天下之勢莫能爲　天
子持之也且今天下之治體可知矣世之說者以爲
三代各有所尚而我國家之政尚嚴蓋未有考其實
者　太祖承勝國之後其威有時而用自永樂以後
大抵朝廷之政日趨於寬厚　五聖至于　孝宗仁
恩淪浹號爲本朝極盛　武宗之時宦倖盈朝盜賊
陸梁強藩竊發天下號稱多故而元氣未索則以國
家百餘年至我　孝皇培養之深也　先皇帝威福
自操廷臣時有誅戮而天下之治未嘗不在於寬
今天子仁恕慈愛天下莫不聞而朝廷之政反若急
促而無聊近衰世之風此不可不憂也夫祖宗之法
未有可以輕變者宋至熙寧之世承積弊之後當宜
改絃更張之日神祖以英睿間世之資鋭然有爲始
用王荊公爲新法而天下之士羣起而爭之君臣力
行不顧洽至紹聖以後之紛紛而國勢遂不可爲今
日朝廷遵守成憲未嘗下一令更一事而使者所至
日求變法遂至朝令夕改國與家殊凡　祖宗均田

賦役之政著在令甲者悉非其舊矣宋之君臣相與
力排天下之議以求變法以天子宰相之勢終不能
以力勝天下而劫持以必行今一使者輒能改　祖
宗之法行之一省天下傳相祭効國家典憲蕩然生
民惶惶未有所定且廷臣建言者爭出一事爲新奇
可喜之論鑽求刻覈無所不至公卿懼違其意每輒
下所司行之大氐皆希合當世以爲追促之政民何
以堪之嘉靖累數十年不赦改元一赦此天地解而
雷雨作曠世之恩也有司拘牽文義罪人不得赦者
什五免租之文虛被而遣使旁午誅求更甚於前謂

之理財而財愈乏謂之治兵而兵愈耗謂之馭吏而詆譏佞捷姦詼嵬瑣者爭先而爲讒欺有廉察之虛名而售排陷之險計有薦舉之浮詞而致結納之私情有幹辦之小能而行迹化之謬巧令天下之勢既未有所持而政之紛紛如此一切歸於刻盤而財匱兵弱吏弊而[redacted]狄窺伺盜賊縱横率束手而無策徒以支吾目前爲不終月之計故有光謂今天下之勢不能制之於微而制之於形必有天下之材氣負天下之重望如明公而後能當之今明公優游謝事以坐觀天下之變是豈　天子所以首擢明公與天下

之所以望之之切乎昔者嘗奉明公之教謂讀易而深有得於消長進退之理竊謂明公以此行乎一身可也若六十四卦天道之運週環無窮而乾復姤坤一否一泰一損一益世道之升降在明公不可辭也有光仕進屯蹇九試於禮部晚爲明公所甄錄而黽勉爲吏以古人自期不敢負明公之教行之二載湖山夷鬼之鄉頗知信嚮而動與時忤排擯乘之明公嘗語及往時興化守之被讒至廷論以發小人之姦狀今讒口方張孤危之迹無大人君子以爲之依自分無所復用於世已投劾而歸欲以餘年發明先聖之遺書又面受明公論春秋之大旨即當從事此書稍加論述俟有所成重趼造門以求是正惟明公不拒而進之方遣人赴都求請勑命併上乞骸骨疏特延道候起居輕瀆威重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趙閣老書

有光自少應舉連蹇不遇常恨生當太平之盛徒抱無窮之志而年往歲徂煢然無所嚮往時張文隱公知之時時稱之於人張公垂歿以不能爲達爲恨然有光嘗侍於公間聞公論當世之士獨亟稱明公謂不惟於文章絶出他時爲國家建弘業者終有賴焉

有光之鄉人在明公門下者亦頗言鄙人姓名爲明公之所垂記雖以文隱公之故然士固有相知者則有不待付授言語相屬而相契合者矣會明公忤時牢屏居西蜀者十餘年有光始獲舉進士在京師思明公而不可見徒念岷峨之高江水之長悵然而歎幸與明公生同時而顧無由一見以爲今世則已矣徒若讀書而慕古人於百世之下夫古之人往矣而以爲能知我者何也蓋以我之知之而知古人之生於今必能知我也明公之知之則且同時矣而不得一見猶若與世然此有光之所歎恨也旣而爲吏越

中明公始復登朝及入覲以爲可以得見矣而明公
又以南遷有光時尚在京師一日　天子忽出手詔
還明公於朝是時海內之士試都下者四五千人皆
歎　天子之明聖能知人如此明公能自結于　天
子之知如此有光又私自喜道之將行也文隱公之
知人不謬也有光之羈窮得所依歸也當是時官程
迫促又不能迎拜明公於馬首昨春自越還遇瞿文
懿公於鄉言入朝時與明公嘗以鄙人爲薦有惑於
流言者從中毀之瞿公因言今世薦士之難吾與趙
公知子深矣力足以薦士矣尚格而不行語畢黯然

不樂者久之夫瞿公鄉里遊從之舊耳目日相接固
宜其不能忘明公在萬里之外偶知於數十年之前
其不能忘而汲汲如此求之於古未有其比也茲以
入賀來闕京師人皆道明公數相薦引之語乃益自
感傷以爲百世之下士之不遇而闕明公之於有光
如此亦當有感慨而悲泣者矣今以有先數十年之
嚮慕一旦得見令人不復徒念峨峨之高江水之長
矣此生幸甚第以日月迫邁若弗云來自顧其中枵
然無可以爲世用者而州郡之職又非其所任孔子
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有光於今

日益恐有負於明公之知進退惶悸伏惟明公有以
處之又竊聞君子之所以無求於世者有二蓋不知
我者不當以求既不知我矣強求之未有能知也知
求之而無益故不求也知我者不必以求既知我矣
無待於求之苟待於求之則非知也故不必求也夫
然則明公已知之矣今所以復有言者以往年爲吏
差知自愛亦自謂能使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顧不惟
勞劾不得上聞而持衡之人用一人之言格天下之
士使士之有志不負朝廷爲生民計者徒以不能詭
隨趨附橫被中傷乃令廢蔽沒世而不見使後之欲

爲循良者以爲戒何以厚天下風俗而返漢代長者
之風此尤可痛也人才之在世有難言者以小才而
議大謀必厚訾以邪人而察莊士必重誣如使賈誼
董仲舒陸贄之徒生於今之世必不能與時文薄伎
爭長矣汲黯鄭當時之治郡必以無能見罷矣惡直
醜正翠飛刺天屈子之直行而受謗荀卿之大儒而
逃讒蕭望之之經師而拘持必不免矣巧捷者自進
長厚者自詘寡淺者自升崇竑者自晦此卓犖奇偉
之士所以不見於世而天下之所以憂乏才者以此
茲者　天子特以明公爲相復改任銓部詔旨皆從

中出天下想望丰采上莫不鼓舞踴躍自矜奮明公必有以把握天下之人機與二三元老經綸密勿同心一德凡所施爲注措上以仰答　聖天子之知下以慰天下士大夫生民之望若古之巫咸傅說回斡元化昭揭日月光輔中興流聲名於史策時者難得而易失遭時際會亦何容易有光自度巳無用於世而區區所見如此畧爲明公陳之非爲一身之進退也若身之進退則在明公而已矣若使貍搏牛使虎捕鼠固所不可至謂憐其無用姑使之銜一日之祿如先王之世所以處侏儒戚施聾瞽之人者亦非有

光之所安也君子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己是以冒瀆而忘其僭越爲 此文舊刻脫去五十餘字今從鈔本正之

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武林後學趙昕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書

上宋明府書

竊惟明府蒞任以來布以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有光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然所以數數有瀆于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爲姦民竊穴樹木巳盡斬刈垣表巳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窀穸之旁穿方殆遍壙埴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馮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

可一日自立于世此所以食不甘味臥不安寢者也向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奈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併數家設爲厚餌誘買族人以爲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曳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壅而未施也律于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磚石薰貍乎國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積恨復仇相殺之事必多于天下矣昔柳子厚在

嶺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遣宗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為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塚上有光不肖為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坺闔之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孤兒之傷而巳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丘隴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哀念焉

上方參政書

月日鄉貢進士歸有光再拜上書行省大人執事恭

惟執事以碩德崇望特膺簡命分司圻甸蓋近世行省宰相之職而於古則君陳畢公保釐之任也古之君子自其平居為小官之時以至於卿相其身之所至常必欲識天下之賢人才士不必其職分之所當而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也三吳古稱人才之地執事之來蓋巳數月其亦可以知其人矣而未聞焉夫豈無其人亦或時勢有所不暇于此也有光讀書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有司不以其不肖貢於禮部屢進而屢詘然而　天子之大臣往往亦知其為人欲一見之而卒不敢見也以為士之所守者在是也而　天子之大臣乃不以為罪而亟稱之於人則有光之所以自信者其又可知也今自執事開府以來不肖之跡兩及門矣執事亦察其有所為耶去歲鄉里惡少妄引戶籍無端之辭以相鉤陷當此之時有光蓋以罪人見也執事不以為罪人而使之揖讓于庭以盡其所欲言以此見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而有司者不察以為上官所受之詞如此告者必直被告者必負方欲擒擿以入其罪而無所得則蔽之以逃竄之罪誣以數十人之所告無所當也而上官之人又不可以罪則於其間苟得一罪以為可以解而巳矣其

於愛惜人才培養士氣未嘗念及也反令無賴小人得氣以去善人喑啞如此可為太息矣執事于獄詞之上亦有所疑焉而不欲變者豈非以事體纖微更為回駁非所以委任有司之意此又古之大臣之度如此也今者復有迫切之情告於執事伏惟少垂察焉孟子曰同室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雖閉戶可也今非鄉鄰之疎而有同室之戚重以孤寡煢然氣勢無依煸熇之慘懸命晷刻苟得一言以聞於明公之前以救其垂絕之命雖被戮辱不敢以自諉也然此亦今世之人苟可以自諉者也

明公可以知其無所爲矣往者夏忠靖公周文襄公之在野也入與　天子唯諾於殿庭出與小民從容問難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故曰庶民近天子之光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若二公可謂大臣矣今之有司乃小民望之所謂如天如神明者也由此言之所謂大臣者非明公而誰天下無道亂獄滋豐貨賄多有孔子作春秋明一王法莒牟夷邾庶其黑肱區區竊土地爲穿窬之事皆具文而直書之誠以風俗世教之所係雖微而不可忽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明

主罔與成厥功有光今所陳亦所以求盡匹夫匹婦之情於明公之前而已矣明公毋罪其瀆焉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瀆欲望少伸匹婦之寃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玆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寃有詳有畧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畧其謂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情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証據以成獄豈有寃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

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眞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汚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婾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汚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眞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于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

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此文抄本與常熟本大異覺抄本勝今從之惟按從茹以爲主辛以死徇此十字抄本所無今從常熟本

與李浩卿書

益甫還備道諸公之義舉欣慰欣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

及其他今諸公既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於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清日明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黯黯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於海濱草野之中惟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强人意又耳聞目見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文者絕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益甫云虞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況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張燿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今收在益甫家送去二冊大率爲相知者不宜秘之即如前兩書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已作書道此意爲即欲西還恐不能即見足下復爲縷縷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須復計也爲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與嘉定諸友書

有光頓首諸公足下僕爲奔車所傷苦腹痛久臥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悅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

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別之典衆庶欣欣有望茲者獄久不決而檢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迹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於下風夙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於釋菜都講之餘不恤一言以申烈婦之冤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或者之論以爲致人於生可也致人於死仁人之所不爲也不思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慘酷凡有人心者皆欲臠而食

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據人之室竊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則人將相食國家之典法亦爲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典士不得而與焉夫平嘗一政事無所與可也甚有大寃大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於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疾者何限顧非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義輒緣春秋之義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

與殷徐陸三子書

此首本當入尺牘因與前三書是一事故遂附其後

頃造精廬獲奉風旨迫于晷刻言别悵悵承及貞女

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前所述頗疎畧當以此爲證此皆得之衆論無一語粧飾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於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睨遲疑如不切已豈捐軀之義無取於當年英烈之風獨隆於往代耶秋暑未得一面餘惟自愛

答俞質甫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泯然雪涕嗟乎質甫則既知之矣豈待于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聵了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昨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寔在于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于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欲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繪藻之工爲文章纚纚然觀美矜炫于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栢舟綠衣之篇彼其人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爲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益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千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于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百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于栢

舟綠衣女子之上者雖攸斁彝倫反道敗德恂慈頑兇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澌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甘就屠剔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于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卒爲撝讓僕何望焉

與宣仲濟書

有光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溫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

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玆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籍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顧伯剛書

有光頓首伯剛足下比承厚意非言所能謝更辱教

誨以順應之說捧讀數過深用歎服論語之書孔子與其門人論學者最詳其答諸子之問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其言也訒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自其用處言之未嘗塊然獨守此心也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心本與天地爲一三代以後直爲不能易簡不能與天地相似日用動作至於所以爲天下國家往往增私長智用計用數無非吾性之贅疣故其治也非三代之治而其亂也其極至於三代之所未嘗有來教推順應之說而以禪授放伐言之可謂發明無遺蘊矣但以忠恕於一貫有精粗之異竊恐猶有所未安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孔子之所以爲一者蓋特有所指而未發其實指忠恕而爲言也曾子因門人未達始復明言之若言夫子之道只是忠恕一件以貫之耳無他道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所以終身行之卽忠恕所以一以貫之也豈可區別爲聖人之一貫而謂之精學者之忠恕而謂之粗哉忠恕本無聖賢之別而在學者工夫分界自有生熟之殊賢人所以近於聖人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卽此忠恕而已子貢曰我不

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此子貢能服膺夫子之教而行之故夫子深喜之而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先儒乃以爲非子貢所及忠恕之事苟子貢不能及而何望於後之學者道之在天下易簡而已聖人則從容自中乎道學者則孳孳修復乎此均之盡乎心而已所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其實一忠恕也故一以貫之而後可以終身行之豈可斷截忠恕二字顧獨以爲學者之事耶承下問懇懇併以鄙見請質焉有光白

與潘子實書

有光頓首子實足下頃到山中登蕩峯得足下讀書處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與晤言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淚下科舉之學驅一世于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勤勤懇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屢誨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明今宋

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寔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同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示徐生書

徐生倬學于余四年矣世學之卑志在科舉爲第一事天下豪傑方揚眉瞬目羣然求止于是生非爲科舉文不以從予予不爲科舉文亦無由得生然予之期于生者世未之知也今年正月予遊金陵生爲書數百言汲汲乎恐其志之不遂而憂予之去而失所助也予未有以答及是予將計偕北上生愈不自聊賴復爲書乞所以爲學者夫聖人之道其迹載于六經其本具于吾心本以主之迹以徵之燦然炳然無庸言矣心之蒙弗亟開而假於格致之功是故學以徵諸迹也迹之著莫六經若也六經之言何其簡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別求講說別求功效無怪乎言語之支而蹊徑之旁出也生其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檢約以遠恥凝神定氣於千載之上六經

之道必有見乎其心矣苟唯浮是譁聲與庸同事而口舌是恣曰吾有以異于人人則非獨生欺予予亦欺生也因書以勉生且以貽二三子

山舍示學者

有光疎弇寡聞甚能無效諸君不鄙相從於此竊以爲科舉之學志於得而已矣然亦無可必得之理諸君皆稟父兄之命而來有光固不敢別爲高遠以相駭眩第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卽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卽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卽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于

吾心之理夫取吾心之理而日夜陳說於吾前獨能頑然無槩於中乎願諸君相與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竊以吾心之理而會書之意以書之旨而證吾心之理則本原洞然意趣融液舉筆為文辭達義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遠矣近來一種俗學習為記誦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淺中之徒轉相放效更以通經學古為拙則區區與諸君論此於荒山寂寞之濱其不為所嗤笑者幾希然惟此學流傳敗壞人材其於世道為害不淺夫終日呻吟不知聖人之書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為攫取榮利之資要之窮達有命

又不可必得其得之者亦不過酣豢富貴蕩無廉恥之限雖極顯榮祇為父母鄉里之羞願與諸君深戒之也舊刻入書類錢宗伯後置別集尺牘中今按此蓋揭示學者非書牘也然集所附麗以其旨與前二首相類姑仍舊

與陸太常書

前在京師天下士待選吏部者幾千人莫不相慶幸以為當今選用至公請託不行士以脉通者無道進海內清平可望以陸公之在銓曹也及執事為太常尋以言罷天下之士莫不觖然失望僕山野迂愚之人居京師不知造請而吏部門第嚴肅雖有敬仰之心亦無繇而至爲幸拜今命于內庭始得望見又得隨行于露寒鵷鷺之間執事不鄙為道生平相知之素及相汲引之意言雖不行而受執事之賜多矣執事又過稱其文有司馬子長之風子長更數千年無人可及亦無人能知之僕少好其書以為獨有所悟而怪近世數代之史卑鄙凡猥不足復自振嘗有志規摹前人之述作稍為删定以成一家之言而汩沒廢棄今老矣恐此事遂已也瞻望咫尺未遑詣見歲忽云暮感愴知己之言特人申候草草不盡

與趙子舉書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欵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為拙而每以失子為恨此古人之所難矣龍老云遊以能老之心為心者惟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間濶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倔强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不得見也自別後龍老既亡以為大戚而妻子相繼夭歿江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荊棘中薄田歲不收重

有輪報之累祖父土尚未即定而先人復以去年四月中沒五内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之所未有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何厭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當修者以爲不在于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城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率羅書殿此南服有分陝

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敢贊述者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答朱巡撫書

有光備員下吏實荷曲成頃者叨冒内補緊衘冏寺僚長牽率以姓名通方以僭越悚惕蒙俯賜報答玆又承手札捧兩不任感戢今天下第一所患爭出意見以求革弊而弊愈生數年以來士大夫殆成風俗夫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以撓求清必無此理明公以寬靜坐鎮之此吳民之福也下吏愚鄙所以盡忠門下且爲桑梓之計不過如此伏乞採納幸甚

上王中丞書

前歲自吳興還即求解任其爲疏賤淺鮮於進退比數於當世士大夫真如所謂江湖之雀渤澥之鳥曾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闚於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有光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於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於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戇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劒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歎今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於今世而復見古人使有

光之爲書者亦遂不愧於古人與足以爲有激於天下也敬受誨言勉自策勵於五月内已至邢治頗詢訪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今邢之馬政頗便於民而令實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逼隘又無書齋迺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庋曲柳爲架亦可庋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終日閉門怡神養性賴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於

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與曾省吾參政書

況此部過浙奉短啓想已得達不才爲縣無狀付之天下公論不敢因緣故知以求益覆有如公論不明天下之責亦有所歸不肯擾擾置之胸中而復向人哀鳴也今猶有濱聒左右者向去縣時縣學諸生保留朱大順以爲首被斥此尤可笑陽司業出道州太學生李償何蕃舉旛闕下集諸生三百餘人乞留如此李償何蕃可盡斥耶王莽時吳章得禍弟子多更

名他師云敞獨自劾歸殮葬之莽最兇暴猶以敞有義猶爲諫大夫今之爲暴者何甚于莽然彼非有仇于朱生惟于鄙人加嫉惡之甚故無所不至也明公掌憲越中豈容一夫濫冤如令朱生還業亦可使東海無大旱矣若區區則惟所處之詩云伊誰云從惟暴之云暴公不敢斥也伏惟諒察

與林侍郎書

昨進造承款待過厚忘其隆貴而念三十年故人極增感嘆有光益有所欲言者自以有塗汙之負而不可以瀆高明之聽因含嚅以退還別以來又自悔恨上固有所托苟以謂素知者而不告之急非也自爲縣倉廩欲希古人嘔喝之民稍慰拊之知鄉風矣益不必以威刑氣勢臨之從之者如此之易也獨其異類莫可馴擾其在上者旨意各殊雖强與之懽而若以膠合終不可附麗以故往往多謬始知今世爲吏之難在此昨得稍還何敢薄朝廷之官爵而知其所繇來有不善者以故謹避之方覺心閒而無事可以自安于田里而彼士之爲不善者蝟起小民有尸脫之情而有司起羅織之獄姑以吏胥爲名微文巧詆實行排陷之計昔韓穎川以循吏而推按蕭長倩之

放散官錢吏被迫脅以自誣服馬季長儒者爲梁冀書李子堅獄辭則李公死有餘辜今彼爰書出于豪猾怨仇之手者何所不至故士欲以廉名則以貪汚之欲以仁名則以殘敗之信口而言信手而書幾無全者矣使下得以誣其上賢者爲不肖之噬嚙人情風俗以得勝爲雄高而閭閻之情無所自達此可大懼也古之聖賢論出處之義歸于自潔其身有光何能黯黯以受此莫公省中大官于鄉人亦雅知之更籍左右重言庶幾其可信非敢望營進而期于潔其身此亦士之自處也伏乞諒察

震川先生集卷之七　崑山後學歸國華葉奕苞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爲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爲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

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郟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畎澮距川𤂒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

虛言也單君鍔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瀆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洄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爲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

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爲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僞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効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爲少異於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特保鄣疆圉

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怙之者切矣邇者風汛稍息開疏尾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溢凡尾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

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於尾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爲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

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臾不可緩欲望丞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民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踏口入海故今年渰浸之流備來年渰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別不及盡言有光非能

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二三家斷以爲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茆並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

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槩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郟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形開挑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等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豈擬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蘆

皆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與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死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爲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

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滂江逵雖節下豈勝贍總因避舡附此不宜

遺王都御史書 代

其屏居山野不敢復自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褻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輒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鬨時巡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嬰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號呼而隨之此其之所以

不自量而代爲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來以湖泖爲險又經歷太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爲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爲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于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兌於嘉定彼以

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支兌於蘇州復有剝船之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爲轉運其始直隷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鳳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兗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爲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兌與軍領運此所謂兌運也民猶以爲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兌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

損益務求以便民益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兌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況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兌運民之所以得宴然於境內而使軍自至者非能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寔厚受其雇而爲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插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率今況戶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率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爲兌運之漸也國家竭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蹶蹶以奉天下之兵不知其已也是固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賴所在有司與之抵牾倘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異日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飼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爲巨浸爲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請至今易

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捶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責室廬舍折毀蒿萊過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況兌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若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

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譚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延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

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窪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崑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

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濟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洫生塵嗷嗷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於某年其

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税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册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

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夅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寔未嘗得三斗也

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寔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蘇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

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閼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无浦瀝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瀝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本縣蕞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

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漭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賦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峽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與傅體元書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曾說得向來本意有孤使者郡太守採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

一議皆前害靜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于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頗九和在告熱鬧此言後來入閣鋭意更變覇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吳民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從枝葉上說殊不可曉即如擬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今出銀便禁不得他擬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于擬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厘七毫至四分有奇此亦易曉原本實在變法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贊他取于下有漸而不偏用于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別議耶如

此論新法而反回護金陵也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虛心訪問又不揣言與小民同其喑啞甚為可歎平生為時文不肯學黃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已矣諸公壯年于天下事不可不隨事究心庶他日立朝為有用之學也

與王子敬書

昔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說其法盡善止為後來行之不善却是附和書冊非當時與諸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說甚好笑縱如新太守復舊七厘八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為不多能識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詆以為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可哉只是吾輩說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城商議為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傳昨大風中為作得稾筆更似敲冰雪也葉在敬甫處

論禦倭書 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況今倭奴逆天悖暴寇吾父兄子弟百年之危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　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雖然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稹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况我　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固宜詳延博

采不遺於蒭蕘之賤也其不敢爲泛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處劉我人民淪汚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盻盻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游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

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爲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覩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旣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巳又不能控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爲而可也其以爲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吳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旭潰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卽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爲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爲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從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鑽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刼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

如與人鬪而束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衡決矣卽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況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離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redacted]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累而脅之以爲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redacted]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爲眞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眞僞明賞格開示丹靑生活

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爲吾用而今驅之使爲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蹈陣後者已奔佚是兵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闉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謂雜以[redacted]猺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redacted]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

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redacted]性貪很狃於鹵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懲虔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　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冦無端而至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redacted]互市是利

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　祖訓禁絕之者矣況亾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redacted]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其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爲守備驅海龍堆截然[redacted]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其身罹冦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總制書

竊惟我明有天下幾二百年諸[redacted]恭順四邊寧謐足

稱盛治惟[redacted]時或猖狂然其氣雖猛悍性尚蠢直
弓矢之外別無利兵中土頑民固亦有爲之嚮導羽
翼而衣食好尚大相殊絕又北地苦寒無物產不通
貿易故亦不過千百之什一耳所以來去倏忽無久
安常住之想而京師輦轂之下聲勢甚重防衛甚嚴
官屬衆而儲備富號令一而賞罰明凡所啟爲罔不
如意然猶不能不廑宵旰之憂庚戌之事可鑒也若
今倭寇之變則大有不然者性鷙而狡兵巧而利
高皇帝謝絕朝貢　今上禁通市舶處至深遠矣夫何
官絕私通交往習熟向導羽翼反數倍之中原虛寔

悉在賊目故敢於深入自壬子歲三月驛騷至今蘇
淛抵吳直犯淮揚燒刼奸淫肆無忌憚誠有國之大
辱也乃今因糧於墟落藉兵於饋軍築舍盤河客無
去意其聞風效尤者日增月益警報洶洶茲不可聞
而有司類皆庸懦方其臨逼即束手兢兢幸其稍退
便高枕泄泄豈惟無使之隻輪不返之意雖欲驅之
出境不可得已況兵燹之餘繼以亢旱歲計無賴萬
姓嗷嗷顛又加以額外之徵如備海防供軍餉修城
池置軍器造戰船繁役浩費一切取之於民饑及官
帑額有擅專之罪然此亦適中有司之計盜官帑有

限而取之於民者無盡藏得以恣其侵漁耳夫東南
賦稅半天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愈不
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橫被
苛歛皆曰與其守分而瘐死孰若從寇而偷生恒產
恒心相爲有無無足怪者若非頑者大爲蠲除恐此
輩不外而倭即內而盜矣未必皆斯民之過也其頃
以試事在留都聞寇自蕪湖遷延南下直抵安德門
舉城鼎沸其時亦不免周章及詢之不過通寇五十
餘人而已不覺仰天浩歎椎胸飲泣者久之夫留都
自府部科道而下庸流冗員姑置勿論其雕轂華轎

錦衣肉食平日自謂高出羣類莫可仰視者奚啻千
人乃亦寂無善計惟知塡闕閉門追夫守垛與窮鄉
下邑無異自此之外一切以爲迂談以愚見言之大
內雖多重寶終自遺宮若孝陵則我　高皇帝體魄
所藏神靈所宁萬一土城失守少有侵蝕百司庶府
將安用哉況京軍除孝陵及江北諸衛雖殘缺之後
尚有十二萬丁而官舍軍餘數當倍之既不使之出
戰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貧民褁糧登陴一夫每
日官給燒餅二枚計費銀一百餘兩每夜自備油燭
七條計費銀七百餘兩典靡供備常從後罰究號之

聲溢于衢路則平昔養軍果爲何耶及其淪落東歸則聞此寇復竄與界凡諸有司名雖統兵出境實皆各自擁護殊無互爲策應之意間有奮勇前驅者豈眞其有成算非迫於嚴刑則誘於重賞而文武官屬又皆在數里外並未嘗有臨陣督戰者故往往以孤懸取敗卒亦不聞有不相赴援之誅是進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後者樂號令之不一賞罰之不明承襲蒙蔽一至於此可不爲之痛心哉議者咸謂窮寇致死吳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難爲敵嗚呼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今將旣不選兵復不練其于陣

法奇正懵然無知而漫使之格鬪是誠所謂驅羣羊而攻猛虎也今日之責惟君侯爲重今日之權亦惟君侯爲重指顧之間勇怯立異呼吸之際勝負頓殊惟君侯其圖之且東南財賦出于農田農田繇於水利某嘗謬撰一書及承涇州侍御委纂圖攷其源流利害亦頗究竟今以倭寇往來乃於湖流入海之道悉行堰壩冀爲梗塞殊不知此寇雖海深入原不甚賴舟楫而淸流旣塞渾潮日漲水利不通農田漸荒外患雖除內亂必作有憂國憂民之深念者恐不當若是之舉一而廢百也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謀深慮淵肯采文衢多士欽式今本兵柄萬師協心恩數如春威行如秋東南之民如離水火而登衽席脫佚譬而依父母更生之望端在今日某本韋布諸生不當冒越第嘗以文藝濫辱奬與今君侯專制武備正其等先後旣附之時側目擊危變身罹艱虞黔廬爇山剝膚傷骨亦嘗冒風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餘晝夜頗能發縱督率自自謂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亦竊有爲公忿私憤義不容默故壬子之秋妄作備倭議癸丑夏五更作紀事實錄不識忌諱多所觸忤冀以裨時政之萬一有司聞亦行之而未能

盡也茲敢復綴所聞見瀆瀆崇覽伏惟君侯少霽按劍之威亮其懇懇之衷不計蕪陋之詞得賜少垂察爲則幸甚幸甚（按是書作于甲寅歲府君以孝廉家居今云以試事在留都似是代人作者後又云撰水利書纂圖考作備倭議又韋布諸生不當冒越等語又似自署名者諸刻旣不之及鈔本俱署某而不書名今姑從之）

與沈養吾書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檻厝又大草率以此遷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攢于西國方工未訖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侯風

塵郎爲走計耳宅內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
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正如此東南承
平日久更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畧一太守縣令能
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
令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
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
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于蔡衙前
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
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卽攜家行矣匆匆殊不盡東
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畧盡其勢未已

也欽甫時相見否幷爲致意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倭寇之變起自上年三月初旬雖絡繹無虛月亦惟
騷動緣海尚未敢深入猶偃蹇逡巡之有梗也乃今糾
合既衆嚮道既明又知吾民不素習兵不預備遂肆
無忌憚今年四月初七日警報直抵崑山官民閧然
方塡門塞關爲城守之計而都司梁鳳適承撫按文
檄統處兵八百來守玆土士民倚爲長城詎意其貪
懦無狀坐受宴犒托言屯札該境遂爲賊擾覓爾招
搖遠去分兵四逸半從躡鐵半從周市沿途剽掠吾
民驚竄自是要害無守十三日午時賊船五十餘隻
賊徒三千餘人逕泊新洋江口直犯東門肆力攻圍
烟焰燭天哭聲動地其接踵而至者又無慮二三四
倍夜則挑燈如列星旦則吹螺擧號蜂附雲集較之
他處猖獗尤甚而梁鳳乃于十六日自常熟復入郡
城若不與鬪者十七十八等日賊遂造雲梯二十餘
乘攻擊東北二城勢極危迫賴官民恐力拒守幸以
不破當夜鄉士大夫蠙書募敢死士縋城而下自間
道往請救于代巡孫公十九日郎蒙復委梁鳳提兵
應援而梁鳳又復遷延六日方至崑山縣西九里橋

索取軍需聲言每名要銀五兩乃始進兵奈此時民
窮歛急本縣素乏羨餘不能一時卒辦意不相愜復
退屯兵真義地方偶與賊遇勉强一戰貪其輜重反
致大敗火藥銃礮半被虜去而遺落田野爲村民所
辟等所埋藏者又不可勝數設使天不佑民盡以藉
寇其聲勢又何如也是日又復遁入郡城誑言吾軍
一至賊徒盡散民不被殺屋不被燒麥盡刈而苗盡
栽矣一時上官咸謂信然遂不復以崑山爲意賊覘
知援絕勢孤二十四日復以雲梯三十餘乘攻東南
東北二門是時不獨燕尾劍稜勁鏃加以佛郞鉛錫

大銃一時合發城中辟易危急十倍于前不得不再行請救而孫公惑于梁鳳先入之言頗有難色差官張國維頓首號泣具道梁鳳不才之狀乃益以沂邳及山西兵三百餘人本府義勇二百人復遣梁鳳統之以行其答鄉士大夫書則有兵雖可用將官懦怯其再三責以大義而翁公則有促之不進爲之奈何等語慇意其使貪使過責後效以益前愆未可知也將太倉陶指揮所募欵兵適至又命二守督率併進意在刻期勦滅而梁鳳逗留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師越四日尚駐維亭本縣既備糗糧旋復臭腐且動

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爲詞雖張公亦莫得而誰何也賊乘此間又于初八日聚衆四千餘人雲梯無數布列東西城下百計衝突傷害甚多而官民拒守益力殺死賊徒數亦相當至昏時賊始稍退復移屯城西林中蓋富室佳園惜不忍毀故遂爲賊巢耳次蚤皆負門扇接造飛梁磴爲衝車直逼城中發掘甕石鐵椎扣門聲如雷震百萬生靈命在頃刻而人心愈奮爭出死力用生芻松脂麻油燒燬衝車更從樓上穿板灌注灰湯墜擊殺其魁名二大王者及殺賊數人賊始退去是時闔城士女搞動驚惶縊溺而死

者數人引領援兵後不見至初十日夜分生員龔良相徐倬傅纖善奮義冒死請兵十一日黎明遇梁帥于六市鋪西距縣尚三十餘里反覆哀懇而梁鳳驕蹇有加賴張公督促前進欵兵勝躍東向氣雄志烈不負徵名梁帥徐徐既至有司遜地扎營梁鳳仍稱該地四面阻水不可遏敵復退屯九里橋外欵兵孤懸勢難野宿姑納城中待梁并進府縣文牒所請再三方至開門延入欲加慰勞已先討縱沂兵遠去爲姚華之地矣方議出攻乃又妄申本縣按兵不發于是屢符嚴責十五日張三府督梁鳳合兵大舉本縣

義勇導引欵兵直搗賊窟血戰方酣而請兵遙望賊來即趣奔潰多自溺水甲騎鎧仗半爲賊有欵兵益進殺傷賊徒二十餘人而後援不繼致有陣亡擠水之禍于是更令逃軍造爲厚欵薄沂之謗欺罔上官致使是非不明功過莫辨假令有司誠有厚薄亦不過覗上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爲去留則將焉用彼帥哉其失機誤軍之罪恐不可推托于厚薄也儀部上主政不忍官民罹此荼毒受此要非挺身冒險仗義執言乃至暴沒沓憤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其原蓋始于當道

先有欵兵防衛無錫以厚其故人而梁鳳亦不欲强
顏再入崑境各戾初心遂相搆煽殊不念崑山之與
無錫均爲朝廷根本之地況上游土崩下流潰倒又
必然之勢也豈宜有所偏重哉是時我軍雖未敢全
功而欵兵聲已讋服賊膽遂相引去殺遺民燒遺屋
數十里烟火不絕者又四五日以泄其餘憤蓋自四
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臨
城攻擊大小三十餘戰以不救之民當日滋之寇內
無張巡許遠之畧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城之不陷皆
天也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

萬餘間被發棺塚計四十餘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
記者言之其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
去入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周
知者君門萬里未能遽達雖審還當道豈皆盡得其
實哉互相蒙蔽以期遠罪賊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
鳳若始能不離該境則賊安敢遠爾深入中能力戰
不退則賊豈敢直擣郡城終能如期急難則賊豈敢
銜城鑿穴貽崑山之禍者梁鳳也乃又飾詞爲罪欺
天乎欺人乎更有大可怪者其欵兵先登殺陣其汸
死者皆緣邵處二兵爭先奔潰擁入洪流性不善水

又甲重不能振拔遂至胥溺非汨水而被淹者此情
可矜法所應恤彼二兵正當正其望風奔潰之罪以
示懲勸乃今與欵兵一體加厚何其頹倒之甚耶嗚
呼處敗軍若此且民無故被殺者流血成川積骸如
山又將何以待之哉嘗考吾崑自有國以來未嘗被
兵猝有生聚而無教訓故今遭此皆錯愕相顧束手
無策不得已爲堅壁清野之計縱賊猖狂莫之敢抗
其受禍亦獨慘于他處今之急務莫若廣濠塹造月
城築弩臺立營寨集鄉兵時訓練鑄火器備弓弩積
薪木蓄油燭其周廻近城林木須斬去里許以絕埋

伏壁塚有碍城隍者宜量給地價爲遷葬之費而十
家爲甲之法尤所當嚴其男子十五歲以下凡成丁
者盡令編報排門粉壁每甲推長一人稽其出入若
有面生可疑雖係商賈非累年土著無父兄承傳者
亦須根究庶使內賊不出外賊不入而奸宄之徒無
從遁竄矣至于撫疲民蠲逋稅勸荒田尤時政之大
端而動支官銀又便宜之要術蓋事有常變有輕重
處常則倉庫爲重而武備爲輕處變則軍旅爲重而
財用爲輕況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
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

爲法受惡之類是也況旣上官文移則操縱由己雖不宜冗濫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縮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戶而欲應無窮之巨寇吾不知所稅焉矣凡此數事果能斷自乃心豫有成筭則用是兵强形勢險固人心堅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賊來犯境便當橫出四郊與之一決又何必塡門塞關懸懸外援之望不獲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寃憤哉愚忝與守城與賊來去之日相終始目擊傷嗟所不忍言姑記其始末以備他日邑乘之紀錄其他處置畧

具備倭議中有民社之寄者尚其鑒此覆轍毋以出位爲罪幸甚幸甚

霞川先生集卷之八　錫山後學秦　鉞訂

霞川先生集卷之九

贈送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爲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忱而忘其歸也葢世之所謂傑傀魁磊之士吾必曰先生爲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爲縣大夫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望旣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見施設獨喜爲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

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矜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鋒起群疑豁如雲披雨霽天淸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憂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爲顯官先生獨爲諸生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爲喜而以得所遇之爲樂予惟國家以

幷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不爲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貴行盡如馳莫能爲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嶷然輿馬赫奕自喻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爲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絡於吏牘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守其窮又相爲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犖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問也居無幾何歷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

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彌望君子益以爲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予未嘗不竦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爲在位者皆以此爲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譬流波於奔潰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則猶饑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諤諤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爲而此爲之倡者一人應者十人則固嘗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爲世道無窮之幸焉故予謂先生不謂之晩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眞遇也若彼祿祿者徒雖袍祿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之遇也因書以爲別按辛卯爲嘉靖十年府君時年二十有六耳文章議論已如此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

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恆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闒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敘交馳橫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顚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

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迺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

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遣子婿之喪孀女寡婦年老無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慍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李廉甫北上序

西川子與余同庚也同業也又相善也今秋予爲考官所黜而西川子以易舉爲第三人予益釋巳之憂而爲西川子之喜雖然西川子將仕矣至京師天子臨軒而策焉廟堂賢公卿竭日以待焉服官而執事焉一言之善一事之得天下有被其福者一言之否一事之失天下有被其禍者國家聚天下俊乂冠冕而祿食之非以爲西川子榮也西川子今又不若吾徒平日相與肆意侈志時有悖謬口耳出入而已有利害將不及於里閈也予於是釋已之憂而爲西川子之憂西川子淳謹和易與之居終日無忤推其心於忠君愛國油然也而予惓惓之心猶有不得已者

西川子既束裝矣予病不能從祖道則使人謂之曰與曰子得賜告而歸予將以舊言驗之也

送王汝康會試序

吳爲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其人恥爲他業自髫齔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每歲大比棘闈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額得者百三十五人耳故雖方州大邑恒不能三四數至或連歲無舉者有司以爲恥若吾王子之家乃歲占其一人往年汝欽進士光州大夫伯仲相繼震耀於閭里其踈屬不論也斯

亦奇矣初予與王子居留都下實朋𣌭生王子每論
及試事輒言文而不言命以爲是舉若探諸囊中予
頗怪訝其言旣而服其決也吾知其進於禮部亦若
是焉耳抑吾聞之君子不須人以已然而將人以所
當得請言服官之道可乎夫道之用散於天下人與
已而已人不知已不足以行志已不知人不足以及
物徇人以通者其失則流固已以私者其失則傲故
君子有忠恕之術所以一人已廣德意事上澤下而
達其仁於天下也自科舉之學與而學與仕爲二事
故以得第爲士之終而以服官爲學之始士無賢不

肖由科目而進者終其身可以無營而顯榮可立致
士亦曰吾事畢矣故曰士之終佔畢之事不可以涖
官也偶儷之詞不可以臨民也士之仕也猶始入學
也故曰學之始夫是以不得於預養而倉卒從其資
之所近其柔者巽懦而不立而剛者又好復而自用
佞者澳涊以自謀而直者矯激而忘物寬者廢弛而
自縱而嚴者慘訐盡察而無所容如是而曰古今之
變道之難行夫豈其然乎君子之仕以任事必覩其
勢以達志必盡其情以振法必歸於厚其剛也似柔
其直也近佞其嚴也以爲寬也若是所謂忠恕之術
推而行之無古今也夫誦詩三百而可以授之政者
非徒以博物洽聞之故也蓋涵濡於三百篇中而其
氣味與之相入則和平之情見而慈祥愷悌之政流
矣唐虞知人之目教胄之方思欲得而用之皆取於
是也是以其氣長而其量宏界之以富貴而吾亦有
以受之矣富貴之於人其不至不能强其至不能拒
故有以受之吾見若百川之汪大海而不盈也王子
與予有姻婭之親予故不覺其言之複云

送縣大夫楊侯序

大夫同安楊侯之宰崑山也毀斥梵宇創造書院進

有光等數十人於堂時加訓迪不以政繁爲解衆方
相與飭勵翹然有思奮之心而侯以徵書北上於是
諸生恍若有失相顧慨歎而言曰古之善爲政者能
合衆私以成其公使爲民者樂其教化之實而士者
舉其虛衆能私之故無不徧也侯有愷悌之政平夷
靜息民以順習頑者患稅籍之紊豪猾緣以飛走莫
詰其端侯爲之按畝出稅搜剔伏匿深爲百年之計
是侯有大寶於民也而民相與私侯於田畝侯以學
校修廢舉墜惟力所及是藝較課而上下之無有所
偏愛是侯於諸生無不至也而諸生相與私侯於學

官如吾數十人者之不肖而侯不鄙夷既固奬誘深荷知已不倦之意而吾數十人者復相與私侯於書院則侯之行也獨不可以致其私於侯乎有光日稱頌德美非所以報知已也欲以一方之故而濡賢者非所以示廣也愚願有陳於侯爲天下之事不知者不可以言知之而不當其事者不可以言知之而又當其事可以言矣東南之民何其憊也以蕞爾之地天下仰給焉宜有以優恤而寬假之使展其力而後無窮之求或可繼也比者仍歲荒歉主計者若捧水然惴惴焉懼有所滲漉有司之奏報日至而徵督日

促經二大赦流離轉徙之民日夕引領北望求活於斗升之粟而詔書文移不過鐫遠年之逋非奸民之所侵匿則官府之所已徵者也民何賴焉東南地方物産雖號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復曩昔並海之區惟賴水利蓄泄而專官雖設漫無所省今民水旱一仰於天譬之植菓者必有以栽培灌漑之而後從而收其實今則置之磽瘠之地藉其雨露而收之以牛羊蓋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歛之惟恐其不極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畝荒蕪處處有之雖以侯之愛民支左持右然掣於前而肘於後其不能如侯志者多矣天子興致太平制作禮樂一官之廢動以萬計有司奉意承命未嘗告乏而獨不肯分毫少損以與民爲千萬年根本之計何也昔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史無可見之事而獨稱其薦賈誼者夫誼以少年書生混迹窮巷吳公何以知之至觀其論天下大計乃知誼之言必有以當吳公者由此言之使誼未用則誼之策吳公必能言之矣愚以是私於侯可乎衆曰然遂書之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

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存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爲傳註有功於遺經爲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謬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爲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

世之人益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
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
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爲聖人之言
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閡之
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康何氏二子自蕪
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
是告之二子未肯不以予言爲然也歲暮辭予而去
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
然二子要爲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揚子雲作
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

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爲憂顧於歆之意何如
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
予非爲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
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爲民請
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蠲
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爲纖
悉此非樂爲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
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爲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
意務爲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祖
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爲真得變通之宜而三吳之
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稅籍日以亂鉤校日以密催
科日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爲吏吳中者督賦爲尤
難宋侯之爲崑山也竟不廢法威不病民承弊壞之
餘稅辨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爲書白
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是侯以徵書北上當爲天
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蓋國家仰給東南
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氣盡
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紛更譬如人衰老而服烏喙

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而不
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紛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不大
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竭益
甚歲復荐饑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鳥面爭
出供役而于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嗟矣當
人哀此哉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寓
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惜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意
獨述其所聞見以贊侯之行云侯南陽人嘉靖二
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叙　代

吳郡爲太伯建國秦置守而爲之會稽迄漢中葉人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爲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寰內諸侯尤號尊重星紀分野環以大海滙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邕遂水陸之珍包匭篚篚之貢織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接武　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傳絡繹于傳舍名爲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余公以濟南名儒脩跡甲科爲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閭閻天子憂惻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

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爲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清風徐來駢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某周覽闤闠之墟緬懷前政如響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國家稽古爲治妙選良二千石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嫓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治吏治寬緩節目疏略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爲郡者得優游其間蘗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晏賦詩而璽書屢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抏敝蝨場驛擧部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俗奢民貧災碊彫瘵之餘寬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寬靜處以弘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某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生長齊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曉進仰止德聞非一日矣今承乏爲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爲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爲三公之例留之

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爲序此文依舊先生法之今仍存

送郡別駕王侯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辯夫善能敬正法辯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爲本蓋非廉不足以弊群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獨無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利於民者也吏之貪者非直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爲無非害於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已私與之則盡廉讓之

爲也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己私與之則盜擾奪之爲也不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爲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吳爲東南財賦之藪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爲殷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踰年無功民既苦倭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爲姦利蓋當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爭攫利端

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中而亦潜輸于刀鋒篋笥之間矣自前歲撫李告捷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喻得暫息然海防未撤警報不止尚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爲欲[redacted]之無侵害在於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在於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黷於寶貨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雲中溫侯實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行百姓嘔嘔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爲之佐時屬邑長吏多缺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東自顏海旁緣大江涉五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月最久至于崑山百姓以爲非能厨侯以百里之寄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刺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也侯爲人清廉不擾與有衛金暮夜飲貪泉而不易之操是以百姓悅而安之厨侯於縣本非所望而人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於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悲乎於是鄉進士有光等餞於江之滸以爲是不能忘者民之情也而攜辭以述侯之盛美吾徒之職也遂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爲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蓋其一焉虎賁氏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宮門從遣徵事四方以爲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祿勳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爲八校尉虎賁中郎將插兩鶡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爲武衛之貴選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與自永樂建都六宮百官皆遷於北然皇祖宮寢官司留於南者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

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閑靜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已自項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亦有不能一日晏然者況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上當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掘事未幾承檄造舟于閩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知君故遷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仆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掇秦制趙拔燕者乃今都伍幾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壞之由與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為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南以平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物產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稅而已不過三年輒得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吏部皆嚮以為樂土一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內地則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騷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惴不能保當是時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於有土之職而戰勝其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祖之詔今熊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即犯之如是者三年而城不陷宜在褒賞之科而為使者所劾落職為

光州固始縣幕官與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於掠野故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為賊衝其全為獨難而侯之賢尤著聞於人侯為人凝然有器度雖倉卒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安閑自若武夫悍卒見之帖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州民之所恃以為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卑與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搖足之間而死生存亡於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為心海上

之役于今三年百萬之師犇駮颯蚓原野暴人之骨
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
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為間挾大吏以
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擒之
大吏槐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
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帆
蟆餘黨數百人為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為窮寇
宜開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迫歲暮諸
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解圍以歸賊得乘船
而逸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事夫南沙之責當有

所分若姦人為間乃侯之所擒而反謂侯嚮其人於
大吏凡所剌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如此於是侯將
行其素所奬拔士州學生張元象等來告謂予素知
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登臨為樂
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州人父
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之人自
以無媿色予乃區區若為之自贖者益以為吾東南
無窮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怨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
也

贈陽曲王公分守太倉序

陽曲王公為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毘
陵尋詔以常鎮舊并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太倉公
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
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
不同苟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
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
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
治務知大體之為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
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
公起進士守河南某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

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奬進人士孜
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寬靖無事而治以此
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
矣海內承平日久一旦外■內侮豈武力之未競所
以治之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為會稽都尉聘請高行
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丘先生郡
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為九真武威所至立校官興
儒學而徼外蠻夷保塞匈奴種羌絶不敢出儒者之
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為大吏而
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相之事也有尤無所用於

世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以得所翻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其在毘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違去而今返駕於吳蓋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以有光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會試及對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為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為賀執法門下弟子獨

宜以文字贊述公之盛美以有光有一日之長又最知公者推使言之而為序云爾

送吳郡別駕段侯之京序

自東南有倭夷之警朝廷于額外增設官吏無慮百數今年撫院奏行裁省悉送上部別駕滿州段侯以海防至當行時屬縣崑山缺令侯方署其事朞年民便安之而不忍于其去吾鄉之進士二十有四人按故事有贈行之文不以有光無似辱使序之蓋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將蹐焉常若無所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為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頹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敝蹇强戾不勝其忿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子之門論為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也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决而取舍操縱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兗者治淮以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盡同其達乎人情一也

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為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辟母代為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為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即真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服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缺栗侯承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王侯如璜皆以別駕來署縣惟王侯恭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任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

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深思焉豈非吾與民之福哉而絳侯署縣者別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余固惜侯之去喜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崑山

本篇首闕去九十餘字今從常熟本又按兵瑣字出漢書丙吉傳使東曹按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謂考按兵吏籍也蘇子由文亦有考案邊瑣之語兵瑣謂兵籍也常熟本不得其解遂改作兵戎非是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祏已定遂為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為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為參政即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撫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遷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為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為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虛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為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為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練兵以收漢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

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為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redacted]而漕河易壅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為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爵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吳寬猗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堪獨以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為業與時童子鳴從

其先人遊崑山尙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
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
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
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淸俊可誦然子鳴依依
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
書云自科擧廢而古書稍出余益深歎其言夫今世
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
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
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
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益歷能誦之

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
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
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
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
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
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
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
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
今之學者直以爲士梗已耳子鳴獨古之書然且幾
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

往錫山寓舍遂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擧於鄕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
親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
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
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靑田靑田在
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
浸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朴欵約
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亦將
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

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
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
爲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
初定建康靑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
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
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
學養士科擧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
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爲
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
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

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珍山寇平以保障鄉里舉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略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武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況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廸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崑山本與抄本同今從之常熟刻小異當是初本）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倉兵備擢雲南布政司右參政州學生張端復其先大夫思南守與公雅善公嘗厚恤其家且以受知于公久以州人之德公也屬余為贈行之序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嘗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為自用以嘗毀前古而必以己之所為為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蹈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於太守其後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道大將亦絕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為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內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寬仁簡諒遂擢畀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為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尚為雲中太守龔舍為泰

山祝良為九真而張喬為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宴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為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既高姑藉此以為召入內臺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臨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天子二三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膈

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淸淑四時暖候如春而花草妍
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
直臥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
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又曰樂只君子
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舊刻闕篇首七十四字今從抄本補之

送許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
造士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
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
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
其盛矣孔子既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
知崇尙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
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
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
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
之際六學殆幾於絕然猶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
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
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
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
而梁之皇甫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
阿周弘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
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說始歸
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
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絕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
之學官定爲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
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爲應試之文而無講
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塗未有如今之世專爲一科
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

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
夫苟習爲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
以自爲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
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
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郴州許
君之來教崑山以寬仁化導學者未一年用高第入
爲國子博士余歎許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
職者爲序以贈之

送蔣助教序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爲國子助教崑山之學

者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郭門外而請予爲文序之國家文治熙洽宇內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爲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甸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其教於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遺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爲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

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爲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爲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爲教則所以爲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讙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爲說者以應有司之求而以其所自爲說者爲私門傳授之奧旨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爲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苟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爲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選愞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狃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與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illegible]之具也予太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震川先生集卷之九

後學梁磐泰松齡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經考校同爲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分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大矣於是受命爲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爲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爲

世俗之語而於情終不能自已乃遂勉爲之唯江浦爲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　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爲江浦以爲兩縣而屬之京兆盖以畿輔重地不當爲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爲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爲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顧屈就於此盖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界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者豈不謂荒莱之土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嫗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恤財力大屈而斂之不已能知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效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頋今天下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即江以南號爲天下膏腴今亦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爲此今日守令者之責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爲天下最

者其在君矣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選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祗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値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遴

也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遊行余必當爲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爲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之選爲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爲當然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

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爲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趨辦爲能民之疾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爲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殪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竄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爲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爲大官以去者而其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爲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疑其難余固爲吾丁君告亦并以爲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略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蓋不爲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遂與契丹爲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爲矣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

議者以爲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盖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況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農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墮耗甚矣而議者

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儌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茬弱屏息而可休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真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才爲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贅矣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爲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爲成都推官余亦爲令越中將別無以爲與時贈者惟推府爲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爲謐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卽謐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爲至此眞聖人之語余以是爲與時告焉余生吳中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顧無繇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師今又官蜀中行邛郲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爲司理而韓魏公爲

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爲不知已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爲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redacted]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趙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爲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顧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

羨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卽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旣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為

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猶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為說創為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為標幟號為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迭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暫息而復大昌其為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為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為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為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為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為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皐陶所稱直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卽孟子之言性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為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為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

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為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閒謁紫陽之祠以辦香為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此文依崑山刻本常熟本另是一篇蓋旣作論道之文臨儀別時又敘情欵耳今并存于後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

嘉靖乙丑吾崑山之士試南宮得雋者四人余與王子敬陳敬甫皆賜第而王明德請告以去余爲都水試吏與敬甫同待選而子敬先有建寧之命便道還家迎太夫人之任敬甫當得內署而余官內外未定然留京師已半載忽當秋候凉風蕭颯起視中庭明月悄然不寐余與敬甫同有思家之感羡子敬之早還也昔潘安仁作閑居賦以太夫人在堂不能違膝下而遠從役意以爲官者妨于養也今子敬榮還又得侍養人子遂志無如此者初子敬辭太夫人嘗奉教不欲其在北云吾少生

長京師北地風土尚能識之汝即官南方吾雖老當從汝行而子敬果得今官又子敬之舅雍里公持憲八閩嘗爲女兒道粵中山水之勝太夫人所熟聞今遂南行之志將徜徉武夷山水之間不減安仁版輿輕軒之奉也漢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其子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于他時亡所出即怒爲之不食故雋京兆爲吏嚴而不殘子敬之奉太夫人以孝道率先閩人而其治獄內奉慈訓必能不媿古人而太夫人亦將遠與雋母流芳名于百世矣子敬之行敬甫與余出餞崇文門別而爲書此是歲八月朔日也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予凡序之爲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予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蓋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爲言不一然皆爲政之道而于爲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爲

鬼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爲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煒然衆人以爲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爲灘爲瀧爲瀾爲波爲潛爲滸爲沱爲洵爲沙爲濆爲汧爲汜爲淪爲涇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爲道而已至於爲栗爲立爲恭爲敬爲毅爲溫爲廉爲塞爲義爲平康正直爲彊弗友之剛克爲燮友之柔克爲沉潛之剛克爲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

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楊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為九卿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于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以情觥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于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州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獪矣獨不可使吏治烝烝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教令而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偽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彊藩不軌[redacted]竊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陲多警唯江右晏然以是為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為然也崑山刻本篇首作序之由二十三字皆削去篇中遂無照應今從常熟本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即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為地者率置之僻微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為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為縣大名之元城元城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官者得此以為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為治而余以為令之為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為人牧牛羊為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芻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芻放之事不使之為也而頻為之使苛為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令　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

子達方有志於爲民而爲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爲者使之得盡其爲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望焉且以告其爲其官之上者也按紖與絼同丈忍反牛系也周禮封人置絼注著牛鼻所以牽牛者常熟本誤紖此句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大夫其重古矣蓋亦必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爲郡縣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

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爲少吏是知令丞尉皆長吏也夫令爲天子親民所爲臨軒顧問者璽綬進賢兩梁冠其遷即爲州牧刺史丞爲其佐亦不輕矣今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今又往往恣睢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簡丞效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爲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今往爲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爲人謹厚生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欒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仇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爲酹酒於三清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鼎新此觀願天子之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即文高也信知古稱禱於神而生者良有之今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毛君之爲丞生有神符其必有與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駕部吳君之先憲副公與吾郡陸生鳴鑾之先大夫同在嚴郡有寮寀之舊陸生是以得從君遊君將以考績北上陸生爲君請贈行之辭且致君之意甚勤余固鄙野之人又不閑于世俗之文其何以辱命然聞君之高誼久矣況其情之惓惓烏得無言已乎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獨兵部尚書預掌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衞之驍勇翊衞皇宫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營七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衞之間非特掌輿輦

車乘郵驛廐牧而已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歛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晏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邇者營卒羣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之久則憤懣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于是欲求其情而加慰勞之彼方自以為得而安于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于習彼以其一旦憤懣之氣而狃之以為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為安哉頃時遼陽之師嘗譟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譟矣撫之而

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于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醸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横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楊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建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為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脇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天下善者能制

其機縻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決僥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己此所以可慮也陸生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藏澈多所釐葺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以為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贊於廟堂矣余何詞以助之哉崑山刻本妄删八十餘字今從常熟本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為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為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

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羈馳而終以不可為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為之辯孟子以為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為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謂以有所

成亦誣矣臨安周與叔以進士爲今江南人爲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肯欲邀致之門下與叔仰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　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與叔宜以時起以覲　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與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與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嘗與與往來臨安嘗訪與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廷人迹所不至

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與叔之出眞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　天子既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祚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與叔獨居深山中熟覩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與叔之行顧乎

生受知最深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爲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于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齒序屬予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于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爲輔相育材之地于天下之事一無所縈其思慮使之虛靜純

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于諸子百氏之說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爲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入則同館出則聯轡其氣沖然如有所不足其貌粥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自知其地望名位之崇可以爲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于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邴邴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恐其不可及也所取士于先生之去也悃悃乎其

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爲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于陸公以爲其門人可以無媿予久困于試而特爲先生之所識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尋常兹不敢具述者蓋爲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

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爲召公猶召公之自爲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爲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爲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爲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爲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爲送楊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羨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爲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爲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爲不可及吾猶以爲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爲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爲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朋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勘蜀事能爲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爲不異往時爲給事少年鋒鋭之時亦

可以稱爲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嘉靖癸丑之春余與子雲北上自句曲入南都渡江時北風猶勁千里積雪過淸流關馬行高山上相與徘徊四望而歎息至徐沛閒水潦方盛流冗滿道私

心惻然以爲得作一令寧使夫人至于此而子雲爲人寛厚有度居鄉時人多愛之行役所至親頓舍食飲不自取便利四方之士與會逆旅中飲酒別去依依有情予以是識子雲之賢益同行者四人而子雲獨登第明年得袁州之分宜議者以分宜爲今宰相之鄉求其爲令者咨訪數日得子雲於四百人之中子雲所以副其望者亦難矣古稱江湖之間山水清遠民俗敦茂易以爲治不知今與古何如而獨知子雲所以居鄉與人者以此心推之爲令無不可也夫宰相求治其縣而已縣治而宰相之望慰矣外是何

求哉今世民俗吏治益不如古嘗願天子與二三大臣留意郡縣愼擇守令庶幾有反朴還淳之漸聞之長老云往者　憲　孝之際禁網疏濶吏治烝烝不格姦蓋國家太平之業比隆于成康文景之世者莫盛于此時今之文吏一切以意穿鑿專求聲績庶務號爲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如豪民武斷田稅侵匿所在有之令則芟夷搜抉殆無遺力吏之與民其情甚狎今而尊嚴若神遇事操切畧無所縱貸蓋昔之爲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爲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可以思其故也已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子雲之道近之吾懼其以爲居官與平昔異而稍變易其度故于其行而勉之且以爲天子之大臣非私一鄉蓋舉子雲以風天下使天下爲吏者知其意之有所在也

送陸嗣孫之任武康序

昔陸子潛先生在黄門論奏多所建明而文章一去吳中靡麗之習要歸于古雅以余之鄙拙亟爲先生之所稱許顧恨不獲一日從之游而其從子嗣孫于嘉靖十九年與余同鄉薦數相從試于南宮又數屈

于有司相憐也長洲之陸文學功業往往有聞于世嗣孫號爲其家才子弟宜得顯仕而今年以親老謁選天曹出宰湖之武康太湖浸匯三州湖州與吾郡皆瀕湖壤界相連即古會稽一郡之地武康又其州下邑僻在湖瀕嗣孫爲令于此不離鄉郡蒞治之餘得以奉其尊君泛舟三萬六千頃之中曲隈迂嶺尋仙靈之所棲採芳擷甘歌舞進觴以爲歡豈不足自適哉夫人之所處無問其所之要以貴于能適其意意苟適則凡所措置精神丰采事無大小必得所處其或不然而徒躊躇以居何異羈騏驥而檻鳳凰也

其能有所爲乎今世仕者其親在數千里之外何以一日安也嗣孫旣得奉其親而優游徜徉湖山之間吾知武康之政宜有以異于人矣同年中如嗣孫者蓋少又余之所感而嘆者也

贈俞宜黃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

也其爲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爲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予識宜乎俞君君爲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爲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爲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燬于兵君爲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爲吏課者君獨汲汲爲之無不辦治至其爲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爲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黃之仕者蓋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獨能嚴其家而一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爲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娟嫉傾排者多以故毀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與君相愛雅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轂梁子曰志行旣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

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爲贈

送福建按察司王知事序

天下之治恆係乎人情之達與不達舉目前之近人之所共知獨蔽乎其上而有不達者則四海之内其所隱覆者何限古者盛治之極至于鰥寡無蓋況于其人近在于目前者乎今天下之官一命皆總于吏部以數人之耳目欲周知天下士人之衆則人才不能自達者有矣其佹冒而莫爲之覺遭誣而莫爲之理者有矣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嗚

呼休茲知恤鮮哉夫常伯常任準人固其重者至于綴衣虎賁亦加知恤此周之所以盛也太倉王君以太學高第選爲上林苑錄事九載陞南京光祿署丞尋有人欲得其處者亦選爲署丞以遏王君是時王君先入署已三月無除目不受代其人乃復從吏部得某州同知之檄予王君王君乃去而代者從後媒孽之以考察當調王君于是家居久之以今年赴部冢宰知王君之冤業已在調例乃除爲福建按察司知事知事于州倅品秩爲降然衣芻衣自郡守二千石皆與抗禮于外省爲清階蓋吏部之直王君者如此王

君家世科目顯貴爲人有才藝歷上林九載以最陞爲太官三月以遏讒此人所以爲王君不直者也而天子之大臣乃能知恤之可謂不遐遺矣太倉實吾崑山故境而王君與余家世有姻好今年其從弟一誠又與予同舉進士用是書之以寵其行且以勸今世一命而能自達于上者如此也

送北城副兵馬指揮使周君序

昔余初來京師見前輩長者言吾縣風俗之厚時邑之搢紳在列位者至與大省埒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顧文康公皆在翰苑然凡同鄉之士自九卿下至六館學士與諸從事有秩者在京師遇有鄉邑慶賀皆聯名敘會不以秩之高卑相別異蓋謂余時之所見固異於前矣今數年來諸公皆已謝世其居顯任爲京朝官者已落落無復往時之盛而鄉曲之誼亦不能無少衰也今年余幸登第同時舉者三四人皆相勉以厚道易風俗而余友葛秋官誠源張給事虛江皆敦尚高誼於鄉曲尤厚於是周君漢卿以太學生調北城徼循之寄諸公皆往爲賀又徵余文爲送之赴任而親友陸小樓亟來請因爲序之君少有美姿爲膠庠之秀歷成均歷事憲臺官長與其同舍皆器之爲人溫恭孝友又諸公之所敬愛非特鄉曲之私而已是爲序

送吳祠部之官留都序

凡爲天下之用必資乎賢與才國家之所以孳孳而求之重縻高位以待之蓋爲此至求其實乃有不然者士而果賢與才必將有以自見而斷稱其職皆不得同乎己者而值其異乎己者以此天下之眞賢與才未有不罹讒搆者也其大者爲輔相卿佐近者爲郎署諫諍獻納之臣爲岳牧州縣果有所負則必遭顛躓其所負愈大則顛躓愈甚惟不見其賢與才不

求稱其職也混混而已世必爭譽之其爵愈高其祿
愈重安行乎順利之途而莫或尼之此自古有志之
士出而用世其憂虞困悴時有之至於與世無是非
委隨徇俗終其身安享祿位者比比也孝豐吳侯舉
進士司理建寧召入爲祠部所謂以賢與才自見者
於是有州倅之遷其在吾州風厲震蹕炳朗宣耀威
愛行於一州尋有郡倅之遷威愛又行於一郡如是
其賢與才之可見者宜乎不能久安於朝也雖然今
天下治平庶政願號嚴切惟獨銓部之講調猶持大
體侯雖外補然若吾鄉之州若郡皆畿輔重地才賢

之高選非古遷人之比余觀唐史自中朝出爲外州
多在嶺海絕徼之區至終其身望還而不可得其有
量移者皆謂爲曠蕩之恩今侯爲州郡一歲中三遷
遂復入郎署則朝廷之用人寬大愛惜天下之才賢
其又異於古矣故嘗謂士之用世不挫抑不足以見
其賢與才稍挫抑矣旋復大用以此知朝廷用賢與
才之急也余於是樂吳侯之升也侯爲吳興右族再
世登朝籍父兄皆爲顯官侯方以盛年繼武而起居
吳不久而吳人咸懷之予友潘京兆與侯之兄憲副
君嘗爲東郡屬侯在太倉感侯之德於侯之赴建康
也故邀予爲序

贈石川先生序

昔周成王之時召公告老周公留之曰苟造德不降
我則鳴鳥不聞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曰予
惟曰襄我二人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於
丕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重雖其老而欲去而
不得遂其去如此故禮有七十致仕之文蓋精神血
氣有所不逮上之人恩休而息之非棄之也下之人
以其倦而求歸非以爲高也至於不得遂其去雖其
自留而不以爲不潔也後世君臣之際豈可言哉不

以其人繫天下之重故棄之而不恤其人亦無所與
於天下之重故去之以爲高夫是以用之不盡其才
休而息之不待其年則後世之致仕與古異矣石川
張先生爲通政司參議九廟災大臣得自陳致仕先
生例未得自陳即上書引去悠然自放於吳越山水
之間世之君子稱其達而惜其以不盡之才當未可
以休而息之之年也乙巳之歲先生年始六十有光
辱以姻末稱觴堂下周覽壁間之文多息老之詞竊
謂未盡其意故稱古者致仕之義以爲言

贈給事中劉侯北上序　代作

昔孔子之門人皆輔相天下之姿而以其才試于大夫之家盖由其小可以知其大施於一方而天下可推也故子西言於楚昭王以爲王之輔相將帥官尹及使諸侯無有如顔淵子路宰予子貢者以孔子據有土壤而子弟爲佐可以王天下盖皆常試于其小而知之也後世循吏之名始自西漢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孫弘倪寛皆儒者通於世務以經術飾吏治天子器之仲舒自引去而弘寛皆至三公其後公卿有缺必選所表郡國守相有治理者以次用之至如東京卓茂劉矩之徒無不位至三公郎其仁信篤誠

感物行化眞宰相之器也吾同郡劉侯某舉進士爲温之瑞安自士大夫至于閭巷之小民無不得其懽心其所興革便于民者有八事之論及被召之日奔走攀號塡溢街巷温之屬縣鄰界之民無不至焉則劉侯豈非古所謂循吏者耶侯之召也入爲吏科給事中天子亦將以公卿處之矣某以爲侯之所以治邑者以之爲天下無所不可也然天下之人才亦有宜于小不能其大者黄霸之治潁川是也余獨以知侯之無所不可則既親見而得之矣某爲教青田適侯在瑞安之日而瑞安至青田止一舍嘗往來其縣

侯館饔餼將饋之禮無不畢給而虚己下士不間于微賤以某之蹇拙淪落而待之有加焉某嘗夜辭侯去遊東塔山觀海比明登山則道士已出迓餽饋皆具矣瑞安之學官以公罪當輸金力未能償因某以爲言侯云前二日已爲代輸報臨司而學官盖未知也晉史稱庾思還冀州請于王猛猛曰東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無留事至於纎悉莫不皆然猛所以爲覇王之器以此某以是知侯之才擬之古人可以無愧嘉靖三十七年春侯請告還家某適有南太學之命侯未幾尋北上

因書此以贈其行盖自以爲不獨侯之知某而某之所以知侯者尤深也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都御史自江陵還里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廉甫卒於鄆州以余

之無似不足爲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迨廉甫之歿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發舒不可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問黃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遡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迹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藩省之富與夫黃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令汝積旦夕游焉且以溫良淳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于天下其大者樹勳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或有累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

官而仕未有適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相與共歡廉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爲序以補送行之闕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崑山後學李可洴訂

贈送序

送嘉定丞曾侯序

與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與焉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益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

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爲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爲之倅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于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曾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予文以道其行予于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鉉者

有吏才後去為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
有成不聞則予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
人苟格令所至犇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
方侯之行也予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
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
立乎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為
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于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
令名垂于無窮此其所以為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

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
君子能以道得民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
語之美其還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
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
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
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于是幾及三載始改命提
學于南畿蓋巡按御史無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
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
扶老携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
愛慕如此可以為榮矣國家貢賦仰給東南異時承
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歲
島夷為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慶大海輕行內
地數千里開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
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為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
賄聞蠲賦之語往往相顧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
蘇松歲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衽席之
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
給而已若如議者拘攣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驅
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賦而已
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

寬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
世之君子能持此說[redacted]狄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為政
寬大不擾受命分閫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
天下兵聚海上狼廣粤爽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歛戢
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公去吳之明年
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
志作頌一首以謂古詩三百篇作者皆不自為序而
有待于卜氏之徒故屬其序于鄙野之人云崑山本作周御史保障江南頌後段小異更有頌辭今從常熟本

贈熊兵憲進秩序代

鏡湖熊公初舉進士受命守太倉州稍遷爲吳郡別駕尋升太倉兵備僉憲今又奉璽書有憲副之擢自蒞任迄今爲方面幾及一紀官凡三遷而不離太倉治所太倉舊崑山沿海之地前代備禦日本惟慶元澉浦上海置戍無言太倉者自淮陽王建海運則汎海之役皆自此始萬斛之舟雲屯風飄接於遼海當時屹爲巨鎭國家罷漕事設兩衛百數十年間海外無事惟沙丁鹽戶時或跳梁然不踰時撲滅而三吳生聚反依大浸以爲天險嘉靖初言者欲罷新建州請置兵備分司朝廷留州而置分司先是浙省有水

利僉憲兼領吳中水利今則併歸於兵備自建兵備而後日本之患作矣蓋若有前兆焉者寇之始至實公爲州之日也能以承平狃習之民而捍蟻附之衆城守之功爲最而言者欲以微文致罪然州人愛公如父母故奪衆議而留公於吳及秉憲節以來日率拊循之民而督之以疆埸之事威行惠孚指麾如意柳帆鐵艦飄忽而來潰於南而殲於北者誰之功也朝廷知公聲望日隆東南之寄無以易之故有今日之擢而余獨以爲吾民之幸焉天下皆言久任之利而未有行者蓋其勢有所不能也公雖爲州人所愛卽徵擢以去閩郡之民伏闕請留亦未有能從者今事勢相維公乃又爲郡爲憲司屢遷而不易其地至十數年勢位日崇無異于爲州之日其治於民可謂習矣漢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賊歲餘不克時議遣大將發兵李固以爲發兵州郡可任但遴有勇畧仁惠能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可責其成功遂用張喬祝良二人卒平嶺外今太守無兵權而武將不與民事唯公兼兵民之任李固之議庶其在此余論國家所以待公者蓋合于古之道有二用是深爲嘆息且公內撫瘡痍外嚴扞禦島夷阻隘不能內薄久知

爲寇之無利亦將自戢矣余昔承之汴省而公今官亦系銜於汴有先後僚案之義邇者屏處林閒公不鄙夷咨訪不倦情分日深於公之遷輒不自揆用不腆之辭以爲賀云

送嘉定縣令序

太學生張沛來自嘉定道其令某侯之賢曰天子有詔徵侯侯今且行矣沛欲有所言而未能也願有聞於子予觀古循吏傳雖異世猶慨慕嘆惜惟恐其紀載之不詳況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吳爲東南大都而嘉定邊海疆土最廣號稱壯縣吏是者非

强明仁恕不足以爲治然前此數有賢令弘治以來勵食者多矣今侯又賢如此豈其地然耶固予所慨慕而嘆惜者而沛言侯之治行其大者有三曰往者颶風大作海水飛溢平地數尺瀕海之民蕩流上下死者千數侯甫下車恤其餘民俾有寧宇其賢一也一二小醜負險逋誅出入洪波肆行鈔掠嘉定去海不半日可至無堅城勁卒之捍而不見侵犯其賢二也歲饑民貧逋負日積使者督責相望於道父死而誅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皆掠瘐死流離困頓所不忍言侯能操縱有法賦辦而民不驚其賢三也予以爲

沛所言者其二者一時之變其一則此方之民無窮之患也侯既能恤之於爲令之日今去爲天子耳目之官天下之事何所不可言者東南財賦之區國家取之將二百年矣譬之人少壯有力嘗勝百鈞之重迨夫羸老疲敝猶以前日之任驅之未有不絕脈而亡者今三限之法責之一時數年之負併於一歲可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十百萬以予民乎此喻於增戍益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沛也以此言於侯可也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國家混一宇縣版籍所隸延袤萬里三吳之民獨以區區一隅輸天下財賦之半昔之守土者嘗一抗疏爲民請命于朝　宣宗皇帝慨然下詔減省舊額然議者猶以當時建議不能大有發明使曠然一新以見治世均平之政有恢張不盡之嘆其後吏胥緣以爲奸民賦日倍如其舊而主計大臣執議牢固雖有水旱螽蝗螟螣之災輒拘成法未嘗肯減上供之數比歲[redacted]馬南侵廷議以運餉不繼督逋之使相望于道是以爲令者尤難焉上之不能遂其求曰何事我而不承我也下之不能勝其求曰何撫我而不恤我

也於上易以罪於下易以怨令之難爲從來久矣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吳之屬邑有八而嘉定最廣然瀕海而土瘠地廣則賦繁土瘠則民疲以疲民供繁賦尤難矣順義張侯由進士出宰茲邑處甚難之時上動而下撫事辦而民和又能以其餘力興學校浚河渠繕宮館飭武備期年之間百廢具舉非有愷悌之德通敏之才何以克此於時侯將入覲是行也天子舉考績幽明之政用進律增秩之典侯之承恩詔被光寵也必矣余門人李某以縣父老之意來徵余文以重侯之行余非知文者先是憲副張君爲贈

行詩既俾余志其末綮蕪之詞何足爲侯賫也而某
之勤懇終不能以辭復爲序之蓋亦所謂樂道之者
不一而足云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江南諸郡縣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饒然
征賦煩重供内府輸京師不遺餘力俗好婾靡美衣
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觀美
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
園音樂儗于王侯故世以江南爲富而不知其民實
貧也其俗遝頓畏避科徭以保身全家爲念故其事

天子之命吏尤恭順號爲易治而吏于其土者必進
士之才良者得之然率不過一考即遷以去數十年
來江南之俗與其吏治如此嘉靖丁未南昌朱侯舉
進士得吾崑山庚戌朝京師治行爲天下最其秋吏
部之徵書至于是將行崑山之民樂侯之賢而恨其
去之速也侯以通敏之才知民之俗而不逆其情故
其民尤易治雖然俾假以年歲寛以繩束與當世之
士大夫切摩治體講求方畧深知其積習之故而力
變之于以推于旁郡民之敝可振也天下之患譬之
于人貌美而中病飲食言語猶人也其外魁然而實

有不可測之憂今江南是已以數千里彫瘵之民當
奢踰之俗上奉無窮之求而更數易之吏如吾民何
哉國家漕輓數百萬貢賦所出天下根本大可慮也
有光等與于南宫之試親見天子黜幽陟明之典所
以風勵天下者退而考侯之治而知其所以然于其
行也恨其不可留猶以江南之事望焉詩曰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言君子爲民父母之心不忘于朝著之
間其崇論竑議足以固基本垂休光也又曰我馬維
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皇華之使臣于行
道之際尚欲得民之利病而咨訪之以告于天子况

侯親民而深知其弊者于是爲耳目獻納之司有可
以贊廟謨而裨國論必不能忘吾江南之民矣

送吳縣令張侯序

今之爲吏者以才智自馳騁趣辦于簿書期會之間
若此可謂能其官矣而未及乎愛民也溫良子愛知
人疾苦務于休息而安全之若此可謂愛民矣而未
及乎待士也待士之禮其廢已數千年自兩漢循吏
有稱于是者蓋少今世之士一出于學較科目國家
品式具備吏奉行之低昂上下委之自然之繩墨禮
之所加以爲其所固宜而吏無特以待士言者其間

時有所崇奬延進必其人已有名聲足以自見不然雖子思孟軻之學呂望伊摯之能許由伯夷之高亦氓隸之而已矣奴□之而已矣噫士生于今之世不出于學較科目無名聲以自見豈不悲哉某東海之鄙人也屏跡于田畝之間以其耕漁之暇稍誦習古人之書有所感發亦復摹倣古人言語以爲文詞而未嘗敢以示于人而當世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士大夫之賢不肖雖非所及而時或有動于中嘗聞吳邑侯張先生之賢自吳而風湧海濱皆曰是今之能其官者也是今之愛民者也而某無因以望見焉今年以老

親之命應試于郡城先生見之于途而哀憐之呼與之語而索觀其文爲之進于有司而其意猶歉焉若有所不足者嘅焉若其力有不能自致者惻惻焉若有不忍棄者夫士之處勢固世之所氓隸而奴□者也非出于學較科目有聲名以自見又無相遇之素而先生待之如此情施于某之非其人也假今之世其賢有萬于某者先生所以待之者可知矣適先生以考績至京師某固猶在于氓隸奴□之間無以爲國士之報于其行也士民多誦其德美某獨致其私于已者蓋先生之用意乃出于數千載之上持以事明天子與大臣宰相之事也（此文得之狂計部茗文藏本題稱送貫皋張先生序文稱某而不名據自序不出于學較今按先太僕年二十爲博士弟子若以未弱冠之年非宮增之士于郡縣令長之考滿輒爲文以贈行近于上交之諂太僕不爲也當是代人作莊識）

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爲會於玉山之陽邀侯爲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

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爲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爲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爲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朴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僅見於里巷之歌謡蓋孔子之删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

爲所以導民之情宜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爲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即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偬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縋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爲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鈎取疑似之人以爲賊諜而屠剝之葢冤苦無訴

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爲令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溉于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朞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爲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太府黃公由省署來守吳興朞年而百姓服從其教令有君師之尊有父母之愛於是歲之七月二十有八日當公嶽降之辰郡之士民咸造在庭爲公薦萬年之觴有先爲其屬邑之長城且當代去而邑之士民以有光尚有一日之留其於事上之禮尤不可廢咸叩頭以請遂於是日率吏民從六邑之長拜賀於庭余覩於吳興之士民意其猶有古蹟公堂以上壽之風也惟仕宦以治民爲難而俗之美惡剛易尤有大相什伯而不能以同者至論所以治之不過剛柔二用而已然二者出於人之性有不能易者自臯陶言九德而周公亦云廸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之剛者不能抑而爲柔柔者不能矯而爲剛惟有常之吉士用之則無不宜自昔聖人之世人才之偏已如此

亦期於治而已太公伯禽同受周公之命以之齊魯而其所以爲之者逕廻然不同而其後二國之治亦以大異然當齊魯之初豈不皆謂之同沐聖人之化者也前漢治民如趙張三王黃次公龔少卿薛贛君朱子元之徒皆卓然有聞攷其行事何可一槩而論乎獨怪梁相州初以惠愛爲先當閧皇廹急之時遂用不能見譏及再請爲郡即以一切立名聲豈不謂之詭遇而獲禽者歟今公爲郡如相州之俗而獨處剛柔之中不見攺爲而民情大服其賢於古遠矣有光不佞二載爲吏往來苕霅之上仰卞山之高緬懷

蘇長公之高風邈不可追茲乃得賢太守而事之不幸遂遷以去方已決歸田之計有光家在姑蘇而姑蘇本與吳興爲一有光自此雖不得奉承敎令爲公屬城之吏而歌詠太平尚得爲公擊壤之民也因爲之序云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梓潼蒲君以太學上舍選授吳郡幕官會崑山闕令使者檄君來攝縣事未幾代至君當還府縣之士大夫送之君爲言崑山之俗易治民有爭訟可以數言而決無深隱不可測之情惟賦稅號爲繁難能盡蠲

其法而取之以時亦不至於病民而巨室大族無勢悍難使之害君之言如是先是崑山數更令令輒以其俗爲不善惟南海盧侯宁爲令未期年而調去盧侯蓋不得志于此者也至其去爲他縣及還官於朝未嘗不稱崑山之美士大夫以此服盧侯之平恕其後上黨任侯環李侯敏德山陰張侯牧皆以別駕來署縣三君者或以廉靜或以通敏或以寛厚皆有德於民者也故三君之去其稱崑山之美如盧侯今曰難治者謬也嗟夫民之望于吏者甚輕苟不至于虐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塗無不竭蹶而趨奉之者今則不然徒疾視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盡我之惟恐其不勝民俛首不敢出氣而閭巷誹謗之言或不能無如是而曰俗之不善豈不誣哉蒲君爲縣僅兩月庭中常無事及新令之至民夾道觀者皆曰願得如蒲君足矣故曰縣易治宜蒲君之有是言也余故樂爲之書且以告凡令之爲令者

贈司儀楊君序

吳之屬邑崑山最大異時割縣之東以建州則濱海膏沃之壤敦樸之民多歸太倉而縣以貧敝嘗有言于朝欲省州還之縣事寢不行楊君又居州之最西

令猶與縣爲界蓋自建州至今僅六十年雖爲州常不自忘其故其民皆曰某縣人云崑山俗號曰玉山故君自號玉溪君家世力田雄于其里嘉靖戊午奉例至京師得楚府司儀以歸沈生大受以其妻之兄弟乞贈言于予蓋道君之所以榮朝廷之賜也予聞而善之爵者天子之所以馭天下之貴天下之患在于不知爵之爲榮夫不知爵之爲榮則天子之權輕而天下之事莫與爲也士受一命之寄無不自貴而氣勢赫奕望之可知天下孰不知爵之爲榮也夫此非能真知爲榮者也藉此以加于人謂爲己之能而

已矣不知爲君上之賜也故訶訶焉恣其欲而已國
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問也上之所以爵吾其誰
思之也若是則古謂之素飡謂之竊位而豈所謂榮
者乎是故苟冒貪競而天子之爵愈輕由此言之士
誠知一命之榮則有不可苟者矣楊君登田里爲王
官然未有眞祿秩也視世之受命者其責爲輕矣然
君猶自以爲得之之榮而不敢輕上之賜也如此使
世之有爵者皆如楊君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
孰不竭力以爲而中國無事四[redacted]不交侵矣

送顧公節北上序

漢世祖命桓榮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公卿閒數奏
經書未嘗不加賞嘆當時儒者尊寵莫過于榮其後
累葉皆以榮任並至顯仕他如魯陽蔡陽咸以授經
封侯傳世漢之崇儒重道軼於前代矣今天子嗣位
之初太保顧文康公昔在經幄公音吐弘亮奏對詳
明每當進講天子竦聽特上方鄉學御製敬一箴五
箴註皆自公發之嘗以冬月講洪範未終篇雖祁寒
不爲撤講其後公每進一官聖論未嘗不以講讀舊
勞爲言蓋上之好學崇禮儒臣終始不倦如此公之
冢孫以公蔭奉符璽幾二十年位至卿少而公節以
公曾孫復以經筵恩入冑監今將謁選天官蓋國家
之于任子其法視前代稍狹惟獨加惠于帷幄之臣
況公尤上所眷注者公節茲行天子見公姓名思念
舊學肯以常調處之乎公節年壯有意氣頗自以輔
臣子孫當以恩澤進不欲與書生爭一日之長今天
下所在列位皆科目獨禁近環衞持橐簪筆多勳戚
與公卿大臣之世冑一日天子臨朝左右顧視無非
所謂親臣世臣者祖宗之用意深矣公節行矣其亦
無忘前人而以忠孝事君也哉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海寧徐先生與余相遇於禮部慨如平生交別去十
餘年先生隨調州縣厭簿書之冗乞改教松江松江
去吾邑一舍先生在官四年而余不知也會以試事
至吾邑始得復相見道故舊而先生已有國子之命
且行矣程生大猷乞文以爲贈竊謂科舉之學相傳
久矣今太學與州縣所教士皆以此也夫取天下之
士列于庶位以共濟斯民宜無用於今世之文者然
而國家損益百代之制固以爲無出於此蓋欲學者
深明聖人之經意以施於世而已至于久而天下靡
然習其辭而不復知其原士以譁世取寵苟一時之

得以自負而其為文去聖人之經益以遠蓋自今天子御極以來輔臣每以文體未復為言詔書屢下風厲學者有司不知所本務變其末流此所以愈變而愈不能復也夫科舉之所為式者要不違于經非世俗所謂柔曼骫骳媚悅之辭以為式也昔張大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唯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唯格當時以為得體歐陽公特著之五代史今以柔曼骫骳媚悅之辭以相誇而以得者驕其未得者以此為格

此歐陽子所以嘆也南陽成誼叔欲應舉而郡先輩無為進士業者誼叔乃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過於史漢韓柳科舉之文何難哉誼叔竟以取進士為當世名卿嗟夫誠使學校之官修明經史而畧其末流使士不求唯式于五經四書史漢之外天下士風庶幾少變而人才可觀矣先生嘗以經義倡導松江之士余故以斯言祖其行闔令官于太學者多余同志之士其併以吾言告之（文從鈔本與常熟刻小異）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吳越之地瀕大海天下無事二百年晏然厖犬吠之警百姓反若依海以為固不如三邊歲有[redacted]之侵揚州襟疆古之所謂天地之中莫能過也承錢氏據土宋室偏安之後皆以錢塘為國而皇家定鼎建業浙為首藩都邑之盛物產之殷富天下稱杭州云自頃承平日久海防廢弛島夷乘風迅入寇則杭常被其患乃自獨松嶺入四安以趨金陵自華亭澉浦則軼於蘇常之境而江淮之間無不騷動杭於寇最逼而首當之故建督府調天下兵四集其境則行省之務劇於往時百倍矣然自使以下有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實前代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之職皆方

岳大臣總攬大綱而已凡行省諸務不得不責之于從事非其才賢莫克以任也故從事而能其任則使以下常逸而省之事無不舉從事而不能其任則使以下常勞而省之事或不能無廢墮唐制皆大臣自辟而後命於天子或皆以冗從視之不可也況今浙省時事之艱乎吾邑柴君秩以太學上舍謁選天曹而得此官君平日未嘗出門與人居終日恂恂然昔寇犯鄉邑君獨率諸少年登陴下視圍城之賊連發數矢皆應弦而倒人始知君有可用之才今內外文武大臣孜孜求才之日士稍有以自見者多得不次

之擢此君自砥礪立功之日也君之先大夫鵜庵公爲南京兆會太廟災與兵部侍郎顧公珀太常穆公孔暉同時罷去議者惜其不能盡其用公之厚德宜有發於其子孫者矣

送陳子加序

昔余讀書鄧尉山中於郡西太湖邊諸山無所不陟惟獨其北陽山大石聞其勝舟行時過之而以不得登爲恨大石傍有陳翁居之生平不知城市官府其容頎然有太古之色而其子子加乃以文學後秀遊郡邑薦於鄉書然子加之誠篤猶翁之風也子加與

同縣殷一清每出入必俱一清之誠篤猶子加也每計偕二人者必同舟而吾邑陳子達與相善益三君皆以嘉靖己酉爵薦數詘於南宮而予之被詘尤久每下第還三千里三人者舟相先後予時與子達同舟時相呼過從也歲歲逾淮渡江而別今年　天子欲親貢舉之法思得敦朴有道之士則一清子加宜褎然首選而竟落第余幸叨薦而子達就調元城一清方待舍選子加以乞恩教饒之浮梁余與三人俱在京師南薰街寓舍相近雖一時聚會然自此當離析雖子加與一清無時不俱而今亦異轍矣念欲如往時下第舟先後相呼過從不可得也於是陳翁年七十子加之乞恩爲菽養以此子加將赴浮梁過吳歸拜其親余以是序而送之且以爲翁壽云

送王博甫北上序

吾崑山雖吳之偏邑而人才在前世知名者不少如范至能衛清叔其遺蹟至今往往可尋然欲求其子孫有不可得者士大夫之家能使詩書之澤久而不絕者益寡矣宋左朝請大夫王彥光先生有名紹興之世迄今而其後裔猶存當　國初朝廷重貢士之選州郡學每歲入貢廷試入太學選與進士等高者多爲九卿朝請之後按察司使俊伯以貢爲監察御

史　高皇帝命署都御史事親題其名於殿柱其後歷官陝臬俊伯孫秀木博士以布衣遊京師當　憲廟時客駙都尉所與館閣諸公賦詩倡和以博士歸老於家如吳文定公王文恪公皆與交善多爲其家文字博士年九十餘與予外高祖夏太常有姻予少時博士以爲老尊行邀予至舍出其孫拜之即博甫也博甫爲諸生久家日益落又不利科試迄今乃以年資入貢予昔嘗貢禮部試奉天門時張懋恭行歲貢舊法頗有遴爲尚書屬及御史者然流俗終以賤

簡未幾法復變今少師徐公每言貢法當復祖宗之舊尚未有行而博甫適徐公當國之時必有峻拔如乃祖俊伯之爲者不然亦當爲郡佐縣尹或調博士如乃祖秀水之爲者博甫於王氏不絕如綫之緒又將起而振之夫賢者之後至數百年而後人猶有知者視其餘諸公泯沒不傳則余於博甫之進爲王氏幸多矣於是博甫戒行縣大夫爲之勸駕博士先生與諸生爲祖道而予爲之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

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籍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狡卒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焉頃歲乃敢陵斥州縣浸淫疽食濱海之區爲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蓋承平之久禁綱濶而武備弛也　天子當宁太息者十年於玆矣疇咨海內妙選守境武畧之臣於是定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之寄先是兩浙之氣稍息而蠢集於閩海莆陽之境剽掠殘斃郡邑爲之丘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踰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人懲往歲之害人人惴恐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溫陵公方追奔期於殲薙而止當是時宜黃譚公以中丞居提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爲廉訪使運籌協贊之力爲多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郡侯之寄捷書亟聞私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盖江淮閩浙首尾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鄰境相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胸中之奇又自以虛庸繆當重寄懼不敎之兵不足以應敵方求韜鈐之祕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即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鼓

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蓋伏而未見也　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飭厲邊帥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者出焉王靈所加海宇清宴將書勳太常被河山帶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爲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奬序

今制御史監郡奉詔條無所不問尤莫先於察吏治得失登賢黜能去其治行無狀者然率一年更之蓋

其職以巡行糾察為事馳驅咨諏懷靡及之志計一歲中部內之賢不肖亦可以周知之矣自頃島夷入寇江海之間數被侵掠御史餘姚周侯時按蘇松於兵戈倥傯之中拊循勞徠甚得民心民詣闕保留之至三年始被命督學南畿夫三年之間其於所部吏知之尤宜詳也適者周侯既得代之留都肅視事即下書郡邑旌獎賢能吾縣學博士宜春袁君獨首被之近年以來州郡所監臨御史無慮五六人他御史旌獎常易得惟巡按御史自非為治有聲跡卓異者率不易得其得之者不踰歲而徵書至今周侯臨部

既久復為督學督學位望又在諸御史之上其於教官臨之尤專則旌獎之尤不易得侯之所以有取於君者宜非苟然而君之所以得此於侯為甚難宜乎人之望之而以為榮也於是泰和王侯以郡丞署縣奉御史之檄以羊酒綵幣至學行事諸生四百餘人以為此盛典也不可以無序列狀來請於余余以昔倭賊內訌孤城幾陷君與化州張君率兩齋之士登陴禦守時縋城請兵斬馘殪敵多出于諸生之中又勸勉士大夫捐金出粟以給守卒城賴以全諸生被掠無歸栖之學舍遍於廊廡之間上其名於督學賑卹之常時有司仍踵故風於學校多所簡外君知其情有所屈必反覆言之無不得直士或貧居郊野經歲不至亦不以介意至於人情事變立談之間無不洞悉由此言之非獨為儒官施於吏治亦有餘地矣蓋御史所以獎之者如彼而諸生所以稱之者如此夫官無崇卑以得行其志為樂袁君之能獲於上下其於仕豈不裕哉予是以書之

贈醫士張雲厓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為史者輙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予頗疑其非經

世之要欲為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為之下迨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為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為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有稱於一時考其實不迨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可歎也哉嘉靖已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以為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

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闕雲厓世爲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爲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滾滾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璫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常爲天下第一世有顯仕國朝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罪不敢出仕長陵之世吾祖先以人材舉猶不敢應命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高貲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馬出入馳騁爲樂不思仕進吾曾祖始以諸生登科爲吏齊魯之間　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然余試南宮久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大宗伯王公諸進士族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曰非爾之族乎蓋以余之族姓卑而吳中之歸無二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賀而栢泉叔方爲大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蓋於是而吾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諸弟方治進士業昔

海虞章大理其父爲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爲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貲爲官先是章氏治宅畚土獲五鱗其後侍御五子皆橫金帶協於五鱗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吾叔之諸子殆將似之以此爲尚醫賀且視諸弟媲美章氏而石塘弟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因爲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䀆　孝肅皇后以其弟爲僧故爲太后時建此寺　憲宗皇帝兩製碑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爲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家亦不知其所在　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　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　英宗亦同時夢夢覺相與言皆同即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　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爲僧時爲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爲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　后不能强厚

賜之　英宗晏駕　太子卽位后爲　太后出內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剎也今爲大寺其西伽藍殿猶存云　孝宗時　太后爲太皇太后爲立護勅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　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僧衆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隆慶元年余入覲來見道宇尚披髮後三年來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爲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內外凡爲其敎者皆來爲道宇賀而道宇之徒師昂爲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

居之貴而樂世外之敎　孝肅皇后在慈宮　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淸寂自若　英廟以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淸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淸明卓爲叢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爲贈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予昔年讀書吳郡西萬峯山中舊有大藏經在佛閣下閒往觀之因得盡見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法蓮華經維摩詰諸上品皆畧究其大旨雖數萬言不過一二要言而已而支辭漫說若此之富故知佛敎之東來此佛之衰也摩騰竺法蘭之徒之罪也自是數喜與其徒論說空理求第一義諦又欲廢五千卷而後止安亭居崑山之東境有菩提寺其長老名僧坤者予數見之亦以是語之云嘉靖辛亥予因悼亡爲延僧誦經取其疏觀之往往懺罪求福之語蓋布施持戒之說下矣而又如是失逾遠矣因以爲亡者之心與佛之心一而已卽輕舉遐覽乘雲御風逍遙於兜率之天豈有所謂三途六趣云者於是悉取其語而更之直著此心達之空王而無作使世間果

有佛卽其理如是長老唯唯率其徒誦數十晝夜予蓋恍然與見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念長老之勞無以爲報會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其初度之辰里人相率以花果供養且持文卷謁予爲文以序其事予不能文也因思法華經第一卷千萬億種供佛及僧則不腆之辭爲亡者供佛及僧可也遂序其所以與長老之說又歎吾里土瘠民貧歲荒賦急流冗日多菩提寺建自孫吳於今數千年佛土莊嚴廟宇如故長老之能守其法可知也於是長老僧臘五十世壽七十矣是爲序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一　　崑山後學徐乾學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畿以禮經第一人薦既徹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皆喜曰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同以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爲名御史彈劾不避豪貴風威凛然兩都爲之側目旣而以大禮議龃齬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舉跡不及於朝者餘一紀矣而朝之士大夫猶知侍御如此其爲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此益自侍御去位後之爲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覆推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顧獨喜侍御雖不遂於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時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厠其間皆與元儒同學相好茲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予執筆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選學士薦紳歌之者侈矣予故不論獨序元儒賓與京府

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待御愛國之心托於其子
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爲御史大夫　上有老成
端肅之褒凡所奏與華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旱命察
舉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覲京師
公所舉劾察免者天下皆以爲宜時公年始逾六十
方嚮用而即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餌以
治氣養生爲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士第
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爲南職方而伯子於是受上

蔡之命請於朝得緩赴任之期還歸爲公壽同年進
士林樹德喬懋敬屬有光爲序竊書屏居田里闊公
之名久矣不敢以謭陋辭夫人生之所難得者壽考
福祿然壽考福祿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輿也壽
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則全物
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者相踵
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履盛而
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闇然稱重於東
海之上二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昔韓安國
爲御史大夫天子以爲國器其後稍疏斥鬱鬱欲罷

歸而不得也疏氏父子爲太子傅乞骸骨歸稱其具
飲食請族人賓客爲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
皆爲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
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
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子同榜之末又以二
君之請僭爲論之如此且以爲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
生既卻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
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宜乎老子曰仁者送

人以言敢以言爲賀可乎夫先生豈將老於山林者
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
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爲舉
首其名既以聞於　天子熟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
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
此也吾與爲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爲
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
迎　天子於湖湘繼而玉峯朱公爲大冢宰周康僖
公爲大司寇玉巖周公爲少司寇蔡公爲通政使莊
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爲太常柴公爲京兆尹顧文康

公以文學掌內制進內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既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中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駸駸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爲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來無咎以初九爲始然天必以前之終者

爲復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剝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銳天其以是爲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子也鄉邦之人故其言如此然亦不獨爲先生賀而已也

潄山閔先生六十壽序

潄山先生以嘉靖乙丑正月八日爲其六十之誕辰王恭人與先生同年其誕以十一月廿二日將子獻歲並舉壽觴里中親友以爲盛事而余等方與計偕所宜先之乃即履長之日豫往稱觴而推余爲之序益先生之自河南罷還也爲言官所論睢寧李尚書在吏部言如河南左參政周大禮歷有聲跡又年力方強不如言者所論會時宰與李公相失遂以中旨罷之益嘗以爲天下毋有無才之歎以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其才與夫用之而違其才是三者天下所以無才也先生罷之明年日本寇東南江淮閩粵之間所在騷動而胡亦仍歲犯遼薊楚粵山洞之盜間起　天子當宁太息思得勘亂戢寧之才天下之士亟進亟罷而時有以庶僚驟陟大吏者矣時蒲坂楊尚書在本兵方爲天子所倚毗獨薦先生有英

才奇略負萬里長城之望不爲無知先生者矣而循未有舉吏部之章以冢宰詔王廢罷之文明當時用事者之失以起先生者使人有兀然空老之嘆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待以大夫之位海內忻然及厚等見歸一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浮薄者之所能測識哉吾黨諸公於先生不欲爲鄉里頌禱之常辭故余旨如此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祝君子以興起在位爲邦家之光而

譽無疆之壽也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爲重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爲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爲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

縣之人爲其禮者尤以爲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敘事相感覲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爲多余與先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自少巳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傔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爲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爲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　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則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　天子躬視獻陵藩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爲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塗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强絶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與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　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　三朝饗承平之福若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若富貴五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禀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爲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爲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尤慘豈仁者之

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往過其縣慨想其人者久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益以歎盛德之世未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爲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敎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 孝皇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泰氏內外之戚及邑之人往爲君壽介某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敏公之三世蒙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源遠而流長也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闕之廻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爲洞天福地蓋雲陽氏始居之禹轄會稽役世

傳禹穴爲古之得道者往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玄葛洪許邁陶弘景楊義和之流世皆以爲得道仙去雖其說怪迂非儒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使楊君句曲人以進士歷今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蓋予識其山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強之年爲大官駸駸乎嚮用而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予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度世予亦將因理卿以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比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爲祝乎是爲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爲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爲邦家

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亦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禦禍然非有求焉世之急于徼福者其所爲常違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日不止而其至之不覺然且求得于旦暮之間馳騖而無所極其力既已不勝矣此爵祿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 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公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淸華之選而先生爲大行稍遷郎署出爲湖廣僉憲陞參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

卿先生始以少參入朝而徐公已在內閣矣于是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服闋待命于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既望先生六十初度之辰也里中士徵言于予以爲先生壽予惟先生徊翔仕路四十餘年若無意于進者而今亦以躋卿少之列獨以登科之蚤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紓徐不驟而富貴壽考將來所受之大也初先生爲冬官屬魏恭簡公爲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宦楚以寬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予時計偕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屏然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畧無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文以爲非有養者不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爲不可及矣而後知夫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爲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落落可數而淪沒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歲百卉畧盡而長松巨栢方有參天之勢益上將倚先生爲卿輔予故以人臣之事頌之焉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國家倣前代通進銀臺司之制爲通政使司領

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爲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卽吉者久之方俟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爲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爲山窮水滙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爲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內閣參侍幃幄三先生

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
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
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
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數歷外服侍養
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益向之由盛而衰者公
為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
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
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為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為之
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閎世之才平生於蜀之
人尤為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

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
一縣其舉于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為君子無所
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
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為諸公先庶幾乎蘇是以起者
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為先生壽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 代

少傅松谷公以八月某日為嶽降之辰今隆慶之四
年庚午為甲子一週中朝士大夫豫相戒將以其日
致慶禱公聞之悉謝却不敢當而翰林諸君獨皆有
詩以為壽而請序於余公起蜀中登進士歷官禁近

侍今　天子於潛邸以經義輔導啓沃　上既正位
宸極遂以舊學之臣入贊密勿為疏以獻皆正始格
心之論至於條列天下之事詳明剴切可施於世每
奏入　上未嘗不虛已嘉納之其為人忠誠悃愊人
望之者不言而莫不竦然起敬日須大政於　朝廷
機務匡贊為多　天子端拱國家尊榮海內嚮風生
民所以受其福者外廷莫得而知也今年甫及耆擬
於古之大臣高年期頤東面受饋為　天子之國老
者視公尚在壯盛之年正當宁之所倚毗天下之所
仰望德與年而俱進如日升月恆則諸君子之壽公

者非以公為既老而實以禱公將來無疆之壽也夫
壽命於天亦天下之人所可以皆得然有德而壽乃
為夫人之所願望古所謂壽考不忘萬壽無疆其詞
悉歸於頌君子之德而已況　天子之大臣澤被於
天下天下誰不愛慕而欲其壽哉余讀尚書周公之
所以告召公稱商之六臣以為天壽平格保乂有殷
夫六臣者惟其德格天而天與之壽故殷之所以配
天而多歷年所以六臣之壽也康王命畢公亦云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唯時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
之聞周之諸公皆佐人主致太平同心一德是以澤

被生民四■咸賴人主既永膺多福而諸公亦享壽壽顧以余之寡德叨被知遇獲與今三四公同居論道之地自懼其力之不逮而公之盛德固所慕愛方日孜孜以求幾同寅協恭之盛如商之六臣周之三后俱躋遐壽以助成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余亦庶幾與有賴焉是爲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 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舉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

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躋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 天子南巡湖湘恭視 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 上雖不遑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抵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之寵源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論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 上崇孝饗冊上 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 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

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昜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爲御史大夫公歛歷外服至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知　上意之所簡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顧君某等十有六人與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與虢叔閎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彌成文武之業用致世于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豈即召公之配歟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鳴鳩乃可以配焉今　天子敍彝倫以建皇極丕膺頌慈宮之訓于海內舉北郊親蠶之職典內則順敍陰教修明始自椒掖至風被于田野之婦人况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藹藹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爲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愧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鼈皆不夭其性故忠篤敍無有遺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迨於鳥獸魚鼈則　天子于是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壽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濱涇之楊爲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往往于

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爲中憲大夫桴齋顧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爲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爲宜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于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隆盛夫人自歸顧氏爲婦爲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內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忝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

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為命非所言要以為所得為者而已不知究其所為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

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為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為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為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為夫人頌焉

丘恭人七十壽序

丘恭人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丘公生三女父母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王公濟美之妻丘公蓋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丘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苕霅間嫁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朐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良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蟬聯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

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枝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丘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丘公以女予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于今七十年丘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丘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鳲鳩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

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丘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娀方將纘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爲頌禱其可乎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鄕自以爲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而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于莒人之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爲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爲然

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蚤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爲壽孺人以幼艾煢煢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爲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爲童子讀書盧兖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雅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爲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之葆貞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宮佐皇后親蠶宴錫繁縟備極榮寵宗伯方爲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閒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艶陽之時凜然松柏歲寒之操覩夫寒女窶婦生長

澹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爲尤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夏淑人六十壽序

武宗皇帝之世佞倖藉權侵撓朝政天下抗直之士排闥叫呼指切是非誦言於朝　上終無罪言者之心卒寬解之以養直臣之氣而士多以保全故其時雖羣小簸蕩而天下之公議常伸國家之紀綱不壞此其所以延萬年之曆於無疆也吾鄕刑部侍郎周公時以御史言事爲奸黨所仄目陷於危害者數矣

天下壯公之節而幸公之卒有以自全晚年列於九卿進貳司寇蓋將大用而公老矣有光未獲登公之堂最後與其仲子士德季子士洵游常論公之世而言當時之事如此又獲拜夏淑人于里第觀其懿德令範以知公之行於　朝廷與其所以行於其家者有本也丙午之歲淑人年六十九月二十三日其誕辰也諸與其子游者相戒以往晚拜進觴有光因慨然思公之遺德而念今之去公之世未幾也居公之位食公之祿未嘗乏人也能不媮合苟容摧折於萬乘之威而盡言天下之事者幾人哉以其身試不測

之淵卒保其要領而垂麻其妻子者又幾人哉公之問關海道也淑人嘗與其危其登陟臺府也淑人常享其榮矣今又以公之所遺者以教其子孫以樂其餘年豈非上之賜而國家之厚恩也哉有光既以語諸同事者遂書之以為淑人壽（丙午嘉靖二十五年也自大禮大獄之後天威益厲羣臣進言者多得罪故有摧折于萬乘之威及保其要領等語府君文往往為慨時事讀者須論其世并識）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太常卿朱公初以南畿少尹家居有白金文綺之賜戊申冬入覲寵賚有加有太常之命又賜飛魚一品服馳驛還鄉予嘗觀其家所藏書皆天子使中貴人傳語恩旨丁寧鍚予優渥雖今位在九列從容侍從之臣得是者少矣崑山僻在江海之間然自昔以文獻稱於天下士大夫登朝籍鼎貴相望至於簡自帝心寵賜稠疊　天子親為召大司馬至迎和門命勑符乘傳還鄉衣朱紅飛魚服過里門長老歎駭焉公為太常卿之年年五十里中人士往為賀其後二年夫人鄭氏年五十里中人復往為賀予友某等先期來告於予請為文以致頌禱之意予尚識公為舉子時也及舉進士為行人為給事中聲華爗然觀其意

氣直欲將百萬之師射獵青海勒功燕然而還中為用事者所阻然未有蒙被恩賚於去國之日赫然殊異若此者夫人鄭氏自宋華原王以來鄉里衣冠代不乏人而才德與之相配家門隆盛子孫滿前其壽可賀也已予聞公居家喜方藥精於內學往者　天子親問玄帝論詩之旨其事甚秘不可得而知也世傳赤松子服水玉止西王母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果如所云則人間百年之期奚足為夫人祝哉因書之以致諸君子之意云（按太常以方藥得幸故文但言其被恩寵絕不及其他未復有神仙之說先太僕之不假借如此并識）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昔人稱外戚之家以女寵由至微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爲道家所忌故其後罕有全者然余觀宋顯肅鄭皇后之事益有感焉后侍永祐陵以才人進既位中宮尤號端謹能抑損外家而靖康之難卒從以北族子居中在宰府初不依后以進雖一時負彝致位晉主蔡氏然卒與之爲異而燕雲之事尤能極論其害當時若用其說中國之禍猶有可言者方北遷之時后爲金帥言家屬不預朝政請留無行故鄭氏之族不從以北然建炎詔所在尋訪流落江南僅榮

國一人耳而華原王之子大貲乃居崑山其後器先父子皆知名而當時尚稱爲侯王家至於今四百餘年譜系不絕豈不以顯肅之賢未嘗窮極其富貴而蹈古今未有之難故天之不絕其世如此正統開時父舉進士有學行其孫子允仕爲瑞安博士生今朱夫人以夫少宗伯之貴榮受冠帔士大夫之登朝與外戚恩澤固難以並論然鄭氏之澤流貤後世而及其女子可稱也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五日夫人年六十其姻鄉進士陳敬父來請爲文以壽益宗伯謝世已五年而門戶不改其二子克自砥礪不日有騰騫之望夫人之賢其與克享此所謂源遠而流長基廣而植固古諸侯之夫人稱姬姜豈不以其族哉前夫人年五十有來請爲文者是時宗伯方受天子騶蕃之錫余爲備著其事夫人臣而受天子之寵宜以爲其家榮誠所當張而大之而諂子之徒以余有譏焉今余復追鄭氏之世使人知夫人內外兩家之盛如此夫以天子之寵與顯肅皇后之世以爲夫人壽多矣

此文從抄本常熟本末段有立朝居官之大節等語恐太傻無此富筆當是求文者自改之以致其家者並識

宋孺人壽序

翰林學士莆田黃公之母鄭宜人年九十有六其女兄弟先後皆及九十其一合浦丞宋君配也宋孺人明年年九十矣物之美者莫難于聚故並帶岐穗爲草木之佳祥今黃氏諸女何其多壽也夫閩山海之與區隔于甌越之中天地之氣閟而不發者數千年故今閩之物產博大豐碩離奇怪特荔枝龍眼海物之珍溢於大官其爲儒者振末緒扶絕統遠與洙泗相接而明經抱藝之士集于春官者常數百人擐危科躋膴仕著文章勳業於天下往往而是蓋淳和清淑之氣盤礴鬱積得於人者是不一類彼其耆　長

年癯然山澤之間非世所載而與豁花野鳥娛玩四時以全其天年者必又多也然如黃氏之女皆以上壽萃於一門胡可得耶合浦君有子爲崑山縣學諭學者愛之皆言更前之爲教者數人未有如宋先生之德淳而氣和者也推本其所自固有以哉宋孺人之生辰學者皆以爲宋先生賀也夫愛其人者必愛其人之親愛其親者必願其壽考而康寧已願而得之矣其喜可知也則崑之士樂爲孺人壽者夫豈出於外哉于是請余序其所以然而列書其賀者之姓名於左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李太淑人以子中丞貴再受封誥中丞李使楚蜀太淑人就養荊州問安視饍朝夕不懈雖一日出必告荊州人稱之會召還朝留佐御史臺尋予告歸忽有安山之訃太淑人治其喪爲乞祭葬贈典恩榮至矣然獨以高年葬送其子中丞之沒不能無遺憾也其後六年年八十太淑人益康强而顧淑人與諸孫共養愈謹則猶中丞之存也將受賓姻之賀太淑人獨戚然不怡菴降服損饍久矣謝不肯當而諸孫請之不已女之壻管承時來告其誕辰在今二月九日余方有邢州之役已戒行爲少留以爲太淑人壽余於中丞少親善也中丞於交遊間獨奇余余久困不得志中丞第進士去爲大官爲人言未嘗不推先之以余之謬然或傳其文用之以取科第多陰用而陽毀之亦或語不道唯中丞推賢於余古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孟氏謂蔽賢不祥則中丞之爲大官固宜昨歲過華亭林少宰猶言往時李中丞鎮清源過之相稱道語少宰固知予尤以中丞言爲重太淑人知余於其子平生交所亟稱者也又少爲交會往中丞家飲食必豐潔太淑人所手調也余今得以升堂

拜太淑人義重於中丞之存日矣蓋今日之壽天之所以嗇於其子而豐於其母中丞可以無憾矣李梁上舍爲顧文康公夫人壽請序於余中丞在上舍所見之謬賞云少保家得此文一篇多矣何用餘文爲余不敢當此言今爲太淑人壽念無中丞之賞而衰老鈍拙雖置之百篇之末且以爲不可而通家故人之情則已獨至矣

許太孺人壽序

予嘗論許氏二百年來爲崑山舊族昔我高大父以予初生之年作高玄嘉慶堂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稱

承事郎許鵬遠者其弟鳳翔卽今吏科右給事中伯雲之曾祖也兄弟皆以貲爲郎家世豐饒至給事起科第官近侍得推恩封其父母而太孺人板輿畫鷁之官就養當世榮之先是給事之祖奉其母有壽母之堂給事以故宅作新堂仍其名予嘗爲其堂記至是二月二十三日誕辰而明年則當七十之年吾吳中之俗重壽誕年至艾始爲壽客爲文具儀物奉觴堂上主人迎延作樂讌宴以是爲禮自艾以往則其禮每加給事以此不敢非也鄉進士王子敬與太孺人之孫上舍君爲新姻且當計偕讌及事而禮有闕

乃於今年先事修奉觴之敬以祝太孺人七十之壽夫古者有祝皆先事也於禮不亦善乎令妻壽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豈非古之先爲祝者乎自今日以祝太孺人七十至於百年其可也子敬之先君子與封給事同州公同里巷相好也婚遊過從無虛日雖風雨晨夕一餐必相呼蓋三十餘年前太孺人能記憶也今見其子與其孫又爲相好奉觴爲壽不以自喜乎人世百年之內追念往昔可感者恒多可以慰且喜者蓋少也畢太孺人之於今日所見無不可喜者此人生之所難而給事之能樂其志尤不可及也是爲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太夫人壽詩序

晉安孫侯初爲令右扶風扶風人爲生祠立石頌其德以最爲太倉州守時海上用兵兵屯戍絡繹其境以萬數賦調加廣歲仍饑饉侯措畫有方勞徠不倦民甚德之江以南數千里間稱吏治之循良獨曰孫侯無與比者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太夫人以俱州人皆知太夫人之生辰其日吏民大會願爲太夫人壽平時侯自奉其身不以絲毫煩民獨於是無所讓取其所爲頌禱古文詞歌詩者悉受而庋置之州人遂

以爲侯誠有愛於此也逾年又當太夫人之生辰其爲古文辭歌詩益盛吾聞侯之在州務爲簡易廉靜於世俗之所侈大者一切不以爲意顧獨以無用之虛詞煩州之人哉侯蓋亦自喜其有庇於州之人知州之人無所致其愛而不忍距逆其意且以是爲足以爲太夫人榮也已夫古之君子爲民上有父母之道非以自尊奉厲威嚴日從事於文書法令而已其實如家人之相與饑寒疾苦無所不知而悉爲之處有患則與之同其戚有喜則與之同其慶其民之報之亦如是豳之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此之時上下之間可謂驩然矣今之爲古文辭歌詩者固以見州人忠厚之至而侯之不距逆其意其於州之人尤有情也故嘗以爲國家設官具法令而已而必選其人夫以父母之道治其民此豈法令之所及耶蓋其意亦以此望之而已若孫侯豈非行古之道者哉太學上舍王君某太倉衛人知好文學懼後人之軼其詞乃裒爲卷而俾余敘之時嘉靖四十年六月某日此文從抄本與刻本異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峰先生嘉靖十三

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未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人夫人年方二十九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栢舟之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蓋又三十有一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應秀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爲請夫應秀之爲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爲士自初束髮爲其父母即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無恙生有齊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勞詩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爲夫人之壽又思得爲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然之懷者如此自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者姑謂世俗之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及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然而無爲壽者豳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爲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爲燕會以爲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爲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爲壽者

葢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洽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簡略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爲異俗侈靡特如此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至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爲能而請之不置凡爲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爲非古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爲慰人子之情姑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巳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爲請葢諸公之爲之詩者多矣余獨爲其詩序於其

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寢所得詩聯爲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霞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古吳後學黃璠訂

霞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丞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者爲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爲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爲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予予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葢君之所以自號者其山下瞰具區倚拔木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榮

岡連被問之知其爲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不爲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

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應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俾立傳今君之於予行要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扁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

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貴與壽而薄于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廼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橫金衣緋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爲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覩疾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子之于親苟唯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欿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

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爲賀俾余敘之余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則余于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子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徙至崑山實生

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勤裔致富而子弟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耐翁爲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釋褐爲分宜令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盖自國初至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爲人倜儻善自娛戲官

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爲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伯雲不爲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異矣使伯雲不爲官寧能使其親保有其樂耶同州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爲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人是以爲君樂而以伯雲爲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日爲君之誕辰蓋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無紀而況成甫載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同有白雲之感既爲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瞀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耇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瞀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耇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錄朱黼績之華未始異於世

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淳甘脆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謼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矣以文爲至諂先生殆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予言於是時固已竒

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
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
彭城遂於傲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
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益察知翁父子
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
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
論之進是時　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
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
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
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爲樂子言間迎至京

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
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部
曹辯有淸望議者以爲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爲
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荆州過家
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爲序夫子知
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
爲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
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爲不盛然能迨祿養少矣已迨
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
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爲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强無
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
多見今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
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益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
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
宋而上之爲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
朽拙何能爲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
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
有所得以爲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

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
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爲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
爲榮也賢者道充於中而祿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
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舊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
而不免於偏使爲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
離憂其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爲父母壽豈非夫
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
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
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充於
中而祿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

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踰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樂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為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眷眷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四山賦覩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為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游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棱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為師其承子厚指授為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為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歲即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為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

拒江眾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鴈之感諸生某某為之遲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無愧云 此文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甯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宮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而為之相慶固宜況為其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之義夫人皆近於親而況於為吾兄弟之親乎嘉靖乙丑天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

有四人而廣德甯鈃大受之尊府於是年年八十諸同年會於大受之邸通致其祝蓋吾同榜之爲其親壽者自大受之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等耳而世以進士爲榮未第於南宮儳然猶諸生也不特人之情爲然雖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試不第亦已厭其爲舉子矣臨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爲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歸吾卽瞑目但見子之爲官不以子爲舉子也卽他日爲進士吾瞑目後

但知子爲舉子不知子爲進士也大受受教踟躕不知所爲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耄年可謂能見子之爲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爲賀者其容已乎翁天性孝友倜儻有大略鄉里敬服之有紛爭者就之一言而決退與不怫然嘗爲大第燬於火又爲之加大亦非世之沒溺於名利者卽其欲子之爲官蓋其爲人風槩如此因爲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爲翁壽翁又見諸進士爲翁壽而喜也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沐緒永約孫應春迎君還孫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婿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

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爲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爲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

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爲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嘗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晳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即爲壽前年先生猶爲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爲先生少故無爲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爲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爲得其蘊每酒酣輒爲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晳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

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爲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

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爲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新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予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曰亨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

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曰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曰亨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旣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强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爲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屛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爲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見彼兩鬢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旣勉强爲曰亨書之又爲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尚垂髫見余握手甚親及濬甫自與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兄卽留飲相懽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者多聚屋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遂不復往而獨督教其子令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

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爲壽至期張設之盛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爲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

之年而澹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為樊英黃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澹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為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為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余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睹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

生曰有老子曰遯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為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纏絳幘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余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于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為彭祖壽於物則為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頹然就醉余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為序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予弟子建之內祖也歲己亥翁年七十十月某日為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予為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婁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別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為渡船周家云翁饒于

貲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世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未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予為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為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為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眉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為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記其所述不過謂其生于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

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爲樂也豈眞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爲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徇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予建志乎古者予是以及之盖予之序可無作而予言不可廢也

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疑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偘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

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邂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圖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綬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眞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爲得而不衰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予嘗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

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縉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而後歸士大夫愛尚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月日也於是年八十子振將爲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爲翁壽而予友盛徵伯任允恭游翁父子間子振因二君請予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閥閱之子一日而富貴自相誇尚以爲門閥吾吳中無百年之家久矣崑山車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世次而范文正公爲當世名臣宰相家猶自監獄公

以下相爲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人其科第仕宦不絕於世亦往往爲神以食於其土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舊故承事郎夏公娶於張爲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浸微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數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

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尚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爲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爲徐氏壻徐某方受學于予爲言其子之意以爲飲酒宴會未足以爲親懽必求予之文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述而言足以爲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于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曰耋曰期頤可乎生於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自七十至于百年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爲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不亦爲人子者之所樂耶豳風之詩周公爲其君稱先王之業而道其豳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耒耜蠶桑治田墐戶食瓜斷壺獻羔祭韭之微皆今世田野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十月歲將暮之日不過爲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爲祝蓋使天下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移徙郡

城頗以畜賈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即其所以爲安者故能及時以爲樂所居在闤闠都會之地而其子方儒服而從搢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某又言君之孝友父歿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爲多厚德以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途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

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
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
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
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
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為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
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
否而御史所至汲汲于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
士也必其所攺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
也而銓曹之陟者恆于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
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攺容而

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
恆于是既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
暴吏恣睢于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
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
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逡巡而去者多矣
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
之考平陽君號為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
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于理冤釋滯寧
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
也雖然于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家年已七十賦

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余獨惜
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于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
為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
先生以八月八日為誕辰子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壻
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
于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為漫
衍卑諂之詞以為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迨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
至今每念外家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

弟十有二人今皆以零謝而唯六母舅存隆慶二年
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母舅之生辰有光方會朝京師
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為壽其秋自吳與還閉門不
出者數月今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母
舅之壽不可無子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
以復贅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丈夫子四人外祖
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
人足兄弟怡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
謝而外祖最高年然皆苦徭賦壓耗矣而河南兄以
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

不振惟獨鍾于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誥封而六母舅保有世業益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巋然獨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變年亦六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通者之論先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遥遥何其久也短促者既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內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母舅居鄉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

人有陳寔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諛者顧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繼河南之後者也

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為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强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

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前山丘翁壽序

吳郡太湖之別為澱山湖湖水溢出為千墩浦入于吳淞江當浦入江之處地名千墩環浦而居者無慮數千家而延福寺中浮圖矗立雲表舟行數里外望之巋然若有祥雲瑞氣浮之予少時之母家時過其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識之今其存者少矣而予弟

某乃爲予言丘翁之壽云千墩有山名爲秦柱峯培塿小丘耳俗謂之山而在翁所居之前因以前山自號翁年五十餘即付家事其子日遊延福寺中與緇素之流爲方外之交每造精廬談笑飲酒而已家之有無不知也予未識丘翁想見之而愛其人以爲人生百年之內無可竟之事終於馳騖而無所止而翁以未老而傳避其家事亦無所問況於人世之榮名乎使翁在公卿大夫之位寧肯冒寵利而不知休乎使翁得休處之地寧肯覬覦中朝求起廢而更進乎史稱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爲便坐對案不食雖燕居必冠以孝謹聞于郡國而陸賈家居出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爲生產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過其子給酒食極歡兩人志操不同史皆稱之使丘翁貴顯於世蓋陸生之徒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翁六十誕辰其姻黨因予弟來請其壽之文予固有感于少時所熟遊處爲之慨然而又樂道其人故論而序之

戚思吶壽序

戚思吶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

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賡書集鄉村之子弟敎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爲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于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余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余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余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諭者有以爲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爲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于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余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于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陸思軒壽序

予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爲壽之文東吳之俗號爲淫侈然於養生

之禮未能具也獨踰于爲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於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爲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予居是邑亦若列禦寇之在鄭之郡衆庶而已故凡來求文爲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于橫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昇之爲陸君豈泛而求之予亦豈泛而應之耶陸君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崑山嘗至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繞問知乎家舊業而後

失之子舉力勸予復其故而未能也蓋吳淞江水灌溉之利爲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新江驛於此新江卽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異售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穫將存其人耳君居華翔獨以善穡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贏自給雖當師旅饑饉之年而寛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樸者也所謂周于利凶年不能害者也予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選在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爲壽煌煌乎玉堂金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焉然嚴公之文所闡異辭欲道君之賢者宜有待于予言矣雖然予覩君之貌尚少也則君今之爲壽太蚤子昇之請亦太蚤姑以是倍之爲百二十於是子昇來爲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鈔本作效華封人祝今天子萬年之壽其可乎今從常熟本）

東庄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原憲而下貨殖夫敝緼袍不恥與狐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爲貨殖傳後之爲史者訾之以爲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吾以爲不然彼以李陵之禍發憤有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爲此言哉其稱袁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騎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爲利來蓋深嘆之也晉劉殷未遇時嘗乞貸於人輒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爲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爲縣在瀕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君自其先人與尚書周康僖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爲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

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賙恤之於是君年七十里之往爲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蔡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爲君非獨饒於貲且優於德也夫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君者太史公猶將樂道之予以是爲之序云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沈湖沈湖之東爲甫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巳久自冢宰公至于今百年間科名相繼

蓋水澤之奧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癯含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庠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淸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卽翁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爲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少同遊有三四人婆娑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共歎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于曹翁亦云偶翁之先故爲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圮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弟子兒舉于鄉不數年間其業遂大擬于素封其稱于閭里又若連公云吾爲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爲余乞翁爲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里人之志也翁今年六十有三今于六十

則已過于七十則方來里人視翁之壽自六十以至于百歲每一紀則爲大會盖六十其始也茲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爲述翁之德比于連處士而媿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于身後處士不知也予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爲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于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聲唱和稱其爲善人而祝其壽不愈于歐陽子之稱連處士乎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嘗望見之而不獲一造今長城頫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爲吏事所拘束望能不悵然矣乎

錢一齋七十壽序

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在京師而吾邑一齋錢翁適至錢氏有名籍在薊州其子德爕爲京學諸生而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誕辰將告歸以召其親戚鄉黨而請余文爲識序初翁遊京師最久輕裝却傔從騎行往返常不及二十日翁以太學生遊顧文康公之門公甚親信之而爲人謹厚不泄不因氣勢有所私利人以緩急告卽未嘗不盡心爲之排難解紛始以遷調旗手衛經歷捧部檄出使會同時出使者例貶官而翁當之河西不欲行遂自劾去及文康公歿而翁自是少至京矣獨今歲一至而騎馬陸行馳驟如飛人見之殊不類七十歲人也人才如翁使之當事眞可任宰相知人不謬今老而康强其壽未可旣吾邑人才如翁後來豈易得哉或曰錢氏世有壽考蓋以爲陰德所致翁祖頫州文學壽八十四父春林君壽八十二里人稱頫州嘗攝守事活死囚四十餘人一道士被釋以金爲謝頫州却之道士園有竹千竿截其尤巨者爲爐旦夕焚香禱祝願行以爲贈今錢氏竹爐猶存余今觀翁之壽必能過於前人而果以爲有陰德其世當有興者翁尚能及見之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淞江之上有隱君子曰夢雲先生沈氏其達生適嗜玩世不羈之士乎友人朱君某以先生六十來徵文爲壽竊承下風久矣蠡食穷壤敢妄意少稗益於生人雖有身而不自知惜也聞先生出入三世之書及今而腎藏不衰骨體堅壯殆必得之深者願因而請質焉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應天之氣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倍之而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爲一周是非先生之年耶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地

自然之運也是胡天地之運無終窮而吾人壽敝天地者未之見耶豈不以天氣也無形也地形也無情也卽天地而較之地滯於形已不能與天並其久况有情之物與天地較耶氣有盈縮形有盛衰天地之運不長得其平况滋蕃長育乎其間者顧悉得其冲不偏其乖耶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謂其順相承也循環以相生逆相勝也循環以相救不能不勝未有勝而不復勝復之作不形于診也是故天地之運愆久而無疆耶人之有形也不盡値其氣之冲五藏之氣乘之出而喜怒思憂恐之情不能一一中其

節其相勝之氣又安能如天地之相救而能復耶是故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者其天耶由八歲而八八浸實而浸虛者其人耶人不得與天地並不可並者陰陽之體耶可並者變化之用耶變化之爲用在天爲玄玄生神在地爲化化生五味在人爲道道生智善攝其生者殆所謂以道而神御者耶抑有餘不襲於勝助不及不贊其復喜怒思憂恐而莫之能亂天之勝也其復以天人之勝也其復以人復以人人亦天也上古之眞人與太極同質而無敝豈誑我耶先生之從子果從余遊稱先生骨清而神朗意豁而氣和行其胸襟不與世縛少年嘗遇異人於月下恍然覺悟物外烟霞之想寤寐尚其依依果爾先生之養非人所能窺其壽亦非人間之數可得而計奚一再周之足云耶經曰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己先生之濟物博矣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人之情者有樂與不樂二者因所遭而異又有不然者則繫乎其人其人能自適卽其樂恆然雖有所不樂不能易也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

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唐之俗其人安于不樂故欲其樂終不可得也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陳之俗其人安于樂故欲其不樂終不可得也夫以憂深思遠儉而有禮爲有堯之風視幽公之荒淫棄業亟會歌舞固不可同日而語然世之君子姑舍此而論吾人生世誠無幾獨戚戚不自聊乃非所以順性命之情故雖唐之儉君子譏焉古有莊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間以爲達彼誠有見謂當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有爲應之雖百年之內足以有所成則吾亦可以少

自若而庶幾所至有涯而不辭也今以人之身涉于無涯之中極一世之心力終不能有所覬則亦何若役役舍吾之可樂以易彼哉且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箎簧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生有此耳能自樂者其人之生常以百歲能當乎人之數百歲以其于天地獨見其高厚日月獨見其昭朗風雲山水獨見其變態四時花鳥獨見其靚麗稻粱醴膳獨知其味宮室箎簧獨知其安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獨知其有情彼不樂者百年之內惛惛悶悶而又何知哉余少時有志于古豪傑之士常欲

黽勉以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時始益悟人世之倏忽卽年少得志踐取卿相之位至于今日亦不必能以有所立卓然知古之人者其榮敗必且為世之所指議予亦何羨哉予鄉碧巖戴翁少而知樂至老飲酒廣盛如一日余意翁之觀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箎簧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必有異乎人者也乎是翁年七十縣中諸進士與其子與政同事者皆往從翁飲酒甚樂請予文序之惟諸君子從翁一日樂也然且有當世之憂安能以余言為然姑為之序之

杜翁七十壽序

杜翁居郡城中敦尚禮義教其子讀書數延名賢與之遊處三子皆自刻勵為學官弟子予友陳子行嘗館於其家是時子行試南畿為首選一時之人爭詣子行之門求為弟子恐不能得獨杜翁乃能延致其家子行見予數稱其賢而子行之兒子達讀書南禪寺中性剛直於人少所往來獨與翁父子親善其見予稱翁之賢如子行也予未識杜翁往歲與子達同赴南宮從郡中行過杜氏之門少憩焉已謝其主人而去子達乃告予此向所稱杜氏者也而子達不先

言翁竟亦不知予然予於陳氏兄弟得翁之為人悉矣今年翁七十時子達尚寓南禪寺數見翁之子言翁以五月日為其誕辰求一言以為壽而予於子達不能辭也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夏后氏以饗殷人以食凡老者所宜得在於安與飲食之而已杜氏之奉養無闕而三子愉愉不違其志此非所謂燕而能饗與食者乎記又曰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老而傳者何也人生自少壯皆求所以自樹立至於七十無可為矣而必有可傳者翁以詩書禮義貽其子非其可傳者乎夫年至七十古人

以爲難而人子之心孰無壽考萬年之祝然無可傳不能無媿於其父無燕與饗食之不能無媿於其子兼是二者此子達之所以爲杜氏賀也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昔我歸氏自工部尚書而下累葉榮貴迄於唐亡吳中相傳謂之著姓今郡城西有歸王墓云宋湖州判官以來益微不振以宗強爲鄉里所服而已素節翁當洪武時避難携妻子轉走巴黔之間所至有神人擁護相導之得以無死人以吾歸氏爲神明之胄世當有興者然至今未之見也素節翁有七子吾曾王

父爲世嫡曾孫而存默翁寔曾王父再從弟之子也始素節置別業于縣東南三十里所吳淞江之上地名綠葭浜時諸子弟以宮室輿馬馳騁縣中而季氏獨分居綠葭浜以耕田爲業迨今五六十年間吾王父歷歷能保其故廬延詩書一綫之緒如百圍之木本幹特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者之扶疎而七子之宗存者無幾矣今吾存默翁獨能自持于艱難困阨之餘異時季氏之宗與翁聚居者目所及見猶有十餘人唯翁一人在耳是十餘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若七宗之子孫則數百人惟翁一人在耳是數百人

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豈不可貴而可賢哉有光自惟年八九歲時聞故鄉盧兗州家有譜系遺訓而曾王父先討借在京師時館閣諸老如宜興徐文靖公長沙李文正公同郡吳文定公王文恪公所爲文章甚衆後遂獲序次歸氏族譜顧今垂老不遇于世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見吾存默翁不能不爲之喜也素節翁至吾王父皆年近百歲則壽自吾家所有于存默翁無容祝禱之矣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高州太守致仕欽君與余嘗同試建康嘉靖十九年

君爲順天府貢士而余貢應天是時吾郡登南榜者士二十七人而北榜惟君一人報至遂爲二十八人一時以二十八宿擬之故事兩京同歲薦者亦爲同年而君登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選爲都水主事三十二年分司臨船艢余自京師下第過之懽然有故人之情其後君遷虞衡郎及出守高州致仕家居余家去郡城一舍而近然余少入城市遂隔絕不相知以爲君猶在高州也四十年余在京師君之子止信懋孚方遊太學數過余云君是歲年六十求朝貴詩聯爲大卷將歸爲壽請余序之余許之而未果今年余

方試南宮懋孚來過爲言夢余登第而余果得第夫以一第不足爲重而懋孚别三年矣非其意之所及又前歲不夢而夢今歲人之出處非偶然者亦豈以君同年之情感於夢寐者如此會懋孚復以前序爲請夫君之子蘄余第於夢寐之間而余蘄爲壽君於詞章之末以爲非人情因遂書之而嘆君之徜徉自恣於世外而余之馳騖而不知止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崑山後學徐元文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壽序

朱母孫太孺人壽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爲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廻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膴仕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膺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閭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爲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況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

之以進士起家爲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　天子擢爲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爲賀者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幾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爲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既富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

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遑將毋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爲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轍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爲國有不能於兩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華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爲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任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爲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顧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爲榮其登進士服官受乘以銜　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爲供具飲酒歡宴爲樂此今之所誇以爲富貴者盡世俗以然顧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予行之先君事　武皇帝爲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盈朝　天子日從趨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耀公疏論其事及　今皇帝嗣服首進八疏以贊新治其疏在史館宜有之公之爲給事也先亦由進士爲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予行復起進士爲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爲諸生以及於貴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夫之貴此其所以爲尤異者顧氏世家海上公乃徙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爲黃門氣勢翕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行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怡怡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爲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爲許氏園記以爲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

餘治數畝之地爲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爲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爲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予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爲其誕辰來徵予文爲壽予爲序之如此云

張母太安人壽序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纑以爲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纑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爲之常辟纑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爲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于家又幾年爲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爲榮而太安人敝衣糲食辟纑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訶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于

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歸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先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攖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馮宜人六十壽序

于母家在吳淞江南千墩浦之內浦上民居數百家有寺曰延福中有梁天監時所建浮圖矗立至雲表常在數里外往來望見之雖爲太守陳君德振家其下予年數歲時從舅氏過其家則君之先大夫尚少壯使二童子延予坐童子者今亦不能記其爲何人矣時君尚縣學生亡何遂鄉進士而君之母太宜人寔先妣之姑也故予與君每見必執甥舅之禮庚戌之歲同試南宮君以病卧逆旅不能入試予時時候之及予南還君謁選天官時冢宰夏公試君第二擢守嘉定州嘉古犍爲郡有峨眉之勝於今天下州稱

一二夏公奇君之文故處以是州云欲以變蜀之文體君果能以自見未朞歲有治聲于蜀中而以外艱還不究其用免喪方上道遽疾作長逝今忽忽已五六年矣而君之壻張應仕以宜人之壽請序於予顧念今昔有不能不慨然者矣然有可以爲賀者宜人從君起田畝早歲見夫君取高第雖蹇阨于南宮垂三十年晚以知遇釋褐得守名州往返蜀道涉岷江經瞿塘宜人常從得見天下名勝益吾之邑貴顯者多矣身歿未幾以臧鏹叢怨妻子乞哀於道旁君之取於利則薄矣而以壽考康寧貽于宜人以及子子

孫者何可窮也予亦宜人之甥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陸母繆孺人壽序

繆孺人爲指揮使陸長卿之室長卿者故冢宰水村
公之母弟也昔寧藩之亂事連冢宰長卿與母太夫
人皆殁於京師孺人無錫人也歸長卿未幾而遭家
難時年二十有四迄今嘉靖三十有六年於是年已
六十其孫婿嚴生垂慶與余家有姻來請其壽之文
余謂爲壽者不過致其禱祝之辭則爾之所能言謂
若飲食燕飲婚姻子姓會聚之盛則陸氏之所自有
至于女子之行不出於閨門將取其常事列之亦非

文之所取又何用予余言乎雖然余聞繆孺人遭家
多難盛年寡居著栢舟之節終温且惠淑慎其身燕
燕之所美也及爾顛覆既生既育谷風之所嘆也予
所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
家鴟鴞之所怨也此固陸氏子所宜述者以此爲孺
人壽其可乎冢宰以書生起家至通顯嘗將百萬兵
自山東追巨盜過江蹴之于狼山師還過吳所將天
下精兵皆在吳門鄉人縱觀嘆息長老至今傳之及
掌銓衡凡十年士大夫輻輳其門當是時長卿負其
兄勢甚赫奕也一旦掇危禍蹈不測之淵賴天子明
聖終保全其家然如寒林巨木更嚴霜之後生意幾
盡矣物盛而衰衰久而復此天道之常冢宰詩書之
澤尚綿綿不絕今三十餘年子孫必有能復其始者
孺人當及見之陸氏子曰丕者余從祖姑之夫曰欽
若恒若者皆余姻友也生其并以余言示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伯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
以德爲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
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爲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
爲魏氏諸倩內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請甫來

請余爲太夫人壽序蓋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
王以來數百年爲簪纓世家予以魏氏之連常有女
婢往來數能道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
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艶惟一時之輝
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齮齕其於所得於天之數
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
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偕老今年
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
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伯魯
之才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爲不難顧以詘於時

而獨重於鄉里之閒然豈以此易彼哉予賦命窮獨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歌舉首望之何以爲情故於潞甫之請非敢爲賀書所見而已是爲序

張母王孺人壽序

上海張莊懿公之孫繼武其室曰王孺人能以孝慈儉勤成其家教諸子皆已有立而次子仲謙亦既舉於鄉矣今年孺人六十以某月日爲其設帨之辰其外弟秦君光甫將往爲壽而請序於予蓋孺人于光甫爲其舅之子而莊懿公之子婦爲尚書旅溪朱公之女實孺人之姑而光甫之姑子也孺人姑婦於光甫皆爲女兄以重親故比他族尤懽光甫嘗有家難親舊稍自引去孺人恩卹之不異平時光甫是以不能忘及仲謙光甫皆試春官又相愛也秦氏崑山名族然光甫乃上海來徙去孺人之居百里而遙而時節問遺饋卹未嘗乏絕夫古稱睦於父母之黨以爲孝而教民以三物有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其不能者刑以糾之而不婣之刑與不孝同尚書九族之稱爾雅三黨之號親親之義同歸於厚焉天下之勢常自近而遠而君子以厚道教天下每由其遠以思其近

故族兄弟之別非一本之父道則其始一人而已外兄弟之別非一本之母道則其始亦一人而已先王教天下以孝而忍自貽其薄乎故君子觀孺人之施于秦氏而可以知其家風松江去吾邑不遠然豈所謂百里而不共俗者歟吾蓋有歎焉今少保徐公之夫人旅溪公之外孫女也光甫之往京師夫人執甥舅之禮甚恭以此知兩尚書故家之遺風如此光甫之往爲壽也宜有萬世景福之祝而予獨著二姓往來之好本孺人之厚德蓋序其所以然者當如此云

王黎獻母楊氏七十壽序

聞之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古之君子脩其孝弟內以事其親外以友於鄉人其心一而已矣吾以其所以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人以其所以友於吾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蓋至於今之世先王之禮無復有存者矣而末俗之所尚相與爲壽以爲能孝愛其親古無有也雖然壽人之親者豈非所謂愛吾親者推之以友其人而友道行歟壽吾之親者豈非所謂人以其友於我者推之以愛吾親而孝道達歟古有養老之政退脩之以孝養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出弟民知入

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教成今世所謂爲壽者若禮
然而不容已推是心也豈不能修其孝養歟羅氏之
獻觴司徒之保息行葦之忠厚豈不由此而出歟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古豈異於
今歟王黎獻之母七十而爲壽其與之友者之壽之
也而問於予曰今世之所行若是也合於禮乎予是
以論之如此黎獻菽水以養能得其母之懽心而母
亦能成其子之志今與邑中賢豪遊門外多長者車
轍時時爲具飲食有陶母截髮之風蓋與之友者之
稱之如此其壽以戊申十一月朔孺人之誕辰進觴

於黎獻之家者若而人壽黎獻之母如壽其母也其
爲黎獻之友者如此噫可以觀古之教矣於是乎書

沈母丘氏七十序

吾觀於古者王教脩明內外順治閨門之事皆可歌
咏而傳道之有如執懿筐治絺綌抱衾裯星爛而起
春日微行登岡阜而采卷耳遵水墳而伐條枚此婦
人女子之常而事之至微者矣然而幽閒貞靜之德
隱然寓于其間而足以章明王者之化是後女子之
於史傳罕可紀述必其感慨激發非平常之行乃能
垂芳烈著美名於後世不獨三王之治不復見抑亦
後之人喜異而忽其常也予友沈伯庸之母丘碩人
平生不出一畝之宮辛勤拮据俛首於女紅者今七
十年固夫人之所謂平常之行吾不能求夫赫赫者
以稱碩人然推其道而充之豈非所謂盛德而王者
之化其何以過於此予於碩人之行要未能悉而獨
與伯庸交伯庸偉然直諒君子知其有賢母也伯庸
抱奇久不遇於世予與方思曾皆伯庸之友又皆不
遇則嘗以相憐旣而同舉於鄉則又以相慰自是三
人者有喜事恒相慶也碩人於九月某日誕辰思曾
告予相率隨伯庸以拜於其家予於是爲之敘以道

碩人之所以賢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
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
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
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
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
已而吾母病瘵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
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
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

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褓者今亦頎然成人矣益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隳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瀚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搖楫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陳母倪碩人壽序

嘉靖十四年予讀書邑之馬鞍山陳君仲德爲之主人其待予有禮所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陳氏有焉予嘗媿之當是時陳君家饒財兄弟相友愛公私之事悉力無所推避嘗所推於其弟者千金不惜也推本其故蓋其內之賢有以致之如此明年予應貢入太學遊兩京過齊魯燕趙之郊所至必問其風俗而與其地之人遊然後而知山野敦朴之老如君者爲可思也蓋其文愈盛其實愈衰所行愈遠而所見愈不足雖然退而返其鄉猶是也豈其數十年之間風俗之變耶抑其人之孝友重義皆不如陳氏耶抑陳氏之內之賢者果有以異於人耶先是陳君兄弟亦以謝世獨二母與諸子居而陳君之室倪氏於是年七十其子太學生簡卽從予馬鞍山者也來請予文以爲母壽予思陳氏之厚求之於今而不可得而簡之母與陳君同起家能相夫以成其友愛而致其和樂非其內之賢者耶今數十年來吳民困於橫暴之誅求富家豪戶往往蕭然而陳氏之力有不迨於其先人者然其母之賢與簡之恂恂孝謹不隨俗而變者是其所以爲家之肥者也昔予

主陳君雖稱其厚而亦厭其積貯之爲累使遂刋落而俾其子一意於詩書之好而從事於清遠閒淡之中簡之學當日有得矣雖然至今而可也古者養老之禮燕飲之節莫不有孝弟仁義之道於其間非徒飲酒獻餽而已故曰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吾觀簡也學日至於近而異於世俗之所爲壽其親者於是乎可以書矣

朱碩人壽序

朱碩人爲尚書旅溪之女張莊懿公之子婦碩人生長富貴公舅並爲六卿兩族光顯矣旣而與其子太

學君客京師又得今少保徐公爲之子婿而女封至一品夫人碩人旣已承藉貴盛及其季年又發祥於其女子而往者其孫仲謙復舉於鄉今年壽八十少保與夫人問遺餽贈歲月有加鄉人是以榮之余友泰進士光甫之姑族溪尚書之夫人也碩人于光甫爲女兄先是光甫之先人嘗以詿誤幾毁其家親族往往棄去而碩人恩勤備至故光甫每稱碩人之德其于仁孝藹然也光甫又言碩人在公卿家不能爲閭巷女子治生纖嗇之事獨其平生莊靜推其孝慈以洽於九族豈非所謂盛德者耶由此言之人之居

富貴能享之終始不替也非獨天命亦其盛德有以當之也世謂婦人以能治生爲賢然如先王之教亦使足以供婦事而已若如巴寡婦蜀卓氏之徒直貨殖之流何足道哉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又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可以想后妃夫人幽閒貞靜之容矣歲之某月日碩人降誕之辰光甫來徵余文以爲壽昔少保實家居或以余文相示特謬加獎誘以爲可與進於古人今踰一紀余落然無所遇而公方在日月之際使人有興世知己之歎因光甫論碩人事益知公內德之助昔詩與春秋稱公侯夫人必言姬姜其原本於碩人尤不誣云

朱君顧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顧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爲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爲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爲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飲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

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耇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裳之間可謂盛矣由此言之仕而爲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賓於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秦巳爲郡縣而閩越屬東海元鼎間横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爲天子内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爲家歲時飲酒上壽如

不出里閈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其人民而紀於閭之士大夫者閭之人皆知之無俟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爲大冢宰王峯公之從弟孺人爲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擒魁繼出 孝宗皇帝當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譚傳于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至今巋然爲鄉邦之望朱顧世爲婚姻而其子弟之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詩於閭之人矣於是

予書

徐氏雙壽序

天下承平以法制抑折豪傑之氣及其久也剗磨殆盡靡靡然無復能任事之人一旦求其材智勇力之士遂至無一人出以應之是非天下之乏材由所以養之馭之不以其道也予少識徐輔卿嘗學禮於予友方思曾思曾亟稱之然而未嘗言輔卿之材也數年以來輔卿爲博士弟子而居於郡城與中士大夫皆稱輔卿而慕與之交至於御史及郡太守嘗欲求民之疾苦必進輔卿而與之言無不當其心則與民往往陰受輔卿之賜而不知者矣而或以爲士之家貧未獲進用宜無事於此此言一出非所以待天下之才而務以抑折其氣如輔卿者要爲有用於世而不可少也輔卿家居長者日過其門又能以其餘力治生貲用益饒故奉養其親甚歡凡爲士者汲汲惟其父母之祿養爲念雖其父母皆然輔卿未仕而鄉里益以爲愈於祿養之榮且安也其賢於人遠矣可不謂之才乎況將來之富貴方迫之而不可却也於是友人王萬全與邑中之素善輔卿者來請予文爲壽予謂其親之饗有賢子而獲壽考以保其福祿者

將必有厚德闇而莫能知也而獨於其子之顯著於人者序之云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之意詩三百篇以壽爲言者多矣古有上壽有祝壽有爲壽蓋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耆老之人惟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嘗有於其生辰而爲壽者蓋自今世浸以成俗子孫以是爲隆禮而姻婚黨友以是爲好問去於古則遠矣雖然人之愛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愛者無不爲也敬其親

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爲也愛敬其親亦愛敬人之親則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爲也今之爲壽者其進是歟周君良佐循理率力共庶士之職厥配朱姥慈儉溫良服婣姻之教邑里稱之久矣今年六十而爲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乎君之子才嘗識余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于爲黨友者故往爲壽而屬余序之云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月日諸子姓視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視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視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及見其榮也視巳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爲宴少長詵詵以獻以酬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爲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

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詒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夏爲碩人視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良士堂壽讌序

昔吾外曾祖居縣南吳淞江之千墩浦生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惇德而家最爲饒高閎大第相望吳淞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孫往往有入太學仕州縣者然在正德之末並以賦役所困幾至流徙而澱山公以伯祖之叔子中憲公之仲子適以其時舉進士而吾外氏幾墜而復大振蓋以澱山湖以北吳淞江以南數百年無顯者而鍾于是吾外曾祖四子而孟氏之支獨盛從舅中憲公及晏恭人生受誥封光寵矣公自郎署守列郡進陟藩臬駐節

南海叅政中州起書生不二十年至大藩可謂榮貴矣負用世之才不苟隨流俗年且未艾謝事以歸卜遯山居闢囿圃蒔花竹可謂樂志矣吾外祖雖生長國家隆盛之時迫于季年亦遘彤𤇆之會而公兄弟蒙賴恩澤家獲洽裕耕田讀書之外力政不過其門而諸子詵詵有榮進之望吾外祖時殆不能及也明年嘉靖乙丑當甲子一週而王恭人亦與之同年生乃以正月八日公降生之辰長兄淞南與弟子嘉子材爲讌會而自喜其家之有此慶也使余序之余少依倚外家爲諸舅所憐公又束髮相慕尚顧無以當

外氏之宅相而公能昌大其家恭人並受榮祉被服祁祁又亡妻南戴之族也余亦何情以爲辭而淞南之命不可虛且以歲暮遐征不及預于讌會之末得以文字獲置俎豆之間與有榮焉良士堂者制詞中褒稱中憲公之語今取以名所居之新堂也抄本作貝儀周氏壽讌序與此文小異今從常熟本

狄氏壽讌序

嘉靖甲辰予友狄尚文試于禮部既落第欲隨祿仕留京師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且慕念其親竟拂衣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拜于堂下顧諸弟而喜曰吾不能進取以爲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當在數千里之外寧能爲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前晦一日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錦筵几備排讓曰吾賓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滫瀡不能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行賓主忻忻懽笑竟日此可以爲儒雅之會矣昔者孔子之于禮蓋盡心焉蜡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爲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詡兢于富貴文至而實不足狄氏之爲壽異於世之

爲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唐令人壽詩序

與俗重生辰每及期親黨咸集置酒高會以爲樂然惟富貴之家爲盛南雲子爲其內唐令人之壽乃多貴人長者皆造其廬自大司寇周公以下悉有贈章摛詞敷篇燦然盈室所以得此必有由然也南雲子初嘗有名于學宮矣以跅宕自罷去嘗饒于貲矣以不事生產傾其有乃優游林壑嘯歌自適日求其所以樂則又於歲時伏臘之外爲此會不戚戚于所遇而又及時以自娛可謂難得者也南雲子稱令人之

賢極口至不容道觀南雲子于外則令人之稱其內者可知矣南雲子又不嫌于自稱也昔林類百歲被裘拾穗而行歌不輟自以無妻子爲樂孔子不能難也雖然彼蓋自解云耳使又得百歲妻與之並而歌于畦也不尤樂乎令人初夏得病阽危南雲禱于神夜夢菱花甃盤初得其一已又得其一合之宛然成對令人病果愈南雲子是以愈喜令人年六十𠀋贈詩若干卷是爲序

邵氏壽詩序

長洲邵守中年六十矣事其祖母有李令伯之風爲

人敦樸無城市浮靡之習三子鏞錫鈇皆游郡庠錫嘗游于兵備憲副王侯之門於是守中以某月某日生辰王侯以詩祝之自是聞而和之者繼踵諸子謀壽之梓而鏞來過予婁江之上俾予序諸首夫憲使以外臺之重秉節治戎體統尊嚴矣王侯爲郡守巳能崇尚文雅接引士類以故郡中俊乂多集其門其爲人好自脩飾至其尊禮賢士大夫能忘其貴賤之分旣陟憲司能不改其素其施於守中鄉里布衣如平交此其尤難得者也與爲名郡前守有稱於史籍風流儒雅如韋應物白居易之徒進不可及矣國朝江夏魏杞山脩養老之禮鄉飲旣畢躬自餞送郭門之外安陸姚克一尊禮巖穴每却騎從造士衡門近天水胡世甫以詩文集諸郡士隆下交之禮此其班班可稱者自餘與所謂陛戟而進旁車而趨涉之王沉沉者矣今日之所見若太原何可得哉抑守中能得此於侯亦其有以致之宜諸子以爲寵而傳之也是爲序

霞川先生集卷之十四

開平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為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

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俯傾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為具飲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飲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為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雖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

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還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為花圃中為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靓麗久之而後散而

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鱷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云

眞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眞義其水曰眞義浦其里曰眞義村太湖之水逶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瀼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濬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眞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卽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巴城以西有包湖傀儡蕩鰻鱺湖諸湖相灌輸或東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眞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爲眞或謂天監所置卽眞義以眞爲信蓋爲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爲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禎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爲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措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

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眞義雖村落小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濟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眞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絕獨濟甫之堂無毀於是尚僦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且暮西顧未能忘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爲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濟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爲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

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騫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温所譏文簡公歷仕三

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况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名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况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壽母堂記

正德間吾崑山許登仕能孝養其母其母趙孺人者年九十因名其堂曰壽母黃博士應龍爲記登仕之孫今吏科右給事中子雲在京師迎養太孺人于邸第而壽母之堂其扁已撤于是給事之子汝愚仍其舊名請予復爲之記且以致之京師云惟許氏世居縣之馬鞍山陽婁江上有田園祖入之饒而以衣冠世其家嘗延鄉先生沈通理爲師時葉文莊公與張憲副節之兄弟皆未第往來其家自洪武至今其故居無改而此堂之建計亦在始初卜宅之時蓋吾縣

雖二百年無兵火而故家舊族鮮有能常厥居者如許氏葢不多見矣堂之名特以時易今又且再而皆以壽母則今之太孺人復當如前者之壽考期頤而給事雖不及登仕君耕田畜牧朝夕遊嬉不出門閾之外然身在日月之際而無失晨昏之禮母子之樂不減前人此尤世之所難得者昔晉獻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君子以爲善頌禱而斯干之詩爲新宮賦也其詞稱兄弟之好與生男女之祥而其盛及于室家君王然未有言及其母者獨閟宮之詩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詩之頌修矣而

不忘壽母魯之爲禮義之國固如此夫相宅作室實家國子孫盛衰隆替之所係今許氏之堂奉百年之母者再世可謂盛且久矣而以壽母爲名則張老斯干之祝葢有所根柢是宜書之以告吾鄉之人也

世有堂記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鈇然日有所興者大中不爲固邪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沓觴咏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

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爲令清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即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葢自太湖東與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爲諸浦如百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往來一日可數十回園有堂啓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戶外清水緣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

之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寬閒寂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扉黃閣不能兼而有也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濱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夫子使二三子言志廼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故夫子喟然嘆之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為堂記因遂書之

余之曾大父與兵溪之考思南公成化甲午同舉於鄉是歲王文恪公為舉首而曾大父終城武令思南公至郡太守余與兵溪同年生而兵溪先舉於鄉者九年庚戌歲同試南宮兵溪就官廣平甫三載已倦游而余至今猶繫六館之籍故為此記非獨以兩家世契與兵溪相知之厚而於人生出處之際益有感云

自生堂記

予友盛徵伯與余少相善而吳純甫先生與予為忘年友徵伯游其門與顧給事伯剛等輩四五人尤為同學相好數十年間純甫既謝世諸公相繼登科第徵伯獨連蹇不遇為人亢直負氣不肯少干於人用是日以貧困去歲倭夷犯崑山徵伯家在東南門所藏誥命及先禮部篇籍之遺悉毀於兵屋廬蕩然予既力不足以振之獨伯剛篤故人之義館之齊門之內所以賑卹之甚厚始禮部官留都無事喜方書徵伯少皆誦習年長多病方益精其女壻鄭生傳薛氏帶下醫擅名於時徵伯兼得其書故於醫學博通嘗授徒海上方數里之內無病死者徵伯不為藥劑但書方與之其人輒瘉來謝予家有病者徵伯輒療之

或病而徵伯不在多死今年徵伯居齊門所療甚衆一婦人已死徵伯為湯灌之使覺身動能舉手至胸須臾病良愈郡人皆以為神徵伯亦喜自負曰吾不復授徒矣將以是行於世因誦扁鵲之語云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遂以自生名其堂予一日過郡城徵伯語以其故嗟夫越人之言吾少時與徵伯相戲謂治天下者當如是耳予是時年少放誕慨然以古皐夔自命徵伯復時時誦古文詞稱說純甫之言今皆窮老無所遇余方馳驁不止徵伯乃能於讀書之暇用其術以活人此余之所

嘆也遂書之以爲其堂記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爲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爲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爲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爲一定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

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旣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爲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自亳入夏旣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衞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葢自以文王之文在茲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

頗爲深遠清閟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屨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爲進茗荈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爲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爲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爲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爲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旣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爲道至於爲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爲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

爲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爲貧與爲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爲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爲清高雖然求爲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爲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于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雙鶴軒記

余往年遊金陵識張氏諸賢於雞鳴山余鄙率知稱人之字不知張君之號爲鶴洲也余家去華亭一舍往往識其賢士大夫於數千里之外而居家未嘗相往來豈九峯三泖能隔絕人如此耶故人陸宗道來致張君之意求記所謂雙鶴軒者華亭故產鶴土人於海上捕取養之上海下沙有鶴巢村所產鶴號爲仙品故秀州之地與水多以鶴名而張君初自號鶴洲一夕夢東坡先生語之云子名鶴洲不如雙鶴之祥其意若謂張氏當踵前世科名顯於世者東坡嘗稱鶴之爲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而夢中之意乃若爲張氏切切於世俗之榮名者坡公以文字變幻要不可測度如爲王氏三槐堂銘謂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則其於今之雙鶴云者亦必有說矣恨不得從張君親質之初君之考舉進士至都憲而君以太學上舍屢試不第遂調陝西都司幕官未幾投劾歸令其子孫彬彬然邦家之秀鶴夢之符庶其在是抑張君乃能感坡公於夢寐之間亦豈易得者公嘗云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愚於公亦云

雪竹軒記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予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

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尚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過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迹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子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且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

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爲書室而題其額曰清夢軒請余爲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濈濈濕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訛而牧人且簑笠負餱爲之取薪蒸博禽獸以歸則以肱麾牛羊而來以牧人之思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不至雖列子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之混濁恍洋自恣以此爲蕉鹿蝴蝶之喻欲爲鳥而戾於天爲魚而沒於淵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魂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唯通知乎晝夜之道則死生夢寤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丘廬井俯仰升降衣服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而已而何所作爲哉子思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愼其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敏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繇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子思孟軻之說也此文

錢宗伯汝
之今仍存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搆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爲人坦夷任性自適不爲周防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爲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爲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然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飲酒然會卽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卽至他所

亦然其與人無畛域催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爲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爲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興盡而返一日邀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爲凌躐一旦見絀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爲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謂爲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窮澳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艷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爲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榎梓豫章也則榎梓豫章才而櫟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才而榎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淸廟明堂之所取而匠石之所睥睨也而爲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

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䍜山公自田野登朝官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益去縣三十里遙望山頹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標曲檻几席戶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搆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爲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

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爲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爲之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爲娼嫉者所不容然至今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險阻茲山何嘗泰山之礨石顧所以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

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爲之記常熟本刪去篇末引莊子語今從崑山本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大末之人有來爲吾縣者曰方宗陵先生宗陵海內之士遊何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爲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于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選貢自大學上舍謫爲縣主簿則大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宗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構亭於齋之隙隔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墓在浮石山今宦遊于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須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臥石矣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爲非孝今吾民之疲瘵已甚內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宗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爲之記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

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鎭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

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壻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爲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間

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庋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爲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

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爲記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

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搆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爲然公以言事忤　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

盡矣乃復以科名埀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殁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蹔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

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以爲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登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爲之剗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旣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瑶臺琪樹鶴坡鼉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爲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便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仙人之跡者皆遯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爲之亦史君類耶

見孝書舍記

長洲劉璵與余友盛應祺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太學應祺數稱璵之爲人讀書好古篤於行誼璵所後父爲水部君水部君嘗自號飯孝子水部君卒璵以見孝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間因應祺屬余爲記余曰人子于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璵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孝子焉可以見璵之無所不思也禮

爲人後者受重而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之以其父母夫以爲其文則然至于其情或容有不可强者而璵于水部君又重之以父母之恩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蓋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肯就官懇疏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乘勢陵轢天下士大夫君爲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即引病長往其號飯孝子以此余因感璵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于進取其風槩不獨可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婁曲新居記

婁曲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故水爲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爲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而或謂之嘐城江入海口爲劉家港嘐與劉聲近訛吳大嘐蓋在北野禹穰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

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斯足矣致求羸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百年之內爲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騖而不知止者何也先生蓋自敍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地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園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鬻他姓於今始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虀數莖焚香賦詩自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爲遷徙之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顧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也遂書之以爲記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隝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

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孑單椎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浡淼澒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淑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書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

川別墅其詩書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欹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淸思逸韻出塵埃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須浦之上蓋自門南出爲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必由於此故爲市頗囂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予家

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爲縣之隍隻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呼呼不絕吉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爲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爲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爲娛親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爲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在于是小雅既廢則四[redacted]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爲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敘和樂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畜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爲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物何得不失其道理萬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redacted]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

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宮采齊貍首騶虞及三曲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束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閒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束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亡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莪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貲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秀入成均爲弟子而廉卿嘗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亨甫爲都事君壻故余識啓貞於垂髫之時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啓貞少已豐碩與客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啓貞受室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凋方在孩穉母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啓貞之世忽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孺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

持身有衛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凋仰承慈顏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溫誦蓼莪之詩日日以泣遊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於余且請爲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人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爲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爲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日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所以爲無窮之情也余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爲主人而余友徐直言在其家塾止余宿明日別去即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爲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覩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爲之記

菊窻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

浦之匯岸陸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隝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清風芙蕖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窻爲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頹齡又云我屋南窻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

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爲尚書郎滯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鴻飛寘寘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窓之下而請問焉君名悅字君學

本庵記

客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本庵因其友張師周來請爲之記余問其所以爲名者盖今少保司馬

公爲曹郎時生君於郎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鹺事於江都聞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此子生因命之曰揚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居今此子長得爲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而主司以爲州民非所以爲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敢忘乃祖之命故名其庵曰本者以爲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爲始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言而言儉從其始而求之未有不得其心也傳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聖人之所謂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能思天地之所生則不至於遺其性人能思先祖之所衍其類而生我則不至於戕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君而倍師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君子之爲仁以孝弟爲始則可以得其心也君日侍少保公承顏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思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政以才德爲　天子所倚毗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宮

奕世濟美當世以爲難得及余觀其一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盖有以也是爲記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

今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抄本詳八人姓名自可不必今從常熟本

保聖寺安隱堂記

長洲東南五十里地名甫里天隨先生之故居在焉今爲保聖教寺而郡志又有白蓮講寺然甫里無二寺蓋白蓮保聖之別院也志云寺創于唐大中間熙

寧六年僧惟吉重修又謂惟吉于祥符間創白蓮寺今里俗所指以爲白蓮者僅在西廡其後即爲天隨先生祠區宇非廣不當別稱爲寺也余少時過甫里拜先生祠遊行寺中尋古碑刻殆無存者惟元統二年法華期懺田記輪僧懺司知事比丘有親從政文選所立此石存耳成化二十二年時國家累世熙洽京師崇寺宇僧司八街剃度數萬人醮祠日興左善世璨大章住持大興隆寺方被尊寵而璨故里人陳氏子初爲寺比丘得請馳驛還省其母因迎養于寺之愛日堂明年從四明普陀歸是歲八月重修此寺又明年五月落成明年還京師凡爲殿堂七廊廡六十初壞殿時梁栱間有板識紹興寶祐之年故知以前修創蓋不一而無文字可攷也寺之西北有安隱堂興時僧每房以堂爲別如安隱比者無慮數十房其後日圮今東偏無僧寮矣主僧法慧懼且盡廢而慧之徒又絕先是安隱之房分爲二派慧乃與同堂之徒復合爲一將相與共守之而請余爲之記自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至今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蓋又七十有八年矣璨之修創宜有記而復闕慧以爲寺之興或有所待而文章終不可無故汲汲求其寺之故

欲余有所記述其志非特區區一堂而已余既無所于考獨璨事于所聞較著是以識之且以爲彼非托于此亦不能以傳也夫文章爲天地間至重也自大中訖今七百十有九年世變多矣而寺嘗存蓋無廢而不與而文章之傳獨少也慧其知所重也哉

汝州新造三官廟記代

汝水自天息山東流入汝南之境白城北折而東復繇東而南濱河居者曰竹竿巷蓋因竹竿河而爲名實商賈之所湊異時水泛溢岸善崩一旦居民街市盡沒于水往來者無所取道崇府承奉樊君捐貲市

民地與屋縮之若干步以讓行者之途自是復通行而居民街市繁會如故乃剏三官廟以鎮之中爲神殿左右兩廊右轉而東爲神庫爲神厨又爲屋數楹使學道者居之殿甚巨麗三神像及諸侍從莊嚴靚飾儼然帝者之尊重門周垣以臨水上汝人皈依焉經始于隆慶元年之秋落成于三年之夏君以奉使再過邢州以予爲其郡人又故相知請爲之記予以河水壞民廬舍至沒其通行之道此有司之所當軫念今有司既屈于其力之所不能而又以煩民之爲難君乃肯捐己貲以佐國家有司之急而拯民之溺

其亦可謂賢矣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說以天地水府爲三元能爲人賜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爲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其說詭異益不可曉然人之所奉則其神必靈如史載秦所祠祀多不經亦有光景動人民故能致其昭格雖古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與于人意不過如此今特以出于道家故儒者莫能知其說抑君之爲是其造福于此方之民益不少也君名準字某鄖城人讀書爲文好賢禮士又能約束王國中諸校莫敢犯法者汝南士大夫樂與之遊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餘杭後學趙斯訂

記

重修闕里廟記 代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其官其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毘陵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圮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敷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頤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贖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于仲夏蕆盡而訖工輪奐規模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參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爲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　列聖承統世世增修　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

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加海內懸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魯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先聖亦以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肅法其書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爲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爲邦夫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爲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己復禮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謝之學道故親炙於聖人者求仁爲近求仁以學顏

予爲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此文錄宗伯不選今仍存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慣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潛明今爲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爲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爭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之外久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

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敎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卧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爲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爲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余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爲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眞蜀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楊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不顧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沒于海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爲堂寢廡門若干楹經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于嘉靖三十二年十有一月某日是爲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漫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堧之人不能爲田徃徃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爲巳業傾貲爲堤堤成墳淤之土盡爲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

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智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爲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韓侯能之至韓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爲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鎭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

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葑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鎭與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疑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餒偃死于風饕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鎭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爲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斂之繁外有徵■之事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民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呌號相挺以起有司不敢嚮撫循之而已往者大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弟骿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變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上忍詬而易使也彼不之卹而肆其忿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　武宗皇帝之末年逆濠竊發畿甸騷動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偫以待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晏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詔以河南右叅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叅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子冢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後遷今官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侯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侯輒出視所至撫循其民近者閏月

遠者一歲民莫不悵慕之郡之屬有七侯殆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郡不顧君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爲吏師法者往往可紀庫子爲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侯時分毫無取民避不知爲此役白鏹火耗一兩折閱多至三分侯以京庫折白輕齎厩賜馬役解扛京庫鹽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爲一分糧長解運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火耗小差羨餘無慮千計吏白以爲當得者侯無私焉又糧長解運官閉門黙定或貧富不相讐富者得規免而貧者傾其家已

定無所復控訴侯悉召至庭使互相舉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怗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侯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爲不在於法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侯之郵庫役公擬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甘棠之蹟聽其所茇而忍芟夷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胥周訪三世爲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寔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爲政者云此文叅用常熟本

崑山縣新倉興造記

崑山舊玉峰倉在西門之外漕艘之積在焉每歲稅入漕卒悉至於此領兌民間所謂西倉也濟農倉在

南門之內常平之粟在焉歲之豊凶以爲發斂民之所謂南倉也縣志云二倉蓋巡撫周文襄公所改刱云然濟農之庾其空已久頃者倭奴之警乃以城西之積歸之而濟農倉遂改爲玉峰倉鶴慶彭侯以進士知崑山因倉故址加恢拓之東至於公館若干步始以囷廩撰植致勢攸之變於是懲艾前患興造新倉中爲官廳左右互列凡若干楹一歲四十一萬四千五百石之糧悉儲于此蕞爾小縣可謂如茨如梁如坻如京矣是役也以民之掌稅者量其所掌之多寡區別以賦工以故上不費於官而下不及於民洪

旬而役用告成觀者歎息以侯之才敏而吾民之易使也如是抑古者亘窌倉庾之設以治年之豊凶凡萬民之食待施惠鄉艱阨養孤老而已國家因前代常平義倉之法有四倉之制而歷世經紀謀備見之綸音者不一而足而因仍廢墜已久彭侯承兵荒之餘詔書趣辦義不得不先公家之急雖有愛民之心宜亦未及乎此而濟農之名不可以沒也是用併識之侯名富爲縣清廉勤勤敏於造事卽此亦可以槩見矣是歲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某月日倉成九月某日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爲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爲綏州雉州七年復爲長城梁開平元年爲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爲州洪武二年復爲縣縣常爲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卽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旣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爲縣至今若干年矣嗟縣之初建爲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爲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國志取洪武以來爲縣有刋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益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慨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旣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爲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爲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與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

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始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爲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　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已巳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其初到官頗爲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幾輔八府山

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爲六員今又已
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
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又
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二
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之
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趁倴之馬就近印發一便
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濟杜呼躁
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趨未遠分任
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朝參
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受游

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　天子以其章下兵
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令其
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名碑
始卿邵康僖公銳張公舜臣重爲立石今歲久石剝
無隙鑱書於是李君義起與龐儁應崇元恩捐貲以
堅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鄭君大倫王君淑咸曰幸今
日正名與諸卿均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其記之其
竊惟　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言路
羣工戒飭百度振舉而微臣稍條上一二事詔書無
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以助成德意

與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災流行大江南北河海
爲溢畿輔邊關兩番偏野夫雨水冰雹皆陰類也其
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兆臣等職領師苑
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
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
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
寓農何以復　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
急之備用何以禦何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衛未比
何以爲百二之神州藩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
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

密而任益尊重今因仍積弊之後尤有難者況茲廨
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
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祇承　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
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
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爲溷
溷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
湣瀆者則余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
頗爲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

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即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故閭里有疫癘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懼不可登也余曰爲禱雨來畏暍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迸傴僂

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鋒上闘下闢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淸凉因拜祭有物蜿蜒徂闘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屑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巳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遲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爲神之報荅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巳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靉靆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灾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夘子夜夢神與之言吾敝與胡靴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益玷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纍即月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掊拾以爲罪見人輒搒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病發於胷死矣余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寔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㐫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

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爲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查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嗇歛平時所製女工尺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巳無用此矣詰問嚴氏姑

遺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還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買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

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乃衰靡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

於佹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豈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劍池及天平

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

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黄州詩子贍爲黄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内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寬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瀦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瀦浦江復東而浦

之南出者其東爲裴浦又東爲穎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於瀦浦若爲塘爲瀆爲涇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嵗捐貲以爲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乎鄉獨豊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華山之水又奔注於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迸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

害益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茭蘆葭菼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跪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黄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湮而西而湖水益横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

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爲大官丞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斛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松雲庵楊主簿墓田碑記

蒼梧楊君際可以嵗貢入太學選調長興主簿爲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鄣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爲縣哀其遠而丧不能歸也塟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爲祭田使

松雲庵僧守之余至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予請劉君本置祭田爲楊君守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爲淩與爲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舁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舁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

大雨如注賊子顧天拜拜忽兩股血流縣宰命繫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共來逐遂棄去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偃卧膚肉如生頸爲二創孔有血沫仵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遺害何也悲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後學穎川郝毓麟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記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閎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阯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余適讀

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囂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丘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訾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穫二麥以爲舅姑羞醬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默

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蓄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

記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齔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額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莖作重疊樓子迴圈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圮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

不至十年依依仰止登勝怵惕懷館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爲撤而新之其左蓋吾大父爲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稱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爲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卹貧士故友張自新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

室先君爲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爲先君賓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爲之媿歎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

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于眉眥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愠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于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若廹于外飢寒慉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眞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鎭古剎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

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常熟本小異今從崑山本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携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

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賜羨之
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
世予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
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
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
携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絶少至
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
屐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
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堦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
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

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
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
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
世而遷生氣日漓局如古先渾敦檮杌天以爲賢姓
陋魁壘天以爲姸跖年必永回壽必悴噫嘻吾兒敢
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歿於賊聞遺
書在笥其父含痛胡爲吾兒愈思愈姸愛有貧士居
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淚滂浸王公大人死則無俾吾
兒羸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
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眞爲可憐我
庭我廬我簡我編髡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
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耶非耶悠悠蒼天臘
月之初兒坐閤子我倚欄杆池水瀰瀰日出山亭萬
鵲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三日予以爲祉豈
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
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木之涯從
容笑言手摘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
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耶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
行萬里甦而自述倚尼渠余白壁可賁大風疾雷俞
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宛其在室吾

朝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
淸泓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
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
論父子重惟玆生已畢於乎天乎蹇此誠壹

項脊軒志

項脊軒舊南閤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
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
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
闢四窓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
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

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
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
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
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
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
為籬已為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
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
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
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
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

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
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
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
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
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為
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
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
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
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
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

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既為
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
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
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
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
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
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
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稗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

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冑用事時公隱居十年
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
往流落人間然皆為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
在學宮者為四方遊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
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為秦公故物埋草
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
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
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為名品以余觀之
殆如雕鎪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蘇師
所寧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閭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偃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爲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爲一區惟長興治後迫於城故今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爲縣屬久廢之餘爲修經鬬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木門一歲中畧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圮復加完葺

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寛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爲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爲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益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爲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爲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僨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愼其所之也余少時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興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爲今老矣無能爲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在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蒞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爲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眞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爲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

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謡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為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彼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娛顧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几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為廳記使樂天有知亦

以謂千載之下適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其後復設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 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敝法未為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敝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適辭之趙公適郡人為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益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避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慨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既聞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苛何閒居不撾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扶摘無有也而

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王君名雲鶴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已往往相字以為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為獨無號稱不可

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爲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爲余所自號其實謏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蓋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汲汲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責之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餕以易薦新之品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顧瞻廬舍閲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饑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爲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

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

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覩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爲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虞山曾姪孫允肅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栜字子培其先出自鄱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爲嘉定人曾祖壎祖鎰家世力田父沄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少墮井中覺有神人扶昇之得不死天資絕人倫輩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舉士後得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侯官依阻山海徵召不時

至君雍明仁恕豪右怙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是常熟陳君明近爲福清民愛之甚三年又得張君二君皆吳產閩人以爲美談既而李冢宰罷家居君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爲輕已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爲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爲君益怒遂調孝豐孝豐鄣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衆相戒曰明府善政不可撓也礦賊數百人爲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

新城樓擔雉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山舉蘿緣磴躋其絕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歷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畿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解八十餘萬朝廷以空名勑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勑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卽饒遣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君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巳暮過家謁母時巳陞駕部

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巳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卽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簏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斂而巳嗚呼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尚幼不能治喪弟楚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横涇先塋之左以殷君所爲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爲銘銘曰

關西遠祖世大梁名與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暫飛槍聿來東海著南翔晉潛支懿生鸞凰兩宰山縣如桐鄉尚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寬弘復清強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追促志徒長皇天不佑喪厥良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中書舍人李君墓誌銘

君諱允字成甫少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南渠公之仲子本姓呂氏系出正惠公端其後自河南再徙餘姚以貢籍謀書呂爲李因姓李氏君高曾祖皆用少傅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母朱孺人生君于京邸七月而卒君少失母又多疾祖母楊太夫人嫡母夏夫人保抱姬撫之稍長就學少傅公尤加意訓督益痛其母之早亡也以縣學生升國子嘉靖三十三年秋北[redacted]入塞邊吏以兵驅之[redacted]大懲艾去天子以公贊廟謨功推恩廕一子君爲中書舍人未幾授階從仕郎滿考陞徵仕郎贈母朱氏爲孺人嫡母在而

所生母得贈益特恩也爲中書五年大官供酒膳侍殿班書金冊遇萬壽節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十八年上冊封荆王吉王武安侯爲使君爲副使以行祇事不受遺宗藩敬之辭請告歸餘姚養疾葬母于曹娥江之黃山空方築堅爲建祠而養其外祖母且置後施恩母黨亦自痛其母之蚤亡于是滿告辭少傅北上是冬風雪異常衝冒寒威十一月陛見還職病增劇以二月壬辰卒實嘉靖四十四年也年三十有二配邵氏邵武知府某之女封孺人君尚未有子正月他姬生一子于家少傅公命之曰彭孫報至君病已

亟發書而喜君天性孝友爲人偘偘自將長兄元弟兄並爲中書舍人兄弟三人同省當世榮之君不幸蚤歿而爲人才賢不能無傷少傅之心矣于是將歸葬于山之原卜嘉靖某年月日長中書以某官某之狀來請銘銘曰

成甫子子修羽蚤頡少傅仲子承于休祉錦衣內廷競爽濟美賢如子淵壽亦如此天厚其始不厚其止亦有遺息繩祖之履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封門之莊渠依其姨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眞義大父諱鐘生二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部見之歎曰魏知事修謹眞不忝于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淸都衛從其賢士大夫遊衛暮閒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卽公

所飲酒脤餚致餼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廩米有差公則倣而行之眞義亦名航頭面婁江而東逮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戸常巧免移之下戸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休息至今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淸秀瑩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淸列今坐數十囷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獎歎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于公仲文翁夫婦憐之

如巳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往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內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焉公卒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嘉靖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姚員孺人出適顧夢彀晉驥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進士績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

牒復其姓今皆爲李氏諸子孫婿受恭簡公之業多在成均及郡邑庠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墟始擇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仲女痛其賢而蚤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

銘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仲文翁精善利道萬畝治畇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葼延其鮮其茂共此荄根有魏高丘皇考之旁新粲玄宮日月吉良既固且安以福仍雲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訾翁長子蚤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京師君又才儁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偘偘自將寺中號爲閑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遷陞爲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

戎衣執橐鞬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凉寺人以君爲榮旣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皆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鄉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奇環瑋寶呈表怪麗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驟虔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悒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奇君數從君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

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為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迺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胥之職常從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苦由歷二艱承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為銘詩刻其玄

建安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璧字惟拱自號如川曾大父諱昱大父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為絕出持以示他教官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以母喪歸服除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爭自奮勵起為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之陞建安知縣君為人抗直所事大吏以為儒官多假借之及為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為不能欲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以法豪右皆怗怗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之君曰民且饑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即解銀米商果隨之他縣

糴者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同官皆累息君抗言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今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自愧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刺蘇州詰其屬曰沈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為良吏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而歎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孤與寡母幼弟妹相依倚煢然也既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為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

竟不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爲吏尤
淸苦終以不屑意而歸益生平備歷辛艱而其志意
不少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
明年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後孺
人李氏子男六升晉泰鉦金銓女四孫男女七銘曰
吾先人宦不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
其友李昭所爲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孑孑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
以直爲說也彼逆與順猶一吷也噫惟項涇之源有
古君子之墳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嘉靖十年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意
乃勅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復
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颮卷爲墨所
汚試遂黜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于官舍其子衍慶
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
於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宮會食博士堂中貢法
行予亦與其選時東瀛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
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然人多樂與之遊
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坐
者皆歎息以爲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城
西涇岸間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邑初不以
官爲意也今因其子之請益關五六年悽然如復見
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別號阜齋其先居吳縣竹橋
又由陽羨轉徙崑山高祖方贈大理寺評事曾祖詹
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濟君爲人孝友同母兄大楠三
爲二千石不忍其母萬里就養自以穀水之養奉太
夫人安焉事其寡姊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
夫婦之懽爲稱令賑歲饑禦淳寇罷荷前支應有稱
於溫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嘉靖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
氏子男七人沈氏世宦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
有以大君之家者銘曰
紛辭荔兮將所棄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志兮
已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君諱璣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
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
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爲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
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爲富室蓋蘇氏至

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苟于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爲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熊公弘之女尚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官官以爲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斂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一爲河南葉縣丞即引疾謝去葉縣民爲官養馬例歲一易買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鏹顧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羣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刧君簡

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嫁劉佀陸瑶徐佀葛汀孫男二女一二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浤浤更起而穨惟蘇君野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庇其牧攻家有牝騄克奮其武遂哲文臺雖官之宂亦展其才曰出之處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按哲音哲摘壄作用碑哲葉氏翼天鳥之集常熟本无蘇字輒改故作蘇字又常熟本于先世諱及諸增名皆削去按增不載可也先世名不可削也今從崑山本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禾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

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埠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瘉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貺於沈翁權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敍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儼然既舉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

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還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吝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來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遄言于大吏權假郡虛兵爲援

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鼓譟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薄中邀運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備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發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困而民以無恐時狼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知君之爲亦可以不愧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炤事御史與之反覆開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趙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

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惝惝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貴宮日月光耀天曜○○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顧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病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諸刻及鈔本及唐氏石刻皆作星同二字不可解必誤也今推致誤之由蓋書星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旁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二字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一本誤附諸本皆誤唐氏文到卽勒石不暇致詳耳今亦不敢遽改姑闕之並識

永平張封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鳳舉字騰霄雲南永昌人永昌故金齒也洪武中京國公平雲南永昌初未置郡徙京民居之張氏世家金陵今二百年爲金齒人其縣曰永平其世系事狀在別記君少力田自奉菲薄性介特爲巧黠者所嗤笑然不爲意雖貧而尤喜賙人子德化隆慶二年試禮部不第試吏部將天下謁選者數百人德化試第一爲中書舍人德化貧不能自給猶節縮薄廩寄遺以爲養于是德化在中書二年餘永平有上計吏來京云君已歿而無家問德化悲痛疑不

肯以爲信計吏云以某月離其縣過舍人門見皆衣縗又知其歲正月君出赴鄉飲人言老舍人殊衰憊至扶以還家亡何聞有疾疾少間能自扶起人又曰老舍人亡恙矣間一月竟死死作遺令撿篋中文書爲數封各有記以俟舍人歸且言其月日時皆有據驗德化號踊發喪蓋君以隆慶四年三月庚寅卒年七十有五配劉氏慈而能教德化初借人書讀孺人脫簪珥爲買書奉祭祀尤潔誠孺人以嘉靖某年某月卒年若干孺人先葬于寶珠山德化卜于某年某月葬君于薩祐山去孺人墓若干里以予同在中書泣請銘銘曰

張自江東初爲遷民匪僑而安蕃厥子孫皇風遐暢禮俗倜儻後有逸老訓廸嗣人入掌絲綸命爲天子邇臣既及祿養順化還眞博南山高蘭倉水分悠悠流外載我銘文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爲國初以從軍功始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

于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貴其初起七跟隨鄧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絕而鄧六元帥者今不可考其人矣蓋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富貴淫溢亦多隕命亡國耗爵衛所之世襲常不替所謂長沙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詩爲縣諸生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庚癸之呼江北鹺盜發奉檄往捕之流賊南潰以千兵扼京口閘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

其子廷宣既壯矣乃曰吾好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躯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蓺圃飲酒賦詩以終焉安人顧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謚之女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男三長卽廷宣襲百戶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側室沈氏出也女二百戶揚州官舍林憲鎮撫包守

正其婿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子以中立為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今葬崑山東北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爲百夫長載其閥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出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廼營菟裘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茲永違海沙（按富貴淫淫亦多膺命大國漢書成語書刻富貴淫淫四字在不朽之下必錯簡也今正之又按鄧六元帥卽鄧榮也後以謀叛誅。）

例授昭勇將軍成山指揮使李君墓誌銘

歙李氏之譜葢出唐之末裔承寧仕南唐為寧國判官宋景德中始爲歙人崇吉知福州九世至雄縣知縣蘆盧生社鼎社鼎客海虞娶殷氏女生君而歸歙久之不至女抱其子繈褓以生比父還君已生八年矣因携至歙教以書夫而父尋沒丘嫂疾之君悉讓分而出稍長客嘉定嘉定南南翔大聚也多歙賈君遂居焉亦時時賈臨清往來江淮間歲還歙然卒以嘉定為其家長子汝節遂以其縣學生薦于禮部而諸子皆遊縣學歙山郡地狹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賈然亦重遷雖白首于外而為他縣人者益少君固樂南翔風土而其為人有惠愛雖南翔亦惟恐其不

留也里有爭訟君居其間必右貧者時時散金以周貧交及妻族之不能婚娶者臨沒命其子曰吾父兄弟二人汝等幸自給兄子單薄不能不念特為之分以贍之兄子其少時出君者丘嫂子也初朝廷興大工臨清有營部厰君在臨清輸財以助磚授成山衛指揮使已而嘆曰國家有事民輸委分也所賜章服拜受而已未嘗御焉嘉靖某年月日葬于嘉定第二塘之原君之子汝節予教安亭時所從學者也予以故知君銘曰

於赫唐宗今爲庶士維歙之譜自遠有出有美成山

義輪之職恩貫天誥不衣其菑東海洋洋新宮永閟千里黃山英魂所踐考德刻銘以著攸始

明故例授蘇州衞千戸所正千戸陳君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端字仲德世耕于崑山馬鞍山之陽君之考泰始能殖其貲晚歲有田千畝而生三子君與其仲璋皆少其季尤少也而君之考既卒里中人相與言曰陳君辛勤至老今遺其子其子皆不更事行且見其家廢矣乃復相與計以重徭困之君兄弟益自奮一人往役于縣一人居鄉課農歲有所積而君性長厚務盡權于其弟嘗所推讓千金不論也以此

兩人交致其力人亦多此兩人者為市田宅而君田歲多浸沒君為溝塍陂池甚備又浚楊林風塘五界諸水議役田通乞貸凡以便于民亦卒以得民之力也君諸子既遊太學君亦挾其貲之京師遇例授蘇州衞千戸所正千戸歸而頗以自娛益治宮室園池為富人之樂而不幸已矣時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倪氏子男二人簡太學生第弟璋出也君以其多子養為己子女五人適朱可觀張貝楨顧袍王楠其一許某以卒之明年葬其舍傍之先塋簡受學于予予是來問銘銘曰

世芬華以顯榮兮君力耕以並馳亦夫人之能兮奈何以相嗤彼鳴玉而末實兮又豈其宜嗟玉峯之嶙峋兮君生于斯千秋萬年兮常在兹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八　崑山後學葉方恒訂

墓誌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梁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郎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　長陵在內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紈之習君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寒素爲諸生兄弟有爭產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饕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忍遘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

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無教其甥盛化化後成立爲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即移疾不出扁所居曰抑抑齋學者稱爲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爲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藥米人以故多懷之太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圮有光祖母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爲親中表兄弟有光少爲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雁行逡逡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是年卒悲夫世愈薄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壬戌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八以隆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人祔子男三銘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曾孫男三族子論狀君行事而來請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尚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　帝錫之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崑山州始爲

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詁父雲南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備江西擒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子人抱置膝上許以郡王妻之公遜辭以免其後邀君爲賓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壻其君佯爲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既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輒即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弔往還未嘗失禮搆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儉嗇言治生者不及也比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

而意氣自若性好佳山水歲載妻子入越遊西湖初伯兄事生產毋咨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問喜賓客君常參與讌宴於兩兄間皆得其心而鷄傷急難死喪之義尤備平生不媕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人有火其田廬者吏收寘法竟爲乞免常語公居官持事抵掌激昂盡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孺人出執贄執瑁執琮諸姬出執贄先卒女二人適縣學生朱應望陸尊道孫男四紹克紹舜紹禹紹文孫女

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紫巷金孺人祔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爲銘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故爲狀必請之銘可無愧銘曰

維昔王公仕宦有聲秉憲揚楚寶屯其兵奮山流寇辭婚逆王　天子嘉之命毀于淇功庸方載不永其年公寶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丘園書此方石俟後之賢

朱隱君墓誌銘

君諱珽字朝貫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冒陳氏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爲朱氏故里人皆稱爲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爲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應對慷慨尚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爲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耒入郭中問儒生學弱冠遂爲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

經輒籍記得進士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爲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賙鄉人遂至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咏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能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和絕不與人較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主司第其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償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人長卽用賓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頊陸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

世而君以五月三日賓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澧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霑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忍爲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婞直兮不能覺也躬草萊兮奚墳典也苦爲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搴也逃閒野兮老閉鍵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爲斯銘石可篆也（舊書覺字音充說文乘皮革也奚按本作好）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濱江有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柱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櫺垂顆公忻然曰闢馮雪竹久矣請爲賦詩會東即口占語過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別號也會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輒挾會東以爲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輒有詩以傳久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孺以江上別業贈會東會東父子力耕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海城中潘餘事爲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所賓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不出張都御史遂爲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男六適遷遂迭述邏今惟邏遂存女嫁黃良輔亦前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邏曰吾死必乞歸君銘吾墓以余素與善又余妻王孺人與會東母兄弟也邏使人之京師因陸都事來請銘蓋以某年月日葬其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

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全德葆眞遂累而行卷殺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江水沄沄有餘淸芬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爲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爲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騖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

道雖而爲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爲己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爲倡旣有名位以爲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焉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旣没和者曉息所謂慕高名者澌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爲己任是時海內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

於家至於没身而已者此所以爲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爲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左侍郎其上祖考皆贈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爲御史上書　武宗忤佞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干胡敬齋大要以主靜爲功葆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爲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劑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爲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頗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没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爲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夾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嘆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

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亨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

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惆

曹子見墓誌銘

嘉靖四十一年春予北上過徐沛遇子見先後行二千里至乾寧阻冰遂與子見乘肩輿陸行歷武清之境時同行者晉江許天琦王同讚張國謙華亭張從律皆被薦獨予與子見落第又三年余亦登第而子見已前死天下士歲試南宮者無慮數千人而得者十不能一而一時同行者六人五人皆得而子見獨

不幸于甚悲之信乎數之不可知也子見之才其于國家要爲有用而竟不能究豈不可惜哉子見諱世龍松江上海人元時有宣慰葵炎者其後世次始可紀而憲使時中御史閔紹繼顯于國朝父諱鼎以貲授昭勇將軍恭衛指揮使徙居縣之琴村有子三人子見最少九月而孤爲兒時嘗以事謁縣令鄭君洛書甚器之事其所生母至孝病不解衣而寢始子見孤時賴伯兄翰之遂以父事伯兄後兄有孫因撫抱之如子云吾以報兄德也然兄弟三人同居三十餘年皆無間言人以爲難子見家澱山旁田頗饒沃故

爲里中大家其後稍稍衰落子見既得舉遂舉餘蓄而振之貸累千萬子見治生以嗇至于義所得爲如救災恤患即無所愛鄭令閩人家爲倭夷所焚其子流寓松江子見首割膏腴以爲鄭君祭田且爲縣人唱其所爲皆此類先是松江新建清浦縣子見以清浦縣學生舉于鄉其後縣廢復爲上海人子見卒于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某日年四十有九妻王氏女子一人適謝允誠再娶王氏生男子子一人志尹而志舉者其所抱兄孫也卒之又明年正月四日葬于其居之西南新阡銘曰

曹氏軒軾快有郝邢荆楚疆陵而以後亡爰自西都錫壤平陽沛譙之起禪漢而皇趙宋之世代有侯王迄于本朝簪組輝煌厥今有家湖泖之旁才惟子見爲國之良以豐其業不究其長下藏永固俟後之昌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淳字㢘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大父諱海大父諱文俱皇贈刑部右侍郎父諱廣仕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甚貧常至乏絕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爲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

不下咽舍哺佯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蓋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貧苦之日爲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繼母夏淑人留崑山日閼無儲外艱戕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于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不逮其姑而事

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勤兒子婦也春秋已
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甘旨不先
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丱衲教之皆成人嘉靖三
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柽邦
皋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鳳興鄭志淸孫男三
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碩
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
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侍郎所上疏當正德
中皇嗣未生天子不御椒寢日在豹房西方喇
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徒貴振天下而山東

羣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淮間當是時天下詾詾然有
不測之憂而卒遏之日內外淸謐卒以啟中興之治
者緊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冒于朝廷也余晩獲與
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爲君之家狀推其平
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
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云銘曰
直哉冏公匡我　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孰共其
茶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敝化杳麗厥世云
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
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言
之公之歿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蓋
邑之爲公卿顯人多矣久乃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
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閟藏之
部帙宛然封鐍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
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
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
淇衡州先以公蔭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
卒於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貟材字世德爲文莊公

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內
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遊處
畧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爲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學
御史張蘇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爲行冠禮而字之
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爲不屬草頃
刻數千言其辭漫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貴異之自
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薦知名於黌序
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於廷分隸南太學
又不及選調以殁人以是痛惜之君爲人至孝以衡
州君卒於官不得親含殮歲時祭享倍切哀痛而事

王夫人謹甚王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𢥞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視羣從昆弟恩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馳騁於當世以跐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所與邑弟子偕爲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其徒爲文自若閶闔筆自譊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日生者今爲某官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壽今年歲使等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徒相視而笑蓋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爲戲亦終無所

介於心其天性爽曠類如此卒於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尚書康僖公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爲女紅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於台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貲雄於鄉里事王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已出而於妾媵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即恭煥鄉進士次恭炘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孫男二人儉封儉圭女三人文莊公賜葬在謚瀆之原去縣二里所世世列葬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穿故穴與兩孺人合焉實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日也先期恭煥恭炘以友人俞允文所爲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於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於天下爲名臣士必待於時耶佩玉鳴琚炫煌於一世者何身殁而名湮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厄而常伸吁

嗟乎君不愧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於後之人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

喪憂患顛倒猥猥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
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炙
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
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
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脩飾介
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儻佇無所
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搨
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
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
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于古而未已也不

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
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
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没而予復往又
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
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
曰善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
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
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陸允清墓誌銘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
少出不能數至其館獨允清之門人丁允亨時時過
予過其家迎允清與共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別去遂
還太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
不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
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
之已二百年人益巧而法益弊相與剽剟竊攘以壞
爛熟軟之詞爲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直土梗矣允清
之於經益學之而求其解於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
洛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

者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解而言之悉有條理由此
言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
允清之不遇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江南人多延允
清爲師允清獨以師道自居雖其門人有貴者不肯
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爲異而允清行之自若人尤
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女兄恩義甚篤日
園無儲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矯亢之行故
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
燕會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
以爲靖浮稱播海内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爲君

不好士先王卒用靖爲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與貴
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
則蚯蚓當伏藏閉關之日而覩有顯揚拔擢之榮必
無幸矣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
言爲然允清名寔居海虞之横涇後從雙鳳又從沙
頭皆故海虞境今爲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
世居尹山尹山在吳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
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
干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各一卷卒
之後百有十一日葬於某山實嘉靖三十九年某月

日允亨治師喪鄭其家復爲之請銘銘曰
千尋干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顧化而往卑爲
沴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徵詞勒玄碣

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
會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旦
不爲有司所錄往往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
爲太平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脩舍法以幾
化成之效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
間歲不歸不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
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啟攢與君合葬於縣
郭外小虞浦之原請銘于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
凶孤露無依寄于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
學無所成爲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爲
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
事比然其教子不爲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
少假貸嘗曰吾爲生良苦汝宜自勉吾見某某皆以
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妣等卒先人幷曰
之事身自爲之前此不問也益不欲使兒輩與聞僅
用志之分詩所與遊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

如已友益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
歿每祭輒潸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寬逸比
詩從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
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
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
於學覩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
養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狀云云詩
語良然君諱寔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年
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
窮乎余聞君爲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同

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于縣君爲言縣令即日上狀白其寃取其人還其所全活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興者是爲銘

李君墓誌銘

鄕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耕崑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爲杜氏壻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又謝去見其子翛然玉立聰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爲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吾耕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餽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

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爲營搆人見憲卿衣必絜食必膳經書史必備具以爲其饒裕得自寬不知其實不給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鄕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鶩於其所欲得而日强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爲者浸爲而無省敝敝於一生之勤心疲策蹶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數疾以趨利萬不及一而能退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斬於五十假令憲

卿不第其寧以無死今及有以見之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於成化丙午其塟也以卒之年某月日子卽憲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涇之丘君所止委祉於後卽其身孰生與死

居君墓誌銘

吳學生居鼎重以嘉靖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喪其先府君明年四月初二日嫡母柴孺人亦卒皆權厝于崑山朱地村至是其生母陳氏卒而二女又相繼以夭鼎重妻顧氏復以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死鼎重乃卜地于三十保綠字圩之原葬其父

母妻以二殤祔禮也蓋期月之間遭三喪與改葬者凡六輴車相屬道旁觀者莫不嘆息淚下曰若居氏之死者如是而世猶多人何也抑世人之援援而君獨可以死耶君諱懋字士勉其先吳邑人祖諱某父諱某生四子君最少故里人皆以行次呼之爲舉子不就居田野飲酒放浪以自娛爲人性剛于世少可嘗以事忤太守王儀儀使兩人舉以撲幾死而辭氣終不撓初無子已而鼎重稍長遣從師問學君亦折節求賢士與之遊禮意曲至嘗望得其一言以敎之鼎重爲文見許可卽喜甚于華衮之榮携其子赴試

所至賜美海虞奇勝之處往往與故人相遇邀呼飲酒及御史考校日發起夜寢候伺如諸生鼎重試失意歎吒累日蓋鼎重能自立矣而君竟以死得年五十有七柴孺人祖贈應天府尹諱晟父諱奎從父奇大皆舉進士奇官黃門累遷至京兆居九卿閒家世赫奕孺人獨守貧素撫鼎重如已子視其妾如弟鼎重婦髮始覆額入門愛之如女也而妾婦亦事之謹門內雍和人以為難云卒時年六十有一陳氏年五十有六其葬以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銘曰

吁嗟居君知為儒之難也綺紈之習儆以安也死琦之辯讓以讓也夫婦慕賢志獨專也不食其報付諸天也

詹仰之墓誌銘

仰之姓詹氏諱商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甚乎知豈其出於性然耶為賈與為學者異趨也今為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為賈者獨為學者之好豈不與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遊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為人恍然如生相與為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昆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為休寧五派之詹然近世貴顯者益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而予為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耶

朱肖卿墓誌銘

君世家安亭鎮其地于崑山嘉定兩屬故君為嘉定人亦為崑山人安亭有二沈氏昔時有沈元壽者慕宋柳耆卿之為人撰歌曲教僮奴為俳優以此稱于邑人郎君之族君之考曰朱翁朱氏之外孫也君以故亦冒姓名曰朱傳而字肖卿云始朱翁好俠見惡人必摧困之而右助其良者里中人莫敢忤朱翁朱翁老而無子年六十餘矣連舉君昆弟三人君其仲也翁初自傷已得子則喜甚三兒髮稍長日挾以出走馬射雕村落中益自誇說其有子也然翁竟及其

子之成人以卒君貌頎然愳而好任氣役人欲學其父然不如其父時其父時安亭號爲富厥正德以來戶口日耗田荒不治故家廑有存者君以大戶奔走兩縣無寧居故雖彊力莫能振君卒于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五十有二娶陳氏男子子三人果善稱善述復沈氏女子子二人適某某沈果以是年月日葬某原果讀書好古其妻宋太師王文正公之二十二世孫予妻之妹也予是以往來安亭而嘗與果遊于其葬也爲之銘銘曰

維崑東境昔稱繁盛吏失其政人以疲命小大俍俍奔走四迸君于其閭二目炯然怒氣塡塡欲奮而顚吁奈何乎天

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竇濱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于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

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蒲水時淤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漑其始居民僻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

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遜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玆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

往往歎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頻毖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下泉海魚為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然江海寂無烟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嘣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于茲土

震川先生集卷十九　圭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九　南平後學簡上訂

墓誌銘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為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鎬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關士關始遷嚴陵士關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但汝但生崇俟自定王以後至崇俟始失其官為士庶崇俟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

友端友端生季禾季禾生同芳同芳生獻獻生四子滌滑深潽潽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為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請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脊其賢者也同脊於汝淵為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

脩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
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
迨其九族存者孑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
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脩于家
庶穀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金君守齋墓誌銘

余少聞嘉定之漳浦有君子曰沭齋先生未及見而
先生早世後識其子于魏恭簡公之門及居安亭安
亭去漳浦十里與賢者之居相近其芬馨若將可挹

而先生之從子太學生喬從余遊得時時語其家事
喬父守齋君于是葬有日來請銘按狀金氏自縣之
南翔徙漳浦五世而至處士諱鑑鑑生灌灌生三子
長諱洲是爲沭齋先生其仲諱瀚卽君也金氏耕漳
浦十七世世益大而沭齋先生遂邁志爲儒者與海
內諸名士廣東湛甘泉浙右蔡我齋山東王純甫江
西夏敦夫及恭簡公游君爲力田治生以資其宦學
先生舉進士調永康令尋改國子助教復爲高邑令
所至淸廉無絲毫取于民衣服器用君悉從其家送
至官所自永康入覲唯須知冊役官夫四人事畢所

存冊笥架亦還其縣其在京師終日杜門一書不予
人平生食無兼味或曰先生非有待于其弟者也人
以是兩賢之君與兄少同學其師欲笞君兄卽悲泣
師每爲之止其爲兄所愛如此父可田翁性嚴有所
不樂君卽長跪終日雖風雪偃凍不敢移膝翁晚年
有所愛庶子君卽自請別業于祖居之北千金之產
甘于遜讓或疑其不能無憾而君懽如也初子喬未
生卽以沭齋先生之季子爲嗣名之曰嵒撫愛如己
子而嵒亦不知其非君出也居常對人語其感兄之
德稱兄之賢至不容口世道淪斁爲善者兢兢懼不

能免況先生之卓行君不惟不齟齬之又成遂之可
不謂之賢矣乎君春秋六十有三以嘉靖三十七年
五月六日終夫人顧氏二子卽嵒喬孫六人應麟應
龍應鵬應元應驎七郎孫女一其後七年葬于漳浦
西之新阡爲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一日云銘曰
均爲同氣孰嗜冰雪以居耶孰混汙萊以墾耶孰于
于以朋安耶孰斷斷以疲瘁耶孰波馳以吸其精耶
孰坎止以食其福耶孰將百年之計耶孰將千古之
慮耶吾不能知知是墳者先生之弟耶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八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虞城之先塋而以某年月日葬予與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來請銘予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序曰君姓王氏諱瑀字邦獻其先居崑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卷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蔣峯生福福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獻獻生熙進士鑑鑑生漳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於京邸君弱冠補博

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南之民困於徭役雖耗盡矣自儒者皆躬自執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以廢學凡六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蹣跚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爲衰止久之而後謝去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泫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求於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事於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闒闒以沒世可悲也已君爲人仁恕多所施予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懟其形病而貌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爲人者也君母沈氏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杲生二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爲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舉君治易而二子今以春秋爲博士弟子銘曰

牧之良與生非田之頻突生弱締忠與孝後有焉三世儒生今其興

李惟善墓誌銘

李瀚以嘉靖二十九年月日葬其父李君先期爲狀

來請銘曰君姓李氏諱元字惟善高祖諱保曾祖諱虎祖諱宗父諱英縣學生母龔氏君以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九配張氏子男三澈瀚鵬澈鵬皆前死瀚縣學生孫男二一鵬一鸞女一適宜應楫縣學生曾孫男一紹先李氏世居嘉定守信鄉君以貲故居新涇涇四十年前爲荒野今起爲市而賈奏焉瀚卜葬去其居若干步望張墓狀如是余昔嘗志張翁言翁淳樸無世俗撰得壻李君任家督日飲醇酒無所問李君之才能豐其業而取張氏族子潮爲己子已生三子皆姓張氏而歸復爲潮子

張是二姓惟無間嫌及翁年老乃以潮後張氏而歸其三子之姓其始潮在諸子列也今謂爲甥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李君之謂矣春秋樂道人之善是宜書之不一而足銘曰

吳淞東流錬水出岸岷大海沃赤日土岡隴靡聚千室樹成吉具雜黍稷有美丈夫從孟姞新涇之原生攸宅考終卜藏惟墨食左爲翁阡森欝欝兩丘相望無媿色載詞于石永不泐

張克明墓誌銘

嘉定張君卒於嘉靖十九年月日年七十有九初娶

孔氏卒於弘治某年月日年若干再娶秦氏卒先君一年年七十有八葬于其居之新涇嘉靖二十年月日孔孺人先葬在倪家浜遂以祔君諱杲字克明爲人剛直無他腸遇所不可憤發怒已則懽然鄉人爭來決曲直至有所詈擊而能不怒日飲酒微醺輒睡去了不以世事爲意也兩孺人皆有婦道君少孤貧常賴孔氏力生以自給而秦氏恂恂無所忤與君齊年而俱享眉壽人以爲難然竟無子而孔孺人生一女贅李元爲壻元始壯能應家君一以委之遂至于豐殖而君之弟某有子曰潮李元抱以爲己子元又

自生子曰澈曰瀚曰鴻皆姓張氏君既卒瀚流涕喟然曰春秋書莒人滅鄫爲此也吾爲儒者不可以不正于是言於元卒以潮爲後而自別爲李氏瀚始呼潮兄也今謂爲甥吾聞張氏之厚也字其壻如子教其外孫如孫而李元之愛潮猶子也至瀚裁之以禮可謂變而得其中矣銘曰

有女以贅有壻以幹蠱有後以紹厥宗有女之子以匡其禮吁嗟乎張君其有子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玎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黃渡東海上父

諱廉字汝界實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母黃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翠其妻李氏陳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爲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爲子會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曰候司之乃生女曰吾德翁即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即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以身藉之不令著席臥比就外傅僮奴悉遣隨而身自桔槔張孺人爲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之日督書誦而君性寬常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

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産悉讓其兄盡復賙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鬪縣呼名亟去遺旅舍中君後至獨留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爲人乞貸已而負之君爲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産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嘉定東門外瀰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

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不言也取曆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奠告於先至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背侮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蓋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堯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汩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爲後必同宗然吾以爲聖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爲輔相之功所以爲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畧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堯生以此事之死以此葬之而祭之可矣余爲銘成思堯之爲子也君始厝於新涇今卜兆於縣東南依仁鄉之蘆涇而以孺人祔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銘曰

厥德孔厚而靡孚字天若斬之人以力致白鵝胼子一氣相親既慈既孝有誠無欺亦既有子以視其隧天實報之庶因不墜

陸子誠墓誌銘

君姓陸氏諱意字子誠居太倉州之東鄉贈文林郎塾之子殿郡推官愚之弟娶龔氏龔氏居崑山之南逕孺人山東布政使理之曾孫武岡知州震之子武岡有三女長適兵部右侍郎王公倬之子都事惜次適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之孫學泗其季不出適武岡以聘君而授館焉陸氏世望族故與諸家多有連而武岡初倅閩之漳郡携子壻以行及改調遷而君感南中瘴癘至家而卒時正德九年九月九日也年二十有三而孺人復從武岡之治所居長沙零陵之

閒數年武岡沒而後孺人以其子歸陸氏蓋去君之世四十一年而後卒時嘉靖三十三年月日也年六十有九于是其子明謨傷先人之早世而母寡居鞠養敎誨之勤將合葬于太倉州花浦長涇之東源而思圖其不朽明謨少不能識君之遺事詹事府主簿王君世德君甥也爲之狀而王君時亦少弟言聞君之昆季皆稱之爲陸氏之才子弟云爾至述其從母爲人慷慨好施予平生屹屹無女子態可以爲賢矣予之從祖母與武岡君同祖而諸姑多嫁東鄉故能知兩家族姓之所自明謨旣壯嘗慨古人風節尤喜

吟詩而詹事家方貴盛以淸街守南京故府一日掛冠洪武門而歸其中必有過人者予以其言可徵信焉故爲之銘銘曰

適爲大婦不永其終四十一年言歸其封一世之違千歲之同

王君時舉墓誌銘

君姓王氏初名翔後更諱羽字時舉世居海上而以醫名家少讀書論必求其解不解不肯已有能者輒就問之以故治人疾多愈然不自以爲功或譽之輒言吾所以爲術乃神農黃帝之傳神聖之道顧非盡讀天下書通于天地之化以參合于人不可以爲今所爲者乃徒剽取僥出以幸中者也及人有酬謝與否未嘗望之性誠篤方嚴終身不近非禮之色居里中恆見憚往往諸少年相羣聚戲褻君至皆走匿曰朱文公來矣一日出門見童子泣于道問之曰朝入市失所持物恐歸而見笞問其直幾何與之代償已而童子挾所償來還曰朝所失已得之矣君亦遂不受童子泣謝而去嘗自恨不讀書見儒生文士必悚然卻立意其中莫測也其愛慕如此初君之世父弟翹始數歲世父將死呼君屬曰儒學難爲不如授以

汝術易了今可爲生而已君後不用其言敎之儒期年翹以選爲郡博士弟子員雖不遇然以文藝稱于士林君卒于嘉靖三十四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二娶嚴氏生子男女皆五人男用賓用卿用才用享用文女嫁某某孫男女幾人而君之昆弟亦五人翔翀翱皆弟也翔無子以用享爲後于是翹來請銘曰兄字吾如子衣食敎訓之四十年翹無以報兄歿時會倭犯嘉定又大疫兄日未出卽出診視人疫侵染以死圍城中而翹方走西南湖上至死不相聞以是爲終身痛蓋來請銘三年矣銘曰

世載虛華本實爲屍海瀕推朴士風亦澆尚有古人抱術以槁吁嗟孝友有墳其高

蔣原獻墓誌銘

君諱杲字原獻宋尚書禮部侍郎堂之後其先宜興人禮部知蘇州徙家焉因世居長洲之鄧巷里曾祖達卿祖諱集父諱淮而君之配馬孺人亦長洲之望族家在甫里君不幸早世旣葬矣其後十有八年而馬孺人卒又十有三年祔于其夫之兆禮也其子煉來請銘曰煉也少先人之葬事不備無以列諸幽今幾葬吾母嘗所聞于吾母及先人之游者得其一二

先人養其二親晨夕之饋不以溷諸兄弟官有浚河之役族貧者爲之代出力諸所行事洽于閨門而及于鄉人坦懷待物尤爲人所敬愛而吾母寡居十有八年代吾先人上事父母下撫諸幼吾先人爲不亡也皆不可以無誌煉又以其家所得當代名公表志數十若陳劉二祭酒徐武功伯李文正公吳文定公論次君之先世往往孝友及文學發科或爲循吏而其居鄉者大率長厚能以愛利及人卹人之急如恐不及賑貸或至于石其疾病也鄉人禱于神以千計歿而哭其喪相屬于道葢數世如出一轍而文定公論之以爲是豈有爵位在上其勢足以安養乎民而得此耶彼爲一郡一邑有愧是多矣葢蔣氏之行誼著于鄉里者如此考其世自洪熙至于弘治六七十年間適國家休明之運天下承平累世熙洽鄉邑之老安其里居富厚生殖以醇德惠利庇蔭一方者往往而是蔣氏乃其著者至于君之世有可慨者矣然觀煉之所稱述其行事猶有先世之遺風焉君卒于嘉靖元年月日年若干葬以某年月日孺人卒于嘉靖十八年某月日年六十九葬以嘉靖三十二年某月日墓在王巷先塋之次子男二煥煉煥女三孫男

五炎已先卒故葬與請銘者煉也銘曰

青丘之旁吳淞之涘爰有君子克昌其裔不嗇其施民之攸塈鄉人父兄笑語洩洩朋酒斯饗樂我豈歲於惟帝力伊誰之致年往化徂日月其逝我銘斯藏思爾之世

潘用中墓誌銘

君姓潘氏諱乾字用中嘉定人祖諱聦縣治城遷東練祁之滸所謂羅店者有生產畜聚考諱廉以無嘗省傾其貲及君之世靡遺焉君年尚少遭父喪廓然臥苫凷中責逋滿門左支右吾恬不爲驚事以辦飭

由是三十餘年清刻自將掇拾奇羨今年作寢明年作堂又明年治田廬期于慨大其業不促速爲之縣店嘉定巨鎮商賈之湊人多機利君存心忠恕恆以牟漁暴積爲戒人亦不見其乏卒又饒給云君爲人溫良隱默外內皆稱爲誠長者初爲縣學弟子員及其子士英亦爲弟子員父子相隨之學宮久之君竟謝去士英嘗病君抱持哺飲食夜溺以津唾之愛之如此也君患風痺猶管家事士英請少息君曰恐汝廢學吾生一日爲汝治家一日也如是五六年以至于卒士英在學每御史至試之嘗爲首選而未第然

士英不戚戚而以不及古人爲恥從師問學嘗出百里之外因是可以知君之志遠矣君卒于嘉靖十九年六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六明年十二月初九日葬于鄉礎涇之原配沈氏男士英士賢女三人嫁某某孫男二人予辱與士英游爲之銘銘曰

與乎不自踰其居啬也洎乎若無求其千祿也敷澤其由貢厥本也安于此丘惟君之穀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　洞庭後學翁澍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某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郎賓至酒醴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

誓時庚午之歲大侵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依倚爲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闤闠中人罕見其面尼媼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唄尤數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目蝎睆靡靡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孀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

授書爲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君始家世讀書淸貧飭行所慕尚也孺人子一人冑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曰

兩儀奠位自初有民陰陽會合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爲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恆王道陵遲關雎刺興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禮天宇晦暝孰知千載是心猶明懿矣淑姚居然性靈爭芬肹谷競飾商實有赫管彤於昭汗靑子政作傳元凱翼經無徵不顯雍幽不呈鐫辭於石以紹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爲治葬事遣其子艮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爲捐奩時衣裝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即往收穫若寒迨春而面皆皴瘃凡賓祭補紉餚饌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仂纖麗之服珍華之飾屛去不御親黨有遨爲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爲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爲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搆危疾自知其不起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爲婦以至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爲櫬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即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

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夫豈爲區區之名即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泯沒者予讀谷風之詩益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爲其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至於旨畜以御冬其微細者亦自言之亹亹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艮謨長洲縣學生艮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丘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臚封亦以貴起來嬪陳宗

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瘁自喜悲彼論表不能爲婣
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進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寔三十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子遊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世恒以是爲幸不幸相與爲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

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爲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以爲之壻既不爲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給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孺人與共勞苦有雞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蓋富貴壽殀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記其後每稱以勗其子爲人凝重在父母側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學業相過從卽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林茗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卽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賢如此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

炳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堯文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欷嗚咽流涕不能自止予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殀其行獨而不祿
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侀夫孰能知其由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予少善潘士英子實子實自嘉定來崑山居馬鞍山岩石之間予亦時過子實因獲拜潘府君氣貌方壯盛也喜飲酒不屑事生產而沈孺人者清浦大族清浦在縣東南海上黃浦之東蓋俗謂之江東沈氏云

孺人去胥澤攻勤苦以佐其家又以其餘力爲高樓夏屋以居而子實得自恣游學嘉靖某年月日潘府君卒其明年十二月葬于脚䂊涇之原予嘗誌其墓府君亡而孺人持門戶如其存時子實益復聚縣中俊彥日與講肄某縣人往往取科名貴顯于朝或不幸困踣于時亦以道義爲鄉人所重皆子實之與也人以是愈稱孺人之賢而幼子士賢亦力學爲諸生會倭奴犯境子實家近海最先被兵遂奉孺人避居予安亭舍中予家人皆得挹其慈範明年寇益深子實去之澱山湖中孺人命舟益遠去之檇李入其郛

中澱山湖王氏予姻家也是時從孺人行者皆獲免不從孺人留者皆被害其倉卒明智如此兵後家悉燬子實稍卜新居始以不能具菽水養爲憂于是計偕留京師遂授處之龍泉博士龍泉山縣學宮皆傾圮因留妻子侍養先之官除舘舍欲迎孺人而孺人竟病卒蓋子實非苟仕者千里就微祿以爲親也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豈不傷哉雖然使子實早取科名亦不肯趨時以爲大官雖爲大官亦必不稱此以爲親榮則今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蓋無媿也予銘府君至是二十年乃銘孺人而予與子實亦已

老矣其又不能無感矣夫其辭曰

沈氏江東世名族黃門杜後兩賢擢孺人父肆王父輔世稱孝子善慶遲府君諱乾用中字士英士賢二子續女適金謝徐應元張來之配先母覆孫男女七曾孫二徵嗣發發繁祉福已未臘月日初五七十有六齡非促微文志墓襲前詞明發除日祔夫麓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震澤東出爲淞江逕吳之境而南故吳地多以江名子嘉世居江南唐氏居江北皆崑山之鄙也相去二十里故孺人歸于子嘉時參知公已登進士子嘉以

兄故諸生時爲廉吏祿養不贍賴國家恩澤得以安其閭里無呼召之擾視先世雖以貲高里中而數苦繇賦今可以無事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百畝孺人口儲百餘人歲時伏臘賓親之費不使子嘉有言而悉自辦治而事二大人極孝養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有令兄弟又有賢婦得以無顧念孺人産子舅中憲公已病亟聞之亦喜初晏恭人卒孺人哭之哀又哭中憲公而病尋卒子嘉痛之十七年而不葬曰不敢薄吾妻也又曰始吾爲生之難今稍裕而吾妻不及矣于是以某年月日葬于千墩浦奈字圩之新阡子

嘉名大賓男子子一人之榮女子子三人適某某某又男子子四人女一人繼趙出孫男子一人余與徐韜仲皆子嘉之姑之子故請韜仲爲狀而余爲銘子嘉謂皆外兄弟可信其賢不誣也銘曰

孰爲之昉不旣其養自我爲土或居其上其命也夫今兒子之長黍稷禋祀其永享之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于予其狀云張氏世居崑山之水墟村曾大父諱奎大父諱佩父諱錦母潘氏父少習舉子業長爲郡從事不久

棄去所生女子五人皆聰明穎慧而吾母尤嶷重貞淑頗習小學列女傳能了大義嘉靖初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歸久之先妣封孺人范氏卒遂以禮聘爲先是范孺人方正賢淑動協矩矱人以爲女丈夫吾母志操娟潔動止有則族黨內外咸謂有范孺人之風朞年生不肖先君乃悉以前所樹產歸伯兄而携吾母子搆別室以居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懼弗給也治生纖悉僅僅取足而恆宿儲甘旨爲吾父儆姻合朋之需吾父得夬猶于江山綠野之間情閒意適者實吾母之助爲多不肖方向學吾父謂吾母曰兒年少勿以他好奪志卽遠大可期也庚戌之秋吾父奄忽見背吾母敬承父志否于伯兄博訪名宿延之家㪅饌粥饋遺必加豐腆早夜冀有成立以慰先人于九原未踰年則訟役交侵吾母于是撫不肖泣曰汝父不欲以厚貽汝正爲今日而人情若此奈何所賴以自立者惟能讀父書耳卽汝負先人之志吾亦何以生爲也遂相與大慟不肖因悚惕痛勵値倭警家產蕩焚吾母傻露簪珥爲延師費不足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蓋自先君謝世今十五六年中經頓摅百出之苦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惟是尊師敎子

則愈久而愈切聽從伯兄課試有不愜輒令長跪提以大杖吾母旣忿不肖駑鈍又重憐之卽投杖號泣竟日每夜篝燈課讀而躬自辟纑雖隆冬冱寒戶外雨雪交作猶淒然相對不少假借歲甲子遘腹疾三年不能起丙寅疾益甚是冬値五袠之誕子姓姻戚來寇萃止擧觴稱慶吾母爲力疾强起整衣登堂矣而委頓不能勝乃自嘆曰吾必死矣然自汝父見背遺汝中更多難吾撫之以至于今吾卽死不愧汝父于地下矣越明年正月某日終得壽五十有一子男一卽不肖範孫女一幼未字嗚呼他人之母母耳使

範無母其能一日自存也哉範今僅得成立能備一日之養而吾母已不能待矣此所以抱終天之恨也狀如是余交方氏三世矣侍御諱麟與其兄奉常公諱鵬同舉進士有名時稱二方侍御性豪爽然于範孺人頗嚴憚之後與張孺人別居甚相愛舍其平生所為業更自建立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其伯兄則長史桑范孺人出也又所為延塾師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秦進士光甫及梅虞二陸皆相繼登科第而循道復中鄉舉將踵二父以起人稱孺人主中饋極奉師之禮故循道痛念其母異于他母良

然循道事孺人尤孝葬在縣治馬鞍山之陽故祖墓而為別域實隆慶某年月日噫其可銘銘曰

懿矣慈母又有孝子卜從其先惟墨食遺後人祉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世為長洲人始尚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子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粲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為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為人博雅善著書好遊名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來不就何家事家事一任

孺人孺人亦以為治生纖嗇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　朝廷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溫言慰解之胡夫人乃語孺人初為家甚纖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為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為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蹶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痛二

子迎歸為壽華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即本枝次培枝魁枝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家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為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吳與人惜之余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

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家卿之興甚貴而昆黃門績文為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頎頎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束之若急及有代人

脫焉如釋來遊武康象服褑褑覲子循政式遄其歸
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勒詞玄石以詒無窮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曾祖璠祖錦父沂以貲雄海上孺人年十七歸沈君垣沈君自少不能治生遇有賦調輒轉徙避之孺人常椎髻单衣步從其夫至則與女奴共操作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覬望沈君時大困意不能無懟孺人俛嘿而已母老且病兄鴻臚君梓在京師孺人日夕侍湯藥不去側母以是安之平生無疾病一日之後園右食指爲棘所傷血濡縷遂至大疾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一殯殮不具鴻臚君經紀其事葬之吳塘之源塋以其年十二月初八日子男二人大有大成女一人大有從予遊予素知孺人之愛其子每告歸必問所習大有對之辨析卽喜見于色吾妻沈之自出呼孺人爲姨然年最少孺人嘗在他所未嘗相見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獨曰嗟乎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因流涕累日予屏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自遭此痛回首平生惘惘無可向人道者或議以私喪踰禮而不知實有身世無窮之悲聞孺人之言而爲之屢慟焉及是大有來請

銘恩其言尤悲因序而銘之銘曰

嗟生之厚而戮之塞不忮不求君子之遐生有令辭
是以銘于茲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朱君良之妻封吉安府推官諱苓之子婦父諱桂母王氏伯父諱松母朱氏實吉安之女弟孺人少時伯父母無子養以爲己女欲爲朱氏重親遂聘朱君爲贅婿久之致其家于陸氏之族曰蕃者曰女不可以爲嗣婿不可以爲烝嘗必欲爲後蕃也宜遂歸于朱氏吉安爲諸生布衣糲食歷以自給及長子舉進士選調吉安得推封及爲監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始卒已又爲廣西廉使爲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猶在堂孺人終始孝養雖其兄弟亦賴之年二十得寒疾自以終不能有子爲置他姬生三女子已又生三男子撫抱若一生平無紛華之好無夷鬼之惑於治生尤纖以此致饒給云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九男邦教娶歸氏予從女也邦禮娶徐氏邦治未聘女適縣學生周履冰楊承芳張復祖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權厝于祖塋而以某年月日葬履冰述孺人狀甚備予爲採次其辭而

爲銘曰
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非有怪特奇畸而在于
仁孝勤儉而無忮忌之賫雖今世固有之世人不察
而不知有其知之視予銘詞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戶侯章君洼之少室歸化令若虛宗
實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虛曾祖珪監察御史祖
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
理最賢大理生洼以貲爲某衛千戶始昆山之東鄙
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戶侯
贅于楊氏而楊女蚤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

章甥遂爲章甥娶洪氏女如其女戶侯以此卒居楊
氏然無子以兄子粲爲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
子卽若虛也已而戶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
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兄子爲後者而戶侯與兩
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旣舉于鄉太孺人撫几遶而行
喜不自勝及爲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
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
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
猶以爲尚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
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十五而歸戶
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又十五年
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嫁之豐
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祭死又易之
祭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
共處兄子爲後者後倅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
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
以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爲慚已謂
歸化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
得云於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

水巖先塋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
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爲姑姪故皆在
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
以爲憾銘曰
命也爲娣又發而蹶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
無窮石巉水落牢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今不歸
死來從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秦氏諱淸父諱璿祖諱恭贈刑部員外郎其
丈夫曰龔君河字順之順之父諱乾祖諱鉉承事郎

曾祖諱理山東左布政使門人私謚爲清惠先生者也孺人初歸時舅祖方伯公已歿舅以編戶長鄉賦正德庚午歲大侵縣官不爲蠲貸盡責之長賦舅罄其產輸不足則盡室以逃孺人之旁舍追者至時方有娠天大暑閉密室中幾暍死順之常夜雨雪中行身被塗泥時就繫箠楚血漬衣孺人私取衣澣濯之不使其舅姑知順之時時出外獨黽勉事其二親撫教其兒孺人本儒家女其前世皆貴顯數更困阨能怡然安之晝夜紡織不怠性端肅雖老見男子常蔽弟伯兄元氏知縣雷修謹之士每欷歔之始龔氏自

宋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來遇異人得枯杏枝教以樹之復生則止居焉殿中君至崑山巙儀村殖其樹果復生居六世而杏已大數十圍矣稍遷至十里所曰青墩又五世而方伯始顯故縣中稱龔氏之族最久及順之之世而青墩之故居始失之乃遷徙無常處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孺人竟卒于學宮之寓舍年七十二子二人邦衡邦伯女二人嫁王仁高岱孫男二人女二人曾孫男一人邦衡卽孺人避旁舍所妊者也少有儁材爲縣學生以春秋教授鄉里縣人尤以孺人之不逮于祿養爲恨時殯于學宮欲遷

葬故以六月丁酉葬小虞浦之新塋銘曰

殿中南徙歷四百春巙儀之族始大青墩懿茲令母來嬪自秦有裔者木百歲爲薪生無處所歿有高墳勒銘幽石以俟後人

季母陶碩人墓誌銘

季母姓陶氏崑山某里人年二十一歸于同縣季君生子男三人鑰龍伯鉞女一人適杭成渠孫男四人曾孫男女二人年七十一而卒母少孤鞠於其嫂事嫂如母及在季氏撫其伯之孤如子家常乏以女工佐其費至於克稼母勤瘁不休龍伯讀書爲博士弟

子員諸公貴人愛其材爭折節與交龍伯亦數數造請或頗詬之然龍伯以爲士負意氣立崖岸不可於人非通世之資終直行其意不顧其遊諸公閒禮數往來必與之稱門外常有長者車客從季氏飲者日十數人費皆取于母母終不厭龍伯以此益自喜龍伯工於應主司之文雖更試不第人不謂龍伯拙而謂其必自奮故龍伯不以自沮而母歲歲以望去年秋母病而龍伯婦支氏有娠術者曰子丑之月以喜衝病有瘳乎母聞之悅屈指顧支氏曰是已是已及支氏乳而得病甚母驚悸撫膺曰吾婦賢孝婦死吾

亦死頃之友氏卒母悲惋踰月亦卒噫可傷也已時
嘉靖十八年三月己亥遂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葬於
白馬涇之新阡龍伯請予銘銘曰
質之淑兮又修能也榮祿弗膺兮年不待也有子之
憫兮命奚在也銘以藏之永不壞也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為諸湖以十數其東為澱山湖最鉅
澱山湖東北折為溪復小瀦為度城潭益湖水之觀
大矣水欲盡而復瀦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
以為澤國而饒於水如是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

先生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父子並磊落奇偉
人予之曾大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子孫
猶締婚媾之好予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乏月湖
中或憩潭旁臺榭閒觀魚鳥之飛泳主人為樹嘉樹
之實采芳桂之英瀹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
先生飲酒博奕之處因登忠孝之堂為之慨然而歎
息潭東北蓋王氏之世墓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
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
有親始奉孫孺人祔焉先期來請銘而自為狀曰先
君諱懋德是為南陽先生先母姓孫氏即吾家度城
之近地積硤人也外祖諱奎外曾祖諱源先祖諱荣
是為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卒不及見吾
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入縣學為
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即付以家事祖母性嚴
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晚年遘
疾宛轉牀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居終
其身不倦中年得痰疾為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愛
之不異己出比先君病卒共處一室食則同几臥則
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
也自先君發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於

乎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為壽辱吾
子為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
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予乃銘曰
澱山之東度城之墺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
堂有遺編碩硤之孫雲樹其連來嬪夫子亦婉其賢
中逢背捐疾疢纏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居
何後何先白水瀰瀰綠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
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朱母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為崑山人高祖諱大本贈光祿大夫

柱國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諱艮祖諱恂贈官皆同考諱鼎臣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孺人爲國子生朱君諱端禎字子求之妻子求祖諱拭雲南道監察御史考諱綖贈禮部左侍郎正德中文康公在翰林子求應例歷國子與孺人偕入京居文康公舘會有詔國子生年未二十者令家食及年以來公意不忍子求行卜之留不吉卜行又不吉公頗疑之竟遣行亡何子求卒于家初子求有一男子子蚤殤至是獨有一女子子孺人撫孤事姑再

更三年喪哀禮其至已而女子子又亡子求同母弟諱隆禧禮部左侍郎贈其考者也先是以其仲子世揚爲孺人子女亡而世揚又稺乃携入京從文康公居時文康公已爲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公尤憐之曰吾女女而不婦蓋喜其嘗在側也公日向親用累遷遂入巖閣[redacted]上遣中使至家恩賜餉叠公拜受必呼夫人與女至觀視嗟歎蓋榮[redacted]天子之賜且以慰藉寡女云夫人凝重有德孺人絕類其母常代夫人居中饋家人罕見其言笑向夕屏居一室獨與所携兒對燈火黯然淚下竟文康公世凡八年公薨隨

喪還遂老于朱氏卒時年六十有七嘉靖四十年二月七日也子男卽世揚初禮侍有長子後亡以世揚少育于嫂不忍奪其母子之愛卒定爲其兄後男子孫一人鶴年女子孫三人以其年十有二月十七日祔子求之兆在縣城馬鞍山之陽裏世宇圩之先塋文康公及第三十年間家無死喪哭泣獨其女蚤寡福蓋未能全也余嘗論之以爲孺人當艷陽桃李之時獨秉霜雪之操不媿稱宰相家女云銘曰

夫旣弱喪又折其萌父耶母耶不救其傷其命也耶抱空依亡懷哺其嬰子耶孫耶世有宗祊其非命也

耶是爲銘

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

孺人姓周氏崑山人嫁同縣沈引仁爲妻生子男三人友恭孝引仁亡二十三年矣恭亦已早死孺人年六十有五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日是月二十日葬蔣涇之原合引仁之兆引仁之祖爲王安道家壻安道者故縣中名醫也繇此沈氏世傳其術引仁少孤孺人已歸卽當家時引仁醫未知名甚貧窶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孺人之力爲多其後引仁醫大行家稍裕矣而病渴日

食斗米肉十斤如是病者六年醫既屛賂謝絕無所得于是益困諸所須必于孺人晝夜勤瘁事引仁愈謹引仁齒盡落不能食孺人嘗哺之卽欲食婦人所忌食者亦哺之無難色引仁卒竟無二子至于有立二子能養矣孺人猶自勞苦不遺餘力引仁先有所貸負年久主者往往棄責或忘之孺人皆疏記次第以償比死棺斂之屬悉手自整具二子至無事可以盡其心惟悲哀而已初引仁與其兄不相能兄數苦之嘗夜使酒登屋大噪盡去其瓦其嫂卽來謝曰兄狂乃爾今毀瓦吾爲葺之其嫂因賢婦人而孺人又

賢每事相爲和解故引仁兄弟卒大權也嗚呼孺人之所能可謂人之所難者矣銘曰

嗟沈君藝惟賢有廢與命與時惟淑媛實相之閔百艱勤若斯爲女則視銘詩

唐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嘉定沈君煦之室唐孺人其先自晉陽徙上海四世至右副都御史瑜其季子鎰生三女而兩女皆歸沈氏其長歸監察御史昀君之從父兄而季卽孺人也君同產兄弟六人長兄刑科給事中紹致政家居奉母持節率兄弟諸婦進拜堂下孺人于其中尤稱賢孝君卒業太學孺人從居金陵告歸久之君卒太夫人龔氏亦卒四月中再遭大故持喪有禮子兆方童幼保育勤至兆多疾每疾作孺人輒不食飲焚香膜拜以祈福祐教令紹續前業復遣入太學倭奴涉內海孺人趣辦裝走入崑山不數日故居悉燬明年寇迫崑山遂避居金壇轉徙白下久之營卒爲亂都人恇擾還居崑山然卒不能至江東也竟死崑山寓舍云江東者在海上渡吳淞江而東故土人以此爲稱有魚鹽蒲葦之利沈氏世居于此數百年巨室兵燹爲之一空孺人生貴爲父母鍾愛入沈氏又

富貴一旦失偶煢居四十年老又遇寇白首流播可悲痛也然自寇至多見鹵掠孺人獨有先識故不及于難臨死勑侍婢出所御服珥分賜旁侍者爽然不亂以嘉靖四十二年某月日卒年七十有八子男兆也女六人孫男一人先是嘉靖某年月日權厝君于周溪孺人從父江西按察司副使錦爲銘于是兆作周溪塋將攢與孺人合窆焉實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某日君家世行事具厝誌中銘曰

呼嗟沈君不永其齡孺人耄矣所悲者生孰是長違而同斯墳子則成矣有以見君人世哀榮委之逝波

惟有懿行載斯不磨

毛孺人墓誌銘

余晚而知學里中有周孺亨先生積德累行余師也益其道行于家矣于是將葬其配毛孺人而手述其狀示余請銘按孺人姓毛氏世居縣西南陳家墩曾祖諱昱祖諱忠父諱震字畏之舉辛未進士調新昌令到官未幾以疾引歸新昌有子而夭惟一女以許孺亨孺亨方齠齔往候謁新昌執其手而訓誨之無何竟卒孺亨父南京刑部侍郎諱廣時以御史言事再貶于沅孺亨從居深山中三年而後歸始葬新昌

而受室于毛氏之館孺人少從女師通古今大義性端重而慈孝事姑夏淑人甚有婦道處娣姒間油然無間言人以緩急告之雖空乏必得所欲新昌爲後之子于孺人爲從父弟待之有加嘗自悼終鮮兄弟雖有疏屬無所不厚父有遺妾適人而所適者亦死孺人還之孺亨以彼已自汙意不謂然而孺人曰是燕人也以吾父故南來忍使之流落失所乎卒養之終身至于家之罷老不事事而餼者常十數人人有悟逆怡然受之或與孺亨相頫咨嗟曰是寧有此也終不復言孺亨舉進士試禮部不第還卽相從觀書問古義了不以得失動其心方少年卽爲買妾以廣繼嗣久之未效則增置者不一而拊之人人各得其所則又曰微嗣之續否天也君宜知保養壽命之原孺人先得末疾及是孺亨會葬他所還而病發已不能言遂以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卒年五十有三夏淑人泣曰前二日新婦聞醮熟呼婢扶侍以往首斟以奉我詎意其至此也又曰婦能順吾志吾老矣望其事我今治其後事痛何可忍孺亨不事生產孺人主調張弛惟宜至是殆不能以家忽見其手書女教諸篇因憶平日相警誡之語悲感益甚術者嘗謂

孺亨子于相法當損妻孺亨先聘魏恭簡公女意自謂當之矣而竟不能免也初爲毛氏置後而不振春秋祭祀主之孺人新昌有老母及嚴孺人與孺人所生母喪葬皆盡其誠焉嗣子一人曰邦楨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甲申葬于先公之兆在縣北尉遲村孺亨公之仲子名士淹嗚呼有道者之言余何敢殺其辭銘曰

周召毛原世皆數千新昌之禋有女以傳而復不延厥德之周祿又不讐嗚呼生有賢哲以爲述其奚尤

魏孺人墓誌銘

太嘗卿夏公㬌始事成祖文皇帝歷官四朝知名海內公長子承事郎諱鈸鈸子諱景濂景濂子諱承恩後更諱磐字思紹孺人其配也姓魏氏考諱璧妣姓趙氏宋楚王元儼之後夏氏自太常公時富貴雄于吳中其後寖弱矣而孺人兄諱校是爲恭簡公官亦至太常卿爲當世大儒兄諱庠仕南京光祿典簿家富貴幾與往時夏氏埒孺人處內外兩家興廢之間閉門獨處寂如也晚年兄與父母兄嫂相繼淪亡日忽忽不樂遂得疾以逝是歲嘉靖某年月日年若干將葬子表弟夏煥來請銘初子之祖母爲夏公之孫

承事之女承事沒後外祖母張夫人依吾祖母以居喪殯皆在吾家祖母思紹之姑也故思紹與母許碩人尤往來親厚雖孺人亦數至吾家其後祖母謝世吾始娶于魏孺人吾妻之姑也不數年吾妻復夭殁自此吾與兩家漠然無所向回念吾祖母之亡忽踰三紀吾妻少矣先孺人而亡亦幾二十年今而哭孺人安得而不哀也孺人生子男一人曰煥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某年月日從其夫祔于崑山城之東原太常公之兆銘曰

女耶婦耶兩太常家居太常里從太常墓後千百年其藏永固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即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懽即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爲狂生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爲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葢江海間以爲狂生而不

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儇儇吳之一鄉然好爲賈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煢煢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呪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葉士貞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烟樓起裕思母黯然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爲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生於是焉死我爲是銘其尚何恨可慰幽靈（銘辭崑山本顛倒失韻今從常熟本）

震川先生集卷二十一　吳郡後學王揖汝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權厝誌　生誌　壙誌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厝誌

公諱夢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貞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濟監察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

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爲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日會飲呂公擷梅花嘲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欣然自以爲得焉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聞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嬰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皆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二年再採

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少非
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夜兵夫萬計往
來海中因以為盜近年劇賊黃山秀燕起於珠池也
蜑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頻罹饑荒
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敕
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
為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罷珠以充
貢陶都御史諧議勦西山猺空其地墳以新民引韓
襄毅公故事為比公力言猺不宜盡殺且新民提其
吞噬而土兵厭猺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廉州

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墳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
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參議丁外艱服除
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
論高才生文汴人稱之會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
是年　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
處守有諸宗室惟親王朝行在所公榜諭各於省門
宗王以下視常加歛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閩
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
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
家歛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識得所匿盡捕之其冬

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劫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
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為囊橐賊以故縱
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歷
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
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刻深州縣官被按
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欲劾公以自解
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為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
至閉戶讀書絕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
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疑其峻擢
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扳家勢以升也然以

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清華之地而久滯外省非
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擢船者邪許之聲曰勝彎
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
崇岳牧以强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
其業人望之以為不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
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
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
允默允徵女一許聘李延賓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
權厝于中憲公之域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

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瀰瀰東莫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穿中有戾聿來從之金井浮龕考事撰詞識其日月悲則有餘匪言能發英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昭垂穹石

伯妣徐孺人權厝誌

伯妣徐孺人以嘉靖二十一年權厝於須浦之原曾大父城武府君墓域之外伯父曰有光汝爲之誌於是小子涕泣頓首曰纂述遺行子弟事也烏敢辭遁誌曰孺人姓徐氏祖明長壽縣教諭父尚志母朱氏孺人之歸於我也曾大父城武府君歿久矣而高大父承事府君尚在堂吾伯父爲嫡長曾孫孺人爲冢婦所事大人以十數循謹柔和婦道無曠內外莫得而議之是時遭世熙洽家門隆盛小大愉愉孺人新來爲婦而伯父爲縣學弟子有聲方淬勵進取孺人未嘗得一日樂也中更賦役苛擾門戶萎苶孺人長持勤儉遂以勞苦終其身所御衣少時所御者也所用器物少時所用者也亦不至於乏性尤靜默敬遜二子入學婦習女事獨居一室竟日不聞言笑若無人焉他婢妾有喧爭者亦無所訴怒也孺人母家與吾家鄰比先是朱孺人無恙孺人諸姊妹時時過從會集諸母恆歎羨以爲難得孺人數有疾常臥數日輒起嘉靖十九年二月一日乃至於大疾年止六十於戲痛哉初先妣與孺人先後來歸先妣少孺人七年而先妣蚤棄有光邈邈三十年矣每見伯父母雙雙意慘然淚下以爲吾兄弟無此悲也今又復降割於吾兄弟欲見吾伯妣又不可得矣伯妣生子二人有嘉有慶女二人孫男女五人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日而銘之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率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蜚廉爲紂石槨北方恒司馬爲石槨君子譏之趙太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爲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豎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二子豈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盻周覽百世之後歟生人之變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爲

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邈不可復見也漢卿其有意慕其祖之爲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原王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崑山祖諱文康正統戊辰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爵成化戊子舉人選授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氏生女嫁顧光弼側室某氏生子某某予爲漢卿書如此蓋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夏氏世傳帶下醫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

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靳爲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寔嘉靖二十八年銘曰

天地擴潢日月循行星辰參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日明則明孰謂之無日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猗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玄室我爲銘文刻于貞石

南雲翁生壙誌

嗚呼國家以科舉之文取士士以科舉之文升于朝其爲人之賢不肖及其才與不才皆不係于此至于得失之數雖科舉之文亦不係其工與拙則司是者豈非命也夫南雲翁者少爲諸生有聲于黌校之間今老矣猶能誦其科舉之文時當正德之時與翁同較藝于文場者往往至今官迨九列入爲三少以與翁較其工拙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使南雲當其時而得之其爲貴顯詎可涯量世孰得而輕之豈非命也夫南雲年甫弱冠御史與之廩食卽不得一第當循年資升國學高不失爲縣令府佐卑亦爲郡文

學而當時有司以小過斥汰之萬里之塗出門而蹶余獨怪夫當時之不能愛惜人才而屑越如此也雖然與南雲同時而得者使其顯榮極于九列三少而果原曠于職苟冒于干祿以負天子之任使豈如南雲之脫然無所累也乎南雲家饒財自爲諸生頗自馳騁音樂歌舞其爲御史所汰以此南雲旣棄科舉之學日從鄉先生長老爲社會性不能飲酒喜音樂歌舞益甚以此傾其貲顧猶忻忻愉愉無日不然蓋至是年七十有一矣豈非所謂達生之情者哉翁初與家君同學又與伯父同年生故常往來余家以

予之謭陋翁獨愛稱其辭以爲可傳求予誌其生壙者十有二年予未能應翁之命翁亦不怒而請之益勤謂予曰人死後而有誌是誌者生之所不能見也吾得予之誌是能見其死後顧予之誌吾壙也翁爲人有風致可謂脩然于生死之際則予之所謂命者又不足爲翁道也翁姓龔名某字某南雲者其老而自號云是爲誌

姚生壙志

嘉靖十九年姚生子英自嘉定來崑山學于余友周士洵是時生年十七其秋試京闈不第後二年始復

學于予予一見其文歎曰未有如生知予之深者也生居安亭東庵病去不見者久之以其冬十月甲辰死嗚呼生未見予而知予予于生無數月之聚而戚戚然嘗念生此莫知其所以然者生之志與文宜不止此其天耶生有父母其祖尚生且老矣憐生依依旦暮望其有成生數之他郡試試未嘗不隨也故生死其父母尤悲將葬予無以寄其哀使生之友李汝節買石而書之納諸壙中

亡兒翻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翻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

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即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即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酉尚未午飧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皆甚余館之兒時

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兒市宅直巳讐而求不巳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謾答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笞者聞兒死爲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敎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强之而後行蓋以巳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强

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携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倐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携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即輿慼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背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閾外而以

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詭瑣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似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横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淸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衆供而犧盤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獨營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斝韓子所謂少而强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

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郎之戰汪踦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巳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與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

之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瘞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瘞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
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爲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戌午其日時又戊戌戊戌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煑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門後學嚴宗垂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于其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昇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

之爲而其所値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遠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旣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齎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衆貴人通聞與之相涉觀其醞釀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在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瘂龍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與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樂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懣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懣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翛然不與世競而

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衆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先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康甫脫步城外陸橋每望其

盧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圃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凌晓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塟也康吉甫既爲銘予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歸氏世著於吳自唐天寶迄於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科名爲公卿侍從有至今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

之宋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項脊涇洪武初徙今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難走夜即叩篳門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爲之作傳叔度再世爲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紱季叔祖諱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德字氏從弘治間曾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皆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父之功爲多其後吾歸氏之在海虞白茆者兄弟皆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風落木慨然首丘之感然去歸市甚邇葬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跫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爲家而少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見其無所事學而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滕至

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臨其計中遂以府君爲貳選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叔之女山東左布政使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宫闕官署街衢至今歷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與數事及備禦外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不得往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諒之孫卒於嘉靖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年六十

有二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章氏生女一人章氏出漢陽太守賢孫男四人士弘士和士毅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爲新塋海虞爲歲湮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後世爲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念吾先世故宮室族墳墓而聯兄弟昔叔父竟覊窮以死能不爲之悲慟哉其塋也叔祖檠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上其行於有司友人陳做純欽琳賻而弟學顔供葬事尤盡其力云（按章氏不言繼娶又不言側室疑脫漏刻本抄本皆然今姑闕）

通政使司右參議張公墓表

公姓張氏諱寰字允淸世爲蘇州崑山人曾祖諱用禮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祖諱穎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初奉政有四子穎其長也次和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次穆太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兄弟以文章節行稱於世號二張先生次种濮州判官始英宗皇帝臨軒策士中順兄弟同舉禮部太中名第二及入對策中順第一天子使小黄門將至其邸識之以有目眚寘二甲第一太中積官當入爲都御史會李尚書秉爲大理寺卿王槩所排太中在李公奏中遂罷官而兄弟四人惟伯與其季不爲進士而伯實生奉直公其季生大理評事申甫又皆舉進士奉直性高簡不屑世故爲祁州滿任即致政詔嘉之增秩以歸蓋張氏子姓不甚繁衍而世登科甲二張先生最有名而公父子仍紹其美崑山之人以是榮貴之公登嘉靖辛巳進士明年知濟寧州至則減損戶徭拊循流亾州水陸二驛併水驛須冰沍乃給陸以省其費修學舍揀生徒才俊者督課之創方正學先生祠時奉直公就養在濟雅不樂公居孔道晨夜傍偟待候望公遂疏乞改官調濮州濮於濟北境而僻公益爲去繁苛出庫錢以賑饑荒水齧州城公新築增牢馬城東郡有大賊詔書名捕不得公陰誘其豪具得蹤跡逐捕斬之巡撫都御史上其最兵部以非邊功格不行丁內艱服除補開州州瀕河河溢水退多墳腴之田豪民兼併以虛租影射下戶公命魚鱗比次以絕其姦轄二州志修衛公子路墓陞刑部山西淸吏司員外郎尙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中獨循寬法人以無冤屈

頊之予告歸養奉直公春秋高愛公甚篤同臥起頊
刻不離年八十有四而終公居喪廬墓有乳燕之祥
服除授通政司右參議司事淸閒散衙後即從名流
賦詩會九廟災詔京朝官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
品往見夏學士問詔旨欲自陳夏公謾應之曰可盍
素不樂公欲僕之也公遂自陳得致仕以強年坐廢
論者惜之其後撫按先後薦吏部特表薦皆不行公
之歸也惟以圖史自娛臨摹法書揮翰竟日不倦好
遊名山初嘗從奉直公觀雁蕩登天目父子相躡衣
冠儼雅浙人慕之後益得縱意渡浙江南抵武夷至

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采石九華黃山白嶽足跡幾徧
東南先是坦上翁與名士吳琉陸崑章爲湖社孫太
初亦與其中坦上翁者前工部尚書劉公麟也建安
李尚書嘗稱見翁覘山了無宿具惟以孔牟博市沽
風雨瀟瀟欣然達夜高風可想而翁獨與公善公晚
入社而顧尚書諸名賢皆在公春秋如期至苕上社
畢輒遊山然以其人爽曠多愛所至大吏迎將人比
之鄭莊千里不齎糧自陽明歿後學者稍稍離散公
嘗登其門至是吉水鄒謙之餘姚錢德洪以師門高
第會講懷玉之山公欣然赴之欲以明年爲太嶽之

遊而遘疾不起矣實嘉靖四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年
七十有六子男四人恒慕恒純恒思恒學女二人孫
男六人孫女四人公爲人篤于行誼事長姊終身孝
敬不衰置義田以贍宗族少年有善推獎逾分以故
多依歸之陳主事者分司濟寧註誤繫獄公抗言使
者竟白其冤楊太僕杖死朝堂召故人賓客爲棺斂
所部三州經三十餘年其人猶不絕問遺其見愛如
此人或當筵有所忤但坐睡少頃欠伸即命肴輿
去終未嘗有所較也晚歲惟務遊覽在舟中之日爲
多家事一無所問人望之蕭然有神仙之氣歿後郡

人有設香茗降仙者公憑乩自謂已得仙云余少辱
公見愛俾與其長子有婚姻之約公自懷玉還即見
過復置酒相召欲以文字見屬而不竟所言但曰此
兒子輩事也不幸公歸謝世於是諸子以嘉靖癸亥
十月二十八日癸酉葬公于邑東南沖川鄉七保在
字圩橫塘先塋之次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何敢辭
爲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王君墓表

無錫有隱君子曰王君以仁孝施於其家而訓迪其
鄉之子弟二子相繼登進士初朝廷用伯子官推封

爲戸部某司主事及仲子之在禮部也部又以其官
命之其於世俗榮顯矣而君且樂嘉遯澹利勢聞子
有美政善事貽書慰勞而終不喜以官封自矜眩以
爲居官者不得顧其家而居家者不知有其官其自
殊別如此伯子方侍養而仲子進官廣東以君春秋
高不忍踰嶺亦懇疏歸於是父子兄弟相聚益又承
懽顏者十餘年而君始卒年逾大耋見五世之孫羣
兒環遶膝下怡怡愉愉獨得其天性之樂如君者吾
江南仕宦之家不多見也君諱澤字均霖高祖諱宏
居三登里以人材調補浙江都轉運鹽使司判官通

利鹽莢商人惠賴其卒也來共致金葬之曾祖諱惟
益祖諱經兄弟五人皆好任俠宣德中儲上林苑因
破耗其家父諱宗常課書自給而教子以經學君以
是明經爲人師無錫秦舍之士半出其門而二子卒
以經學顯君爲人至孝父性嗜甘日貯棗柿籩餌候
飴必應其意一日行仆階下傷其足病至危殆割股
療之母黄孺人喪明左右扶掖十餘年日忽自明人
謂孝誠之所感有賈人被掠盡亡其資行乞于市且
餓死君知其湖湘間人賈吳久矣惡憐之厚資送得
生還其鄉其樂施予急人之難類如此日閲古書傳

方又數與良冠遊多得禁方爲藥齊活貧人甚衆居
家無燕嬉之容檢御精明不以老故自解墮嘗服延
壽丹形神充沃黑髮茂茂復生顖骨隆起乍開乍闔
逾八十年侍姬復乳一男子一女子嘉靖三十七年
秋遘疾食漸少氣微日娟娟不寐亟索枕中書又索
阿羅漢傳歘然而逝人尤以爲異是歲八月十八日
也年八十九配錢氏吳越武肅王之後溥之女封安
人贈宜人先卒子男三人召戸部某司員外郎問廣
東按察司僉事矽子怡女二人孫男二人金鑑鑑舉
進士未廷試孫女四人曾玄孫男女十六人以嘉靖

三十九年十二月某日葬馬鞍塢先塋之傍予數過
無錫行九龍山下思與其賢士大夫遊而道無由今
僉憲見屬以墓上之石蓋余所夙仰其高風而不可
即者因顧進士鑑所爲狀於是乃知其子孫之能成
名者以有君也遂撫其大畧書之於墓云

懐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懐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
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
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
仲禮生處處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銑坐法被繫京

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兒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
既繫而銑歸紿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
其兒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餽食飲久之赦
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
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納之銑往呈從寶
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瑛瑛爲建寧太守玉以
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瑛卒爲廉吏玉子
兗汀州通判兗子兆元字德充卽君也君自少卑止
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
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

固稱德充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
好自矜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
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
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
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爲
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應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
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慮囚一女子呼冤君察
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
因借其貲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
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卽歸恐非
眞女乃問有老婦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眞
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
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官至淮
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讙呼寧知
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成女未
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君從父在
汀州元殊同學相好時偕遊二老峯皮冠挾矢從僮
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能測也後元
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
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君

既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一日臥覃懷官廨
見一女子從倚几旁以爲其婢也呼之取茗恍惚不
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
年四十有九君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瞿氏子男二
人天民天獻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
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序述君遺事俾余書
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於盃酒之間然所施設
一二已無媿於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

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天厚人之有德將以與其家不當其世而特鍾於其

子然猶使之困窮晻鬱以歿若是其理有不可知也然非其困窮晻鬱則亦無以大發於其後此其數詘伸消長之必然亦其理未嘗不可知也敕贈翰林院檢討許君之子曰國賓許君之世已舉于鄉爲進士第一是時國方計偕上春官君奄然以歿未幾其夫人汪孺人又繼之國既免喪遂上春官獲第選入翰林隆慶元年天子新卽位覃恩近侍國時爲檢討得以其官推封而汪夫人爲孺人嗚呼國亦旣顯且貴矣君夫人竟不及見國之所以痛泣荷國厚恩而抱無窮之悲也許氏自唐睢陽太守之孫儒避朱梁之

亂以來江南故其子孫多在宣歙之間而君今爲歙人君諱鈇字德威曾祖仕聰祖克明父汝賢皆有潛德君蚤孤依于外家稍長挾其貲從季父行賈有心計舉十數年籍如指掌季父所至好與其士大夫遊君悉爲存問酬報尺牘又善書江湖間推其文雅季父初無子以君同產弟鉦爲子其後有子曰金金幼而季父卒於客所君持其喪還葬金長盡歸其貲或搆鉦云金非而繼父生也謀逐之金偃言于官鉦以不直憤死於是君同產諸弟務藉向金且魚肉之君曰鉦自無理耳死非由金顧何罪爲涕泣勸解乃已

或又詆金若父亡時貲出兄手非有明也金疑父果有餘貲君愈不自辨輒償之君旣不勝金所求又蓄諸嫁母族人之乏遂至罄匱乃之吳中收責諸家又盡貸空手來歸入門意慘然晚以病居家猶與族人月會食訓束子弟焚香宴坐吟詠不輟嘉靖四十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孺人曾祖某祖某父憲孺人始笄與其姊奉觴爲壽父愛其辭約婉善歎曰吾安得此女爲吾男子乎益汪處士自傷無子也君久客孺人事舅姑撫諸叔甚有恩意國生已七年君還始議其子遠或十數年不歸孺人日闔無儲嘗大

雪擁敝絮臥乳兒獨又經紀母家發送其母黃媼人謂始處士歎不能生子然生女無媿其子也孺人能以巫下神往往聞神語嘗謂君曰兒當貴然吾與君不能待矣後竟如其言云嘉靖四十一年九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余嘗上荊公所爲許氏世譜稱大理評事規者有旁舍客死千里歸其骸骨而還其金翁雖於其家兄弟而其事略相類凡許氏再以陰德而再興天之報施于人如是其顯著耶抑伯夷之後其源遠流長後世忠孝之良不絕也天其遲與而未艾其不止於是耶國方爲太史有道而文與余遊使余表

其墓余少愛荆公文顧何敢厠於其諧之後然其詞核亦可以信許氏而示知者云

貞節婦季氏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於然寡偶其才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與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狥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

有國家者之所旌别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貞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狥君者也以臣狥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黄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婦季孺人傳稱其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氏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氏之兆域也予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後學無錫秦松齡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碑碣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治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僞爲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刼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　天子命吏爲賊刼質是執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救之出氣息僅續舁之逐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衞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即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爲攝郡者所役削散去賊以是得聚至事聞詔賻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梗諭祭于家賜葬融縣之高沙岡八嶺惟古之治蠻[redacted]得刺史太守勇畧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兵吏有械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城人元時有爲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高祖子贊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中考鑾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潼川學正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爲政

清勤民德之歷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廼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稱賦剔姦蠹豪民爲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

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徵江君既吏治民號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遺其帑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刼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視女五人視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爲遠然龍城於今爲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

類此者僅僅有之視有志行痛憤君之歿請銘于余余不可辭而爲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于機如水滔天失在漏卮兵吏隳武習爲謾欺皎皎李侯亶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絕刼質　帝嘉精忠恩詔優至彼亦何人　天子之吏以身爲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閫守之死曾不覗視自古爲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絕我實銘此有石櫐櫐其詞則媺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何氏先塋碑

南陵何進士燧晉孝子琦之後也其先塋在其縣之西山山亘數里羣峯環其外若屏大水縈其前若帶何氏世葬之塋五世祖諱海妣項氏曾伯祖諱銘妣孫氏曾祖諱銳妣孫氏世以昭穆爲序而虛其高祖之位高祖萬戶府君諱應龍別葬界橋山祖諱旺別葬栢山嶺而祖妣章氏葬先塋之右數十步葢葬三世而祖妣與其兆爲歷年圮廢燧以嘉靖乙巳加修而封樹之以書來請記於石予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後世始有墳矣古不修墓後世始有修墓者矣夫禮之微難言矣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

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然孝子之於其親無往而可以致死者故禮之微難言矣後之君子知隆於墓事者豈非古禮之變而近於人情者哉周禮冢人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使後世子孫之識之也凡何氏之葬者悉山澤之敦龎淳固以忠厚世其家而不顯於位故無行事可紀獨著其名諱死生以示其後之人云（此文崑山常熟二本大異崑本彼何氏先世之生卒年月及塋之歷官數詳而文辭不如今從常熟本崑本有銘辭仍存于後）

大吉之姓歸有胡何厥原維一何於四宗特世多顯

封侯外戚汜鄉蜀郡慎濟陽宛陵以運撥成陽陽夏
潁昌遂之逌貴而溢繼東海郯廬江相望雅道郁郁
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懿哉孝子實維昆季
皆有名德戾於宣城厥縣陽谷子孫世胄迢迢千載
奚前之遂而後之塞纍纍者墳山高水深厥藏孔謐
想其生時黃髮兒齒熙然古質蘊積之久是生黃門
逢時濟發松柏尤尤石虎馬羊青葱崛岉凡爾後世
有孝有忠敬視斯述 按人吉字疑誤據羅泌路史餘有朔何四姓皆虞舜後此文連學門姓必引用路史則當云大舜之後大有朔之後何氏自弱漢何武以司空封汜鄉侯蜀郡人後漢何進以外戚封慎侯進弟苗封濟陽侯皆宛人孔今新夢所設進謀誅宦官不克而死漢亦隨以亡所謂族

以運撥也三國何夔化魏封成陽亭侯晉何曾陽夏人以三公封潁昌侯陽夏之何至曾面顯故云顯昌遂之世日貪驕致業世奢侈遂廢所謂逌貴而溢也何無忌東海郯人何充廬江灊人而宋何尚之及何點兄弟亦皆灊人所謂廬江相望雅道郁郁也何準之女爲晉穆帝后而何充以尚書令輔幼主謚文穆所謂晉興恩澤著自廬江文穆贊密也何求求弟點齊世稱何氏三高而點又有孝隱士之目所謂懿哉孝子實惟昆季皆有名德也宋神宗時何正臣以刑部侍郎知宣州宣城疑指此陽谷未詳並識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城南淦瀆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嘉靖十六年　天子奉冊寶上　祖宗徽謚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勅葬墳墓所在官爲修治置守冢復其人稅未除者除之時比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葉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子佐移牒常熟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吏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一二日間疏至七八上所以裨贊廟謨者實多信乎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矣其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爲河南之避在廷之臣無敢

爲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redacted]酋阿羅入黃河套中[redacted]種遂久居不去爲陝西邊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遲蚤霜不可田請增戍守而已至　今上時言事者銳意欲復河套既而　天子震悉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見遠識不可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中之于周文襄公而獨石宣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爲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淸明直亮望重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　天子思股肱之臣湛恩沾

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廢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祇奉明詔修舉曠典汲汲於師旅饑饉日不暇給之時其風誼尤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汲遠者數千年近者數百年而光顯于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殁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墜也公五世孫鄉進士恭煥棠荷　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誼及縣侯之勤其事因請書之于石以告于後人

安亭鎭揭主簿德政碑

安亭鎭在崑山東南偏鎭以北三區石田歲收於他

鄉最下往者周文襄公特爲優假規畫縣賦以歲布于之務紓其力民以樂業其後縣官剋去歲布歛以常額會水利益廢不治田高枯不蓄水卒然雨潦又無所洩屢經水旱百姓愁苦失業然有司習聞其貧下凡議寬恤猶先三區云正德末吏於茲者頗爲急政或告以海壖去治迥遠界入四邑東驟則西走賦不時輸非由田惡直負佽抗吏治耳於是務窮難之始有收解等役與他鄉比諸捕繫搒掠大戶瘐死者數十人民逃亡無數田多荒萊矣自是十餘年來有司日憂三區之賦稅不起太守以上悉知其弊而未有以救也嘉靖乙未歲大旱野無青草官督賦如常民狠顧四走將空其地主簿揭侯言于太守文安王公縣令同安楊公爲借兌約歲熟還之履畝量視諸不可墾者除其稅立圖頭法圖頭者先是爲糧長一人掌稅悉亡其家今則圖各一人事力省而易辦又檢故事免其收解承無所與會二公皆有勸民之心故侯言得施行民稍稍安業乃相與涕泣曰吾人自父子祖孫百年以來生聚於此幾不復以相保乃今得有其室家揭侯之賜也爲立石請紀侯之事嗟夫先王之道量地以生人必權其輕重而均一之若吾

縣之三區殆宜如鰥寡孤獨而先之彼暴橫者獨何心耶揭侯之職卑矣朝有其心而夕効焉且一時救敗之術僅僅止於力之所及而民之胥悅如是則夫瞑目以視謂吾民難治者亦未之思也已侯名夔江西南豐人元翰林學士文安公之族孫以太學生來調稱員主簿多可紀者

玄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修飾立功名于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此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不然雖暴者于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子

之門其持己立身不以小節而不闕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于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玄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玄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于隱微幽獨之間而不可誦言于人者此玄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也玄朗姓沈氏諱金馬字天行後更諱世麟字明用而自號玄朗少有後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于岐同里並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官建位至大理寺丞玄朗純甫屢困于鄉闈純甫晚乃得薦

其後一再試南宮復不第以歿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爲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上而於玄朗純甫深所推奬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閭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玄朗自放于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常持胡餅獨往來山中或時髽髻裸袒行于市遇不可意卽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笑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爲師玄朗日與飲酒不變一言歲終謝去瓶罌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玄朗不屑意故爲妄言卻之御史莫能致也玄朗于書强記其後絕不觀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謂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寄興清遠如此玄朗以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二有子一人曰大宗玄朗之祖諱愚字通理其從祖諱魯字誠學兄弟皆有文名葬在邑中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玄朗家墓也異時古栢甚奇常鬱鬱蒼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用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玄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嘉靖某年月日附葬于朱涇原之祖塋純甫曰我宜爲銘及純甫北上大宗送之滸墅泣以請純甫許以南還竟不果於是大宗以屬之

予蓋又二十年始爲之書於墓上此純甫之意也嗚呼純甫其亦可謂深知玄朗者矣

張季翁墓碣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膳羞百品味之物以爲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輴題湊之室以爲無加焉然猶有斂手足還葬蓬顆蔽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爲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爲人子務揚前

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爲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敘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憾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

爲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冲字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爲富家翁爲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刲股以療父疾嘗游燕還受人寄千金爲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紿曰金皆在盡以已貲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姊代其戶繇翁好爲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携吳姬度歌曲爲蹴踘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其大節乃如此至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爲子致千里客益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即鳳翼獻翼皆太學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于朝廷莫可得見至于巖壑草莽之中汲汲者多矣其得列于史益百之一二也若揄文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揄文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畜牧於沽之重與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籲天求代賽禱山神祠去其家數

里所十步一跪拜見者憐之又爲母持佛氏孟蘭經十五年不輟唄誦葷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名遂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庄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

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斬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日卒年六十有一葬于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祔子男五人鉞錠鈇鋮鍠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邊畇畇原隰草莽廣蕩羊牛濈濈有美伊人仁服義薿薿嶷嶷厥子截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追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嘉靖某年　天子曰福建邵武府推官梁之父翰可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母李氏贈孺人命翰林儒臣撰勑命臣梁拜捧感泣爲焚黃於墓而先是墓石未具梁歷爲刑部山西司主事於是始竪石於墓道唯文林君之懿美制詞所褒盡之矣君姓吳氏諱榆字某世爲華亭人君未有以顯於世而幽潛之德久而自光率性履貞於草野之間而遂得達於　天子而形於制詞豈不謂之榮顯也君之行蓋非有求知於世以徼爲善人之名獨其性之所自得而已而皆世人之所難爲者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子之於其母孰無孝愛之心而能敬爲難君之母氏爽明而孝養備至有所譴責叱令之跽雖至竟日母不命不起也君之孝如此制詞所謂竭力盡懽者無愧矣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雖有良朋況也永歎兄之於弟孰無友于之念而亦不能不自顧愛君之弟詿誤有司匿之他所而身被搒掠遂脫弟於難而成就之卒貢於禮部爲郡文學君之悌如此制詞所謂挺身急難無愧矣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人必自裕而可以及人而

君樂于施予迎延賓客甁之罄矣賑卹不倦日闔無儲尊酒不空君之濟人愛客如此制詞所謂尚義樂施履謙秉禮無媿矣凡此皆人之所難君又非好爲之特其性然推君之志雖無聞於世亦非其意之所及而天之報之遂有賢子政行於郡邑名著於本朝所謂立身揚名於君爲不朽矣余與君之子爲三十年交因知之詳遂不辭其請而書之其世次生卒別有載茲不具云

泗水何隱君墓碣

何氏世居魯泗水君諱珍字伯荆高大父清曾大父

名大父聰聰三子瑄璠其季即君也世修學不仕則去爲耕農伯兄爲令長子而君與仲居田初縣舉君有德爲亭長督鄉賦賦入而人不告病令旌其能以鼓吹餘牽絳帛金簇花再至門鄉之後爲鄉飲酒賓者十有九年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某日無病年若干而卒將卒告其子凌霄曰汝兄弟三人今唯汝存又學問孝養我至於今獲考終吾懼重累汝吾死三月即返我玄宅毋久殯且恒化凌霄如其言三月而葬之某鄉之先兆娶楊氏嘉靖二十年十一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六慈和祗肅能助君爲家先君而葬實合

葬三子凌漢次即凌霄又次凌雲蚤亡二女適張某毛某庶子凌斗三女適陳某裔某其一未行凌漢子學凌霄子問凌雲子應凌霄初倅雲中以行能高徙倅魏郡今大名而余官邢邢魏兩郡之守倅數往來也故余善凌霄又嘗同有事京師旦暮會闕下因爲余言其先人葬時不及埋銘按令得以品官樹碣其墓因拜請爲碣銘余諾而未果及是歲將終矣自大名遣人如京師來請銘曰

孰智而趨山窮水殊舟浮而馬馳孰愚而居耕農釣漁生而壯而耆終身不出孔子之鄉銘以揭之此古三老之良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杲之孫濮州通判效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濮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友善師道妻孫氏夫婦相愛而樹田暴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對之泣節婦曰此不足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病節婦進藥樹田泛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

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擬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志意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有救之復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語覺其意登樓自縊時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瀚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揖請書其墓上之石夫捐軀殉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邊海上非大都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甘氏孫氏張氏宣氏張氏得禍

故烈予嘗為記其事若豈氏益又人所難者銘曰
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蔾藿生之日向嚴霜彼龍之狂
以為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當其事而當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國賊逐之至一佛舍

欲汚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為藁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為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為之廢寢食百方求療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經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諱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姊曰妹過矣姑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為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益未嘗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土工部都水司主事祖諱燁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崑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為恥所以

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曾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携其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曹節婦碑陰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亡子女寶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姸字圩之原予為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死前三年吾臥病姑來視病寶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欷歔曰男子壯年何憂疾苦

今老且死女不可不爲吾計吾死愼勿葬我曹氏墓曹氏墓迫隘自夫死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漫荒莽間遞遞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厠諸纍纍間殆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浦其水清潔死必燔我颺灰浦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兹新兆蓋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及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焉夫孔子之愼於葬

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閫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始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簀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張通參次室鈕孺人墓碣

孺人姓鈕氏其先淮陰人父客吳中始爲吳人公諱寰通政司右參議其考諱安甫祁州知州封刑部員外郎張氏世以科名顯於世其最著者二張先生皆無子祁州府君惟生公一子而公元配王宜人年逾三十未有子府君以爲憂遂爲公取孺人時年十五其後四年年十九生子恒纂其後諸娣更生子乃有丈夫子四人府君以爲螽斯之祥兆於孺人大加愛之在尚書刑部孺人留居家爲其子延師夜則篝燈紡績躬督課之比公歸恒纂已壯大問學有成矣初府君性高曠到官輒自劾免歸而公宦亦不遂而父子皆好游名山水不問家事孺人獨勤於治生故於祭祀婚喪飲酒伏臘之費不至乏絕公常出遊一歲

中還家率不過一二月諸子更供養至孺人所尤懽孺人爲人婉順於姑若諸娣間孝友無間其治生織嗇而不信因果之說吳俗尼[redacted]往往出入人家孺人絕不與通臨終言不他及獨諄諄戒其子不得令男子與含殮而已卒年五十有九時嘉靖壬戌也以卒之明年祔於縣東南沔川鄉横塘之先塋蓋古之女子不幸而爲側室而其賢德終不可泯者如小星之定命不猶歸妹之以恒相承聖人皆書之於經惟張氏世有文學二張先生之沒郡中名士劉欽謨楊君謙爲之表志至於今傳之恒纂愛尚文雅有先世之

嵐不忍其賢母之沒沒於後世旣勒銘幽堂又請於予爲立石墓道云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王峰後學徐與喬馬鳴鑾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傑自太倉來徙崑山祖璇父麒母孫氏先生生而奇頴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黃公奇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黃公者爲多先生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

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爲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爲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與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迺更折節自矜飾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

閲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攷古論學庭宇灑掃潔清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爲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已出亟爲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與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與先生年老猶爲諸生進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愠色年四十四始爲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爲曰六經聖

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戊申月日得年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一人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予予先生相知爲深十年前嘗語予曰子將來不忘夷吾飽子之義吾老死不患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弟中材使予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大畧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李南樓行狀

李府君諱玉字廷佩號南樓祖某父某妣某氏娶杜氏生一子曰憲卿鄉進士孫男女若干生于成化丙午月日卒于嘉靖乙未月日享年五十憲卿卜以卒之年月日葬于新阡先期衰絰踵門而告余曰不肖不敢沒先君之行將欲稍加撰次求銘于里之長者而哀荒無緒每一舉筆摧心裂腸欲作復止見吾子習太史公之書願假手于子吾子弗吾拒也將爲子言其畧子其文之求貢先君于地下惟吾子焉賴余唯唯不敢辭憲卿嗚咽流涕泣曰吾李氏居崑山之

羅巷村百餘年矣家世業農未有顯者先祖贊菴生四子先君最少贅城中杜氏學書不就爲縣掾亡何謝去家居垂三十年專以不肖爲念延致師友惟力所及見邑中豪俊與俱即大喜即不肖所與游稍不勝終不懌不肖素孱弱多病心獨憐之而口不言爲人忠實無他腸與人交洞見底裏奮取重諾尤好面折人過先祖考妣居伯父所時時徒走出城往省之或輿迎至家值宴會有不與必悽然不樂比其沒也斂葬之具靡不悉心營辦所授田宅盡以與諸父曰生吾不得盡其養沒吾何忍受其產耶且諸兄貧亦

自應得耳嘗掌區稅不忍于牛槩間取圭撮之羨寧自受累乃其心所樂也今年春忽病作意頗自危而不肖尚阻水清源未即歸也心懸謂吾子未至病未即愈旦暮見吾子來吾念已慰病當去五六矣因是令遍訪醫藥不至爲痼疾也詎意延綏踰時病與日積五月十日不肖方抵家色已非舊歲人矣亟往郡中謁醫已不可起矣嗚呼痛哉先君以不肖之故聊欲營樹產業俾不肖無所顧于衣食屹不自暇逸今日不肖獲上進冀少息肩而背棄矣嗚呼吾與子言若是者吾悲而弗詳也余聞而傷之余始與憲卿游

見其丰儀俊清衣裳整潔皎然不染坊埃時相過從談笑竟日醴膳豐嘉不索而具憲卿一無所經意乃知府君所以縱其子遊學如此俗今以學生得儁者謂之有成憲卿以去歲發解南都府君及見其成亦足慰矣抑其種之之勤獲其實而不及于食可悲也已余惡夫世之撰事者弗核故弗敢損益于憲卿之言俾銘者考焉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選郎中吏在

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鄭閩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其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興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redacted]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redacted]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咸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侮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

承天修祾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剌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粮廩其後上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勑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竭蜀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榦乃行巴庸僰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釣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邊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

龍入播州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邊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

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根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丈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聚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為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與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詔旨甚褒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谿荊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禾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廻千里貴陽窮險山谿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崒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名材木故叢臺阿房

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無

延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恩以
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
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
在江陵有所使吏過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
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
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
出候益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請公置酒
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
獨才望過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

苛操辦録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絶不使入
臺門第貯荊州府蘇召商[redacted]賞聯過當人皆懷之故
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redacted]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
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
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
積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
延節延芳延英延賓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顔管夢周
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
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
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
謹狀

敕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
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
賜者為崑山魏氏館甥遂為崑山人子文衡文衡生
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
定州同知承事生襄敕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
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
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
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參政穆沈憲副誨

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
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爲文詞登仕益暱而得子憐
愛之故用貲升為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焉累舉不
第以上舍選為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同州
夏陽臨晉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卽令去必
以君攝士大夫皆為文紀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
姦軌壹跡境內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修
黌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蒞前秕政革浮靡
絶苞苴儲廩給足傳發精明修啓聖名宦祠此蒲城
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天朝唯權攝則監

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卽牒去君之羿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間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郃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旣解官則治亭園於先塋之側而居之歲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能容人過惡然亦往往寡合令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為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詘令欲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為太學生遊閒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為

鄉社會飲酒笑謔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然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為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敕封如其官及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從龍戶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有光高大父時已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

卽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高年為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為憂念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卒使止於中壽給事是以痛恨為亟圖所以不朽者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存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於斯有徵云

按夏陽今韓城臨晉今朝邑徵今澄城重泉今蒲城皆同州屬縣而同州漢左馮翊也此文予總敘歷著縣叢處用古名後朝邑之所紀蒲城之所紀則用今名而仍云臨晉重泉間肖像祀之辭甚明白後又言

馮翊之政則同州及諸屬縣皆在內地名古今互見文章家常事常熟本因不得其解遂將總序諸縣及二邑之所紀九十餘字盡刪之文字頓減精采幾宗伯不選嘗以此故今從崑山本仍存之崑山本歷敘諸縣中有郃陽今按上言書州縣事五則夏陽以下四縣并同州是也若加郃陽則六矣況他縣皆用古名獨郃陽是今縣名亦無此敘法故斷以為衍文而去之莊識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行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安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為耕樂翁有行誼學士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瑨是為樂淸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

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貲雄鄉里吳家橋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弟居之殆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晏翁云樂清生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爲晏翁壻雖在賓館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爲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瘉即瘉月復繼作然性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諸兒爲之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踴則稍慰曰兒能助吾哀自是病日益深樂清晩得末疾不能行又

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竊書於傍以更代樂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友愛甚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服輿舁至家晨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內外宗黨待之曲有恩禮見者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爲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循循未嘗識人間佻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髮至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己嘗世士大夫稱之繄公之教也其爲興化知府政成上

計得貤封如其官金緋輝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副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依然故廬無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歿也公已病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姓晏氏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爲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即爲標識書額自督課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世諸孤縈縈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日圮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翁

夫婦冢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即憲副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女十五人初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己愛民爲本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卻不往及誥封命下憲副君即馳疏於朝乞恩歸養其畧云自守郡以來感激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

報効於萬一不意搆成疾病雖勉强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無窮之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朝廷用人之意慰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死哀鳴於闕下臣竊惟爲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俛仰於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養實國家敎人以孝之道况若臣病卽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

之意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勑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卽塡溝壑則扶杖進𩥇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疏奏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命不欲行公與恭人强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訃至蓋三月之間再涉鯨波望國而公之訃又至寇副君以是自傷云䳯之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羣從諸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爲談先妣生平相與淚下至今使人有戚戚渭陽之感而寇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寇副君旣以卓然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淳德淵源蓋有所本以附之家乘云

按周寇副告病疏情詞懇惻有李令伯之風且寇副爲堂自首萬里遠宦兩聞家訃負痛終天特哉其告病疏以見哀懇不允不復已而赴任非以宦情奪其孝思者也常熟本盡削之殊失作者之意崑山本刪繁從簡頗有櫽括今從之然觀鈔本刪皆不類太僕親筆後古常刻印鈔本尤寫同今仍錄于左其界山自守都以來多故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竭力守命以圖報效于萬一夫何福過哭生購成臨逆病症每對食卽作咽流永盡日所食不能飯不遇一觸外感勉强作人步語而氣神尚扶口不能支伏念臣父年已六十有五臣母亦六十有三但時常患病不能同赴任所臣籍相去二千餘里山海阻隔音問經年不通誠恐旦暮客死事貽父母無窮之恨臣憂悃情具達巡按御史并所轄布按二司守延等道俱宗察臣忠病是實但各仰體朝廷用人之至意俯責臣子以十之常經俱美詞慰留與臣調治臺可之日仍前具報未蒙轉奏遷延至今臣憂患愈甚疾病愈深乃不得已昧死哀鳴于闕下臣竊惟爲國忘家人臣之道而亦臣生平自誓之初心也然病廢無用于時則聽其俛仰呼號于父母之旁以親旦夕之養獨非國家敎人以孝者乎况若臣病卽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反覆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而于朝廷用人以安土地之意亦大拂矣伏望陛下俯察微臣烏鳥私情實出中悃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卽塡溝壑則扶杖進𩥇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此文錢宗伯汰之今仍存莊議

魏誠甫行狀

嗚呼予娶于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旣謂誠甫之賢而止于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涕旣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爲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爲蘇州人始居長洲後

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壁以力穡
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籌而誠甫之世父
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
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
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
匡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
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羣皆褒衣大帶規行矩步端
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為動
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
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

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
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
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
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
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裒聚圖史予
時就誠甫宿誠甫輒起移置紛然予臥視之笑其不
自閑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
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
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
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
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
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
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
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妊
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
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
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
之盡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

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
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
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
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
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
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
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
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
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
鑪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纍纍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

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

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請勑命事畧

先人諱正世爲吳中著姓先曾祖諱庠中成化甲午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爲太常卿夏杲之孫壻杲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不第而有光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然如少年兒子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不及及先人之方致而始獲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祿養所以爲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既不遂獨幸以建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萬一敢敘其大畧上之史館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吳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家世以耕農爲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始舉進士爲河南左參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爲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自媿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謚恭簡公校之從女也恭簡公爲當世名儒學者稱爲莊渠先生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澹薄親自操作時節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爲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爲姐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內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人以爲有德如此不宜夭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夭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然實無攷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益讀書吳淞江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爲締姻好屬再世壯男子死家又若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敎之甚備謹年十八來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已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年少爲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辨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恩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許移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希世之曠典矣後以例不准移封仍封費孺人進叢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無事因書此當卽遣人赴京受勑雖簡略數語下筆輒爲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吳門後學張震維訂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諓諓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

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每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貸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贍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此文參用崑山常熟本）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絕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訕笑曰為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油汚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髫齔喪父家計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為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亡且鴻寧以衣食憂吾母耶與其兄耕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

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為戚也兄為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榜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縣吏恠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役徙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履徒步往返為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為大樂自新視豪勢眇然不為意吳中子弟多輕儇冶鮮好衣服相聚集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

發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貲金甚急自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卒自新為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吳純甫純甫好獎士頗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儕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顏色笑罵紛集殊不為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見者淪沒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乘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已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為之敘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為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啟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為太倉人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為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濂洛之學讀書常懸一几几有刻處人以比之管幼安是為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爽贅居塘北又

為塘北顧氏爽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為始興教諭其次即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為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隱君如其官隱君為人敦樸龐率任真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徙役事隱君為之賦鴻雁之詩屢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輸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齒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

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
書有所當意每抉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信今人
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蚤世
先屬意隱君子為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兒家
人持官物即撻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
以濟人為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棄已許
之不變也或偽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
金實為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
其直送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
還之里有某宅某墓地相隣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

死未斂葬以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
已顏海多逋稅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
鄉吾不能一日亡首丘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
往廬于墓側從始與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
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君未六十為教曰古人葬以
掩形務從朴實觀美何益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
一不然是為逆命因乞始與君書之勒石于墓存仁
為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　旨謫居保安州保安州
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于吳錄司馬氏渡江顧
賀紀諱號稱世胄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濟
濟兄弟一時起海上並為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郎
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
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觀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
有以哉冢宰玉峯朱公以碩德元老為之銘可以不
愧而通參張先生之狀尤為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既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為墓銘
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
公贊留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橫則

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
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
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淪之見吾先人者安
敢忘請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為傳予讀
而悲之為敘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
元忠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家于蘇州之崑山弘治間
割崑山之東為太倉故今為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
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注湖陽訓導祖鑾封
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寬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
忠生而敏慧僉憲公奇愛之初為錢塘令元忠方五

六歲携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祕
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為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
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愕年十九補學官弟子
員每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幾中南都
鄉試學士內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尫弱多疾藥
餌不絕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
尤能治家其遇事强敏精悍總理擘切無所縱貸僉
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迫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賓客飲
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為不
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宮不第卒時年四

十三元忠為人楚楚門內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
解帶與人語纚纚不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
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詗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
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
粥談論竟日其精强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
士可必得以其所為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
困躓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琛字宗肅世為海虞人曾祖珪宣德中
舉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
子儀國子助教袁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格南京大理
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
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為構亭
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
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為人孝友入
縣學以德行為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
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高陵
呂公並以入座居留都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
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

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
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夫伐木增椿晝夜捍
禦卒以無虞少年為胥卒趨走縣庭候伺短長覘為
不法試以為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不宜豫逆之撫
以恩信皆感激思為用山東盜賊多逃入單縣界中
單人為覊縻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為君耳目盡獲
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具申報
上官以為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斂以錢民
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兵自寧武關趨太原
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留單縣

令較門會□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恆以理解之有匿稅者爲案籍人人閱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永州在楚越間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賓之所稱者云爾宗賓父涯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爲子晚得宗賓君撫而教之今爲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

從祖母之外家益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懽飲上馬去予顧其弟言君延形神不借久官勞悴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爲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爲興府良醫事

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人徐氏夫亡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歲即錦衣也家貧克勵清操以撫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錦衣家有高節之堂□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閫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衣年甚少補環衞積功勞至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二衞最親貴兼領詔獄上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爲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人問學常保護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禁繫累年三人已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今日乎聶尚書

豹亦在繫其稱錦衣之德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獘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消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爲芟其蕪而歸之質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占籍于邢今爲邢臺人祖驥宣德間以鄉進士爲

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
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
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
觀政大理授戶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于西夏至
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卒為■閹公皆率衆
守禦■以解去正德初權九江稅劉瑾愛幸蒼頭奴
唐英王俊至多所誅求公絕不為禮時瑾怙權流毒
天下士大夫二人還欲訴于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為
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為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
公率其僚捐二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

烈起猖獗甚　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
公知兵請以為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歷陞
河南左右參政穎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
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穎川人感
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冬陞應
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
具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
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
繼卒所至扁其居為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
公為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為之序自是每陞一官必

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為京兆得贈三世皆
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鄖人張得才
為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
其喪還後其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
欲寄其鄉人舟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
之舟覆過吉水欲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久而寺
焚以公之施惠孤喪與神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
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
至公府今邢州士大夫賤隆貴門第不敗布素至以
造官府為恥子弟欲識市無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

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葬祭予其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
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畧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
履歷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宮
取其遺書讀之為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
次之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
居洧水南故以為號曾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歷祖
璿贈戶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戶部主事居士少為諸

生巳有名歲大比督學第其文爲首而戶部乃次居四時戶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第貢入太學選調淸苑主簿庀馬政郤禮幣之贈數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渠導九河諸所條畫皆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捌蘆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選其才得淸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周知吾杜母之有後也陞瀘州經歷丁內艱服闋改肇昌至則陳茶馬利病太守器其能郡事多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居士爲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

輕財收卹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產界之縣中有事皆來取決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爲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頌杜公居士於家事不皆省聞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南詩集北上藁南歸藁西行藁五經韵語書經馴駁藁集醫方若干卷君既沒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爲邢州司理陞慶二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爲司馬因採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爲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規謝謝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爲官豈能辨治哉化中益深以予言爲然云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海虞人後徙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爲玄

本公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分乃寢率以爲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巳自能進取遂不復閱省日取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痘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傷悲泣其爲人誠樸任眞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諄諄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生日値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爲尚書

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門謝恩觀者歎息內侍引入禁苑徧觀玉堂神明漸臺泰液之勝俑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葢少况年逾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别及濟叔出僉湖憲封君尚隨居蘄黃間也比從蜀藩送至長橋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且暮遂汝歸耳濟叔至官奉敕督理黃籍遭廻二載及海南命下即上疏歸養下隴坻倍道行至家踰月而封君歿

歸予曰濟叔嘗爲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郲九折阪又登峩眉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吳何啻萬

里詩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余論周封君事葢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勗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內典有賫錫者勸令讀儒書遂通詩易史傳洪武中凉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爲邏卒所縳大理寺少卿胡槩巡撫蘇州翁爲鄉老胡卿對衆有譴語翁諫以爲非大人在上者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豪富簿錄時巡撫無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爲宗蠻請胡卿曰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姓也僧乃私許翁百金翁起便旋摧其首僧以爲少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遂没宗蠻家他郡送囚至皆已論死翁知有寃不及白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留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兒爲家僮携之入見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爲胡卿規建書院即今巡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老其人慮翁居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爲鄉老其人側耳於壁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葢謂

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于甽牛涇遠近來賀至以角貯葦郡别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文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洪武間舉人材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爲鄱陽令嘗爲翁作翠雲朶歌翠雲朶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杲昂杲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雙眼有錢季穉行鴨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爲楊氏贅壻不爲舅所禮夫婦

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爲積貲鉅萬馬氏益興於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爲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拯爲諸生通史學曾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蓋以爲其家傳不待而畧爲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槩巡撫類以沒人產爲事吳民宛痛今馬氏書謂熊爲胡慨也以槩之酷東園翁事之覩死鶴事其所匡救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考大臣年表及江西人物志皆作熊槩何喬遠名山藏云宣德初使大理卿胡槩巡視應天諸郡槩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胡因胡姓官終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馬扁事與馬氏書合諸書記事從其已復之姓先太僕據之故稱熊槩馬氏書但知其撫吳時之姓故稱胡槩皆不爲誤并識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兗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長者父卒兄繳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己所創爲區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佃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價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爲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邇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閒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胠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

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歸子曰長者之子潤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承慕而何侯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錡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錡溪翁居其閒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

闃然余逢人輒問鈞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瀕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淸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憶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慄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嫗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澹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鈞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鈞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可賣蚊烟家筭遺日乎可茶顧爲醫其女兄之夫沈氏頗顯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奇慈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饋餅菱者如僊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慈之兆耶可茶醫果日進求者屨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卽怒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旣責其飲酒醉卽終身飲未嘗致醉其他事受敎戒皆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卽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卽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已子而養其姊三十餘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茶爲撤已事來自練城三十

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恐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卽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使侍册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欽祗以聽焉又嘗為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野翁為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元壽元壽耆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

求余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上谷後學董正位訂

傳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飾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爲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爲瑞草芝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爲絕水

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覆盞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闓然向夫語見漆工髹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闔閤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桑等耳不謂其後廼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

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齒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

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于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游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淸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淸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

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

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殉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許烈婦傳

許烈婦郴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韶山賊流刧江西湖東西殺■憲臣三省

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闢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過江關爲患時初縣城猶未立王君以其孥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搗仙花嶂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爲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即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爲兵部職方郎中■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爲權臣所慴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爲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爲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當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

烈婦之死爲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吳祥九之妻節婦歸吳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閱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瘉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輒死復生見者皆爲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即大慟閉戶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戶走數里之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間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

一婦守故以令他適令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强因爲置後節婦遂安之祥允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益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爲祥允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爲予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退讓遜遜有禮矣余官雉城往來苕溪欲泝苕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吳氏會還不果益其家富貴多巨

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高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眞眞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媼後毋舉女及蔡媼有娠父夢與人飲之玉玦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爲奇乃舉之即蔡孺人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朱公時爲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譽洽於閭里朱公爲御史受誥封破服布素如其夫爲諸生時始朱公取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爲二千石皆以淸廉著聞福州廨中有鸜鵒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爲他家婦此子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敎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瞽女孺人爲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卹其孤嘗寄人黃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嫗舁來及歸時或勸

銘之而藏其旗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已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疏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敘衣飾訣謂察卿及其女曰吾死毋虛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

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觀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攻文有孝行不媿賢母之敎云

俞楫甫妻傳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哭

已悲以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丈夫悲之未有如孺
人者也孺人祖倫刑部尚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
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欲見奇
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來
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吾家
貧女須荊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却紈麗不
御初楫甫父瓘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宦不遂而
周氏父子官顯門戶赫奕而楫甫近衰落孺人恬然
不知爲尚書家女姑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楫甫有
兩兄同居三十年娣姒間絶無嫌間楫甫從父官嶺

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資嫁尋死復爲
治葬具治家儲偫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嫗
慰婉未嘗以色加縣胥以稅糧爲奸利巧設方故
以疑誤人謂之改兌楫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
獲少贏後必悔未幾事敗楫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
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既殁家大有疑事顧宜
人輒就問其女益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
贊曰余聞楫甫稱其婦如此既其姻戚良然女子賢
異於丈夫而行顧不外聞人以是輒不信余嘗再失
婦有楫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

已甚矣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
夫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嘉定曾侄孫澆訂

廣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華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嬀姓之後也楚漢之際陳餘爲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傅之夏說爲相國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漢嗣夏寬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爲陽城內史

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爲郎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爲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爲黨魁變形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於洛水而興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爲墳虎豹皆來馴擾其傍爲五官中郎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冢孝先悲纏號慟鳥獸翠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并州榆次人爲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永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眞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泰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恭皇后國朝　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爲皇后者三人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爲簽書樞密院事夏貴爲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爲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椅死焉國朝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爲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爲戶部尚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爲名臣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徙也蓋禹之後別爲姓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寘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爲天下山川神主聲敎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勾踐興其

後有閩越王無諸粤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而錄王股等猶爲萬戶侯而桀子淳維居於北陲世爲北狄主雖在蠻夷皆爲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稽杼封以爲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疆滅於楚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爲君王居海濱無疆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既郡兩粤而姑粤區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夏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其家燬焉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冒其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

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曰君實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昺㫤晟昺字孟暘以薦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徙天壽山坐事謫隆慶復召爲中書舍人㫤字仲昭少爲諸生事訓導盧從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逃散㫤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　太宗皇帝愛其書曰被顧問　上嘗以其名昶云日當居上改昶爲㫤故世以昶字皆作㫤云　仁宗皇帝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

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㫤預焉詔㫤書北京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　上親第㫤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中纂修　仁　宣二廟實錄書御覽諸書及　皇陵碑知瑞州入爲太常寺少卿遷本寺卿後累加正議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㫤善寫墨竹妙絕一時海外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爲人灑落篤於倫誼初昺戍隆慶㫤亦從坐㫤徒步往省脫㫤於難後言于院長鵠昺授中書舍人㫤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爲榮而

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賜葬迎鐙浦昺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文一子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化民遮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㫤子三人鉞字德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既老善娛奉之極亭館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湘鐸字文振以字行㫤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景淮景淸鎡字德年蔭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涇三子景淳景灝景瀚㫤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字季章

子一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爲族譜今序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葢后之省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爲公疑夏公卽杞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夏錄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

夏暴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其微不爲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也胡既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爲史館脩撰代宗幸陝召問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強可以用兵大曆初使新羅賜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爲起居舍人十五年不遷遷如也順宗時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爲讜言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刑曹尚書觀察使子靄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爲朱全忠所怒貶登州

司戶參軍同光初爲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靄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爲亂刼暘守黃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獎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蓋自秦至于唐而得宜公一人傳子至孫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

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諸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寔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別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議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既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議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任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攜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攷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巳先亡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爲江紫梢蠻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猪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益精明每鷄鳴子姓方巾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郎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之爲也使謝過乃巳作遺訓數百言又爲書云吾少

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忘也爲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爲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巳之志不爲勢力所怵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輒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

有人卜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巳生三年矣吾曾祖諱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雖奏厠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

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巳貲與之竟完金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兖州太守龔弘御吏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爲山東參政有名曾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柩上有聲如鶴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巳卯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月漾橋追敗大軍於莫州復敗之於眞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壩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辛巳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

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攻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壬午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埧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肅作股肱心膂左右羽成悉祀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文卽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咸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巳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宄內奪九門外攻居庸追戰莫州與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洲威深夾河藁城西水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衆惟爾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忌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

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兀剌於蒼崖峽二十年至渠刈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居京師一日　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既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父既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redacted]

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京

贊曰予至南京嘗館于興安伯家觀　太祖　太宗所賜鐵榜敕榜其于功臣訓戒切矣河山帶礪之盟宜與國長久而當時封爵存者十二三興安雖式微其世次頗可敘述云按諸刻及抄本僉事甲子皆誤以燕兵起爲庚辰以克蔚州爲辛巳敗長國軍爲壬午破東阿至入金川門爲癸未與國史皆差一年未知爲其家文字之誤先太僕仍之而未及詳考歟抑抄寫者之誤歟今據國史正之贊語諸本各異良山刻本以興安伯勳齎金入京求嗣事作結常熟本有興安伯死子幼門第荒涼等語今皆不用獨從家藏抄本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閒或襲或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一千二百石

運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指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八百石世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瑞之子

忻城趙彝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江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瑺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輿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崑山後學黃𥹝　陸時遇　訂

銘　頌　贊

為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為淳朴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吏部尚書余公熫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子僉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誠足以為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為非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況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謂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

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嬌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為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周先生於文莊公時猶逮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没嘗自為生誌曰曾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歲典衣以供薪栗卒又易主既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舍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為御史劾當改調幸

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于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衆之能恐没後乞銘於人少響之過情秖貧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壙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毋愛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眞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没後十有四年子秉端郎其室扁之曰爲善居觀其所以能遵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及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眩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陽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沌沌自古先哲抱朴含淳彼何人斯汨其彝倫爲魑魍魎白日見形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爲風塵于車上舞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爲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於文先王爲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綉莞簟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秸素車之尚東漢之時崇用悃愊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凡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愼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爲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于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揭我堂廬瑩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感世維古之初爲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

克茂厥祉康其爲年貽爾孫子

鎭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鎭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鎭國將軍子圿鎭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鑄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爲將軍中尉世襲祿入蓋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　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爲親睦永樂間王獲于鈞州得神獸以獻蓋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背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

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幷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巡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與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褒獎焉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樺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駒驗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王

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　成賓同母脤膰之國親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于鎮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行昭我　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貴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按紅侯乃楚元王之後向歆之先世也名富舊刻誤作紅陽侯紅陽侯乃王立王氏五侯之一也）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衮冕玉册册宋康王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覩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蕪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厥沸木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莪每華渚翳桑之處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咨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為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為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為買賣者熟於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為藩籬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閧然每至深夜鼓擊擊坐者欲聽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

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閟地藏神區鬼奧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舂遊者今遂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廛去之等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

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木濡深夜亦驚能識爲魚物物道兵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毘尖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皆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舉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豊字其別自號清泉子蓋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攷袁郡圖經有大袁山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

又別有袁嶺以爲袁閎嘗所隱處閎汝南公族無緣至此史稱其遯跡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嘗在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領演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狠東岡岡之南爲石鏡雲峰峰之東爲南峰南峰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馬領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爲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

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爲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于太守乞得一株以製是几銘曰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册而狂自同亡羊

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黄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庳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携歸買盆貯水供之而爲銘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顧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其二

是石尺餘太行之道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整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貯盆中爲几案之供其二猶倒臥壁間皆勒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携其四以歸蓋嘗聞至清河涉江淮舟苦風飄須石以鎮之雖米南宫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高風云

中央古帝久已死日鑿一竅不肯已儵兮忽兮尚婉婉吾學老龍惟隱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礫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

空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相通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爲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于此時焉元有天下外省與内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名雖異而建置實同參政之名卽參知政事之舊也猶

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警公敭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華亭之境被寇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征伐之寄者也蝦夷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　天子南顧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衽席之上因松

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遡攷古官制推公之職事即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遂作頌曰

明明　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于大海百八十年帝命不改蠢爾島■窮山阻餤來求衣食生此罪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東所在惟此松江湖海之滙公來至止萬民所徛衣其輕裘匪甲伊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寔海波濤風雲埃曀曨然四除萬甲光彩孰是豺鬼敢作奇侅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爲　天子宰公之勳庸銘于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爲患朝廷并敕以閫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爲寇絶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衞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　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

內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速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黠■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貳以元人五龍之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于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府巡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宴■氛

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減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為命也巡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海涵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于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耇黃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　宣祖纘運休明閎是元元肇簡揃循于昨文襄卓為名卿前有忠靖亥主告成配食于吳寢廟奕新惟申與呂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壖世樂耕耘饑[illegible]恍惚陵水來使　天子曰俞咨我元臣惄匪外至孽由內生吏竊民偷仰于太寧其撫吾人毋茫於兵公拜稽首　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續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為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贊

魁杓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譌史之惑吾所知者犖犖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贊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家子敬大父為廣東參議時布政使王公用兼參議盛公恩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以外試士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子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像示予請代為之贊

孰傳斯像蓋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

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為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今世為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為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為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為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韋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祿

米久逋王使人籑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
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今民旦暮死王
奈何取以爲已奉邪　天子聞王何以處王大慚懼
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吏兩旁立稱停爽
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散民歡呼歌舞
晉人以避赦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王府在霍城
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乘垣騎危呼曰今日不
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或曰判
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曰然
相率携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先

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
謂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鈎考籍
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
以爲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羣
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
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
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魁
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且曰民列狀請建
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
綽楔通衢四出皆已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鼓樓中

爲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昔白起數千年尚燒
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產實沈臺駘黃熊之論
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
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
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
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
先生時攝守爲之刊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橫而
出之木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樓歸州街
渠記皆先生自爲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
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卽如陵上不以朝暮間廢

舜輒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
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渴
腦揭籌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
界不問會　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
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
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爲黙然一日被檄至施州
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
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鎰金置苞苴中餽
却之夜宿僧寺肅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
史顧公璘聞而歎奘之夷陵故有黃陵廟而城北夾

河亦有風濤之阨先生爲作黄陵行祠按黄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黄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黄陵廟旁有黄牛祠耳蓋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陸開建令不肯赴飲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舁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白擬吳欝林太守云

王氏畵贊（幷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畵者因記唐人有云甚駭風瘤霜殿

冰淨此爲吾妻畵也又流涕誦揚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芚兮援余手之鶉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畵余口授之許黙然良久爲作此畵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爲眞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揚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畵也涕泣而爲作贊曰

哀窈窕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隨明月遡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景帝珠不可睹故有戲）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禹航後學嚴沆訂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爲文以壽公予序公爲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閒天下之事爲事雖文稱公讀之以爲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宮之試予亦鄒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益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

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涖永康民戴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達餘皇奔走江湖居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義于越之臬遂覜南海鹺政旣通黎亦知悔受飾章貢威稜日著　帝用簡在命端臺敘公起諸儒武服之共愛人下上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猘旌旗一麾首駢頸繫　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白公之殁垂四十載士習遷懊孰知

敵偪海島小夷敢齮我疆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公兩冉惟公孝友宗黨所稱況復才傑起家後人公有令孫辱之交游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享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誨年踰弱冠飛翔南都大肯不諾建城屢剝七上春官每進輒蹶鄉里輕儇見謂爲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冠絕羣儒向之嗤者自愧殽雜吾邑世產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于大廷

夏璉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務陟儀曹廓然天衢天胡中道頓蹶駒駼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旦與夕殊惟我與越山海陬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狩朱方榮晝錦忽聞傷呼捐金散稍以郵荷戈厲志循城卒全其郛眾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丘於吳莫逃者數天其可呼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葉有肉在俎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後宗伯不遜今仍存）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選多士六策臨軒唯崑爲聯儼在海嶼三遜大魁公出其間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爲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龐老齒饒莫先公之初登歸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不競於榮卒以貲敘乃躋六卿既長天官居於洛京召公之詔未老而行永賫丘園今春日隆海內企望天子臨雍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云胡不慭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郵寵崇人臣之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野所慟莫此清酒以告殯

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廷以護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討吏之佾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窆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借踰獲揆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答公亦無愧矣敬陳洞酌告訣堂廷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曾日月

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唯先生發揮遺旨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恢廓而屢蔵其微牢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論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益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稱與商也之不及唯先生之孝友溫良與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戶閾與古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歲耿欲有所爲外靖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一語猶足以儀刑其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黨之士益二十餘人並哀然以北既無援茅彙征之期而有北風携手同行之感

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益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又何異於一吷聊旨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少俊仲常願婉言念相從懷之胷臆人生富貴如花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予孺莫不然所爭蚤晚何足相憐念予兄弟托余墓石復跋東歸吾儕未葬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于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珷彼市道交朝趨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是專是礪是蓺不知豐年饋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收甄風雨淒其旅泊蕭然子爲父泣父爲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有待君胡遽然後乃爲鍾何及當年凡爲子者誰不痛焉

祭唐虔伯文代

嗚呼黃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鷽鳩搶枋而已孰云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于此顧視童嬰凌空

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千木之廬過者則欽衆所指目珷珺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顯彭城嗚呼哀哉凡我同門夙承與言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京邸開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旐來止其誰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于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遲父文

唯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

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于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
宜受多祉胡以彌留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
開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蓁蕪萬畝
惟民之憂告于太史欲去其蠹民方恃賴權玆家尤
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矦奔喪之禮世莫能踐
移其訃日炫服事酧竊吏仍臚聞以爲羞丞則見星
蹈禮莫倫其仁其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佽
儒者之道所關必幽教述民謠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碁七綰亦墜昆明不閉鄉骨同致清河

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飭爲鄉禮賓有子登朝不遑
將父終朝承歡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廢闕
歲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沒嗚呼
哀哉昔也越鳥萬里燕臺今也乘化風雲徘徊繇玆
嘉旨魂兮歸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
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韡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
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
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遺時
體觀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衍衍飲食珪璋有渥於呼
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泫然府君於子
欵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
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祿文

有光七歲爲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
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
下藐然二孤置之今妻之懷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
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
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

自辛丑以來四毆南宮鄉里親戚以爲嗤笑公慰藉
懇懇未嘗不以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
俛仰而數十年中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
時公未嘗責望禮節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
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
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
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念如此也不意閒一月
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然吾妻死者數矣以
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妻尋亦至於大疾
如剡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

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於今不勝哀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月矣禮有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強匍匐以拜公之前冀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閫中及其榮貴與　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　皇統壹　聖眞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旣秩厥典百神咸侑文康寔

寔在　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于　兩宮從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册寶金章玉牒夫人是與西苑臙臙庀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巍然千載大禮曠隆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覺有奏卹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　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覩其後之繇昌也三十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故構此痛冤豈堂旣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沉淪遂以窀穸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里玄泛慘慘令母攜持子婦惟轎相屬往即長路吁嗟造物爲幻羣庶人生妍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聿起遐塚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開於安平無事

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未有以淫姑之內主値兇徒之黍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淸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繇夢寐以求形童謠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寔人心之共憤信天綱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沉沉昏夜烱烱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還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乖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于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刲夫與父其一道兮夫

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自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彷徨兮形枯槁而面黧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援危彼葛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仳離予昔嘗歷此變兮怳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髫兮悼往昔而傷沓況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灕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飲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氣息綴綴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開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

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爲今茲歲輤車將次于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楠泉先生趙氏夫人既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獲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

公與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勤悶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遘罹屯疾屬公夫人之歸鑾將駕猶扶携至家追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舁歸迢迢至家二十里體不能至而死於中塗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爲恨今歲吾舅始爲公夫人啓攢卽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爲而來倏爲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返於冥漠之鄉高塽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鬣新封草芽已茁樵夫畫歌獲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謁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廷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淸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　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恣爲姦先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以此感嘆　先皇神武雄決藎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國今則自斃緊　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可保萬世惟忠愍公撲其方熾誠欵懇惻辭引主器冀以覺悟惘不顧避賊臣切齒[redacted]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容造境愈靜亦維前歲[redacted]薄都城犬羊虓呼噬嚙生民廟議失策以冀緩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害必明抵掌鳴劒志絕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鍥骨曾不畀爍閭闔萬里謣謣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　先皇之英亦自公啓龍馭欻忽未及襃美　天子明聖思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謚俾延世賞勵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

正千古若一方公侂傑遠集何日覩彼踐蹀嘿嘿自吒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羣耳如雷之聞雖彼當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孱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皇家猶有英靈擣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遂見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爲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此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

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吞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蚍蜉之援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神而已願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惟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爲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虚日爲今倭寇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尚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爲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漓相劘相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構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維此雉城阜爲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爲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先自惟帥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爲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燎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霶霈爲民惟喜偶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嘗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

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為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鑒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即賜之甘霖四野沾溉蘇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為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願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日在位亦不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即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今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于祈禱莫應闔境震惶莫知所為今令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惠顧若能脅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歲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鄞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為人和易修潔發自登朝歷內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為大官會　天子新建紫宮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歲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駭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為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併優軋茁鉄谿虬戶爭為古

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為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于古而自用文雅緣飾之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別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覺而訊之以為不祥不意其果然也廼始以數年之別不一見公為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產與申徒嘉

同學於伯昏瞀人嘉謂子産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
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內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
公賢子産而余媿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
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
而獨公之知我者炯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
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哭之
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于牛口兮桓公舉火于昏夕馥明𨇤蹐于
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莞爾吾之見遂兮餽子終不
謂其無能而致雞信精志之日通兮何顯晦之殊職

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欻欻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爲毀
譽兮忽朝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寧徇世而徇
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
恂愁兮莽馳騖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
誰使乎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
從宋人膚議作文章換字皆以金谷爲銑谿龍門爲虬戶崑山本谿作谿常熟本作谿皆誤今正之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吳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
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邊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
連其明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
使世貞次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踴寃痛數絕明年
春喪還吳吳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于素旂
迺作誄曰
粵昔姬代祖靈而袞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繫王垂姓
綿世洪丕泰蓊魏錯奮鉞秉麾漢庸吉駿名賢纍纍
雕陵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勑江左六代輝華
鳴玉襲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遜矣朐封迄唐踵武
琊琊之別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爲吳始祖洎先司馬
連理擢英兩枝之微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

佐時嘉績樹位九卿分廨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
沒世稱仁公生神秀先公愛子早馳偶譽克紹休美
羽儀初升牙角欻起天馬騰掦不限疆里峻陟大僚
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
命也如何猝見傾圮嗚呼哀哉初爲大行[redacted]有經
有國之卹吉共其旌厥車告虔抒　帝哀誠惠文獄
獄大瑞怵惕聿巡南楚去吏螢蝗察理寃獄活者千
人洊治江漢千里屬生神州攬轡獨當[redacted]兵完其危
堞奠我　帝京蓬萊中臺東山樹備攝機而謀建立
三城成寧逆節折其句萌　帝譬海魚命之南征洪

波血戰渤海朱腥越垠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過
[redacted]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　帝曰汝仔常在行間
惟汝賢勞其週我邊閫閫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redacted]
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稚此大屯
嗚呼哀哉歲之暮春犬羊犯威軼我郊圻疾如風雷
攙褰狼盡翳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
疆埸之事何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襄
如轉圜走先公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
繼以二嗣才猷日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訴嗚呼哀哉
惟　帝惟天命之攸制亦既惠之又復陬之亦既殖

之又復翦之其始榮之復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
之昔也何順今也何懿誰爲推之誰爲擠之誰獨徘
徊誰當橫厲蒼天茫茫莫詰所謂大運斡流隨之以
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纘承不隕其世必復其
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并序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
室以椎梃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縶
手足刺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
羣賊日闞帷幬間志意皎然卒及于難時年十九楊

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
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姻兮憶昔二八爰來嬪
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
虛月西淪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爲委棄若生菌
兮蟲絲罥戶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纖手親兮遺掛在
壁皆所珍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兮少小携持事遨嬉
兮母爲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遲遲兮丁寧汚
辮莫後時兮小妹呼姊泣仳離兮倚閭今過黃昏期

兮當年匃米猶在筍兮羅襦絮若嫁時遺兮烏違故
林何所如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麋麏
兮父母思勤養我身兮修容娉質徒悲辛兮旁皇中
野誰爲鄰兮白日黯慘玄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
兮羣鬼啾啾亂流燐兮柔軀雅步忽遠迥兮眈眈獸
默將安適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廡肅兮朱火粲粲麗文木
兮黃金鎧甲光煜煜兮雲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
衆齊懽睦兮靡顏盛鬋被綺縠兮芳馨雜糅紛郁郁

兮遨遊閶闔鶩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閟安弘
靚永宜屋兮魂兮歸來乎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十　　吳江曾姪孫虹訂

歸震川先生別集目錄

崑山　歸有光　著　　曾孫　莊　較勘
虞山後學錢謙益選定　　玄孫　玠　編輯

卷之一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泰伯至德　　忠恕違道不遠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六言六蔽　　聖人之心公天下
史稱安陁素行何如

孟子叙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乞醯　　聖人之心無窮
王天下有三重　　明君恭已而成功
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江策二道并問　　河南策二道并問
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諡文敕誥文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婺爵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鄧氏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毛鵬文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進香疏　奉慰疏
乞改調疏　乞致仕疏

策問二十三道
卷之四 志
馬政志　馬政職官
馬政祀祠　馬政芻貸
馬政庫藏
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郭皇后
慈聖曹皇后　宣仁高皇后
欽聖向皇后　昭慈孟皇后
韋太后　楊皇后
皇后總論　魏悼王
楚榮憲王　趙子崧
不息　諸王總論
公主　范質　王溥　魏仁浦
石守信　侯益　趙贊
王全斌　趙普
盧多遜　張齊賢
卷之六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壬戌紀行上
壬戌紀行下　遊海題名記

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 五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沈敬甫 五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十一首　與徐道潛 一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沈敬甫 十八首
與馬子問 一首　與王子敬 三首
與徐子檢 一首　與陸武康 一首
與沈敬甫 九首　與王子敬 四首
與沈敬甫 七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沈敬甫 二首　與余同麓太史 一首

再與余太史 一首　與吳刑部梁 一首
與周子和大參 二首　與曾省吾參政 一首
與曹按察 一首　與愼御史 一首
與馮某 一首　與徐子與 一首
與俞仲蔚 一首　與張虛岡 一首
與周與叔 一首　與陳伯求 一首
與于鯉 一首　與吳刑部維京 一首
與王禮部 一首　與孫百川 一首
與某通判 一首　與徐子言 一首
與馮樵谷 一首　與沈雲泉秀才 一首

與朱生大觀 一首　與同年陳給事 一首
與王子敬 二首　與周孺允 二首
與唐同年 一首　與鍾上舍 一首
與龔子良 一首　與傅體元 一首
與王子敬 六首　與沈敬甫 四首
與陳吉甫 一首　與顧懋儉 一首
與萬侍郎 一首　與曹按察 一首
與顧太僕 二首

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澱山 四首　答周澱山 一首

與王仲山 一首　示廟中諸生 一首
與吳三泉 十二首　與顧懋儉 一首
與沈敬甫 四首　與高經歷 一首
與王沙河 一首　與徐南和 一首
與邢州屬官 一首　與傅體元 二首
與王子敬 十首　與徐道潛 一首
與陸五臺 一首　與姚晝溪徐龍灣 一首
與馮太守 一首　與沈上舍 一首
與管虎泉 一首　與顧懋儉 二首
與沈敬甫 十八首　與某 三首

與王昭明 一首　與張通府 一首
與凌廉使 一首

卷之九 公移 啟辭附

蠲貸呈子　處荒呈子
陶節婦呈子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送郵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編審告示　九縣告示
乞休申文　又乞休文
太僕寺揭帖　王哲審單

陳大德審單

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讀史二首

京邸有懷　甫里送妹

金山寺　金陵還家作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滌梁驛　淮陰侯廟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南旺　沛縣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迯水勢大略

鯉魚山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淮上作　寶應縣阻風

壬戌南還作二首　登濟城望城武

淮陰舟中曉坐寫懷二十四韻

隆慶巳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邢州敘述三首

璦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

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詠史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

作　送袁太守之興都

贈孫太倉　讀佛書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素菴詩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山茶　東房夾竹桃花

火魚　鍾山行二首

鄆州行寄友人　談侍郎歌

黃樓行　二石歌

趙州石橋歌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壓竹俾予題詩

十八學士歌　題異獸圖

甫里天隨寺　恨詩二首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於此地名錢

港　馳驛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姜御史年九十六
郭都統戌劉家河因隸次壁間韻
西苑觀刈麥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宰常韻
鏤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賞荷次韻　疊前韻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小屯　清明濟上

題周晃贈任別駕卷　行衛河中
初發白河　過興濟
李康甫寫副書齋小酌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閘口遠悵然有作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宜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又贈陸太學　贈俞公子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已亥庚子余常讀書于此
櫂蹊蹺澗　宋康王乘龍渡河
文淵閣四景圖　題二魚圖
偶成四絕
高郵湖爲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光福山　海上紀事十四首
頌任公四首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
與賜見分數楮
寄胡秀才　氷崖草堂賦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以下諸生課試作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嘗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寬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

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於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爲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爲驚世可喜煒然赫然以爲人臣之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爲措置益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既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既隳則才猷無所附麗矣盖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

足以償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爲而與海內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盖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旣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興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爲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

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與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爲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爲佞天子欲有所爲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爲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不善

可與爲義而不可與爲不義萬鈞之重不爲懾雷霆之威不爲怵諤諤乎無所隱也蹇蹇乎無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撓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爲之改容姦萌爲之弭息四[redacted]聞之而不敢窺何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寬以恕也其質近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爲薄輔天子而以寬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爲異天子有過而非心逸志爲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

而愛惜其才可以裨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搖如深淵之靜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若無所能也渾渾乎若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卽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鎭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償金脫驂翻羹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厲客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利方爲圓以規世好君子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

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鍥厚爲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誚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於伉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凌許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淸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廸知忱恂

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玆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廸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天地並成王之命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上之所貴者如此而有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抗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子生于周末發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

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嘘以成風相吹而成俗隆洹之時一人嘘之不能爲熱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爲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奬之而不抑之以伉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如此則百僚師師皆恍悔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

有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爲制作以駭于天下則其始之爲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爲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爲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與道則無與象無與象則無與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內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別動靜修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爲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寧有出于太極

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爲周子病而獨爲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爲說于天下因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聵孰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焉流行於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爲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爲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爲先天之

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狗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易書嘵嘵然指其何者爲太極爲陰陽爲五行爲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爲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爲首夏之連山也而不

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爲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之說觀璿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而必尚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爲聲音也而言律呂者推之未始爲曆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爲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變化者推之未始爲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言萬物之感應者推之未始爲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推之未始爲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靜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爲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戶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靜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嘗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

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數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爲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蓋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抉天地之秘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絕之餘矣大饗尚玄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

所趨也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

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巳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巳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奇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弒[illegible]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觀見王僚之弒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

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顔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巳蓋至于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

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illegible]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役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

論語之注蓋華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

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敎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其賴以爲大歷山不爲舜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忠恕違道不遠

天下不求道於有而求道于無求道於無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無也求其無者非求也蓋道根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於有者求諸心之謂也自堯舜禹湯之迹遠文武周公之學荒世之論道者不勝其說而求道者不勝

其塗汶汶紛紛孔氏之門辭而闢之曰不足也而爲之說曰忠恕則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難求其說宏遠恣肆窮天極地嘵嘵焉唯恐其言之不詳萃其終身之力白首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言以蔽之何其言之簡而功之徑也嗟乎道固然也非孔氏之徒爲之也天下之患在乎不知道知其物而后能取之知其塗而後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之夫然後取之而獲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爲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

謂性率是性而爲道心卽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爲荒遠荒遠非道舍道以言心則爲形軀形軀非心道也者無所不盡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聰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以作禮樂可以齊萬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前之而莫測其所以始後之而莫旣其所以終游乎無窮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爲心者也心以會道而私或澗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間之心失其所以爲心故道失其所以爲道詩曰覩爾不臧我思不遠嗚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諸其心淳澗去間之

道也性者則無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懷千金之璧途而失之烏得不從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融而化之體烏有不一乎故自聖人以下未嘗不勉勉于茲也爲人子者以父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孝爲人臣者以君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後左右者而以前後左右之心爲心則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鑑明私去而心明心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去而聖賢可爲中和之性流而禮樂可作形骸之窒通而萬物可育天人之界徹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可一孔氏之學何其簡而易徑而要也抑此所謂忠恕者先儒以爲學者之忠恕耳嘗試推之程子之言曰充拓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萬物一也宇宙會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澆瀉由不忠恕之故秦漢以來上下之分嚴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貧富奔命于征求斃死于誅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多矣長人者可無意于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散于天下而君子會諸心而猶有待于外者理一故也夫心無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勢有心迹之判而理無內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極宇宙之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其說是內而非外自謂其心之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則有所不包天下狗耳目而遺心其說則徇象而拘迹自謂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內則有所不達合外以爲內而後知心之大也由內以爲外而後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

疑之以爲德性所以爲內也問學所以爲外也事于外則若于支離之弊專于內則馳于玄妙之歸大者窮極高虛而無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汨沒以終身外之于內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與問學若是其相悖也尊德性之與道問學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知子思之言合內外而一其散于天下者而會諸其心乎今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何爲者也苟徒形骸而已耳飲食動作而已耳則與夫蹢飛蠕動者奚以異也而乃超然異于羣生爲萬物之靈而天下之尊莫尊于人則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構精造化萬有

皆同于天而會其精于人人而會其精于心至清而不滓也至純而不瑕也至貴而不敵也至富而不倫也得之而爲德生之而爲性德性之有貫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紀乎萬用矣磅礴乎無端無紀而周流乎至靜至正矣故謂之降衷謂之明命謂之受中謂之立極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賜于人與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輕是橫奇寶于道而委珪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懈而況吾受諸天而不偶然者而褻天棄天而甘心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爲人者其道在于尊

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已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非以徒騖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之者不離于問學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則天下之理會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問學則天下之理熟萬者熟而后一者純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聖人以爲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必幾焉康焉研審而不遺思惟而不怠誠以辨于務而深可達審于幾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爻

無用于揲則所謂受命如響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幾不兢兢焉而堯舜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萬物與人焉盡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體也而體天地萬物與人焉道中庸焉崇禮焉所以體之也雖其戒謹恐懼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變之交然而知崇禮卑窮理踐實要之亦不失吾高明廣大之體以究其溫故敦厚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周物而不過乎性之智濟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

之功射藝之游非拳捷之逞也洒掃之末固精義之學也徐行之微固堯舜之道也經史之業非亡羊之路也本末源流一以貫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虺之誥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約禮精以歸一義以全禮博以致約千聖相傳之秘其在茲乎吳文正以爲道問學之功有六而尊德性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謂發越無餘矣由是而言則知外德性以爲問學者猶知化物世之所謂博洽之學雕蟲之技傳經之家若司馬遷劉向鄭玄王弼之流也外學問而爲尊德性者馳空入幻世之所謂頓悟之習玄牝之學明心之說若關尹老聃瞿曇鳩摩之屬也自漢以來

出彼入此吾道不墮如髮至關洛數子者出得子思之緒于殘篇亦已燦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議者猶謂新安金谿之異旨德性問學之專門徒泥鵞湖是非之辨而不知相理勤五侯各立門戶之非嗚呼德性吾所有也學問我所事也爲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論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訟于兩家乃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噫（此首第一行疑有脫誤）

六言六蔽

天下之理盡于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狥其偏而不求至其中則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甚而其不能者終惰焉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詖邪遁之歸而不適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爲蔽也天之所與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學也疏之則通拭之則明矯之則直砥礪之則精密培養之則成遂夫物則亦有然也而況于人乎況于學乎學也者以明理也理明則德全德全則氣不能爲之限夫是之謂能成其天故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糠粃眯目則天地爲之易位彼美質之爲尤物也豈直糠

粃之謂哉今夫仁智信直勇剛是六者世之所美也夫人而能好之則固可以謂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稱者若是焉亦足矣聖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學爲無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學者之足恃也夫豈以六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畀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足故有溫良慈愛之懿有辨別剖析之明有真實無妄之誠有順理無罔之心有强毅果敢之氣殘忍之不足以勝吾仁賍昏之不足以勝吾智詐僞之不足以勝吾信回互之不足以勝吾直懦怯之不足以勝吾剛剪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

分數有多寡則　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學則蔽蔽于有餘而不能以自裒蔽于不足而不能以自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信者以執滯用直者以攻訐用剛勇者以強戾用彼固以沾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遠矣是以聖人不恃乎天而求備于人不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備于人所以全其美皐陶言九德皆以其氣質之性而濟之變化進修之學而夔之典樂亦不外乎直溫寬栗之數語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謂其能僶然以就吾之鞭策也

謂習之不馴泛駕之不止則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門固皆天下之英也參之魯可以謂之確柴之愚可以謂之厚師之辟可以謂之文由之喭可以謂之直而夫子則謂之魯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辟且喭焉而已矣畧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者深可憂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吾者恐恐焉若有所負也汲汲焉不能自已也退退焉不敢自謂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學于是有沉潛默識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去偏救弊之術于是有深造極詣之方于是有消融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理而無所蔽愛人仁也而惡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也而可欺亦智也踐言信也而變通亦信也無隱直也而委曲亦直也無所不伸無所不爲剛勇也而有所不伸有所不爲亦剛勇也惟好學故仁惟仁故智而信直剛勇皆舉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氣之運若中央而覲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無六者之蔽是六者性而我無加焉是六者質也而矯克振勵之功爲不少矣大哉學之道乎夫子與子路蓋每每言之而伉直自用卒無改于冠鷄起舞之習去就不明汶汶

以沒悲夫美之爲蔽乃至于此自昔聰明絕異者爲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爲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于質之美蓋以其聰明絕異之資而自信其不該不偏之見以成其偏倚詭僻之行則將何所不至故曰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愼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莊子有見于天無見于人有所見而有所不見此美之所以爲蔽也由是言之推魯朴鈍非學者之患也聰明絕異學者之深患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故聖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後足以盡天下之理大哉聖人之心乎人皆曰聖人之心有是非吾則曰聖人之心無是非人皆曰聖人之心有好惡吾則曰聖人之心無好惡人皆曰聖人之心有褒貶吾則曰聖人之心無褒貶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聖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惡好惡者聖人之情因情而有褒貶褒貶者聖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明明因緣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有可好惡之理固有可褒貶之理取而進之不加增

抑而退之不加損稱之為善而非譽詈之為惡而非毀聖人順因其理無所于是無所于非無所于好無所于惡無所于褒無所于貶遷移變化進退伸縮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惡褒貶云者吾姑以是觀聖人之心之著而已非以為聖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著順因諸理也理故一一故無所不公而彼區區有為之應迹固其所謂塵垢粃糠糟粕煨燼云者而奚足以芥蔕于聖人之心也哉今夫理之散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輕重隨物而在無不分明其遇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

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宏蔽匿而不化膠固而不解紛擾焉而不釋曰以其情與天下相角執其先以應其後舉乎彼以該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堅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美強立而不返終其身焉其于愛憎取舍若枘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勝也情勝則有我而無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夫天下之物以天下之理處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間哉故惟無我而後為聖人而後其心能公天下嗟乎聖人之心猶天也陽舒而陰慘旦明而暮晦生長肅殺不一其職風雨露雷不一其施而萬

物之巨者細者高者下者栽者傾者成遂者夭閼者變易者流遷者枯槁而憔悴者壯盛而猥大者仆而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隨乎氣之所至在萬物為適當耳造物者則何所私哉是故聖人順因天下之理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謂聰明仁聖德充而業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萬之不可以一律齊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而剛之于末百不可觀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謂小人者猶有所長而賢者或難于十全也故聖人亦以天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

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
其一事也言天者無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
若是而已矣言聖人者無象也指其稱管仲之事曰
聖人之公若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汨溺者
孰不艶慕之其德與學固可畧也至于鄙賤之甚者
則擯絶之不以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聖人曰管仲
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稱也
不知其貶也方其貶也不知其稱也管仲之所爲若
二人焉聖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惡在仲
也褒貶在仲也聖人不知也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

宅鯀出禹入不以爲疑鹿臺之誅三監之設紂滅庚
封不以爲忌故使鯀能自變司空之職可復紂能改
剡孟津之師無舉聖人固未嘗有怒也朝而放諸野
夕而升諸朝罪大者不以議其功罪輕者不以益其
善順諸其理而何有于我也彼世之瞽者刖者宮者
莫不以爲棄人也聖人曰吾使汝爲樂吾使汝爲閽
吾使汝爲守嗚呼聖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
書嚴于大一統而王之出狩不容于無貶明于尊有
爵而諸侯或稱人重于辨華[redacted]而[redacted]狄或有稱子書
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厠之篇

末吾于是眞見聖人之心如天也使夫人之有過者
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有以自遂見容于聖人者
不敢不勉而得罪于聖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
聖人之敎之也嗚呼聖人之功大矣

史稱安魏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嚴也夫士
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
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遽而力拯之也天下之
小人方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薰灼熾燄
赫虐盪勃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

身惴惴焉而曰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强以吾之
寡敵彼之衆以吾之明白踈濶洞然無防閑之設立
彼閃忽詭詐之中機智陷穽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
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
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
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頗僻則小人之
投間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吾旣無所恃而吾之所
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名隳業墮而身與
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
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

愧所處之眞善而又以嘉范辨之知言也夫不曰小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靦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以稱爲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路道而行之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路道而行者素行必嚴嚴者非爲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爲矣夫其淫逸放縱者亦非爲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爲小人者

以恣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爲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陰陽之義備矣消長進退損益盈虛毎以時運爲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缺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茁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焉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何與焉天道當揫斂肅殺之候其所以爲生生者宜剝盡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盛而喪其所以生生者故卒之太和回斡勃爲盎爲變而爲朱明長嬴之氣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而已矣無喪其所以爲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毀則道常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

間而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爲我者而已矣怒眥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劒而高談仁義是所以化强暴之術東漢之世外戚宦竪之禍纏綿糾結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發憤正色于嚴廊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旦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籍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其失于防閑者也陳寔一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綬

裂土布在有位内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爲羣閹所齊吁亦可悲矣名爲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齎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名陵之師不足以折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而楚國之討不能不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之制于恭顯訓注之困于仇王二李之遞爲出入五

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陸也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葢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斡大運撥亂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爲力矣吾獨惜夫擁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二公也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顔子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詳有畧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低昂也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意也茍徇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賢之言將有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顔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說矣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軻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疑有闕文）則巳若此有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焉者聖賢

不得而廢也堯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者葢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之學者當據之以爲定而豈可因之以爲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爲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葢自以爲得繼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顔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墮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

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子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蓋真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歷之嗚呼此孟子所以爲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戒書之所由作呂敖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爲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

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時中之論義利王伯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者往往有異說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皐初無文字而禹湯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蘊而優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千古之議論而況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顏子自處故不敢以聖人處顏子云耳厥後宋儒周子默契道統得不傳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爲疑意亦類此大抵古人之言多濶畧而後

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求彼之說其相戾者固多而論說之紛紜亦無怪也嗚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沒而愈晦矣章縫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顏孟言之曰似行之日遠斯道之真亡滅蝕爛幾于不振此則有志者之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

乞醯 十歲作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無容于矯何者理無矯也無容于有待矣有所謂乞者斯矯矣有待矣夫我所無而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

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亂天地生人之直乎彼天地生人之直何如也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臣則忠在弟則敬在交友則信盖天下之直而非吾之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有之無者無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苟有我焉則物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無而有之是我有而非物有也旣有我于其間而必因物以成乎我使必得是物而後我之理始得焉嗚呼理之云乎

若是其勞矣乎彼勞也非直也高之意則以爲苟可以得直雖勞無辭也方其人之乞醯高果有也可以爲惠不幸而無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諸其鄰不與之以無而與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謂天下之直矣無且如此況于有耶小且如此況于大耶是一事之微可以納交也可以爲惠也可以使人稱我也高爲是矯險之事而不知天下無矯險之直因是事而爲是直亦愚矣彼意夫直之猶醯也醯尚可以乞人爲已有直亦可以假物爲已名也獨不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也彼乞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其我鄰以其鄰惡用是假借哉猶幸魯人所求者醯也假使求于高曰汝與我千駟萬鍾高何以待之又有求于高者曰汝與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將曰有耶無耶亦將乞諸其鄰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窮矣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恒不窮求之于物恒有盡順之以天恒有餘矯之以人恒不足盖理在我而不在物理有天而無人也是以奪人之物則爲盜取人之有則爲襲假無而有則爲僞盜乎襲乎僞乎高之謂也從高之道則天下之爲善者亦艱矣夫與人必待

于物則一介不與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則簞食瓢飲顏其餒矣待功而後爲忠則身死功墜孔明其窮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則伊必至于取人之有顏必至于奪人之財孔明必生而不死而後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濟則何時得盡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輕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時本無直也旣乞醯之後而始有直也鄰無醯則我無直矣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爲奇爲高則竊父之逃

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不如於陵之廉而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矣誰謂直者如此哉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謂之不直亦在于此不知彼之爲是勞者欲直耶欲不直耶雖然高猶幸也世方謂高爲直而奔鶩之夫子獨曰孰謂微生高直使矯飾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不爲矯飾亦無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禍也嗚呼高于是不與楊墨同爲害矣此謂高幸而遇夫子

聖人之心無窮 嘉靖庚戌會試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盡歸于

聖人之治者勢也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之勢勢之所不能則吾治病矣而聖人之心于是乎窮夫以聖人之心憂天下之治而吾心果爲勢之所窮囂囂然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聖人果如是耶蓋有時而窮者勢也不可得而窮者心也勢不能勝乎心而心不窮于勢謂聖人之世無不得所之民者非聖人之心也以有窮之心量聖人者也謂聖人之世有不得所之民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所以無窮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蓋聖人以其身爲億兆生民之主自謂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之人皆寄命于我其無所辭于天下如此則其以天下爲心誠有不得已者矣而憂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釋也雖然天下之不治吾憂之天下已治矣而聖人之憂終不能一日而釋則非有所深憂過計而亦天下之勢有不得不然者聖人果不能必其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則天下已治矣聖人之心何嘗一日自以爲天下之治惟其未嘗見天下之治而其憂愈無窮者此聖人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聖人爲

之焦思于廊廟之上殫其心慮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陳其軌則導其善利而除其蠹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風氣之異嗜好之不同剛柔善惡之殊性其勢有不能盡一者聖人亦且奈之何哉爲人父母者爲其赤子慮其飢餓而乳哺之或不能盡得其所欲況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教之求其無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敗度而斁倫者聖人果可以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勢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

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盛也協和萬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屬猶在明良之列也率舞百獸矣而有苗宗膾胥敖之屬則猶鼇干羽之化也數于四海矣而下車而泣之囚猶迷象刑之治也十一征無敵矣而舍我穡事之徒猶勤畏帝之誥也順帝之則矣猶迮崇墉之師也垂拱而天下治矣而大誥康誥酒誥之訓保釐之命淮夷三監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聖人相與咨嗟于一堂之上一則曰疇咨二則曰疇咨曰思日孜孜曰予畏上帝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可以見聖人之心矣蓋政也者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也心也者聖人所以運天下之政者也靜處于大庭之中而周流于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宮之中而昭徹于宇宙之表培養于瞬息之項而繼續于千萬世之遠丘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勞民勸相之未已也瞽宗廩米詩書絃誦以時其教矣而格慾肅威之未已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喪紀師田行役下至登魚取龜擉鱉繪畫刮摩之屬以盡其制矣而維清緝熙之未已也其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爲無不及則有所不及矣以爲無不達則有所不達矣心有一息之間政必有所不盡而天下之治荒矣或者曰聖人之治天下必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而其所以如此者特其不自滿足之心耳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勢而亦不達聖人之心者也使天下果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聖人亦何爲是無窮之憂也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聖人惟深知其如此故一日二日幾萬幾惟幾惟康與天同其不息也大抵聖人之心與天同運天之道氣以噓之萬物以生窮于

午矣而未嘗已也而陰已生矣氣以吸之萬物以成窮于子矣而未嘗已也而陽已生矣故天道運而不窮以生萬物聖心運而不息以生萬民然天亦烏能使萬物之皆得其所哉殨者殖者天閼者枯槁者大造之內何所不有此亦勢也惟夫不以其勢之所窮而使吾心之有窮此所以爲聖人之心也

王天下有三重（嘉靖癸丑會試）

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制也聖人所以能制天下之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聖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蓋其理如是而吾之爲法者不得

不如是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于天下非能強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嘗以吾之意為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于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區于後世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苛節濶畧而不由夫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即道也後之人徒見夫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苛節疎畧之為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後世之所謂法也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蓋王者之責其重如此其所以上承天命之重下恩四海生民之衆求其所以順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寧者矣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與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稟者命也發乎其心著乎其動作而施于相與羣然之際而道之人用無所不著惟夫由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盡于是乎血氣心知勝而道幾乎晦聖人受天下之重恩以生之治之教之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

所為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為而制之者出乎道而已矣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無禮于是乎禮重道形于禮不可以無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禮度無書文字性靈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也生人之所立也萬物之所紀也一不重則道毀二不重則道悖三不重則道弊蓋自上古之時其民吁吁怡怡莫不愛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長我者樂其所以與我者是其禮然也有老者則處其安焉有尊者則處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發于其聲聲之所出而音韻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

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為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禮自遵其度自識其文而後知王者之制所以通萬世而無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已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勢徒以其勢力法制謂天下可以就我之範圍而率已之意以為之則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覲以明君臣之義聘問以使諸侯相敬喪祭以明臣子之恩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別天下不可一日無禮也雕鏤文章黼黻裘帶鼎俎豕腊宗廟居節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

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文也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聖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達于萬物之變而知其時精之至也故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絫黍吾心之禮與天下之禮一也而禮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諸侯于明堂至于冠婚喪祭燕射士相見之禮可得而議也所以周旋裼襲升降俯仰者聖人能議之而不能為之也吾心之度與天下之度一也而度出焉故自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龍袞黼黻玄衣纁裳冕朱綠藻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輕重隆殺大小者聖人能制之而不能為之也吾心之文與天下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藏象魏之所懸與夫達之四方同書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橫斜曲直平正倒反開發呼歙清濁高下者聖人能考之而不能為之也故曰聖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者此也不然以相接則不得其體亦緹緹之禮而已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淩

悖之度而已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論則不得其志亦寄象鞮譯之音而已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制事立法一稟于律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所謂律者即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如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故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豈非作者之聖歟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萬世不可易而何孔

子論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記禮者則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太白周之太赤毋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冔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書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後世傳又有龍書鳥書龜書魚書蟲穗之書自蒼頡至于史籀又不知凡幾變也豈以聖人之制猶有所未盡耶蓋天下之變無窮而王者有隨時制作之義孔子蓋曰所損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變耶後世不達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為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苟

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君子又從而附會之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嗟夫所謂禮樂果何在也吾獨怪夫文武周公之法至秦而遂絕而李斯程邈謬妄之制至于今更數千載而不能易也

明君恭已而成功 嘉靖乙丑會試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獨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責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獨能恭已以致之是豈有他道哉誠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

吾以一人之身而爲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勢必有所不給將必舉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與天下日戰于擾擾之中而聰明智慮與之俱困是知天下而欲以一人爲之固無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之治非得人不可也蓋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是所以獨操其要以御其機而非苟樂于優游無爲也以天下之賢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周其務而明主端委以責成焉此固天下之勢也今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舉之矣以其器輕也其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愈衆夫以衆人任之故雖千鈞之重可不勞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專百人之任其亦必無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爲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已之智力而欲以攬天下之權而天下之事日以紛然蓋自以其術足以持之盡天下之人無有出于我者舉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一自爲之蓋前世人主有其術出于此者未有不至于亂也故明主者豈樂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見夫治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人之耳能聽而目能

視其視聽不出帷墻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則聰無所不聞任天下之目則明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爲耳以天下之目爲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徹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盡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聰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爲之可也所謂聰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謂也蓋其聰明神智所以運乎天下者也運吾聰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爲之不必

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爲也謂其自暇逸不可也當堯之時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未粒食而阻飢矣五品不遜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鳥獸未若矣禮樂未與矣共工驩兜之徒猶在朝也而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而已堯豈爲是迂緩不切之謀哉誠以人主之所當爲者獨有事天之責使天道少有不順而愆忒或見于上吾心所以悚惕者當無敢少寧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窺察天道而觀其意之順與否也若乃其時天下誠有未得其安者而堯咨之不過一二言而已

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從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務無不翕然悉舉故孔子稱之曰大哉堯之爲君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嗚呼此堯舜所以恭已而成功者也夫以堯舜之聖如此其至堯舜之治天下如此其無爲而當時急于得人而任之蓋其所以無爲者也吾以見聖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宴然恭已而已也堯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聖人無爲之道也公卿大夫贊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搢笏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曰寅其謨也百官有司曰靖其務也六卿曰率其屬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鄉遂都鄙之吏其遠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爲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謂恭已者其事一無所爲而其神運而以天隨者亦無時而無所不爲如天之運其神無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無爲故公卿大臣宜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務息矣故神無一日不

運于天下故天下之賢才任而天下之庶務成淵蜎蠖伏之中深宮宥密之地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豈其疲智慮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已無爲所以養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賢所以成其功也不能恭已不能任天下之賢不能養其神不能成其功故天子之車大路越席所以養其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其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其目也和鸞之聲步中采齊行中肆夏所以養其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其性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其威也凡以天下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

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不怨簡故不爭四海之內莫不係統故能帝也雖然人主亦何以得賢才以任之其成功如此之逸哉其養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之必有其宜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以使之効其用嗚呼欲得天下之賢而任之而又其難如此然後知明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一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闡揚帝王之烈者必假於文以傳文者所以讚述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爲可繼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託以傳者典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則不足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衍萬世無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揚厲之者在于

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爲不泯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託之于文也我國家■列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既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迹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槩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審憲章傳聞而强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臺祕閣之載艸野賤人無所得覩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於其粲然者矣所謂粲然者豈非聖

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迪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饗帝小者至于敵互蟲豸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咸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彿于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於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爲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輕訾者而比于

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然愚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鉅典而容有釆緝補綴疎畧牴牾于其間蓋一統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爲之者也會典出于■敬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爲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爲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于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

不宜猥瑣于末議牽制于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名人物古蹟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也今■天子中興遵志憲古已嘗勅所司重修會典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爲彰往緒揚休烈以紹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工而其體裁宜依彷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

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畧用漢地里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于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類兼存而並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高帝之時多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蘇洵修禮書必欲明實錄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人無從攷實二不可也自古爲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既閙議論紛沓外門著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于古雅體裁不明義例不

立四不可也明興以來百七十年豈無遐剛之徒以
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寬之

第二問

王者旣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
詒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
可不豫也三代尙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
啓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
康代爲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天命
之隆替祖宗之繼塈咸有賴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係也恭

惟皇天眷佑我 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螽斯
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友將出閣講讀宗
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
適萬世之中以稗我 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獨文學
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
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漢唐宋其何足以云今
者六傅之設賓客之制崇文崇賢府坊館局之建官
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
之篇元良之述承華要畧之制敎則詳矣而非古之
典則之詒也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爲詳其可考

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靑史氏之記古者胎敎
王后服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御戶左太宰持
升御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縕
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
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有士負之禮有擇于諸母之禮有知
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誹謗之
木有敢諫之鼓工誦箴瞽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
三公三少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敎訓故
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
後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敎非三代之敎始以爲之法

者旣無周密詳悉之慮而其爲言又無躬行心得爲
之本而官僚遊建辟台諄復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
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孫生晁錯之徒卒使惠以
懦怯廢事景以任刻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賓
客賓客多以異術進者而太子後遭巫蠱之禍唐太
宗敎其子者甚悉而驟罹之恥寔以身誨之宋時家
法雖嚴而其所以爲敎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實夫
漢唐宋所爲天下計者未嘗不甚詳而根本之地如
此其曠畧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我 太祖高皇帝
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萬世之計立

國之初庶務倥偬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賢爲太子講論經理敷陳治道又爲昭鑑錄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爲法而惡可爲鑑而[redacted]成祖文皇帝又爲文華寶鑑蓋爲學而不知先代之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創[redacted]成祖之書一本[redacted]太祖之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爲天下之所係善惡起于幾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嚴也今日欲擧三代之典繼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宮僚昔[redacted]太祖不設專官而以公卿兼領以防後世離間之

患夫銜雖列于朝班職則專于訓導不宜徒取文學而用道德可爲師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選用吉士以備其職二曰愼與處太子雖有宮官而其所常與處者則保姆內侍小黃門之屬女子小人導以非心尤宜防慮擇其淳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濡漬于德義而不知三曰禮師傅夫尊卑之分懸隔則官屬不得盡其忠昔[redacted]懿文太子之於宋濂[redacted]仁宗[redacted]宣宗之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濶畧相師友之禮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韋布不同文學進講不過採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探聖與必先專一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宮貴之極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不會之文所以樽節使之不過今宜飮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諸王體秩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蓋天下之事無大于此者執事幸採而聞之于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歷有可考者君子追尋鈌軼于千百載之下因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後足以會其辭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

末源流于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爲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當天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興禮樂夫禮樂豈易興哉自漢以至于今數千百年明君良臣相與咨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復三代之舊者而儒者又從而卑其說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制作而不必盡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合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爲治而馴至于大備雖代有變革而不過進退損益于其閒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

其所不相變者禮之末也殊時而不可不沿者樂也
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于
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于後世𦦨然矣又
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旣廢之後豈不難哉
樂之所從來久矣黃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
吹之以爲黃鍾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比黃鍾之
宫而生之以爲律本故後世皆宗黃帝之樂周禮大
司樂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
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
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

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
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部
六英六列之遺也黃帝之清角夾招其本聲固在于
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
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僞
書哉說者謂其所序圜鍾爲宫黃鍾爲角太簇爲徵
姑洗爲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鍾爲宫太簇爲角姑
洗爲徵南吕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宫大吕
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

數皆用其宫之本數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
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
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
天社虛危類求之說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託諸聲
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
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爲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
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鳳凰何爲
而藏乎葢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爲數代之
樂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
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爲之合其感動神示自有不容

已者故曰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
聲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
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元
聲其感薄陰陽通於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惜乎
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嫚之聲競
以相誇侈淫于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
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
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
郊廟及所奏御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
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與議樂者而亡國新聲代

變日增自此以往豈復可幾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于用而牛弘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鎭司馬光之徒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說相悖固有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假假爲如瞽無目而以手摸揣索狀物之形難矣此無他先王之制旣廢後之人雖欲瞽心思而測度摹擬于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雖然樂者

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始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于中而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于樂之數夫其數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之人不察而殫精于壁羨尺度之間較量于絫黍多寡之際致疑于鍾律洪殺之節紛紜于五聲十二律變宮變徵之異夫樂誠不可以合器數而汲于氣數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數愈失益亦反其本矣太史

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莊周曰奏之以天徵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秋養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興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胸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沴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寫中聲以黃鍾爲聲氣之元則太和熏蒸八風順序鳳儀獸舞之治可復追矣不然雖使置局設官招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

律呂之精無不符于先王此爲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弘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啓其明良之會旣生是君使之致雍熙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于此也故聖人之生

以安民也而聖人之於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
必得是人足以辦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
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
賢臣而可以弘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
成相待而合而烏知其所以然哉堯以前如風后力
牧常先大鴻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
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
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陑之師
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于畢散閎
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

稱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孫稱其休以有國
者數百年蓋其盛不可及矣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
誅秦蹙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以
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
爲光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迹南陽恢復舊物則有
鄧禹吳漢賈復寇恂馬援馮異彭岑來歙之徒宜其
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弘基李勣李
靖房玄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勳宋太祖受周之禪去
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
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

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
有堯舜三代之臣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
臣天之愛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
耶慨自[redacted]元入主中國天下腥羶者垂百年旣而運
窮數極天閔斯人之亂於是生我[redacted]太祖高皇帝于
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
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荊襄鬪廣[redacted]不戰而竄
息于很望之北囿宇宙以來所未有之勳而聖人獨
槩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算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
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間乘機

遘會以成不世之勳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
者此豈人之所爲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
之治故[redacted]聖祖龍興于上而諸臣景附于下乘風雲
之會依日月之光而耶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
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勳光宣炳燿于天地之間如中
山武寧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
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戚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
鄧英吳良禎廖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
致力效死于其間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爲威而沉
毅好謀定大事于一言武寧之功爲大而開平之窮

虜于漠北黔寧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聚斂或分閫而受寄或敵愾以懲寇或殄滅以爲期孰非體天地好生之德勤 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國史之所紀載者固莫得而覩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志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七十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世方內無兵革之禍戎虜之警者固我 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協之力不可少也書曰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

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旣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金書鐵劵山河帶礪之盟于今不替邇者 皇上又興滅繼絕開廟蒐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俊籍使開平寧河岐陽誠意之賞復延于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可以無憾矣顧承平日久爲其子孫者或驕溢于富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遵東布章之議則 高皇帝之大誥武臣 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可不申明而訓勑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不敢動用非德敢以爲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爲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爲天下者聽民之自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爲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蹙民蹙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國計民生兩困而俱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我國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舳

艫相銜接于江淮加以方物土貢金帛錦綺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絕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蹙國課日虧水旱爲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爲計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弊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于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並海有隄防蓄泄雖恒雨恒暘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璞注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

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春秋越與吳戰于五湖豈太湖之外復有四哉其所謂具區洮滆彭蠡青艸洞庭及季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爲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東偏莫大于震澤欲窄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後震澤無泛溢之虞震澤因此納衆水者也西北有宜歙蕪湖荆溪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而由震澤與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溧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

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苧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閭也三江之流不疾則海潮逆上日至於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昔宋單鍔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爲有利于民條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習于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爲迂遠勤衆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

之用不盡于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竊據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內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則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棄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錢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于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爲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仰給于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先

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徧考昔人之論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于古之迹而惟視夫水勢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谷丘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迹吾恐力愈勞費愈廣而迄不可就又爲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瀆可復則復之白蜆安亭青龍江可開則開之或爲縱浦或爲橫塘或置

沿海堤身堤置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時相視禁富人豪家據築蘆葦茭荷陂塒壅礙上流而倣錢氏遺法收圍田之利養撩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嘗浚白茆曾幾何時漸就湮塞此可懲也今夫富人有良田美庄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况東南以供天下之費乎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黃茅白葦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爲溝中之

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倣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田之民以業之蓋于古吳則通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爲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與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爲迂也此文諸家選本皆顛倒舛訛不可讀今從錢牧齋先生藏本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按隆慶元年丁卯浙江鄉試時太僕府君以長興令入外簾此乃主考委代作者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周皆歷年長世周過其曆至于八百年漢唐而下蓋莫能比隆爲我[redacted]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輒親著述睿思玄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一書爲聖子神孫慮尤詳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炳如日月固不待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爲今日[redacted]聖天子之繹思者可得

而詳言之歟我[redacted]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詔風行雷動乃至荒服絕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伏讀詔旨稱郊社等禮各稱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redacted]聖天子法祖之盛心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槩歟夫臣子爲君父陳烈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答鴻庥于萬一乎諸士子其悉以對將爲爾聞于當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故德業光昭而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啓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孫繼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請因明問而陳之昔唐虞之際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俞吁咈相告語于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咨命之諄諄者誠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爲之長慮也故以天下與人而并以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

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聖人而相授受而猶如此况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而能不爲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爲子孫計者不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禹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曆至四百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有商之曆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教故子孫嗣守大訓無敢昏逾有周之曆至八百年蓋禹湯文

武爲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啓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我[redacted]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聖武神文天經地緯削平僭亂海宇乂寧登天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暇則又親灑宸翰睿思所及動輯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戒昭鑑其大者如三編大誥資世通訓洪範之註及又以意命群臣纂修寶訓律誥職掌集禮諸書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爲聖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嘗自敘以爲創業之初備嘗艱苦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蒙

定律令頒而行之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于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皇言誠萬世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是書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

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其篇袠備要而條貫靡遺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歷世保之以爲大訓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盡述者謹擧一二明言之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叛國蔓夷殆盡海內翕然尤且儆儆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况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時懷警惕而淵淵變護之中此心卓然清

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于天下萬事之萌無所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豊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謂四方水旱當驗國之所積優免稅糧歲雖無災擇地瘦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廣矣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今天下宴然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或折帶徵有司且相顧以爲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聖主顧畏民嵒思小民之依飭勸農之官廣爲貸

之擧則海內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疑有闕文)夫聖祖躬擐甲胄出入兵間及爲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必當凝神明之居愼出入之際端拱穆淸正容謹儀和鸞之節淸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碩耆艾之士朝夕燕見抽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脩天眷日隆亦不勞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飮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忞之專又謂內

府飮食常用之物設局于內職名旣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日曆聖政記所稱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絶前代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后宮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禮設局之義修掖庭永巷之職使戴金翟之飾者有濟濟蹌孚之美無戚放驕恣之過左右勅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四方諸戎衛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但□戎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

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禦西北之其上策在于不攻其無策在於不善守謹備邊塞堅而出之中國禦之之道惟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于猥壘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尤加愼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我世宗肅皇帝譸揚末命告戒深切我皇上改元一部實奉皇考之敎明詔所謂御惟末命之昭垂深璧纘述之恭著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

禁若盧旌寬釋之仁百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琛賨之差罷布招懷之惠遵敵速上功之籌至于重食壘之罰督勸屢之報舉大臣之贈謚加閒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辟所謂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愛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因用雖誠豈忍照常徵派四方聞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負改折蠲免與夫太官之所增派尙方之所趣辦辦部之竹木兵曹之于粒各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愛民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毁疋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開禮天官之義合者明詔得之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卽祖訓所謂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則與皇祖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歷而起如饑而開合齒戴愛摩不拭目以覩德化之成也願恩生猶惓惓于皇上之繹思者實臣子忠愛

之忱不容已耳書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爲今日聖天子頌焉

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爲信史邇者皇上深詔近臣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先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註之書編摩檃括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玄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

歐陽永叔論曰曆之廢蓋近代爲史之過忽而
子玄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
美矣二子之言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玆
者 先皇帝纂進史館方當下之學官諸士子
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于篇其毋讓爲

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
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
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
有史以存之故巍巍然煥然之迹亦與天地而同久雖
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

之何者其托于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
遂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繫其重如此邇者明詔纂修
我 世宗肅皇帝實錄遍行海內博採遺事明問特
擧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夫左右史以記言
動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
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各有國史迄于戰國紛爭
秦滅典籍而史官尙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爲太史東
京則班固爲蘭臺令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
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絕後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
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英而

陳壽以下悉倣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別錄而斷
代以爲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間房玄齡許敬宗
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太宗
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錄惟獨宣懿之後以
亂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後之爲史者以之
爲依據至我朝 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
命纂修固已竣宣景耀崇閣大猷金匱之藏永世作
典祖宗之洪業眞與天地永久矣我 皇上嗣登寶
位甫當朝廟之日卽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錄天下皆
仰聖人孝思罔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 世宗

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列聖二祖五
宗踐國獨爲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
世之勳特異時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于今日實
爲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曆聖政記
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爲幸得日侍燕閒十有餘
年皆之頗爲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擷以傳
信于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
之修史可以藉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有傳
採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

皆以爲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不裒聚衆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曆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玆廢缺而欲以責成于一旦蓋因仍者之易爲力而創造者之難爲功也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宮秘庭動靜起居羣臣不能記也聖性之淵懿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安如舜之濬哲羣臣不能測也至于類取諸司供報博採羣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穀甲兵四

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雖在觀諸故府似乎有徵然曾分局別歲殊月改綴緝穿聯欲無牴牾固亦勞矣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偉德非常之事姦宄凶慝檮杌魑魅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也蓋古之爲史者易於有所因雖遷固之才不能無因而爲也今之爲史者難于無所述雖有遷固之才無以自見矣當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劉子玄爲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後漢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

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廢失得無如劉子玄之所論乎歐陽脩以爲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略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曆起居注例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旣遠遺失莫存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修之所論者乎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孜求眞是發憤討論使歸于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先朝之事尙在所見則已異于所聞與所傳聞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諸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

後漢列傳載記當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實錄專行則紀志殆廢此尤史家之闕典竊以爲實錄之外宜用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先皇帝大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籍田親蠶章服禮儀河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串包絡纂粹可倣司馬遷八書而爲之宰相百官報罷不常可倣公卿志表爲之羣臣之善惡四夷之叛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卽一代之史非直俟數百年之後而爲也徒恃實錄一書所缺多矣此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然又謂漢史成于班固唐曆緝

于吳兢柳芳推魏唐書成于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
峘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復會合爲九朝而續通鑑
長編成于李燾本朝二百年歷列聖而未有統會之
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抑劉子玄又云史
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
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梗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
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曾子固爲南齊書
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
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
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聰能如子玄之論得爲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
遐固而上之盡唐虞三代之史官也茲者明詔採取
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昉金馬石渠之彥宜有
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大義
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
也王通氏著續書皆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
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
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漢
近古詩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能或行亦
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祉之說何據貢禹
韋玄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郿丹之請建限
田何罷而不行視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
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
關並韓牧王横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
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
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
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
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請言
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
必兼天下之謀并智合謀而天下之公盡矣天下之
公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
參議不專于一人不徇于一說惟其當而已是故大
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論必肅衆思之集必繹一夫之
見必伸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
合併而爲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
氏論帝制侃侃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
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
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

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于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問所及皆一時朝廷之大務然非當時能詢採博識盡天下所欲言何以槩然著于簡策如此請爲執事言其畧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以享天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祭地于北郊卽陰之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延祭天地諸神名山金泥石記淫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之所饗宜就正陽太

陰之處于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二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灞渭之會相如文士猶留封禪之書匡衡能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者或恨其不能盡復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論建亦偉矣禮王者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父爲昭而子爲穆孫又爲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廟則親盡迭毀示有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

禮未備貢禹始發之韋玄成巳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云而建議如此惟獨以高帝爲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爲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准賈生通達不著宣室之對劉向博雅附會家人之語玄成能依古義垂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爲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

今未可詳請畧爲限武帝方事四夷內興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至後魏孝文猶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說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可復而均田之法亦可少做也自齊用管子之術正鹽筴斂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筦其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而桑弘羊獨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redacted]安邊足用之本竟不果

罷自此迄于永平尋罷尋復然後魏宣武嘗采既採
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
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
甚密也漢自襲秦正朔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張蒼明習曆而仍水德之謬公孫臣建改朔而信黃
龍之誕百年曆紀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寬等始謂帝
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絕
而不序當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
之制為萬世則于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洛下
閎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為

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于此此古今治曆者
之不能易也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復數決大為
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賈讓之策桓譚與羣議關
並韓牧王横之論一代治河之說備矣賈讓謂古者
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
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水有
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復遠
泛濫讓之此策視諸說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
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夫中國之御[redacted]狄

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誅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
屯田者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欲分兵並出張掖
酒泉合擊罕开趙充國獨以為[redacted]即據前險守阸
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罕开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
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璽
書切責堅不為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
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
國急赴罕开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共約此所以坐而
得勝算也故制[redacted]之要若使[redacted]狄得締其交非中國
之利也漢自單于入朝加賜肯倍于黃龍時既自以

親好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
子人民時羣臣以為便而侯應以為北邊塞至遼東
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
出為寇至武帝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設屯戍以守
之如罷備邊戍卒示[redacted]狄之大利夫雁海龍堆天之
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內外也國家
苟與[redacted]狄共地利而無籓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
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夫
郊祀宗廟井田鹽鐵曆律河渠[redacted]狄舉漢之大事而
崇論竑議粲具于此今廟堂方有郊社宗廟之議而

天下田賦未均鹽課折閱厮紀漸差役時之廢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屬■覊爲外應受降城之故地棄爲■巢則此數者正今日之所宜改毋謂漢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畧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爲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

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嘗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于伯夷叔齊而稱爲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即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玆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于心則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於學者隨人異施不可以一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之言仁爲問欲觀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爲雖然論語一書童而習之敢不摭拾以對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爲于天下而時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

成六藝夫子自以爲教天下如此盡矣夫子既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爲論語顧若稍不盡同于前古聖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爲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說孟子稍稍言之而復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之獨指而專言之也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並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並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于聖人固其志舉欲造于

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問仁特詳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問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于水其可以導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導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導之爲淮漢者引之以至于淮漢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門顔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

逆之隨人以爲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進其教而其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爲顔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于孔子獨謂之聖則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已矣譬之于玉爲玫爲瑰爲琳爲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

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爲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顔子與夫子皆步皆趨皆言皆辨皆馳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爲一也然亦已進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所謂克己復禮者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爲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于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已顔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爲仁者不同如此而況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聘于諸侯所

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爲所以言恭寬信敏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難後獲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訒言也然于是數者而進之豈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爲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爲仁夫子之所謂仁孟子之所謂聖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如此而造而至之實難故雖果如子路藝如冉有不伎如雍體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

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淸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若夷齊讓國逃惡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豈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之而已終莫能至也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乃以爲何事于仁而必以聖當之假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意蓋以爲博施濟衆者聖人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己之

實功子貢未可躐以唐虞之事許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雖然夫子之于仁也豈終日爲學者實言之如此蓋皆因其有問隨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謂答問者也當時高弟弟子如顏子之外曾子未嘗問仁而一貫之唯豈不亦謂之仁哉而後之儒者又謂夫子平日蓋未嘗言仁也特言其所以爲仁者而已然則夫子之論仁當見于何書曰夫子于繫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夫子之所謂仁者也雖然夫子豈有隱哉凡平日之所以問答者皆此理也宋張敬夫嘗類聚夫子之論仁以爲洙泗言仁錄朱子不取謂聖人之言隨其所在皆有至理不當區區以言語類求之可爾得其旨矣後之學者去聖愈遠其尊聖人爲太過至或舍其終日應用與所以進德修業之實而欲于虛空想像之中求所謂仁者而名狀之夫天下皆知佛老爲空虛之說以惑世而後之儒者不求切實之功舍夫子之所謂仁而於空虛想像之中求所謂仁此亦何以異于佛老之說也

霞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并鄞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

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頑愚非其人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即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蓋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爲學知其所以爲學矣而後能有以自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能庶幾于三代蓋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被于閩粵間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已能發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于問學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

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掄榜推明中庸大學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望爲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彥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爲李侗侗授之朱子學者以爲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僞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爲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

能得其所以言者益鮮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爲本葉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子門人黃榦爲最著何基師事榦得聞淵源之義王柏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己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四先生以爲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篤學力行爲治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

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思愼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璘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往令人自得焉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門人相傳之緒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戶各異而朱子所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爲說出于古不可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爲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爲最

著則伊洛閩粵江西之學豈復有盛于吾浙中者哉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于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爲二家傳授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爲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禕以爲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勠力以闡

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黃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黃溍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爲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嶷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于學術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爲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

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于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爲二科哉抑士之相與爲斯學者非苟爲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爲于世蓋天命不欲與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抉疏闢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說而大有爲于天下以爲其有志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學之傳故因

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尚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尚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益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眞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覩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况禹治水遺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况當時會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爲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

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爲書能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庭今去之數千載而天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

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帝丘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常寧居東自岱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尚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常徧于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行跡所至盖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為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紀述之以為東至榑木日

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濮續樠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衹衆之界禺彊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于臨朐覩絲字于濁水桐柏有鬼神之書宛委

出五符之要秦皷者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序耳豈實有神人為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于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為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為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

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于鍾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捄水至大越上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即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蓋禹改之為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簣山一名玉笥又名宛委山即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即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

者乃曠絕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謬矣禹既終于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爲於越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絕民復奉而君之是爲甌越東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曆之說其事亦頗怪蓋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孫之爲君如此其後勾踐爲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種爲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霸天下越垂絕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

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爲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之丹穴即禹穴也方吳越之戰迎之檇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檇李即嘉興之醉李城也夫椒即太湖椒山也甬東即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疆爲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南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爲王爲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無疆之長子後去瑯琊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猶受

楚封爲無諸保泉山漢立爲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繇又以海東甌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稽之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爲君也太史公序越事蓋反覆嘆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乂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强吳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而又嘆禹之餘烈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

最爲久長實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可誣也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潮想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猶慨然太息況思禹之績有晉其爲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藎建竑論卓然有稱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縷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

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爲世主法誠者大道達
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
流於災異經明少變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
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
語當世理亂晁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
獻替其所論辨適見政體可備述歟至于納誠
奉國而理歸切要儼之政論爲就是論諫本仁
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爲世龜鑑方
之中壘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
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

誡而備世務者庶幾于魏相條陳晁董之對蘇
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覩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
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攄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
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攄則矯
激以沽名懷隱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怵懦而不盡其
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子其得言之時亦莫
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
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罔之姦故井鼃不可語
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
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將寸梃以撞萬鈞之鐘
必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爲欲以觀
其所易而閑其所難然後上下恬然而無壅又以爲
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而後爲能諫之臣此與
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攖人主之
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時遇會立
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爲明
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
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能爲堯舜者也執事發策
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爲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

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益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
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益多矣而執事所舉
者又僅是雖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
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
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
體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于災異匡衡
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
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匈奴數盜
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
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

侯實事之當然也與晁錯削七國異矣本三代之所
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
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
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于
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
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錯同
論乎漢初制度疏濶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興
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
下于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夫刀筆筐篋之間非

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
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
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
以賢良對策皆傅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爲宜
求其端于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爲貴
知自貴于物又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
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
述也論聖王之禮樂教化欲今當世人主攺絃而更
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

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尚黃老至孝武始興文學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
守之雖然自恣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
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軌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
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
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
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
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寬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
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
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
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
浩大者戒于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
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
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
臨朝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
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爲此言而史譏其持
祿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爲恭顯用事

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臨藉亦足稱賢矣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與孟軻荀況司馬遷董仲舒揚雄並稱而議切王氏尤發于至誠蓋自恭顯之世其忠懇已見于封事矣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覽歷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文書紛糾毀譽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

善類蒙僇矣先之部亦自謂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乎元固已自知之卒以優游不斷隳宣帝之業可為來世之永鑑矣向之學在洪範傳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救弊未為通方者豈不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僕日喪恩愛寖薄東京以後尤競察察鍾離意宋均脅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為言而

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為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達權救弊為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縱橫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荀悅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悅自以時無所用作申鑒

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而以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為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為五政悅之論非所以施于漢末顧自以抱王畧而不得志為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矣致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

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肅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凌遲者戚宦之權成鈎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即匡衡言四方楨幹劉向議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晉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為美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于矯世救敝自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于徒事一切敢于斷割者

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于已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別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尚書統領大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令權不歸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謹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責凶猾之奏須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為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也亦類俗吏之所為耳由此言之須欲矯弊而不必

任嚴切之法所以為賢于寬者也擬之政論則須為是矣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為君上之弊以諂諛顧望畏愞為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乖方取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馭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捨己從衆違欲遵道遠憸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

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于心為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為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如贄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為治亂之龜鑑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于人天降災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贊于天命人情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宋嘉祐間司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爲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爲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爲人君之武其論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

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從而救之者難爲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火生于熒熒作謹微華而不實無益于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光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爲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于三代之隆爲可惜也盍嘗讀其保業

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來離而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爲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

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爲萬世之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爲可垂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益亦得其畧矣昔者嘗誦而論之雖其言散見于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顚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繫于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爲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

業此其尤諄切者也至于財賦兵農[redacted]狄之大務諸
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
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于本朝載于後世
視小儒齷齪暖姝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眞秋蟲
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
人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
人之言窒未盬博辨非當施于人主之前也銖稱寸
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纍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
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于
奏牘則人主之聽覽耽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

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
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
丘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
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嗚安得
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
感于今世之務顧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
於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惓惓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衞梁楚潁川南陽之
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
豫冀之產者各舉其縣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
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
略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戚豎之禍矣
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
之禍其道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
桑之衄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當際中興
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
其功名孰優屬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
濤斜之敗或有膽略而不能拒封丘門之入其
才略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
時果斷有大臣之風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尚論
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況其鄉之先哲乎其
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
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
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
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
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个
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
已則椎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
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

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
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爲才德不
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涼德用之何怪乎
天下事日以廢壞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
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
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
甫卓然爲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產百里奚孫叔敖皆
有聞于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畧舉漢以來
遭時遇上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對張子

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爲韓報仇擇可以委身
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戶之封
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若爲韓也夫誅
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損于義而必去
之獨其爲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
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間關河冀以從曹氏奉
迎鑾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
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爲漢也夫士之死
亦非容易使其甘爲曹氏佐命何以輕于殺身獨其
爲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

明哲之智耳蓋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過其于文
若也病于絕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疏
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
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祖常
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
而阿意順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將相合謀因
間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間不憚爲詐卒
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于成天下之事
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過謝疾杜門
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爲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

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惛俗爲天下正人所依歸而
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仲舉與閻喜合謀誅廢以
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
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因豎得志士大夫皆
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
稱也夫戶牖功成而不免于論仲舉身殞而不失于
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爲己任功雖不終然其信
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
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爲風流談論所宗屏
居不就徵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

亡及其入秉國鈞乘李龍之殂殁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曾無桀■之策壓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于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爲蒼生憂及見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苻氏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爽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爲衆議所歸而桓溫尤忌之溫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

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張燕公于玄宗最爲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所與秘謀密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道決事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謙憚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戚下政之後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

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雖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天資權譎計出張說于相州罷魏知古爲尚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于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負爲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琯自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爲已任知無不爲參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既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賊師敗于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材然將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周之罪桑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

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横從容指畫神色自若當時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事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將相其勛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阸會身名

俱殞者則房喬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
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
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
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而與范歐同心
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爲相守典故
行故事傳以公議無心于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
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
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
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
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

與文潞公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
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益相
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
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
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
循良李膺之高節黄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
一二數者孔子嘗在衞則衞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
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
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
河南境內之産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
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霞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下

虞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

賜謚文毅誥文 初謚文隱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
賜施行賞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
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逐官翰苑事我
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
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爲而弗永其年然監忠厚

鄖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媢嫉之臣易名未
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孜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
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
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
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趨實乃當時之大姦
是以朝廷服其節縣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
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謚爾文毅益公議久
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
不昧尚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
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鄧氏文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爲文學之臣進位膺
秩宗之命贈封薦被伉儷偕榮考其積累之原寔由
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惻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
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寵祭以共牢尚其寘靈歆此
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
粤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

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閩寄畀此簡書協謀進兵
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
益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
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儁造薦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
栢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乘朔方之
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藉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
移閫之命亟上養痾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埸
多故朕用惻悼人才寔難于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

幽魂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捷武科第清塗華轍蔫歷寺臺昔從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頃有譽聞方深委寄蘭橑桂棟最勞積于考工錫列魚書上鹵獲于幕府恩貤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病奄忽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聰惟東藩恪修方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

君繼祚既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爾朝鮮國王李昖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見喪之時協令居燕翼之吉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爲朝鮮國王妃於戲宜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墜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爲大喪禮事仰惟大行皇帝宮車遠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況如臣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恒情謹備降香一炷具本專差某官齎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爲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皇帝陛下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無以爲情伏念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纘紹丕圖覆露羣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聖人爲之子顧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內晏然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天下神器帝王大統陛下膺兹付托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

性愛精育神以繫華夏蠻貊之望爲天地神人之主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所以答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蒙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國家養育之恩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容易臣謹守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鋭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

也然泥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情功効蔑聞罪過山積幸荷聖明不加罪譴曲賜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移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巳量力甘自退廢又自念髫齔厲志白首不衰方國家收錄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入賀萬壽聖節得望闕廷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悃愊伏望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經訓誨學者臣鼎雖貧讀書不廢於宦學植榮巳老專門自詡於師傳忖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年少盡平生之志亦

以見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奏爲乞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朝覲回任令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卽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調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髫齔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報之志成遼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

間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蓋二百年於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弛縱孽或萌殆不能不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丈量之法果當舉歟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類仍其間賚隸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果當因歟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稱裁減猶未銷兵以餉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土著之民可乎自礦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巳怙息旋復糾衆尚隱內訌之憂茲欲杜覬奪之源

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累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土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旣濟衣袽之戒其可忽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井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巳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土之患諸士子必

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于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圜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

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瀰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顗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

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鵞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譎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北狄爲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强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算能幸其

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蠭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八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眞自寧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爲極當世之

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楊子雲太玄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爲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楊子雲爲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與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玄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爲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玄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玄與諸士子論之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能圖廷英之所庋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卽其對越神明之心也

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

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賚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

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即是已發不知戒愼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嘗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

才思即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

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畧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删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

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盎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倘佹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犧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温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温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

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戸不具黄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遞之法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redacted]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郡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尚文雅胡爲而更崇氏族衰箴柳芳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

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

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閒若夫北紀與[redacted]狄爲界[redacted]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漢取河南地因河爲固議者不以爲上策何歟魏晉之世戎[redacted]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畧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靑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

城■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以下六首武科策問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軸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

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闡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愼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尚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智饒者勝以力角

力力雄者强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敘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繫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速困井陘乎與王濬之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速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規於皇甫義眞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楙鎭長安魏延進計於諸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勳否也淝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小信而不亟徵■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

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淸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劒之任主司者不以此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畧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玆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

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于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稱吳興山水淸遠士大夫皆樂遊其地其民風

土俗之淳載于圖志者可考矣今時若與古異者將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教之者不至也漢內史之辨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訐此其彰彰著聞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畧化道見于班史可得而聞歟夫為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移風易俗之方何道而可諸士子為我言之以下三首長興

試士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為强敵自得江陰長興而吳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留鎮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殪巨寇

以集大勳其經畧備禦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何也已卯與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諸士子為其邑人宜知其故其為我言之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于科目夫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胡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自待者于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吳郡後學何予金望訂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駁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蕃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墻則翦闔疾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駣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春別羣則縶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周盖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卽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為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閒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攻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

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關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時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

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

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騄驥廐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爲假馬母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潙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嶲長利高望始昌三苑

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

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

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

萬天子以突厥欵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鬻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氏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

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益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包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隷焉眞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

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驅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

其生性玄黄應殰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
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
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資市
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
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
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
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
倍矣昔猗頓窮士也詢朱公術以畜五牸乃適西河
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
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

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redacted]狄也秦之
先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
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
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
騋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兖州左氏云冀之北
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
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幷嵐石隰也唐以
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
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

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
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
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
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
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
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
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
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况河北
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
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

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
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
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
城平凉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
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
沒[redacted]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
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
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
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
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戸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

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即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為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為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為大名監洺州為廣平監衛州為淇水監鄭州為原武監同州為沙苑監相州為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利

初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為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為單鎮移于長葛益自宋興以來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為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戸馬其後又變而為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

今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飭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

舊而原武單鎭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
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
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
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廄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
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
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
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
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
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
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

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貲以佐芻粟自是
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獨留其善馬而
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
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
之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
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
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
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
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
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

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
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
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
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
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
便利已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
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
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
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
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

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
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
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
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
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
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
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
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
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
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

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
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
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
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
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
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
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
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
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
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

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
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
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
況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
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
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
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
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
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
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

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
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
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
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
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
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
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
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
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
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

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
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
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
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
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
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
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
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
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
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

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

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議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廄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廄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

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請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勸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

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洪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

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令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

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開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

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

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戸馬保馬餘地牧馬猶為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寧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為民患鄂郢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為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

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為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氐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至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

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

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栢翳其後世亦為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胡兒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陋無所齕畜或禾稼稻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遂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為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眞

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戸百戸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臚都之馬在朝為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挏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醖都來京師醖都者承乳車之名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眞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羣二十有二儀眞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四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擁沿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衞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

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已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redacted]有占為已草場山場者論之　上又以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入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

境為[redacted]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redacted]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redacted]狄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諸番令其酋領受牌為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　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

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鋭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扇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redacted]為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為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為我邊患矣　太祖既驅元主還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往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番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

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為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

其屬有六廄及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廄而漢故特六廄省爲一廄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丞初初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卽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

氐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驊騮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迹其畧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廄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敘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廄天廄坊

騏驥院後置羣牧司廄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廄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廄自有御馬

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璟衞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狄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

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丘豈以栢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輿車又掌馬事意秦制益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輿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　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

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　天子遣太僕少卿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二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　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

通州之北地曰覇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　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陛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坼陊藩級隳圮沮洳穢蹊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横侵星月仰見心虔跡褻相顧悅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隷役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湢完舊增新周垣外捸重門中闢啓閉以時過者祇肅

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欽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綬寔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鐸寔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寔佽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　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既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駪駪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騂焉如雨有廟言言在瀦之陽始誰作

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漢造父王良有祟有圯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興亦以情斁琢石鑱詞爰告無止　世宗虔事上玄嘉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則於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挏乳天子之玉食資焉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　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開廐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

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　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唯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改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　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槩於律其意盖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日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爲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爲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

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戸誅之不能盡也　天子新卽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鉤校愈密生民不能無觖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戸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　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貸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成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之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擧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

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顧顓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挈缾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盖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

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貨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儌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不爲之長慮也舊刻職官以下四篇幷入雜著今以類相從附馬政志之後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王[illegible]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鼗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于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毋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閻呂得肆其奸瑶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

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聰於闈闥而偏徇晴於朝廷罔有以也當元豊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群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御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臨自高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閫閾夫月則明

矣其如日之辯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讖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疢疾生智慧者與既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鎡鈞奉衣者竟何如哉

韋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閨闈之禮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勠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于觀喬韋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為之流涕以為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竊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能潛晦迹以覩君勝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

妬而不害於仁祖不間於楊妃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已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閻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祭逞其兇彌遠濟邸之禍衷褒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詛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為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願感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件旨自刎皆非實錄方偶錫告變普尚滯

河賜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竊其意而賞之耳德昭寛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繇蔡王倘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己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子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衆誅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屆

論曰不屆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衆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與宗尹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禁憚彼其廣顙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尙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祖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治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

耳至神祖始下詔勅使率循婦道徽宗定與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黃紙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誦手疏

葬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
自娟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
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毎一動
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
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
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
已俛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已因而
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

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
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
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
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
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盜賊心出于自然也全斌
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
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
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
足恤也孟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
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
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
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
交鬭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愧雖北征之疏
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晚拾補綴之風吾知其
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
其組織疎闊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
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
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爲先施于政
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其磊落
不拘人也晚有薛寃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

異夫覬覦保位者矣

霞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後學華長發訂

霞川先生別集卷之六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騭之命噫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自下及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奨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惓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興楊準道予少時之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

兩主考常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躍至與諸内翰決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益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閘與鈴山費㭿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此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

以相誚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簾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益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禍也

己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略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强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詬亦太苛矣前浙省元姜良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其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又安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

幾爲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體侍讀亦爲予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驗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頗异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内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携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雋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肖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曠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愧荀子虔巳以繩接人則用紲莊周達之入于無疵其亦在其性矣孔

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脩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眞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滸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闕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滸墅夢魏孺人别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未有之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諾方躊躇問岸上鼓聲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滸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惺然不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畧無芥蔕于心獨以三四千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

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涉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爲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子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書時過陞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閶門廿七日行二子

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寅泣船與周孺亨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奔港以出是夕宿于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即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亨聯舟行宿孟城初三日寳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雨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健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亨兩舟行岸上有騎者挾弓矢

叱挽人令之下皆蹶踣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巳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寳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舟者鬚眉皆氷黄河凌下船剌剌有聲至境山宿明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黄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水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汩汩流故云溜今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亨小恙便欲還强之入閘夜與四明王娣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

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氷亭午始過牐以連日寒氷雪乍凝非復壯氷特船人畏怯時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閘岸上雞鳴矣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第一牐與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氷雪壅河同行船更相挽破氷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閘明日早飯後過張秋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涼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出復行至曨過武城口厭風

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大里以氷阻先後來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飲子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庄飲起仁舟中至劉指揮庄僦肩輿小車庄人皆來叩頭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青陸行至韓家樹渡滹沱河風極冽厲有河氷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諸友飯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庄步觀神廟前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瘞舍利于燕河西咸雍四年七月

十四日雷火塔燬壽昌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掘
得舍利百餘顆乾統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
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尉張鈞下有磚承之題書
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
武騎尉石恕初予跼蹐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
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
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于北者五百
年予每入北界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
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易得哉飲武淸至霞谷屯
宿初四日行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興濟水程千餘

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冰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
鵝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冰
尚厚堅遂皆陸行予自丙申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
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廠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葵
月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
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覓白河遡漳衛白
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潮洲東北出
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流入于武淸凡三百六十

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
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
過滄洲十餘里宿前阻冰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尚蚤
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
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海時南皮戲靑沚嘗建安時
非淸平之運士之有以自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
安陵道逢同縣許事士停舟相勞問為同行者閒距
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雨舟止久
之雨後竟得順風舟甚駛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
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

經鄭家口風疾尋過夾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
滸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掛
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三日晡
時至臨淸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
衛輝府新鎭李家道口莘縣小塔兒淸淵二漳自林
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
里過臨淸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
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河永樂初會通河汶自淮
入黄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
靜海歷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

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興濟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牐晚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昳過聊城泊李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洞不行晡時水至行達阿城十七日荆門大風黃沙蔽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簇于此過閘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曾記一歲適廵撫過界水爲封銅東平張長史以金帛賄閘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尚書祠觀汶河口汶水來處爲河口即黑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于衛南出二百餘里合于

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爲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爲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勑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違令斬首行軍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與元帥會典亦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

新店日正赤如血夜爭新牐舟檣雁翅閧前行者幾敗止仲家淺漏下二十刻閧牐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牐啓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陵人以楊枝挿水祈雨來時孺亭病欲還余强之行至日昳孺亭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停與別以其非大疾也益過胡陵不遠余囑其僕從今夕止可歇彼矣在沽頭得信孺亭竟死傷悼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繇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

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堽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汶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堂邑博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嵫陽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牐水勢不壯而下

流平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槳行如飛河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侯逵考縣錫青口師家樓新集馮房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浦趙家圈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村後自馮家集决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卽合沂泗又七十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瀰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爲兩也登境山起仁子

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巳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逵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斑岡碑不復存而少時見其文因爲子逵誦之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炳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勤陣東征劉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

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叡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勲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與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湍湃然非巨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尚蚤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圯岸下復行明日白楊河遇見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行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汴縣北山沂水出泰山至下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清河今黃河幷入之酈道元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

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卽角城今清口是也黃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清甚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八百餘里惟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絶無翳障空蒼下隨圓紅漾汜間眞奇觀也向夜風雨大作霹靂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裏河船泊郡城下郴州兪景會遲來候夜風雨鷄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更爲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

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挽如織至尾澱
湖口十九日風猶逆至露筋廟出邵伯湖晚湖無風
漪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
風益迅遂至瓜州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
都蓋臨江即此地云淮陰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
三四里入内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内隄行至露
筋廟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内行三十里至驛
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直五里水
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
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

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益
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邗城
城下掘溝謂之邗江地理志所謂渠水江淮之間凡
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境山陽淮安
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
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
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題名記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美邀予遊海午後登舟
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
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波濤際天初
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
妃宮明日至海口雨不止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
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粵人營中寂
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淚
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別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
水聲鳴激永美呼余起登岸岸北邏堠隔礙僅見東
南半海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
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
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特風

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方陸希皋同自崑發
永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至州希皋不行劉大倫楊
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戶海上彈琴者也李庭未冠皆
同行凡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六　　玄姪孫霖訂

霞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小簡

與沈敬甫 以下六首解經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意朱子解心之神明不測不是但說心之神明不測一句甚好人心與天地上下同流貧賤憂患累他不得須知聖人烈風雷雨不迷羑里之囚此心已在六十四卦上雖號泣于旻天又有在牀琴時也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學者當識吾心亦如此非獨堯舜周孔之心如此也來書不能一一爲荅當以此存心便覺天地空濶生死隨大運更無一事矣

民可使由當作日用不知看道之不行也民鮮久矣夫子蓋屢嘆之也

子張後來造詣儘高如十九篇所載言論可攷務外堂堂乃初年事也

所疑卒未能詳考樂只是以和爲本而所用不同射乃爲防禦而設司徒六藝如御書數皆習之以爲世用懸弧之義却不爲無用而空習此虛文以觀德也此等處須看先王制禮之本原不當止向末杪言語上尋討耳

和爲貴有子只淡淡就目前行禮者說不是說大源頭蘇秦二公文字少嘗讀今忘之俟再尋繹也

與王子敬

立字羑若執禮字子履馬鄭之徒解羑爲道君子之欲有立也順其道焉耳禮者履也動無非禮迺可以言執禮也承二君問更字輙以義荅之蓋古人之命字所以尊其名也孔門如回淵賜貢由路予我之稱殊無深意而後世名字之義侈矣

與王子敬 以下四首解名物稱謂

嘗記少時見一書云月令王瓜爲瓜王卽今之黃瓜則鄭注草挈者未必是王瓜生適應月令而夏小正五月乃瓜恐卽此瓜他瓜五月未可食耳適見九江建昌二志皆云王瓜以其最先熟爲瓜之王然亦不知何所據也讀柳州海石榴詩疑是今之千葉石榴今志書亦云乃知孺允亦欠詳考也志書固有附會可以爲一證

高生日來索此書必有疑處乞更尋檢月令王瓜生當直斷爲今之黃瓜草挈非也且引王貢與王瓜何與疏又疑爲一物矣古書中必別更有見姑闕之俟

他日考也

與沈敬甫

昨自郡還冒風體中不佳文字姑覽獸丘即虎丘唐諱亦云武丘也

古者六卿之長稱大亦因有少所以別之後來如大將軍亦是官制定名大銀臺不知何出此近來惡俗不可蹈之

與沈敬甫 以下四首論古書

史記須界畫付來緒先生文體殊不類今別作附書景武紀諸篇仍存在內者更有說也

莊子書自郭象後無人深究近欲略看此書欽甫有暇可同看好商量也

向論高懸女碑可謂知言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并可與觀之

與王子敬

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奉去子長大手筆多于黄圖識之看過仍乞付來趙御史果有停征檄文昏人得此珠無聊也

與王子敬 以下十二首論時文

沙賊濆去適方聞之然識者已預知有今日矣殊眷留自送之今不復示人也頑處卷尚多但不肯出此亦如人涕唾人有顧其涕唾者無之拾人之涕唾而終日嗅其臭味尤可怪笑也

與沈敬甫

試事未知何如遂不能毫分有所贊益雨不休句曲山谿漲汗可念敬甫連有書殊無壯氣科舉自來皆撞着必無穿楊貫蝨之技渠不比少年只看此番相愛且勸之行子元喪女弟又爲追捕之累罄空非附驥不能千里有佳意須臨期使人相聞也

世事殊不可測勸君行固難然亦不可不一行也七篇文字須刻能就只是時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見短不然終歲俛首佔畢何爲者不須問江東神鄙人便是也

儘有一篇好者却排幾句俗語在前便觸忤人如好眉目又着些瘢痏可惡

文字又不是無本源胸中儘有不待安排只是放肆不打點只此是不敬若論經學乃眞實舉子也

奴去有小帖極匆遽不盡大概謂欽甫經學多超悟文字未能卓然得古人矩度耳當由看古作少也星

槎集付來
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
也偶見俗子論文故及之
文字愈佳願益爲之此乘禪也毋更令爲外道所勝
幸甚幸甚王司馬云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
文字大意不失而辭欠妥耳然可惡者俗吏俗師俗
題見之令人不樂也
昨文殊未佳想是爲外面暴羶蠅聚之徒動其心却
使清明之氣擾亂而不能自發也勉之如向作自當
得耳

文字已與養吾寄去大概敬甫能見破三代以上言
語只爲不看後來文字所以未通俗也
求子之文如璞中之玉沙中之金此市人之所以捽
臂而不顧也

與徐道潛　以下三十六首皆論自著文

韓集爲蔡七沈滯旦夕當促來前編在館中學徒俱
病久不往誤往乃得奉耳此書考校甚精什義比蔡
傳亦遠出其上讀書者要不可不觀也易圖論有合
商確者幸示及原稿并發來向論河圖洛書以示吳
純甫純甫謂當俟後世之子雲此篇大意與之相表
裏弟與晦翁實相牴牾啓蒙所謂本圖書作易之大
原一切抹倒爲此嘵嘵得罪于世可嘆也抑程子與
康節嘗論此至其解易絕不用之亦必有見矣

與王子敬三首

弘玄先生贊讀過卽乞付來親得其語故詳平生足
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耳吠
者賈人出家者啞羊僧伽中最無慧皆彼書中語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曾墓表
描寫近眞生眼觀之何如
清夢軒詩附覽記回迂詩又迂清夢軒亦迂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廬論二首畧辨註家之誤耳無大發明更爲我細勘
未知其是否也
奉去文字一首此頗詳覈也前書特爲討賊而發倭
人必用相嘔幸悉毀之連日用心極苦故欲與敬甫
知耳
蒲萄酒詩前後偶寫不同皆可用元時置蒲萄戶出
元史占法曾見之不經意遂忘也
張駕部墓志已尋得深純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
足多也試誦此言當否

墓銘更乞一本昨見犧允云外人見書習屬事大加詆諆不知吾邑中何多劉向楊子雲也又前送饒令序以京師爲行在所此是子長孟堅書中語並有顔師古小司馬註釋甚明而邑中人獨曉以天子廵狩爲行在又加詆諆此殊不足辨欲足下知墓誌不謬用慰孝子之心

石老墓表敬甫想見但文字難作毎一篇出人輒異論惟吾黨二三子解意耳世無韓歐二公當從何處言之

舍中達蒿彌望使人愴然不能遽矣毛氏文想已見

作此文已忽悟已能脫去數百年排比之習向來亦不自覺何況欲他人知之爲之躩然一笑也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遲遲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承懐寺避歲歷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敬甫試取評隲不知于曾子固何如一笑

水利論後篇并禹貢三江圖叙說再奉去自謂前人有不及者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今人見此必駭然若吳中更二三年大水則吾言亦或有行之者矣

近輯水利書比前略有增益未完不及奇去有圖有叙說大率不過論中之意耳荆坡二老見之必以余言爲然經中中江北江雖說務翁有辨甚悉亨齋所言乃是孔安國程大昌說也中江北江入海者何處尋之惟郭景純三江甚分明耳

張陸二文不加議論却有意趣莫漫視也來文無可改但勿示人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

見子于敝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于眼前人秘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昨見來書甚快場中二百年無此作不知與介甫子固何如耳平日相長處能于微詞中見得眞知言哉

子遇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惠政記稱恐不可識耳法當立石但無好事者又徐君非要官誰肯爲之昨文且留看

水利錄付來庚戌卷遲久令人不能忘情并付還昨文字惡其人所以不荅耳可隨意損益與之此等事不至耳遊亦是福也一見便是泥團在前極損道心也

外舅志送子敬所見乞告明丞郎付來勿示人也史記謚法亦後人附會耳

錄文裝潢須是新紙乃佳不可多人傳玩及入袖中

一似百中經矣野鶴壁記綴玉女之後可也阿耶集路須什襲以見還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嘆耳區區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與馬子問

白居易爲元稹墓誌謝文六七萬皇甫湜福光寺碑三千字裴晉公酬之每字三縑大怒以爲太薄今爲甫里馬東園作傳可博一盤角菱乎一笑

與王子敬

水利書採取頗有意水學莫詳于此外是皆勦說也呈稿曾有錄本否明日欲寄伯晉也此已爲雨後之土龍但不可聽伯晉之意耳

東坡易書二傳在家曾求魏八不予此君殊俗惡乞爲書求之畏公爲科道不敢秘也有奇書萬望見寄

水利錄已鋟梓奉去四部近聞吾郡頗欲興水利動言白茆耳甚可歎在位者得無有武安鄃邑之私耶一時發興入梓尋悔之于世人何用當今後世思吾言也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學故而已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討論雅俗猥并及麤疎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

與徐子檢

昨爲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搨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與陸武康

右先孺人銘謹撰上公家所謂班鄧之門不宜敢當重委且平生不能爲八代間語非時所好也念嘗以文字爲貞山先生所稱許敢抗顏爲之耳

與沈敬甫九首

病良苦一日忽自起可知世間毉巫妄也詩二首寄敬甫子敬

題病瘧巫言鬼求食

瘧癘經旬太繹騷凝冰焦火共煎熬奴星方事驅窮鬼那得餘粟及爾曹

題病瘧醫言似瘧非瘧

似痓非痓語何迂腐理錯誤鬼嘯乎我能勝之當
自瘥禹乎盧乎終始乎
爲食闕過此有屋租可以支食並爲家奴侵盜無有
矣然留此直是懶也春闈之文讀之誠自謂不媿但
徒爲市中浮薄子所訕笑以是不出也
十七日阿三送包文想已到卷子可就五弟覩之曽
寫二本復散去懶復寫也孟皴之甑墮而不顧卞和
之玉刖而猶泣二者何居
承示亨齋云云不覺自喜非好人稱奬貴知我者希
也

張烈女文字四首送覩安亭近日有此事也規利者
頗欲撓其獄今幸得白矣此間旱荒殊甚家人作苦
且艱食因少留日下當還
磚硯奇還惜無六驢載以入京耳益舟誌可寫出覩
之舟中無事偶思此作却有意不可艸艸觀也
水利論具有前人之論特爲疏剔之意望當事者行
其言以惠東南之民非有牛鼎之意也
送行文各以其意爲之可也如以骨董强人俗矣
施君所索文字昨欲從養吾取來尋思吾輩所作一
出必有以破俗人之論不可苟者且待來年與之今
日恐太草草耳

與王子敬四首以下十五首皆哀悼之語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令讀纔卽此
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
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孺允數來索侑觴之辭第歌哭不同日時有通問者
作一二語荅之極顛倒不能成字也顧足下懇懇之
意乘僕未東必得面談就君所欲言比次書之可也
不知諸公何日行如此風景更難宿留也區區得失
久已置之度外但此回不見往時人唐人有云海內

無家何處歸此極痛但耳
庚戌秋山妻欲學毛詩從問大義爲書文王之什辭
因兒女病遂廢卷昨還簡篋中得之極悲義多與前
人異者率去乞一看稍暇當續此業也

與沈敬甫七首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
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在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
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尚書序亦乞錄付庶病
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不能解也痛痛頭髮皆

有二三莖白者照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君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痛苦之極死者數矣吾妻之賢雖史傳所無非溺惑也寄去僧疏偈書二句蓋天問楚些之意偶于此發之前後有六首又有偈一首別有荅人小柬連書一道敬甫就五弟處觀知我悲也

自去年涕淚多不能多看書又念新人非故人殊忽忽耳

壙志子建云亦似但千古哭聲未嘗不同何論前世有屈原賈生耶以發吾之憤憤而已欽甫云更似高人一籌也

滄浪生攜阿鄖影來一慟幾絕此生精神覬欲運量海宇不意爲此子銷鑠將盡如何西狩獲麟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子解之乎世人真以吾爲狂耳

世美堂記可爲知者道人固有對而不相知者亡妻幸遇我耳作罷與兒子嗚咽也

與王子敬二首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偈數首獨曾寄瑞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峰山中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前承過送遣虎很之驚感念至情極不忘也像贊一首奉寄日閱禮書欲依先王之制以送死者而嘗不及子建之徒輙唱浮議動引王夷甫亂天下之言殊爲可惡

與沈敬甫二首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凉風吹人悉成涕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鳧短鶴長其悲均也何如何如

日苦一日思深如海盡變爲苦水如何如何承寄奠不敢辭敬甫雖有哀痛未容相比也疏二首寄去今日低首世尊前矣別有報人小帖數幅可與五弟索觀也

與余同麓太史　以下皆爲長興事自明者

歲杪人自北還備道閣下終始成全之大德及兩辱手敎銜戢殊深二月當遣人受勑適迴顧望又不覺遷延逾春今茲乃獲遣行伏乞指示生死得沭光榮有光三月二十日離家五月十日始到邢適監郡者在郡又以官舍久無人居且比諸僚獨臨僅僅編葦

聚土爲書齋度俸錢才可以自給然不能有餘以及隨行家口而百物皆貴幸來時頗借貸糴大米三十餘石足資半年矣故事馬政郎以閲視爲名姦利由此生今惟專委之縣既有縣令爲之親臨又無郎掾人頗以爲便自此絶不與吏民交涉日日閉門亦無士大夫往來差能自安但論者皆欲爲有光擇官得清閑之任以爲隨材而不知有光之所苦乃在于犯忤姦豪其爲怨毒積毀入于持權者已種深根是以滿朝之公論不能勝一二人之口也今此之官若蒙賚除授更下于此真抱關擊柝亦安也特以爲以此

處不肖不齒錄之地則不能甘也承相知之深相援之切感之至者更不能爲言以謝獨進區區之隱情伏惟炤察臨書不任惶恐

再與余太史

六月中人還知道體漸平不勝忻慰且捧教札惓惓之意銜戢曷已有光于世最號爲偃蹇憔悴之尤者明公一旦振拔之至今海內嘆仰乃徒以守職愛民之故不知顧慮以取佐怨竊望明公能振拔之于其始必能成就之于其終所謂成就之者非敢求上進以與喽喋者爭時取妍也特求使之不失所而已矣

前輩少宰致書李相徒亦以平日之相憐非有光之有求而辭不盡達其意亦以有明公代爲之言耳先人勅命計此時已用璽欲遣家人乃寸步不能自致適有馬吏赴太僕敬附此勅命卽令去人齎賜幸幸許君畫頗盡林壑之美玉堂清暇可以賁一玩也

與吳刑部梁

往在白下幸獲同登過蒙憐愛回思欵然逾三十餘年而吾丈交道久而愈篤自初旅食京華卽其匱乏昨者讒人罔極雪其誣枉至情懇懇卓然高誼雖古所表見于世者僅一二數而已矣若以感激不能自

勝爲謝又非所以待吾丈者也今到邢已半月舍中落然無具與妻子相對殆不聊生獨自擕書千卷旦暮呻吟足度日月頃在家日聞吳與事甚怪幸彼大吏持平不得縱然中傷之計日行矣諸乙丑同年如陸杭州謝武進皆得重劾尋無恙而李夷陵甫自州遐佐郡又得入內署矣朝廷大公本無意必而獨于僕一人未見曠然者知子蘭之譖深也此來實以御史大夫少宗伯之知今獨重生疑畏未測所以賴吾丈見告當自劾去矣自選授在越卽不敢通書朝貴獨去冬欲引退乃於諸公自言其私并求應得誥命

令遣人至余太史所受誥畧布區區伏惟矜察

與周子和大參

居京師日日趨朝朝罷入閣中宰相出然後隨而出然殊無一事修史則職守掌彼皆治庖者僕乃尸祝耳制誥皆有舊式惟贈誥間爲之于世間榮辱得失了不關于胸中謂可以避世非謬也諸公相憐謂更有別處僕殊無望于此日在金鋪玉砌間行殊不覺勞也本欲即歸生平强項不肯被鄉里小兒以虛弦驚下耳荷茶陵公相知今日改謚文毅弟適當草制甚喜幸公子亦在中書日與班行相綴眞見門生老

白頸也內江公尤篤師門之義每相與言張公或至淚下內江之薦達如茶陵弟每恨言未能行耳新鄭素爲吾兄不平弟去年書往亦及之今當路一似循途守轍殊不可解

又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于下帷之時黃童白叟歌詠于田野朱衣紫綬譏搆于朝廷不見河陽之褒反被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候代即行不久奉侍恐勞見念先此啓知

與曾省吾參政

張虛老行附記不知爲達否僕非敢緣舊識求門下有所掩護也在縣比古人則不及比今日亦當萬萬何向越中乃似無聞知者直是可恨門下行省所在問民疾苦若彼處一二鰥寡民得自言則白矣區區非愛爵祿者名亦不得不自愛夫奸人豪右非民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非是非之真也察民情與是非所究竟實門下之責不得不瀆告伏惟不罪幸甚

與曹按察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爲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爲當世名流今暫居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

向年爲吏吳興雖竊踏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遂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弟越中昔時和聲而譏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蔑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于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三復所惠詩解良深嘆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與慎御史

有光叨竊貴郡而山城僻處日治文書束修之間不

行于境外執事獨念生平數賜存問顧無以爲報者比得改官一時匆遽又不得詣別恨恨當其在貴郡甚邇也可以見而不見今去之雖欲見而不可得矣縣事無足言者執事姻親在彼必能略道之闕郡中置獄大異爲善者懼矣謂譴夾溷而蹈跖蹻昔賢云然今乃真見之東坡先生爲孔北海贊云使操害公時有魯國男子一人爭之公庶幾不死執事爲鄉邦重望不獨故人私情天下公義亦可發憤言之乎博士學官至閑冷也微文及之輒點污尤可嘆訝適來特求書爲西道解之幸勿靳也

與馮某

昔在都水荷蒙垂記隔濶五載靡日不懷邪中得邸報承有浙行省之命旌旆循西山而來庶一望襜帷竟不可得行省分司吳興僕前令雉城屬也當時與人虛舟相觸耳竟成仇恨今高飛遠逝而猶繳甚設韓潁川之拘持蕭長倩馬季長之附會李子堅何獄不成此漢良吏儒者猶忍爲此況臭味不同陰鷙成性者哉僕素受相知若不奉告青蠅之言或未加察是僕反有負于門下也有文字頗委悉附上并求五獄大理轉達伏望炤諒

與徐子與

欲奉候者數矣顧難于遣人是以遲之乃辱賜書及多儀感愧感愧張人去後凡三附書以彼機穽可畏不勝杯蛇之疑行訐殆報承敎即復翻然王大夫報書云良玉不剖當有泣血以相明者僕雖媿此言然京師士大夫相信實賴吾丈雅故推轂之即北轅無後顧憂尤恃吾丈力也薄儀附致束修之敬草草希宥

與俞仲蔚

前事別造次不能違其辭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人送鳳洲行省矣湖守懷大惡頗類韓延壽之拘持蕭長倩也僕仕宦之興已索然勉強此來少不安即思投劾去矣然不能無望當世賢者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也吳興有便信須公再及之

與張虛岡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彼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害諸生甚苦宋太學生令議者多罪之然留李綱救

蓋槐亦可罪耶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愧于彼中士民也恃素知瀆聒幸恕

與周與叔

向人遣赴京求解官諸公來書皆勸勉以為不至無以間執讒慝之口念海内猶自有相憐者復黽勉北行然長林豐草是其本性度終不可久縻也吳興事聞邇者飆風稍沮然毒螫終未已賴大人君子始終保護耳小文副薄儀聊致鄙敬諸不敢言謝者叔向不見祁奚之意也乞鑒念

與陳伯求

在縣未嘗致書中朝士大夫雖足下之素知愛音問殆至隔絶今一月兩致書有所迫不得已也已上疏乞解官只恐所使人或有邅迴及先人所得恩命須先行幸留念媢嫉之人亦足以快志矣而宿信猶不已今世亦有一種清論但其人方受阨莫肯言向後乃稍稍别白則其人已焦爛矣吳興方置獄掠無罪人鍛鍊為罪人解脫甚可駭此其于僕非直蚊虻之噆膚而已不得不恐為知己言之

與于鯉

辛苦為縣尚望俎豆我于賢人之間不意行後舞詆飾而號狐狸如此殊可駭異然不足問也承諭至草草謝不一

與吳刑部維京

昨者得從諸鄉老後侍清誨不謂亟承趨拜摯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為縣無狀顧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謗讟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謡當亦流傳于苕霅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趣為治行可謂進退次且矣

與王禮部

昨者輕詣尋辱枉顧造次不及有所言百川孫丈僕舊同學相知也今司理吳興與僕前所治縣事多相關欲乞一書致僕鄙意僕兼已解去不當復有顧念但在彼殊苦心理究捕盜平徭省賦無慮數十事恐姦巧之徒有不便者乘其去而反之僕以此不能忘情于彼地之民耳須求孫丈留意但有錯謬亦不敢偏執以求覆護也平日不敢虐煢獨而畏高明以此取怨不少古人所至問民疾苦民間疾苦與其是非甚真今在位者徒信流言小民之情其伏也久矣如孫

丈肯留意于此僕三年辛苦亦得暴白然不敢求人之知也以求知者知耳書不必別賜但求左右便中及之艸艸幸恕

與孫百川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跣跌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捃拾之者耳在縣時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于彼處民情而已若問尭于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包容適聞有讒者知盛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望從容間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與某通判

二年間荷包容無有纖芥間臨行有讒者言僕具帖子于軍門軍門大官卽一見便具帖子訕上官當以爲何如人也雖愚妄亦必不爲軍門趙公在邢郡相處數月今召還部望入郡時面問之有之趙公不肯諱也詩云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言君子之于讒人所當推其所自而理究之也計明臺于此亦必置之不較然鄙人之情不肯晻昧自處于薄耳

與徐子言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懷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不然之故爲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毎日庭中皆千人必盡決遣而後已不爲門戶關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俗所以爲訾者不敢吏也實亦無負于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徇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寘論然于儕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卽具疏乞解職南帆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久且乃至五

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于江漢之間卽聲欬無不聞極令人感嘆特遣人托子完寄謝會痦未卜不勝瞻跂

與馮樵谷

在湖極自負得意處不減兩漢循吏非誇言反被詬詬者不止此是關係世道僕一身何足惜在邢無一事可稱吏隱然已覺世途不可行河水解卽謀南歸

矣

與沈雲泉秀才

朱秀才來具知動止爲慰比在縣見士民有德者必敬之咨訪之如執事甚所敬而咨訪者然未嘗有屏人私語也公家門戶亦無私也在內署無事思彼中一一可記憶雖疎濶其爲小民者已懇至矣今日㮣見念亦以自考未相忘也

與朱生大觀

令弟重趼數千里來力不足以振之然高義已動京師矣鄙人官貧何足道只平日在貴縣不曾欺神不

曾欺民今見貴縣之人與無慚色也如得掛冠還相近可與一二知友時見過否

與同年陳給事

閒濶久矣國事委重從官吾丈何得偃仰林下也在縣良若無知之者而傾哨爲端平生雖詈毀譽于度外然不能無憤悒耳吾丈幸時召田野無告之人問狀當必有十之五公論也名塞不著朋友之過吾丈可以坐觀不置黑白于其間乎此非爲不肖亦以爲彼邑之民也此後莫肯有誠心爲民者矣朱文學來備訊起居附此爲候

與王子敬

袁吏部來不承音問殊爲失望吳與事須得信知鄉人意殊不佳每與道亨言辛苦二年餘專爲彼中見告者力保護之其實自謂不媿古人不意乖忤如此道亨亦以此境具知深以爲嘆今向人言若真負塗汙而求人洗刷者昔人有因仕宦爲人羅織以爲憂者龜山先生曰顧君所自爲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無媿而不免焉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僕來此亦偶爾久不作仕宦計待冬杪入京即自劾免歸也

又

范司成已行後始拜內閣之命附書未之及今淹延不覺又三月每日不思歸也北來者皆言鄉里少年吏聚會孳不逞極其相傾屏鏡亦頗知意不輕言若從容叩之亦必無隱也僕所以不去者非能爲千仞之翔第不肯爲虛弦下耳

與周獨允二首 以下多述宦況

初至長城壽有書寄謝諸公皆見教公獨無所荅豈有不足於中抑去人不能守候也縣號難治欲以昔平陽卓子康之道治之俗人皆非笑然如人病久多

服參苓元氣亦可漸還附子大黃終不敢用也陳謙甫還能具道此中事并托面候不一

到縣不能致一問可知吏之俗矣太湖去治二十里不一游向到臨安與子實約游西湖子實竟不至又迫日雨命輿至城外遶城一望而已俗何可當爲吏不能作氣勢人頗謂之不能多有見教者老人豈復肯受人見教耶任性而已太夫人起居萬福人便草草附問山茗少許公非乏乃致遠忱耳

與唐同年謙受

契濶數易寒暑懷念何可言五月到邢不覺已迫冬

咫尺魏闕不異湘楚何啻子雲寂莫而已

與鍾上舍

承不忘先契甚荷非晚所言尤荷相念然如對峰爲布衣交可也流行坎止當順所遇不敢以顛沛失其故步推薦自是在位者之責待吾求而薦即其人不足重矣何以彼薦爲榮有要官萬望莫及鄙人姓名不惟無益反見累耳

與龔子良

承贈言匆匆又遭子婦之喪不得遜謝文雖非所當然皆實錄非相知何以能相信如此天下士大夫已成一番風俗無論三代説兩漢循吏已被訕笑矣生民何辜而遭此不幸也家人京口回者附此爲謝

與傅體元

承過舍相送又有扇金之惠惡俗雅不信人惟徐龍洲書來云安有五月披裘而拾道上遺金者乎徐君非面譽人者人情不相鄉所以不却來賜也京口人還附謝

與王子敬六首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除令告訐成風犴獄常滿治文書至

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媿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爲矣

所云楊君云云向亦戲言及之公遂以爲實然深用歎惜彼以梁國之鳥嚇我矣衰晚得一命真自信凡事須行其庭不見其人何可望人知我也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侵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戸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

間多于彼三年矣奈何自若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吏意甚恨恨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相違忽忽遂經歲相晤未卜何日自來此凡三得書每開函如對面復增悵然縣在太湖上山水甚嘉頗日理文書少休暇令人益自嘆俗耳楊夫人既追還死殊可痛其他蠻觸之爭不足道也令弟家信中必悉之太守公孫子陽之徒得公書慕之不然復寒之矣半歲中决獄數百事陳諫甫曾抄其一二別無文字因附去此中亦有精微之理暇時可一覽餘文字

俟續寄

岡與叔近已過郡去矣有序送之匆匆未及錄去王元美自大名還致彼憔公意大略如王少宰所云當作書院山長耳方爾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復作行計夏二不及附書

五月初十日至邢道亭署篆今初六日太守始至官中殊無一事公庭闃然未見南方爲吏如此者惟土俗儉陋近來務爲裁損幾于貊道然愚性甚樂之第孤危之迹終不自安也

與沈敬甫四首

考選庶吉士存老甚有意諸公亦爭爲言而給事中又題本欲限年此輩意忌實進之俾不通也吾亦雅不欲就但隨緣得一官諸公自徒紛紛耳

人生出處有定由人不得讀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之辭殊覺有味出宰山水讀書松桂林有何不可內閣無所事日食太官之膳而已有相知者云更欲有所處然僕殊自愛寂寞令千載之下想見楊子雲高致閣中見揭　高皇帝論中書文云先書之天地無有也後書之天地天地也先書之聖人無知也後書之聖人聖人也此語甚奇若欲盡此言則此官須與天地聖人冥會者乃爲盡職今世求楊子雲何可

得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丙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稱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歲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

何可强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頴消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與有故人情然亦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尚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臥聞更鼓辭醒然不寐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傾懋儉

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初四日十九日書並至是日亦有書寄家殊悉爲王內翰携去未還抄本在十九日封中恕兄之卽無一字改者但係辭後篇謄錄錯誤因改二股不能記原稿耳天下人非無識者惟與榜時有鬼昧也館試儞見徐少師已面告不赴後科果奏限年士論亦頗爲不平類有娼嫉之者然吾亦何意大冶鑄金金豈踴躍自謂我爲干將莫邪乎日來讀書稍接續甚好但須沉着莫輕放過望并以此規切二子也

與萬侍郎 以下四首係馬政

然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于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區勉于此頗以楊子雲寂寞自解然思報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完僅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于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覽有便不惜示教

與曹按察

雄城朱進士曾負笈函丈今魁秋榜足爲門牆桃李之光惟鄙人昔在雄城亦有從遊之舊因其歸省附候起居太僕寺南除有志此舊無志適茲草創然于

考牧一事見今天下事徒日事紛更而不察其所以然往往類此有可慨者僕所以于此書因革之際未嘗不反覆深致其意焉惟覽而教之

與顧太僕

續送到三縣牧馬草場碑乞賜省入此孝廟初年新政所在勒石官廨實爲久遠之計今若並移文畿內河南山東州縣各拓一本送上取載誌內尤爲有據也謹白

江湖廊廟之隔幸得一再聆言遽出國門不任悵悵管馬官下太僕爲屬因被檄留館慈仁寺校定志書

連日批閱錫遼東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絕無文字可考駕部掌故所存乞煩令史查考抄示及楊邃菴嘗以都御史督理馬政不知何年停止前此有以都臺巡督者否又楊公所督陝西一路遼東山西甘肅亦曾有專差否其餘有關馬事可以指教者不惜詳示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七 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

小簡

與周澱山四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即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內猶有人不覺有頁公之喜也

方得抵報適有人東還附上亦私心之喜也此中事殊異常攝縣者日欲中傷一日忽發狂自繫太守前

殆若有神吳興人亟傳其事有光於世誠孤立惟恃蚩蚩之民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耳然益厭苦唯恐去之不速也人行速草爲書此殊恨不悉

奴行書略具又使面陳冀鑒私衷平生不肯媕阿今似落井而向人號者然殊不然直當明目張膽耳近得閣老書云祖宗有法度朝廷有威福天下有公論國之所恃以立也而今法度不在祖宗威福不在朝廷公論不在天下人持其說蒼黃翻覆以與天下爭勝而敢爲不顧紀綱決裂風俗頹靡人心紛亂而莫可收拾不知何究竟偉哉斯言錄以似吾兄讀之一

快也北地極寒珠米桂薪殆不能度日冬杪入賀卽
疏乞歸耳鴈記并雜文托傳體元錄呈至否方有書
與陸希臯俞仲蔚頗覺暢也鴈記已入石再寄二通
并神應記乞覩之
比至京實欲求還田里適時事一新元老雅故相知
有此遷轉以是不敢言去此本無繫戀意鄉里少年
何乃以梁國之鳥相嚇也承念及之餘令兒子面悉

答周嶽山

適承教誨懇懇愈增悲感老父在堂未敢以死然所
謂生民之至艱荼毒之極哀者雖强自抑制淚如河

海水不能止也亡者與尊嫂恭人同自南載殯屬非
遠不幸以絕異之姿嫁薄命郎天下至寶措置非所
珠摧璧毀汶汶以沒冥千古之痛也稽顙寢對而不
言獨荷眷念無已之情聊此奉謝并錄報謝小簡數
幅欲吾兄知吾至情如此類非世人語世人見之未
有不大怪以爲狂惑也

與王仲山

欽承高風未由瞻覿向者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
雖辭旨蕪穢而神馳於烟波崖石之間如磬欬於賁
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公不加鄙斥賜之哀賞
不自意遂見取於名賢襃華袞之榮也爲之大喜過
望而內媿傺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
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效於知
已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示廟中諸生

諸君在廟中者志意修潔藝業亦精進深以爲喜但
歲月如流人情易弛願更加鞭策以成遠大日逐課
程須遵依條約寧遲毋速寧拙毋巧庶幾有真實得
力處又此廟神靈一方所崇奉精神英爽必萃於此
須朝夕提省此心嘗與之對越聰明睿智自當日增

月長而不自知矣

與吳三泉

沈母文草略殊不足觀僕所以不辭者非謂其能于
此並肄業習之也顧汩汩俗學胸中無此意味而强
爲之斯汗顏耳幸賜裁削或甚悖謬勿出可也
院試文字一時酬應有司之計既已不甚記憶姓又
懶書廢所以受知門下有不在此毋苦相還也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鋤鹿助强以家僮他出故
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
書東臯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

舍前所植並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恕不廉

昨侍坐砥下偶懷適人不覺爲倚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皐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輟束髮也

子賓老母免役事權在縣里官府未便見察若欲作書事類無因恐有按劍者鄉閭人見秀才甚大便欲使之說事可笑

辱公謀知豈敢自處以薄但由本性不欲作世俗寒溫禮數密知公起居足自慰矣童子不能悉吾意以

故語及

有光久辱過愛每以古人相期自媿齷齪負慚知已中夜思之痛心赧面昨以亡友之故傷其泯滅輒强所不能且欲執事一言以爲進止亦以執事惓惓之意令人忘其羞澀而來書過加推奬如此光何敢當光何敢當李翺之輩意氣何如而韓文公抗顏爲師光何敢望萬一于習之而執事以韓自處則無不可者光平日議論豈能出執事涕唾之餘哉豈大賢君子引進後學法固當爾耶抑以光之庸駑重以激之耶嗟乎光何敢當哉抑執事不以其不可教因而成就之則光也不敢不勉異日或不負爲門下士執事之賜多矣

彌年沉病無一日强健而學荒落坐視歲月之去惱惱焉恐有所失墜無聊之甚大不類少年意趣以故不能時修禮節于左右可謂之簡不可謂之負也僕雖極愚然亦有耳目黑白醜惡不至甚顚倒私自念執事僕所當終身服事者他人之望門下曾不得側足而立雖執事假之詞色終以不類自引去僕乃得置門籍令比肩爲人如是而猶有背庇非禽獸好惡與人異者不至此也執事常時有所敎詞未嘗不佩

服以爲至言顧僕外之所示者常不及內十之一若不能有所承受此乃質性已成不可矯强也且執事業已知其可敎而敎之又復疑其人之從之與否則執事之過也僕若好諛而惡聞善言則見絕于門下亦久矣水之爲物流動而善入然丈五之溝朝盈而夕除頑石伏于道左愈久而不易其處執事將何所取乎早間得書意執事垂念之切覺僕疎遠敎誨之至惟恐其不從故爲此言激之也無可答者遂謝來使然終不可不自明輒復喋喋病中遣辭昏瞶終不足以盡意乞亮之得寓圓雜記甚喜計八十餘葉可

留二三日錄完奉納

初約會時草率相叙事又創於表兄僕不宜妄自主張表兄又不卽言實不知其意何如也僕表兄雖俱在門下新故亦微有不同豈以表兄有親附之意而僕乃有自外之心且諸君意不在會也特欲因緣以接餘論卽執事不肯幸臨諸君從此解體矣僕特以輪次當速乃賓諸君之事非僕一人之私也僕雖得謝而諸君何罪焉明日與諸君拱候拱候之不至則相與候于門下必得請乃已僕無知者稚子畜之而已勿以大人意見與之較短論長也

前夜得侍左右語及僕家事多方傾慮言人所難言僕何人斯乃辱執事知愛如此而來書又復推奬太過以爲與僕談論比之飲醇此非僕有所感動益別久復衆人情當爾僕以庸才不能自恣放如古豪傑幸而耳目未甚昏塞自少讀前人書往往若有概于中者私心以爲是猶飢之必當食寒之必當衣非曰虛名美譽足以髦慕人而已也顧末俗意見自爲一種間出一語稍或高聲共訾笑之以爲狂掩耳走去至不欲聞用是默默無所言以爲雖言亦無益頃歲補學官弟子員衣冠之士二百餘人時嘗會聚堂下笑語喧譁而僕踽踽無所與讀壁上碑刻仰面數屋椽耳雖稍與往來謂之相厚者至今亦不知僕爲何如人乃辱執事知愛期以古人以是不覺盡言于執事在他人謂之嘿在執事謂之辯執事所謂可人意者乃所以爲拂人意者也執事恐南北仕宦未免乖違亦不必爲此無窮之慮常憶去年此日酌酒池上于時梅花將發天氣融融如春仲季日初沒西南雲色郁然與溪水照映兼有王生餘樂明旦辱以詩召有花枝那負隔年期之句今豈可得耶乃知離合自有數卽今日前而已然矣呂成公初婚一月不出乃

有左氏博議人言有無叵測然使僕效亦無不可但偶未能耳來索前書未敢如命留之以志吾過

有光頓首三泉先生侍者夫人之所畏者必曰勿使某人知又曰毋爲某所短如執事者從容出一言以相讓于僕已無所容今書傳之不快又衆辱之藥之若也更有毒耶雖然僕乃有以知執事愛僕之深也顧僕亦非剛愎文過者前書所云中頗寃抑聊自明耳僕于自責實不敢少恕居常悒悒媿見鏡中影與人言亦無味自念十一二時已慨然有志古人比于今猶碌碌不自克凡人不爲君子則爲小人古豪傑

之士日夜黠檢然病根卒不能去顧余何人者見人
呼爲小人則怒自揣得爲君子否也孟子曰人能充
無穿窬之心又曰充無受爾汝之實若此者所謂義
也然充無穿窬之心必施于有穿窬之心之地充無
受爾汝之實必施于受爾汝之時乃今得其幾矣執
事謂僕得某人之半執事雖以謂僕卽其人可也雖
以謂僕盜蹠尤可也朝歌勝母古人所惡但曾參居
之將益深色養墨翟入而聞樂更悲耳故曰益用凶
事固有之也昔人謂種樹者爪膚搖本而去復顧適
有以害之僕謂樹無知不能自長使其能自長卽謂

知方承主人佳意當一日拱把也豈可謂害之今而
後僕知所勉矣別後多事延緩至今乃始得作書以
謝知長者不當復念人過也

贈言一首錄寫如右僕讀易深有感于否泰姤復之
際蓋天下之壞其始必自一人始而其治也亦自一
人始此僕于執事之行深爲之惓惓也自惟鄙拙不
習爲古文聊發其所見不能檃括爲精妙語徒蔓衍
其詞又不知忌諱俗語所謂依本直說者幾欲自毀
而又不能已也僕年已長大一無所成慚負古人居
常嘿嘿不自得執事行且立朝功業當遂赫然僕若

不至狂病輿日得遂所圖于是從容閒暇與田夫野
老歌咏先生長者之德紀述太平之盛事以振耀于
百萬年覩彼班生爲竇氏執筆愧之千載矣區區今
日非所論也

與顧懋儉

悉所論極知孝子之情顧力不逮古文又與今人背
馳可歎耳目下尚有三四篇皆爲貧子乞貸之作如
先大夫題須稍室焚薌不易爲也貴州執志付來一
觀

與沈敬甫四首

午睡起閱諸論信如所論中有實物者也大抵得于
四明爲多或言四明悞君定謬耳此等之作混于數
千卷爲言之中有鼻孔者必能別之不知何以沉滞
至此也

爲文須有出落從有出落至無出落方妙敬甫病自
在無出落便似陶者苦窳非器之美所以古書不可
不看

旋字枕字卽入杜集中便稱佳上乘法全在此也字
所以難下者爲出時非從中自然所以推敲不定耳
餘巳悉

大水浸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憋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荳淫雨浹爛奈無牙蚜橫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荳已無有矣方令人畚畊買秧栮蒔倍費工本又太後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框擾非是此地高强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德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字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

與高經歷

翰林侍制劉德淵墓表學士王惲撰在城西西丘里程家灣隱士林起宗墓碣在城西南永安村東一里燕天錫撰都尉墓在縣西南十五里有古塔刻馮氏族姓已上三碑乞訪問毎搨二本見惠

與王沙河

過縣重擾多謝治內有石碑煩命工搨數本楊誠齋云除却借書沽酒外並無一事擾公私切勿見訝也

與徐南和

向求慧炬寺斷碑又城北東韓村東嶽廟中有開皇石橋碑記并乞命搨一二本官舍無事頗慕歐陽公集古錄奈力不能也以此相累幸不罪

與邢州屬官

匪材備員邢中無能有益于民屬歲之不易不自度其力之不能為民乞哀蒙上官之採納覩他年解俵差為省易然又皆賢宰之夙夜殫瘁使鄙人安享受成以無過誦也茲幸稍遷念一歲中相叙自知鄙拙不周世務而毎辱教誨便此違別不能無情日夕惟與望內召草草布此為謝

與傅體元二首

得書承相念毎讀李習之文見其欲薦天下之士急

於若已之疾痛使習之得志眞古之所謂大臣宰相之器也而或有譏之者隘矣省足下書意慘然又自傷也自歷任以來覺此官最清高前在京師見居要路者乃日騎馬上伺候大官之門高人達士以此較彼殆若勝之此晨門封人之徒所以見稱于孔氏也特中間又有不容久處者耳兒子落魄然身世之事吾亦不能自慮安能慮此所謂若夫成功則天也有詩寄來曾見之否宋廣平墓在沙河有顏魯公碑前令方思道于沙土中出之此碑歐趙亦未見也碑文頗有與史與同者乞寫舊唐書宋璟列傳便附還人

欲相稽考也文字頗以爲戒絕少作有一二篇寄見
子欲觀從彼取之不悉

懋儉人來問之知有內艱殊爲驚怛僕思歸之心甚
切中秘有書數萬卷欲讀一過爲此牽延未能決也

與王子敬十首

午前托敬甫以文字相示見否可齋記欲得伯欽書
煩轉求也北窓梅花如對君矣

二石說奉去歲事交併累家事欲俟新春平生無一
事不嘗獨不曾對吏今亦不可不一試也

見郡丞自謂老吏語滾滾不休緩征之說殊不可入

葢自郡中來受撫公吉也爲壙志作權厝志覩葬志
頗詳核然不能奇耳孫文亦不高漫往乞評之

來書善叙事理恐不能復加文飾也熊君乃有皇甫
度逸之風平生悔見貴人獨此行爲無悔耳事亦已
即決甚明達向人昏瞶之甚泥團不足盡之也

道上沮洳不通信耗昨人還得書并子和書荷相念
內人且就館而久病疑慮不能出事未竟少須不妨
始初猝暴難當耳此易與也耶都寧成自不易爲之
盛六來道其行事多可笑令人不復恨之

莊渠書求孺亨校定不出府公意事體合如此兒子
傳示欲隨年編次附入周禮春秋大學諸書甚善若
了可封寄宅中見乞道之陸子潛荒政十二解即借
示府中敬甫有名否

事未能遜度文書已下恐無更變且得的確乃可行
也計此門一啓士大夫如墻而進尚容鄙人置足耶

昨陳子達書來勸入城答之云此間有二奇不見戴
烏帽乘軒人盜賊數過門不肯入也此間未嘗不荒
小民習慣更安帖耳

連日卧病青山綠水已無緣分惟有讀書又不肯假
借使人浩嘆沈君詩俟少閒作也

奚與使人還得書并惠橋記及圖書印深荷存念過
家會子欽又承書惠僕每相念及恨不得日日致書
左右耳在試院中托程秀水竟不果也錄文見世情
危險每不欲上人亦大吏爲之其五策問并前四道
承乏不辭耳最後丈量均糧却竄入鄙語如所論可
謂淄澠之水易牙能辨之矣朱守想非俗流至京當
候之

老兄不堪明春非討差即請老子長孟堅今世何可
得也與甝已進奉常太歲改壐丞初到未相見阜南
衙門熱喧亦少會然每見殊有猜疑兒隅行邊久不

還方念之大抵今日京師風俗非同鄉同署者會聚少人情泛泛真如浮萍之相值不獨世道之薄而亦以有志者之不多見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卽今多未破綻日令慎奴探之居人云年常到二月中花始齊發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為上晉叟亦豈可受此羈絏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

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與陸五臺

向者輒敢通書于門下乃辱不鄙還荅往往多推獎兼以敎誨之語然如此年時欲南山射猛虎其爲不自量可笑也沈茂才來頗特因致謝水利篇一部附奉左右此爲東南利害甚大使者秖以空文應詔耳幸賜省覽

與姚畫溪徐龍灣

謹遣小兒拜謁不與爲禮則長者之敎誨深矣

與馮太守

性理稿僅閱一過草草殊不詳略加朱點爲別書有點識無容改評矣序文平正通達殊不類近時軋茁之體眞有德之言也中間堂聯再書二聯奉上乞賜改敎擇用其一

與沈上舍

前者見過治所已東裝殊恨不能爲主人也夙慕蘇長公之高風買田陽羨聊欲效顰吾兄杯酒戲言忽遂遣人來其重然諾如此僕遂不欲北行大丈夫不負國家何媿只去就可以自決耳

與管虎泉

每辱不棄親末眷念之勤臨行又不及爲蔬飯以謝別罪罪諸令舅亦必見怪也兒婦暴亡適官舟已在城下諸役皆集老來又不堪哭聲遂不可止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逃家事如此且無顯擢可以行道而爲此役眞大愚也

與顧懋儉二首

奴至道欲東來意如飛動感嘆久之與世益無緣乃辱二三君子不鄙夷眞猶菖蒲葅也日下相見諸不及

五燈會元幸爲致之近來偏嗜内典古人年至多如

此甚怪也

與沈敬甫十八首

五弟來得書極荷見念之意得失自有定命君以見知有一毫希覬便非吾心所以遲遲而去俗人不能知也此回遇大風絕江淮而度江中景物更奇略具諸詩中前日托舍弟亦不及專錄寄去今止錄去江中一首日下當還諸所欲言不盡

親故悔作書向爲公言鐵釰利倡優拙固耶每覺子厚囚山賦亦自無聊也人還附此

去年在京師一日與華亭林與成對坐虛齋吸茗吾

問與成近寄家書否與成荅云亦自無可寄吾來三月親故書問殆絕祇爲無可寄也敬甫近況何似太玄曾了得否兒子輩恐遂爲俗流教他看老父字說有信來未嘗道及書中事何也

風俗薄惡書生才作官便有一種爲官氣勢若一履任望見便如堆積金銀俗人說無餓死進士此言尤壞人也

文字殊有精義然使讀者不能不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爲子欽新得寧馨取小字壽孫用綦堅意却新也此後湯餅之會更可使與否一笑

子欽爲我行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意甚喜卽爲書陽曲序明日可來觀之

向者無儲不能久留北舍數過不辭也前言戲之耳

敬甫近來甚有悟處一件悟無不悟也嫗傾黠慧往往能隔壁識別人耳

兄來書可怪心甚傷之士之不得志當有此意念耳然須放胸襟寬大死生亦大矣此是莊子不覺失語聖人無此語也

文字亦佳但不知與其人平日往來否如但學中識面便送之得無類投人夜光乎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聖人言句句可思也

吾祖誕辰在今月廿二日衰門不能如外間彌文又諸父在僕不敢主允齋有美意相知者數人雞黍爲懽可耳須不可有雜賓也幸致意

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顧伯剛欲梓三泉遺文敬甫有所藏悉付來或更爲之求訪此亦門人之責也吳甥來數言之相見輙忘耳

性命之說聖人蓋難言之欲作一論紛紛竟未有暇

眼前事無當意者大率六十四卦中一困字耳家姊丈行有期已托子敬往借宅可與籌吾知也

兩次承問皆失答所往類多庸奴適受其戲倣史稱淮陰家貧無行乞貸無所得不幸類此傳云向爲身死而不受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殊自傷也

純甫手書此于其家得之非欲外人知也其胸中耿耿如此三復爲之流涕今並付去幸爲善藏之

向借編索有書竟不見報没田殊苦然文節公大石已置之庭中飢亦可餐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過僧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眞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草石罅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與某三首

僕以未造朝不得至東郊一望車塵大丈夫豈效兒女子情只人世知己難得耳遠別不能不惘然也有便當奉聞

承寄書比出京方得之遂不及報然壯足下之志必能進于古無疑也顧非可徒言在積累而至之耳昨到家甚念欲一見然久出應接紛紛知足下以疾不至雖至亦不能從容論究奈何宋史何人乃敢爾附遼金亦僞者之嘗談卽耶律氏猶可金源奄有中國一百十有七年此可比之劉石爲辱載記耶老大沾一命恐有簿書之擾而此志殊不衰若天假之年必能有成也

還舍時不覺忙過未得略從容款坐此行眞媿故人可謂往來不憚煩者也佛有兩遇諦孫陀利崩遮女者此自不知佛于佛何損修到時調達推山何懼也邢中極有高僧土人略不知之僧家亦無知者所謂乘志尤闕略無徵僕頗訪得之欲表著其人此等皆有得者劉太保見宰官身不誣宦途所見皆可厭思與吾丈一談何可得

與王昭明

甲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遑定而公遽有遠役隔濶遂逾一紀老大以來惟有孺亨與相親

依不意遂至流然身後事極可痛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一二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將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聞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邇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寧放否僕曉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令太湖之濱採山釣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張通府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啓乞下令趁日

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即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即放火燒盡及餘麥稭畝亦乞督促即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饑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採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不由新開河從真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出東門宜密于北或北城濠候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麥廉使

承賜水利疏其爲東南之利大矣捧讀太息昨有奏記非敢爲激發之行蓋官守當爾若坐地方言者之罪毋乃假借秦石而虐煢獨過甚耶今更有所陳者劉清惠公身沒未幾門戶衰零孫女被戮辱以死今幸得昭雪矣其孫復坐大辟劉之夫人至縣庭跪拜令人泫然閱其獄辭殆不至死似文致之也以清惠公之賢庶幾所謂十世宥之者况先皇欽恤之命新

朝曠蕩之恩耶惟執事垂意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八終　四明後學虞二球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公移 蘇州

蠲貸呈子

呈為乞蠲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之寇蘇松為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孑遺賊船結綜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凜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

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貲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剹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藜藿食耕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暘為虐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槁死畧盡古者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為國家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惟是今日

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冀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斂如故鞭笞之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為朝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

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虞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為之鄉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為衆者此也即今草竊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縣令逕行阡陌頑民嘯聚竪激變之旗至白晝轊殺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罪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為亂如此豈可不豫為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罹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

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悉民既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億萬生靈少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

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劫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憂國愛民之誠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而不已者也伏見郎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照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催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盜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蒙糧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爲災荒第一今郎報却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畧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

年每啚分爲十甲輪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粮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爲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甃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

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蓋有神輸鬼運而莫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照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復科差變亂成法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今日時宜非盡爲錮貸百姓决不能安其田里根鋸終亦無所措辦况海賊尚在猖獗之際敺民爲盜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爲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爲妻纔及朞歲夫即病死本婦數欲引決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爲之掩鼻婦獨自以爲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爲之强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即屑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答不敢言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尚不敢言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茭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無不殞涕先年夫弟曾子舸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逡巡未應婦即捐已貲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其死蓋先定非倉卒自引決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

夫要以致死爲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爲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朞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冰雪孝道通於神明迨老母既終其天年即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兩不得宜纖徵委曲之間略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適等倫誠絕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

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刼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蓋以敢爲欺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恇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戸徵收之際互相推調又有田連阡陌而戸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戸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爲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淩遲

處死三名口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淩遲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二十四人今以區區二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拳梏蓬垢投地嗚號未嘗不爲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寧可不爲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覷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爲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眞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寃蓋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口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淸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

寧自處于不經誠恐悞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
先皇帝恤刑之敕蓋好生之德矣　聖天子大赦之語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寃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竊揣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

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元氣之在人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四帳上寫前供故多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畧條具于後用助欽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爲照粮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諸司職掌該辦税粮粮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人戶又伏讀大誥粮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粮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粮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爲有司徵收税粮不便所以復設粮長教田多的大戶管着粮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給勘合祖宗立法爲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粮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

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徧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茲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歲巳充粮長無遺脱者矣不當復求粮長于里甲之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一戶往往占十戶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陵分田刼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之而使單丁隻戶貧無立錐者執縶箠楚而代之役是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諸司職掌粮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戶不應頓去粮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巳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年之粮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粮長者以前官將一縣大戶堪當粮長者編定三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也今審里遞卽前二年者巳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

之徒造爲謗言誑惑大吏詿誤府縣拘繫窮民以代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粥之矣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爲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爲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身逃遁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爲逋賴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當職北還過江沿途來愬未嘗不爲之痛惻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既有逃戶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強發兌而解戶亦力不能

支況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冊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糧甚急緣後定里遞出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冊其後定里遞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漕糧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解其白糧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民使復其業當職爲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爲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裋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況大戶歲當糧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爲之憐恤也當職爲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戶各思爲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戶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患所在淹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過于村落之間爲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

外毫髮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本職但閱籍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幫貼之外指官科歛兼之愚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擴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誆詐即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寬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卽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
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
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
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於
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職少以
虛名在海內晩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
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揣備小
民而山僻夷鬼之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
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骯髒不顧

利害多所觸忤今茲之謫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
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
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
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
以寧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
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
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故曰不能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爲吏者
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
今世爲令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邈絕職

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訟
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卽決雖鬼神不預知
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傯卽
先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
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爲繁苦以爲
十年之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宴然不
知有官府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閉閤閱冊隨
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斗矣
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斗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
均徭爲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斗若田之爲水所

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
卽官微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
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
或間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之得其眞情雖自暴露
赤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
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召至堂
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効力旋致擒獲如
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關縣
中人多爲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
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間夜不鳴犬矣磨盤下

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鬭時日暮風寒山深水闊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村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火可盡殲以為功職寧力攻取其驍危墮下者不過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窟大率錄其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具獄云強盜某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為盜其誣強盜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縣坐為盜又為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為盜被連逮皆

逃湖山中一村盡空麥熟黃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緣湖上過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集之地方以寧夫為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母知之又如良醫按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者自喜察察者為明簿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職審知枉濫者辨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褓天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囚有母死求保繫葬母還即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向天祝禱願雖未忍施鞭朴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

瘐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鬭有數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郎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抵張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能折其芽萌消之于未形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為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乎且以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衛勾丁據以清查今則盡舉洪武以來軍冊一槩勾審但一軍或戶有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

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諭言之糧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糧長下開小戶逋欠百數即欲人人到官則小戶逋斗米當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賚之後反被拘繫奚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為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雖古謂為民之蠹然今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統攝又每清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剎僅守故額既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惰也挈瓶之

智守不飯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民安能惟事逢迎阿旨以取媚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夫糧長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之詳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重故以糧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戸百年以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糧長之重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糧似散錢不能成緡又以小戸督大戸乃如以羊將狠也即如長興之里甲彫敝其逃絶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戸有無田爲

傭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即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戸乃不爲里長而爲人戸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行之則爲里遞者亦不當舍大戸而他求矣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戸之子戸爲里遞然其實今日之里遞即舊日之糧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戸復萌規避之心乘職入覲搆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誑誤府縣追求小戸之里遞以致逃亡窮塗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苕霅之間沿塗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召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汙蔑士大夫者度其他不

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其人清彊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即李知縣士人遂鑿空欲點汙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强盜糧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掬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陋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

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閒歲來省絶不與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斗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紙贖多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追人言官非賂無以濟其貪吏民幸覲笞不加苟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也特寬之耳曹平陽丙丞相之不按吏豈得槪非之耶哉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於士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値耳

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卽欲誣污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遞苟少有爲利何不與大戶市恩而力護持小戶不顧其怨懟而專取小戶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贓敗也由其發狂自宜露囚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卽其發狂乃職尚在北河時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爲讐耶今二怨與里遞大戶及近所治惡吏結搆爲一被訪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遞大戶不肯服從惡吏被申

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嚙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蓋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卽被中傷而狷狷猶不止夫豈任事者欲重戒今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嫌自伐爲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爲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爲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亦無有於此蓋今日淸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情好善而惡惡朝廷之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扳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訐左右趨走之人無不見被追逮縣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拘履出入府倅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嚙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

多來訴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爲動念然不敢爲煩聒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案訪逮職前入覲在途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戶又謂以里遞收銀如散錢不能成緡使小民皆大戶如以羊將狼實有難行因取大戶花分詭名者充里遞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爲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戶李旧等之被拘役者因援入署官衙內與之爲一又小吏沈良能不軌亂法數拒

補依廣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見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諂府衙服祗服出入府門徭與之爲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訐縣中人同時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微文巧詆中傷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爲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自被訪而妄行扳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清濁之源不可辨也豪民被役黠吏見逮連黨交横誣辭扺擲而皆得勝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巳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瘐死其家至告無干人以人命連累

窮年並行檢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閲文卷卽死有餘辜柰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卽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扺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照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巳不勝艱苦據邢臺等縣知縣耿鳴世等俱各用心點揀巳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禀稱該縣解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好氣力精强比之羸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或于衆羣中比校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產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乘足以分俵武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寛邮畿內凋瘵之民由此具禀

王哲審單

査得姚古飽希專與王哲扛幇硬証除巳結証外見

在縣未結文卷内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飽希改名飽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証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照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罘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鈎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問間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飽義結黨捏辭實跡衆正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娶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

果係唆落不能自諱爲㛰律有强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畀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强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蔑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襃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受詞與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湖審單

審得邵忠先因賀湖之去而霸其原田今見賀湖之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半誣據律當從于未減前遺田地聽湖自管取供

霞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霞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顔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緜蠻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雘朱戶蝕銅鐶殿起無梁迴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捉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徇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甔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冢行營萬家田英豪不在此意氣那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蒻蒻焉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蜩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澌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嗟

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淩波成奇遊
僧呼龕鼉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洲
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
于今對寒月芭蕉露瀰瀰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湄
心情兩縈縈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靉靆光景遂已戢浹旬深霪澍千里破封蟄
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豐隆逞高居朱明閟赫翕
希微濤將開淅瀝吹又急週夜轉連綿驟流更治濈
萬壑嚮震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敍穀林色浸淤浥
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瀲灧湖光翻壁咽海潮澁
覺旋尚高翔雲衣猶日濕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
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
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洊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
繽紛餘花落寂寞愁鳥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
天地政氤氳雷風遞呼吸悽悽聽晨烏濛濛睇宵熠
作乂徵時暘思文憂民粒麴蘖費灰酒魚蝦饒掇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度日閱安能使家給
泥塗跆重繭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綈爛簡備啓笈
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蟄短屐徒齒齒折巾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坱圠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楫楫字非韻錢宗伯
不選當以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
葱葱綠樹陵鬱鬱紫雲起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埤
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

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
當時興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清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
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龍化巳千秋雞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令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
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嚙高丘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瀰瀰豐沛至今存漢事巳千春
嗟我亦何爲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
猶有賣酒家王媼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侶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淼淼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髑髏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覩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畫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凛然餘孤城
僅見沮洳間檐楹半頹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蜑氓
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廻時復圓盂盎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橫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很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寫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遇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
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滌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茁因指柳樹間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獝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
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
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强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
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避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脯仍支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
二人既别去予用深歎息彼鬟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毎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篷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邊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覩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

江水競飛溢蛟龍爭廻翔金樞落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寘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宮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鶩夜居
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駛麥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淮水自西流黄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遥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森森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綠水明可掬高風摶羊角飛沙旋霧轂
乘快得順流廻行又轉轆長河亘千里廻溪每九曲
時序値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鶩翅接輔棹魚尾續長閭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衞今旦望鄒嶧景風晴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
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兎東郡亦雨鯽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玄文故幽處阨蝸溢澗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兖西南曾考昔爲今期年化方覃
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濆烏帽乘鞅欲投簪
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
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巳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
唶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慭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徹雲遮昨問圯橋履今卽下邳街
淮酒市酈酥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
紛披盈廣陌離爇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
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
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迫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髿黽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
循巳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長吾生固有涯萬事巳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污平泉記草木襄丘任菑畬
補亡綴雅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擷雲霞
自起性所適良非爲世誇茍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巳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搆此絕華炫深嚴閟香火危峻瞰郊甸
爵辯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兹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寅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巳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濩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闢在諸公
旣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奧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玄擬楊雄

通達如賈誼後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
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鄗東
黽勉爲祿養折腰媿微躬
鄗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嬈去煩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旰庭中無一人
沉寃出殊死無益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
餘粮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煢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恚僭甚鎮鉚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
過家拜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俶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苜蓿入郡問驊騮
維當撫彤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稍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竚待河冰泮税駕歸林丘

夔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
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崛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丘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即識之進奬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餚羅綺筵當時吐晴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子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顛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
君才豈不辦古道多屯邅嘆息時所尚爲厲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民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
唯此即墨宰小人共譏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
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爲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
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
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
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黄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撑頹宇清響薄高雲
余少略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
如欲復大雅斯人眞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
嗟乎輕薄子狂吠方狺狺惜哉簡袠亡家鹿少所藴
徒爲嘗一臠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
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寄田有
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牧循山轉危蹤
通谷歛行邁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

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孑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頫不異
巨浪落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膴膴一朝化磧地
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
月明淸霜白虛舘不成寐何計卹疲氓賦詩以言志
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舂陵行今人豈軒輊
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　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
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
弓奈何長陵今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爲吏稱明

公當宁選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爲解苛嬈憺怫揚仁
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粤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爲三輔吏遺愛至今存
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艨舟驕朝暾
吳會日剝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
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
所以罷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　天子之選
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槩槩元道州名與南岳
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謡庶以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負苦行九惱尚纏已
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荼女謗論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騁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
甘從渭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
王子欽姊節與言涕洟瀾兩鬢尚如見廿年骨已寒
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淸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賁帝理
大饗尚玄尊大路素幬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
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韠心蘊結素絲國風美
五入爲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
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
素飧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僭素問人日死
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攦垂指
抹儻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潸素士

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
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
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爲長擾擾無時清眞精且淪亡
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
太淸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
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凉西方有聖人淸淨闡身香
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構非廣厦幽棲獲便房
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
栩栩意象適蘧蘧物化忘於此觀世俗逍隘非吾鄉
玉壐謬通漢金甌會圯梁羈帶困云擾銜髮亦以忙
覸覸客自嵬喋喋冠何當恍如乘鸞鸞泠然御淸凉
鈞天聆廣樂玄都聞妙香繆昔驟駿往簡後書史藏
終慚在三季未可擬九皇 據此首乃十三韻則前首疑缺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
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廼與■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
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屧聲今日花自好玆人已遠行
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戶嘆息淚縱橫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儲以數寸奇忽見五色嫩
勺水停淵澄方池恣廻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
與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渺俯看銀鬣起時觀寶尾掉
游沫蹄涔寬呑舟坳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嬲

飼蟲疲孳童汲泉困王媪海上家盡然異中時倣傚
誰思聞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
鮮妍駭羽化憔悴恨色皺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
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 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緜
紹滄海竟淸晏小■悉剗剷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羅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
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皐帝
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眞徬徨宋金

之季[redacted]强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命眞人靖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晝伏藏日色澹照官街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塡閼之土高屋顛齊魯千里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鬪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携送至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瓔坐蹲踞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兒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況今中扼二京控引江淮委輸灘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吳百粤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痌瘝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玄天壇上泥金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咲吾文章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丘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巒舞高者倚倚特清楚憶昔秦公關西國巖崿爭來獻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絕漠起覗覗凝然又若九皇聖人鶉居烏行衣垂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濛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老疲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爲作歌

六王爭鬭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北地方從代犬通嵬嵬靈壽起岧嶤一日沙丘變叵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遥至今誰言鄗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憎不

知共誇洨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眞奇僑神師斲成班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掖欲動先搖日天下萬里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鳴呼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本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緗生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redacted]神物化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瘡不吝嘗海賈盛夏張之紫微省凉氣欻忽迴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淚語知我之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己坡有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爲竹寫眞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坼英雄草昧皆侯王眞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爲致治非成康中間豈無河汾徒曦遐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非眞西旅底貢召公儆作書訓戒尤詳詩周史獨著王會篇雕題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乃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圜題隨丹青嗚呼孰謂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蟲蠹戶人到鳥驚枝斜日半庭雨淸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淸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簀意何嗟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悵落青烏計眞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頹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匯飄泊一船來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宛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涉江湖百館牙盤饌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鳧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壁[redacted]覓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郝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雞犬存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柱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戊劉家河因謝大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旌祇役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汎虎壘秋清枕夜潮卽見功成報　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曉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爲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玄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誰傳枉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

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傳因疇多舊業陸生裝橐有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尚珮琚

綠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邛竹多年通市易寶燈今日盛傳流獎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離緎歸鞮韉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精工　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妝爭綽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綠無奈明時兩鬢蒼向晚乘涼各歸去一天明月浸滄浪

叠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綠麗流明月寶蓋擎羅迴吳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敎神女洛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含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

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弓鞋

清明濟上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寧道上女郞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晃贈任別駕卷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爲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

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靜城闉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却作南溟全勝圖

行衞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落却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話淒凉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愴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州行來忽盡三千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帷初識謝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英若家住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臘萬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友莫因下拜謙文淵

送同年查郁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鎭郇瑕思君昨日鳴珂地鵷鷺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己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羣峯欲尋老子當年處五杏參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滹沱曾啟中興功脩武先逃陸準公三百餘年炎燼

熄猶延廟祏寄鑪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遥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靜居怡情閒把畫圖披坐看四序循環轉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鱗正是含桃薦廟時　聖主遥知來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湖合寂不堪常見月團圞于今生事如秋水惟有芙蓉花好餐　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檝是搰搰六韜金版知何用不及鄉鄰賣菜翁　鄉鄰）按檝擢也搰搰紛紛也語出莊子

西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勝得少年狂易在向人猶自說劉殷　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叉爲愛如來深法坐飛來箭鏃是蓮花　竹逆

高郵湖爲斷糧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意應爲丘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姓不擊闍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興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又見掛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臊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圖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睢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夷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注獨控青騾滬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
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
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
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
月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蠻■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
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
怒勘報務夷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
下百萬蠻猴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眞堯
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
畧笑看東海欲揮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獶猱賀蘭擁衆尤堪

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酣通瞻楚幕有棲鴉將軍眞肯分甘
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
駕歸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明
與賜見分數緒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膠黌自憐不與橋門
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祗爲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暫沉淪爽吾定自逢知
已唐舉終非錯相人

氷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迂縈占愷爽於邑中兮
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搆氷崖之草堂旣
命名之特異兮諏斯義其誰當惟玆山之秀麗兮曰
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
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
遐以自將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
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彷徨卒煢煢以自遂兮廓天路

之翺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逭鈇鉞之嚴誅兮卽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不顧兮飄然來卽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以衣錦爲榮紛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清涼吾覽斯堂之名兮洒然如御夫北風之飈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裼裘厭鼎臑之盈望兮志不去乎褿褋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然氷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

受命而夕飲氷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强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旣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吳門後學張艾訂

歸太僕贊有序

王世貞撰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勑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謁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勑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

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晩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震川先生小傳（見列朝詩集）　錢謙益撰

震川先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爲大儒嘉靖庚子舉南京第二人爲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除長興知縣用古教化法治其民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判順德隆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爲

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制勅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得爲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覩中祕未見書益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脉理其於八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搘拄不少下嘗爲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爲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歲贊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弇州之遲暮自悔爲不可及也熙甫沒其子子寧輯其遺文妄加改竄賈人翁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緩塗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爲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載集後季子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冢孫昌世字文休與余共定熙甫全集者也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

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迴翔雒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隷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嘆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爲具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熙甫重平生知己每叙張文隱事輒爲流涕豈未有以文長此事聞於熙甫者乎爲補書之於此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爲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爲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雝之制及

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湟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益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泛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

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見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

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毋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林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蠭起格鬬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輙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

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

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惟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勅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闇中蔵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淸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册鋪張帝王

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艸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茁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遵匪舊

悉錆有斂造爻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旣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旣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處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

借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鋟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興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質之牧齋先生先生先是已序府君之文載初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纘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重作一序并定凡例莊

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君之文一時雖厯於異趣而盛名者至於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推崇之比於歐曾方之昔賢不爲不幸矣然韓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尚文宋初又尚楊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不流傳如府君者也亡友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在江西欲觀君家太僕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黄州顧赤方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繇見其

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餘里已不能流傳到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藏也一代之士得與于此者不過數人士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亦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汲汲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掇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矜祕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阨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於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其以菁英寶藏私於一己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答上天生人才之意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寘漢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孑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托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留副本於世又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錢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

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

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爲韻

曾孫莊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吾太僕著作迥軼羣
一時七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二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
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績而藏

三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錢宗伯彙選加重編
卷帙計四十集數踰一千較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鍥遺文表章我曾祖
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五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
先澤幸不湮小子差自慰顧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蟣蠓集五卷

（明）盧柟撰

明嘉靖刻本

蠛蠓集五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盧柟撰。柟字少楩，濬縣人。以貲為國子監生。負才忤縣令。令誣以殺人，榜掠論死，淹繫數年。臨清謝榛走京師為稱冤，適縣令已罷，平湖陸光祖代之，乃平反其獄，得不死。明史文苑傳附載於榛傳中。是集為嘉靖癸卯柟所自編。凡雜文二卷，賦一卷，詩二卷。前有自序，稱蠛蠓者，醯雞也。取其潔於自奉，介於自守，不如蚊蚋之侵毒殘毆。又以事繫獄，類蠛蠓之阨蒸吭罹蛛網，振其音而嚶嚶者，故以名集。史稱其騷賦最為王世貞所稱，詩亦豪放如其為人。今觀其集，雖生當嘉隆之間，王李之焰方熾，而一意往還，真氣坌涌，絕不染鉤棘塗飾之習。蓋其人光明磊落，藐玩一時，不與七子爭壇名，故亦不隨七子學步趨。然而榛救之，世貞稱之，柟反因是重於世。亦可謂毅然自立，無所依附者矣。

蛾蠓集序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余讀浮丘生所為蛾蠓集盖為之慷恨凄楚云夫生馳心玄邈玩情典墳直入先秦漢天厨俎其膾而嚼其截假令較天祿石渠其所制作豈不燏然流光直追古昔而乃幽愁促迫身且不容桎梏拘囚白日不照幾與盜

賊臧獲駢首而戮悲夫及觀獄中諸所上書所為諸賦激烈悲愴又有古先秦漢榮士之風何其雋也何其雋也昔卞和氏得璞獻之楚文王以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復以獻楚武王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和抱璞泣王都門繼之以血乃剖之果良玉也君子謂卞和氏也智毀其足而存王生置

極刑入之復出之既又出之視卞和之刖何啻乃危朝夕之命方且笙簧屈宋馳驟班馬此非所謂毀足存玉者耶然聞易牙初干齊桓公也飯土鉶調太羹齊君怒而唾之為之臑熊蹯炙薄耆薦山梁之餐割豢豹之胎齊君甘焉為封萬家之邑晉平公始御師曠章英疊奏韶濩齊鳴晉侯左

右視弗能竟也變為激流羽商繳宣鄭衛揚北里紹陽阿晉侯按節歎曰天下之良工也夫易牙師曠非闇於前而智於後也性技於所隨而技變於所嗜也今天下之為齊桓晉平也者豈尠少哉生幸見天日余讀生所為蛾蠓集益為之慷恨凄楚竊恐生終其身幽愁促迫殆又甚也然君子豈齊桓

之不中不能為易牙之變味盜晉平之不諳不能為師曠之變聲何則情志通於寥廓不可以世俗移也生向不遇陸五臺先生吾恐生之智不足以當鈇鑕而生之頸不足以膏白刃也乃幸得遇出之拘囚之中登之詞藝之林考且白首獲與屈宋班馬挺刃而立荷戈而趨即為齊桓晉平所哭而獲固已多矣終其身幽悲促迫夫又何傷也余性特好古而未之能見浮丘生所為如是既悲之又復喜而著之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前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豫章萬恭譔

蟻蠓集自序

蟻蠓者何醯雞也集何以謂之醯雞郭璞謂醯雞細質喜羣飛亦蚊蚋屬也夫蚊蚋貪喃嗜臭敢逐溷厠嘴咀人一障惡之醯雞則入室窔窦幸於甕盎歡糟糈而甘芳酸飛則叢薨止不渝啖此非潔於自奉而介於自守者與其於蚊蚋侵穢彊噉者為何如此其蟻蠓也夫而拘質贅材為託跡所閒猶夫葉之於林盃之於海也竊居蓬茨藜藿彌年無薦紳先生之交耗牧侯伯之遇舉則一丘言則自偶此夫人之蟻蠓哉嘉靖壬寅拘以事繫獄貫三木閉陰室待　國家典刑發憤抒懷閒有微詞輒不敢令人見反復諷誦尋痛恐而焚毀之夫

蠛蠓之隘燕吭雁蛛網振其音而喑喑者何以異此是猶類之至也夫蚊蚋狡汗柟所弗屑蠛蠓雖微柟不敢自外焉視其類也嗟嘑鷹化而鳩雉流而蜃腐草而螢黿鼉魚鼈龜皆有化若蠛蠓槁死盆罌吾獨不知其化者何也此豈造物篤於億類而啬於蠛蠓也邪因撫録舊作并獄槀文若干首騷賦若干首雜體詩若干首攟成幾卷命其集曰蠛蠓

旹

嘉靖癸卯春三月朔六日黎陽盧柟撰

蠛蠓集目録

卷之一

書

上魏安峯明府辯冤書
答王鳳洲郎中書
上李東岡推府書
與陳一泉外翰書
上郝南峯吏部書
與陳龍泉大理書
上吳少槐吏部書
上張賦山侍御書
與耿忠菴進士書
上晁春陵內翰書
與孟龍川書
與王鳳洲郎中書
與申湎野書
再上李東岡書

卷之二

啟

爲濬諸生留賢令陸侯啓

記
滕王閣圖記
世義堂記
序
贈郭增序
贈劉丞赴與州經歷序
贈楊生序
贈常翁就舉鄉飲禮序
贈李征巖遊太學序
贈陸侯擢官留都祠部序
送高少尹致政西歸序
折衝卷後序
為孫雨生贈張蠟山擢曹郎序
善政實錄序
碑
濬邑石侯碑
滑令張侯碑
滑縣東城門見山樓碑
檄
大名太守移州郡讓農檄

對
對衛大夫問
傳
申氏傳
贊
張公贊
辭
故濬尉靜菴蔣公哀辭
誄
滑尹張蠟山祖妣哀誄
祭文
祭李復齋郎中文
祭晁次山翰林文

卷之三
賦
幽鞫賦并序
放招賦
惜毀賦
秋賦
天日山賦為孝豊封君南山吳公作

酬德賦

壽成臯王賦

懷隱賦

秦宇賦為孫滑縣作

氷亭賦

崐崘山人賦

𧑅崑山賦并序

嵩陽賦為汝南劉嵩陽作

梁苑僊人賦有序

滄溟賦有序

嘉禾樓賦有序

雲濱賦并序

遂虛賦

廣招隱賦

龍池賦并序

夔洲賦

九騷并序

卷之四

四言古詩

懲咎詩并啓一首上大名張太守鄒西吳

吏部少槐李翰林東岡

雜興五首

五言古詩

叙隱五首

雜詩七首

贈盧濉城二首

奉和王大任侍御賦雞冠花有命輒和首

贈道士

太子洗馬童公內方邑謫陵有命輒作

孟龍川許送芸香不至走索兼以詩寄

王大任草堂五首并序

繫獄敬呈王大任侍御李後齋工部文

六十韻

贈胡公入覲

贈故大同府節判魏張公祀入祠七十韻

酬謝逸人四濱三首并序

讀謝明濱明水寺詩慨然有契奉寄二首

重贈李子理

送華從省歸還章丘兼呈東魯諸公二首

奉懷謝少谿侍御還浙江憲副

贈友人歸別墅
奉寄河東荀侍御小川三首
秋日寄上晁春陵内翰五首
孟龍川自京師旋爲余言秋部李滄溟聞
兌慨然有脫囚之志因作詩四首寄上
聞張鯢山侍御巡按井蕭比歲當還敬以
此寄上
獄夜書懷敬呈吳少槐吏部
書柳川翁壁二首
送張境山明府轉陝戸部五首

書懷投李篁臺外博
秋日奉別王元美比部詳刑還京四首
奉贈李于鱗憲副之陝西三首
贈子青三首
送顧聖之遊楚時余將任金陵三首
宿蘇門山夜懷王龍池別駕有詩未就因
追之以此
適金陵登魏武讀書臺奉別李覺齋丈
寓譙郡宿魏武臺下贈羅汝龍
別李希賢

贈紹易殿下二首
冬夜汪比津郎中過濟索詩因以此贈
過内黃宿園上人講堂兼呈張沅洲太守
冬日獵射畢同艾瑞泉從子擢孝酒耤草
坐飲醉後作此
讀史
秋晚趙井汲水採野蔬供飯
雙唐賈客詞
贈董明府迎侍四首　喜艾子紹二子作此
題王龍池彭籛園兼壽其嶽東谷

寓目水石藤樹人物
陪成泉王太虛觀齋居感鶴至
鄴下贈吳山人聞官軍與倭戰不利
送吳東原還蘇門
重寄内二首
七言古詩
奉答楊六坡推府隱居見贈并序
秋夜望雲旅懷
贈別李性菴還任丘
送崔秀才南還

長歌送王翰林玗山還保定
贈別南田楊子淤晉石 并序
留別馮少洲進士
送友人南還
送人之塞上
贈孟龍川二首
五哀詩五首
保定兒留別
春日後贈王任菴五湖昆季
七夕
送賢友還山
九日寄孟龍川
寄謝逸人四溟二首
寄汪員外南峯
襄國飲鴛水野亭奉懷張嘘山明府
贈李山人
贈張長公兒墊五句四韻 張長公割股食父
再贈張雲谷
登西城嘉禾樓重送張嘘山赴部
送李滄溟太守入覲

送陸明府夢洲入覲
雪霽後過周紫泉山堂
詔獄結後書情敬呈王龍池二府兼致謝
意
龜女鳳圖
送郭侍御劍泉謫永安松栢圖
春夜與吳山人飲穆前江宅招妓琵琶不
至
贈陸夢洲古琴兼以詩寄

卷之五

雜體詩
伏雨嘆三首
史平臺夜宴詞
苦寒吟
杜鵑行
快鶻行贈盧潭城宗弟
黃利黃謠
次童謠
蠛蠓謠呈張嘘山明府
芒履謠

修武行贈李主簿
信陵亭行贈張掾史

樂府

出自薊北門行
前有罇酒行
子夜吳歌
古別離
懷仙歌五首
碣石篇
隴水曲

涼州樂
怨歌行
枯魚篇
折楊柳
怨詩行
丁督護歌
少年行二首
東塘行
皐墩有序
黃鵠篇贈羅封君就養還臨安
相逢行
胡鷹渡海來篇
閶闔篇

五言排律

甲辰歲張郡伯鄭西如覲京師其母太夫人出中饋給因因感激述懷作五十韻以謝
暮秋承華主簿竹川饋飯奉謝凡三十五韻

七言排律

酬華大餽飯

五言律詩

山居
浮丘院壁
大名故城
過邯鄲作
送友人入秦二首
上張鄭西明府三首
喜得釋獄消息
即事

戲寄孟龍川
送張爐山還蜀
喜還舊業草堂
登天臺山有感兼呈張爐山
服闋口號上張鄭西明府兼呈吳少槐吏
部李東岡翰林二首
聞吳吏部少槐哀僕乏嗣飭內入獄侍湯
藥四首
冬夜道悶三首呈吳少槐吏部
哭崔縣丞紳

初月
示外弟陳可
送劉少尹赴興州經歷三首
秋夜奉懷王鳳洲比部
寄上徐龍灣比部
贈王少府封君水亭
贈王龍池别駕
夏日同王大伾董石坡張爐山陸麥洲孟
龍川登大伾山覽黃河故道得溫字
西歲

題楊太尉揮金幅障
畫荷菊
贈謝山人四溟
遊成皋王城南園見水石魚艇
七言律詩
出塞
慈壽宮
浮丘精舍
書長春觀二首
贈李金吾號

七夕
挽楊六坡推府
除夜寓大名寄孟龍川
古意
贈關中陳一泉廣文二首
憶昔寄錢同野弟
宿沙口贈王北沙二律
九日奉懷謝四溟逸人兼酬往日見寄之
作
奉和王大伾侍御題周紫泉東山草堂二

律
霞崗集留別
秋日懷錢同野
送林越山廣文之石城尹三首
贈徐少尹
赴理大名道中感李有池惠栗之作
聞比部李滄濱出守順德書此寄上
立春前夜宴張爐山明府宅
醉後射魚宿羅山人草堂　觀妓即席走筆
舊黃河道中有懷張爐山明府
贈羅月巖推府迎侍還萬安二首
春晚將還舊業諸公送遠獨方水雲以病
不至作此留別
登南城樓有感兼懷荀前川
五言絶句
山雨五首
示從弟撟三首
寄高貞菴明府二首
七言絶句
別冀康川進士口號

長春觀二首
青樓詞
雲中曲八首
戲贈于山泉
贈衛川居士
送王盱山還保定
秋興漫成六句
衛河泒四首
寄孟龍川絶句
西山集宴
對勘呈吳少槐吏部
獄夜
聞華從化誦李中麓樂府詞有憶寄上四
首
謝華竹川酒殽二首
宿沙河値雪同蔡百戶作此
丁未夢中遊王西軒園作是歲十一月二
十日獄吏譚遊令獄卒蔡賢笞掉數百
誅以土囊壓殺之官覺之免
憶内

贈内二首
内寄衣
與張山人雲谷對飲言別
代邊騎
訪海月上人不遇

蠛蠓集目錄終

蠛蠓集卷之一

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

黎陽盧柟少楩著

[seals]

書

上魏安峯明府辯冤書

古者大夫士志行不通於上則盡於書以列其情要其最顯者則李斯盡秦蘇秦鄒衍司馬張儀盡六國司馬相如卜式鼂錯徐樂枚乘主父偃盡漢韓愈柳子厚張籍李翺盡唐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軾轍歐陽修盡宋雖游說兼道藝窮於布衣側微之辭而後下之人得以抒其慮上之人感切於諷直之說於以納其忠而弗之罪焉則夫書之宜上下通貴賤也於古有是夫雖然幸而處常徼諸言載之書可以達天子不幸而值變身桎梏之刑待鈇鉞之誅徒嘔心血筆而書之不足以達上庶人何者彼其天壤之相遼居養之相異蒙首赭衣之徒固不足以動人之耳目也今天下公卿士大夫自宰相而下與天子持議論相可否乘朱輪而揷貂蟬紆金紫而懷珠玉執天地之符而力侔造化者固不爲少也而排含冤幽室闔鍵口舌不敢廷頸而一鳴者何也伏枷鎖罹重法厠臧弗潔之囚

誠不敢輙以書通竊又懼夫上之人不肯戢戚辭
顏傾耳一聽死亡者之論徒速血肉糜骨之禍爾
夫鳥極則厲鳴獸極則走挺人窮則歸本呼天命
之衰也於柟已甚安得不頻走狂嘑𥸤霖而救塗
炭冒死一言於執事共夫柟世家業農幼而讀書
循章句以諸生受胡氏春秋假屈宋之糟游司馬
氏之濵窺跡於楊雄諸子之垣然志行狂簡言多
激越時時取禦厲爲世人譏誚庚子歲二月中柟
傭工人王隆左手病瘡甚柟謂隆曰汝之病殆不
可事事給汝直復若業何如隆曰諾請以張杲彊

幹而多力者代僕柟曰然汝行遂歷試張杲爲傭
奴六月二十一日杲盜場麥柟聞之以畀詞里杲
遁宿孫潔場中食守場人李現麪一盂明日柟赴
訴縣伊家乘大雨排房塌撲死且日杲母魏氏駕
訟邑侯蔣公曰盧柟毆伊男卒七月初五日蔣公
發閱杲屍則上齒闕者六左脛裂尺可以致死者
無不毒傷夫齒闕則食難脛裂則行委自柟場至
孫潔場逴一里遠而彼走且食此其齒與脛果得
有恙否也齒脛俱無恙然且而闕而折果孰爲之
耶當是時柟具大刑對恩不知所出蔣公亦不測

杲體徧傷故拍拷掠數百自朝至日昃與法具伍
嗚呼柟以柔脆之膚而妃堅虐之刑彼且何情而
不嚙予骨肉而柟非金石之固亦安能久於抗對
也苟疾痛有間雖赤族之禍然且不恤矣是月二
十七日柟先母哭柟於野有婦人而持母曰母哀
我張杲姊也我父杲叔寔知杲死而頹房壓焉
杲叔張杲又謂柟父曰杲之死也甚微而難言父
窮之曰吳章者杲外叔魏氏與章瑶禁章不得娶
而居其室杲之死夫二人者鬬之房壁頹壓非特
霖雨使然也鄉昔齒闕脛裂徧身毒傷者於茲可

徵焉先人以姦慝之跡隱而具房撲之情於遡按
樊公准辯飾大名勘問未及而按臨會審樊公謂
在庭諸公曰王隆者盧柟雇工人也按文附緻張
杲作王隆傭人陀且爲人傭張杲爲傭人之傭耶
夫王隆無恒産爲盧柟業農即令張杲爲若傭當
業誰之農乎使杲果爲隆傭則杲當在王隆場安
得來盧柟場盜若麥耶且杲所撲麥盧柟之麥所
飲食盧柟之饋獨傭爲王隆之傭名實眩矣法宜
開蔣公不然樊公曰凡士師可以生殺人有　天
子律令在律可殺吾不敢生律可生吾不敢死我

所議盧柟同諸君奉　天子律令爾我何敢私且
魏氏原告詞謂盧柟令雇工人王隆覓張杲郭勇
與柟傭工矣夫王隆一人爾果覓工自代即當傭
一人又安得雇張杲郭勇二人代一人耶况盧柟
當時嘗給郭勇雇直錢勇既爲王隆兼雇盧柟又
安得給無謂錢與王隆所傭人耶今不幸事變杲
死遂作王隆傭人設使勇亦死則勇即作王隆雇
工而盧柟不得謂勇爲雇工矣法宜開蔣公語塞
少間進曰盧柟旣道死請罰穀一千石破若家何
如樊公默然蔣公趨翼進將言憲副張公目蔣公

退同知崔公履推府朱公之跗朱公肘良定理刑
趙公謂蔣公曰是不可死先生何嘗拖人蔣公猶
就位樊公指柟原法曰彼罪案旣若是而蔣令寘
之死予當奈法何僉曰稱律令於是下柟大名守
什公飭滑縣劉公覆勘劉公者又蔣之同年生最
舊執也相持訶議定而後出謂房拱爲妄告擬柟
以家長毆雇工人至死應徒律量罰穀千石其傍
引鯨鯢兇噬之惡無損於蔣公焉以呈察院二十
年正月內詳允發諸犯的决贖罪暨柟各寧業所
議穀千石直以爲非法令免惟皂隸李祿木諸管

照出亦擬不應詳代樊公巡按殷公允其詳而獄
由是勦矣柟居家未踰旬而先人終距六十日而
先母卒踰年而兩子死一女亡夫柟出獄瘡痍未
洒即繼之以天崩地隤之變而剝其心脅之慘奈
何天命窮極若是哉先是蔣公董獄嘗死刑者五
人曰盧柟曰袁濟曰馬氏曰呂教曰侯宗儒然皆
寃誣而無實以故獄詞雖備而率不服是故樊公
首貸柟薄其罪暨殷公按郡則四人者咸稱寃蔣
公懼諸公救之以柟爲口實辭殷公問蔣公曰盧
柟何如蔣公則沮進復組織柟死若昔之語樊公

者盡誣由是殷公釋袁濟馬氏而復問呂教侯宗
儒等亦屏去獨執柟於袁檄送大名守張公公知
柟之寃哀隱悼惜之不足而議柟抵死比固因察
院之成命非張公好殺之本心也明年柟奏辯復
行張公問得其情供張杲實柟傭人而仍以原擬
若曰仍原擬則法不病作傭人則不没其實而典
刑緩且歸柄於察院也是年翁公按臨弗原明年
柟復奏辯行張公時巡按胡公會審而張公前吏
部郎中通判吳公前吏科都給事中推府李公悉
直柟爲誣胡公執先定之辭據紙獨與柟對若仇

佐証卒不及一詞及柵稱冤出憲副喬公作而言曰是情寔可矜胡公曰此卒不可殺終當與其四同例減死爾姑待仍擬張公退而歎曰諸公哀枉非不力救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於是悉取諸逮事者徵問前卷傍引鯀鯢兒噬之惡嘗笞某六十七十者皆虛僞無驗正去之獨張某案如胡公議於戲柵內省由齠齔之年以及今繫獄之日柵始讀書不過爲征聱之文瀆君子視聽未嘗附會官府行無賴作措克又恭惡商賈行坐之事於市井挾朅雄酒豪俠之徒同未嘗御盃酒接慇懃同濟內滔之惡慢長老而忤王法也獨好倜儻恢曠之行嘗殊謂好觀古人奇節然未敢踰大閑爲名教罪人府縣無告訐之辭而六曹無文券之驗夫所謂恃豪放恣陰惡憑陵暴橫於一時彼濟人固寬厚有容者亦安能其蹈患害上下無二詞發擿必待張某之獄而後暴白哉且張公決獄明公而少貸使柵果負大惡如前卷云云則亦安肯薄正而去之俾文案不符於察院會審又何爲汲汲解暴令柵無死若是哉夫前卷錮獄局之以紙若鎔金鐵之精貫重關之鍵而牢不可破幸而

經按樊公開示覼縷動引 天子律令平反是非一人之私恩得以蒸與刑而掩日月也且柵憑疑徒罪贖穀四十五石而徐有收也魏氏領葬某屍有狀也柵領某原貯庫所盜麥并袋有案也夫李秫詳所據皆柵已開原跡二十年四月內般公允之有徵也是皆藏諸司吏有考也柵寧業居喪一年是亦齊民矣固非逸刑掣鎖之徒越有司而警方收之人也豐家無告佐見無告公正之民無告㧗發陰私狡猾懷悍之徒俱無告夫執柵時去允李秫詳日期然且八月遠矣然而察院至是復悔其允曰磨柵招詳朦朧收貲之死夫招詳果朦朧耶前李秫招詳何不駁勘果非朦朧耶顧復執柵抵法由是言之前後翻擾多失其據而柵安得無冤誣於其中哉始柵爲諸公原宥前已歷陳惡有察院之嚴諸公之明而爲是朦朧招詳哉惡有市井輿情之地而柵敢以招詳朦朧居之哉惡有三代直道之民容是招詳朦朧之人油油然處之而無所異哉皆有好生者贖狐兎麋鹿而放諸郊藪者邀之則急走狂嘷以採其死嗟夫人放禽獸則不忍邀今樊公旣放柵於野人又從而招之是非

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與夫張杲
一人也在前卷爲王隆雇工樊公爲盧榊雇工殷
公復作王隆雇工及榊奏辯張公詢得其情仍作
盧榊雇工而翁公復改作王隆雇工夫古天吏殺
人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信矣而未敢也然猶察之見可殺
焉而後殺之今榊之獄朝一人曰可殺暮一人曰
否暮一人曰可殺朝一人曰否夫所謂可否者幾
一人之辭耳設使執政含己之見平其心氣推而
問諸左右諸大夫國人則其可否豈特一人朝暮

所謂其雖然可否無定者謂之疑獄王制曰疑獄
氾詢衆議赦之又曰附從輕赦從重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
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夫古之聖人恩其心
未嘗殺人因民遠善而邇惡故著爲法令以馭之
夫刑凶器也擅意快殺者入人易深而聖人有憂
焉於是垂法於經若易之解曰雷雨解君子以赦
過宥罪皐陶之戒舜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我
明太祖創制立刑於律首爲横圖溥刑具者　大
誥減等又五年　勑刑部恤刑於疑而可矜者察

小大之比以宥之此其仁民好生之意與王制易書
周官之法相流通今榊無辜之獄非止於疑而已
也何獨不被聖王赦宥欽恤之仁羅此網羅纆紲
之厲哉夫察院諸公堅不原問是非不知榊爲冤
抑冥以爲死而殺之也蓋譖禍旣成每執政出都
佐者從而攻之而榊名曰監生訊者謂榊非豪右
則守錢虜子爾蓋不知榊以中民之産積獄數年
悉貿費無餘而先人二柩暴於人野塲中寡妻無
嗣託食於親厚故人已閱二載矣艱苦萬倍不能
一宦上卒以虞涉之嫌而下無解縣之日此大道

之公不行於一夫而榊飲恨待斃所以積淹於獄
也夫孰肯正明王之法忘小嫌之私挺己抗救於
汩沒無報之人哉昔者榊歷大名府獄濬獄元城
獄會諸解縶徒録遠六七百里近比各府州縣獄
其弊無大相遠而莫以明是故嗷訟之政荒圜土
之教衰雖使蘇公召伯日訊於庭於　國家基本
萬一無所裨益焉請詳言之夫三代而下禮樂教
化之不行凡可以驅天下之勢者畏而已矣是故
上而畏　天子下而畏方伯連帥其次畏府州縣
牧之諸侯其次畏皂役羣小夫畏　天子則天下

治畏方伯連帥則方嶽平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則
丘井安畏皂役羣小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寃苦病
夫獄物之深密者也周禮大司寇用獄聚教罷民
凡害人者寘之獄各施執事以明刑耻之今之治
獄則不然晝則聯絏而梏拲桎而食呻吟悲號相
靡於棘垣之下入夜則足連縶項重鉗股脇受縛
三纍髮引層閣之半筋脉急張血肉互攻而疾痛
不勝嗥守者撫之弗聽則搒捶有加矣將死一人
猶以病嘗之有司有司曰可從而殺之曰其官殺
汝也非我也夫死者未病而嘗有司以病者何也

曰殺之慘一召慘之故有五凡無賄而通者殺多
餉不分者殺記守者之過殺爲富者復讎殺見利
弗予者殺夫官有察吏有稽彼恣殺而弗顧然且
不覺者有故也未殺譖濫惡之言於吏既殺示顯
柄之威於囚囚懼無漏言吏忌無貰政是故恣從
之討行有司弗覺矣由是待罪之民輕天子而[illegible]
畏輕方伯連帥而弗畏輕府州縣牧之諸侯而[illegible]
畏唯皂役羣小是畏嗟乎天子方伯連帥府州縣
牧之諸侯所以治皂役羣小也於其治皂役羣小
者弗之畏顧畏其所治者則是驅天下之勢不在

乎上在于皂役羣小也由是百姓無所措手足而
寃苦病府州縣牧諸侯之政繁而丘井危方伯連
帥之令壅而方嶽蔽天子擁虛器於上而禮樂征
伐不行於下則天下壞亂不可救矣雖然抑聞之
君子曰有治人無治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是故商君治酷而民尚急文帝
好寬而諸吏多長者今執事治濬兩河雞犬之民
不下十萬戶而囹圄無人執事好生之德可知矣
是故吏禁之屬無威嚴如前所陳者是非彼能無
私心人讀書而體皐陶之德也良由執事寬仁之

政流通於濬彼自不敢爲酷民爾或曰獄重地宜
謹嚴汝負大辠而云云若是將有以自解與夫柟
聞古之賢者不幸居獄而速死之敝有三君子
不由焉忘盜賊之分雜卑汙之行喪其所有而曰
與囚化者命之曰淆獄乘隙竊免亡其身以及其
親命之曰逋獄劫天典瞞王法挈挺決出自分必
死鬬城守而殺禁戒命之曰叛獄嗟乎吾人不入
獄夫獄所以待小人也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
吾是以久獄不知命焉乃今不能控訴自明復爲
淆獄逋獄叛獄蹈速死之敝悲哉甚矣吾之自惑

也昔君子黃霸在獄授經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故李固杜喬孔文舉蔡邕皆世之大儒卒以獄死然君子之名縣於霄漢矣栴志疎而才狹視古人若丘蛭之目鵷鷟鸞龍也乃竊嗜好爲文賦數百篇詩幾千數十百首雖不足傳苟得遠脫桎梏而好事者或取焉柰何不以古人自附而固流俗於滑獄道獄叛獄速死之輩哉昔先人治土地若干畝自栴下埋後悉賣之豪家而紛剩者又竊與之通弊減畝數私價直凡先人諸故物無不私市於人甚則拆房室伐樹木鄉人無賴効之一切施其

不法又徭役甚煩栴以貧窶得舉里長窮厚夫栴待死罪無兄弟子嗣之續卽有井臼婦彼獨實處閨闥不過一書生妻爾又焉能知庶務應外事與豪詰嫗彊之徒相抗啓哉往年執事均賦栴以中上裒下下又諸差役悉憫痛省覆此非執事知栴貧苦如上所云又安得霖雨之澤霈然若是哉噫嘻栴事巳矣唯獄中無他事含勞思愁苦之外則讀書日明於道少延旦夕之命爲死所爾若爲栴申冤枉之情解塗炭之厄覆栴之妻女母爲鄉里暴客之資爲版籍窮民此執事之恩也當道之責也栴何敢預焉伏唯執事裁察

答王鳳洲郎中書

七月初七日本縣遣使捧檄齎牛酒腆禮幷翰教遺栴家栴唯皇風既遠光氛載竭箕潁之後世絕幽響故雖兩漢玄纁蒼璧時加丘壑而大名之士往往負揭取誚後世易曰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丘園之美何可易言也栴槁骴之餘巳蒙大君子渥澤復起爲人今又施曠代之典於胥靡之民叨天之秩竊地之懿回惶中惑實益厚顏比又讀執事所喻鸞龍鶱翥五綵炫爛飄飄然若凌風御虛絕

無纖塵回視寰中蟻蠓語眞若竊帝壤以堙洪水幾何不債且潰也執事邁天人之英拔宗匠之器與李于鱗宗子相諸公雄據虎視搏獵中原卽令揚馬應劉接軫橫騖未嘗不喪精奪氣偃伏旗鼓也栴方卷舌脅息擯投不暇若執事云云何敢齒預獨所懇者栴素嘗歷諸郡邑多誣枉如栴文紋不可反者甚多執事幸 上今察冤抑拯救焚溺於斯人獨無加意乎哉記曰附從輕赦從重唯執事念之鄙作詩賦誄裝六冊呈上拙文數卷未及繕完容嗣犯文暴適聞旌旆告速而栴又有秣陵

之行故耳秋彝方採藜藿併食偃臥無俟多談忖

又頓首頓首

上李東崗推府書

柟不佞不能奉先王之教違孔子之訓以奸時王之典逮繫濟獄三年迷惑頓踣殊苦萬狀宽頸縮喙不敢長鳴而自陳此非堯舜兼濟之病天地之大遺於果蓏蟪蛉纖芥之細也抑柟自察材質卑微朴扶蘽木之間恐不能盡白柟之所以待罪之理又不足感執事推亮憫裁之化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執事之威甚於雷霆震悚惕厲

萬不獲已畧抒固陋没死上干幸加恵憐聽爵察爲柟開春秋之義自誅討亂賊禁蠻夷猾夏之階特以復讎爲重復讐之義非尋常世俗簞食豆羹之怒呂罵睚眦之怨瞋目按劍曳胡血縷命氣相高也孔子曰父母之讎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檀弓曰喪不慮居毀不危身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非謂食芙衣錦察音樂之比長大子孫樂妻孥以供宴安也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否立孫重嫡子之建延宗廟血食之祀綿本始之義爾孝經曰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仁者踐道勇者不必死節智者不汨名若徒効小廉死小恥快一劍之奮行非顧後令聞廣譽不加於天下滅父母之嗣此匹夫自縊於溝壑之事少有遠慮圖大者不爲矣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夫寘身犴狴之中狹聖鑑之下從一死不返之諒孝子不爲也最者柟犬豕之質寡聞道之資觸司寇之刑囚繫圜室之内先人赴訴御史臺下聽之問諸監司曰免問諸守令曰免問諸鄉正曰免夫然後爾律令出柟於死没之編玼之籍越

明年結獄始歸省先人寢食几杖先人又不留家居適淇門别業入蓀夜而盜賊與矣鉦梯登之大屋干戈擾於坳塘白刃之虐若於平樓先人縣緪及堞除則賊藉之戟劍何之錡鏃一夫内噱羣響沸應絕雞犬振詹尾先人以七十之年降而蘇登者三秒乃氣力疲憊謂庶母曰孤兒始罹患難我有長告積恨於與日者不得與之語乃今父子不相見天乎命也賊薄滋盜甚請幣不可罰貨不可請降自分裁不可賊突登戕先人没悲夫誰能無父而死何先人令其子不忍言之若是也時告諸

縣邑賊已出境有懷慶爲之宄陽武爲之墟封丘
延津大河之曲爲之堂隩烏合蟻聚之衆斬木揭
竿大呼於淇衛之郊時將公蒞政不肯發一矢墜
白挺以逐之樠家貧新禍又無財賄雇熊貔之士
誰肯不待教命爲樠出死力窮詠越人之寇我節
有鄉曲之民哀樠無告者捕之纔得醉藁於積閭
奇劫之間村豖虺蛇肉攫之惡固已撥跡草木依
山澤肆然無忌而誰何郡縣矣樠與尨父屍歸之
殯則官府有憎惡之不祥城守有捍拒之嚴㡡哀
暴棺於郭門之垣猶及今未成葬也當是時夫豈

不能告諸天子請諸方伯速師也然多狼顧之慮
懼滅門之禍其事本末未易剛此所以沒齒闔口
而不敢言雖我執事明睿遠照深察而憐之者也
顧執事孰思加痛少裁焉是年先妣悼先人之故
哀白髮哭泣不飲食距父卒六十日亦殞樠奉二
柩袒括輻哀皇皇焉如有求望望焉如有從而弗
得也杜門餟粥守先王之制嘗謄謨謀寘先人之
耻不如祭院復按前事移檄復收樠矣由是司里
授鑽城旦詰門尹貳繫其妻義勇竭大圖其窮挽
樠苦塊之上械送大名張公劾罪不即寘之死力

之若不能舉也哀隱嗟嘆之不足三月而後成獄
竊竊造化之私少之得其當以處樠爾卒乃不得
執政肯趣擬之大辟樠信知非張公本意雖九死
猶不足報張公深恩也夫樠有二小弱子託宗祀
之寄未及而長子殤越數旬而次子爲無服之殤
夫殤下葬以夏后之堲周無服葬以有虞氏之瓦
棺也樠因繫不能與二子永訣覆用蘆葦孔子曰
敝幃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由是言
之二子之葬視不如狗馬矣昔者延陵季子適齊
反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還其封號之者三曰骨

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聖賢值事
變猶不能忘情骨肉冀其魂之隨已以終父子顯
幽無間之義悲夫古之君子皆然何樠獨於其子
生死不相知若是哉書曰廸惟前人光施於我沖
子樠承前人之光無沖子之繼又何施焉詩曰貽
厥孫謀以燕翼子子且長沒何孫之能貽也夫樠
受木索嬰金鐵坐痹室之中無日月之明忘晦朔
之變屏臭觸九竅死屍參肱體稍解縲紲伏棘嚴
之下蟣蝨如流結髮如約肌理不穌胼謬紛紜之
皮搔之如雪下夜則檻柵交軌枕股之會風嘯於

顚婦嚙於承權百足岐翺之蟲歡愉游戲於肘腋之閒少有關便則守禦者禁之曰嗷吒而拶楚交施於骸骼之上矣昔絳侯下廷尉曰吾嘗從楚軍百萬而心未能動殊不若見獄吏之巳甚條侯坐收不食嘔血數日死顧柟鄉里委巷之陋繩樞之士而眇細之人也視此安得不寒心哉柟聞太史公曰砥行立名之士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理色其次關三木被箠楚受辱昔湯讓天下於消子消子弗之潔也負石入水死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不正去之若將浼於塗炭夫視天下不以爲潔視

傾冠細故若恐汙其身也設使二子視辱其先祖理色關三木箠楚受辱者思將何如哉夫柟行汙名賤卽死若九牛亡一毛無所輕重於世然自忍耻湛溺苟活圂穢之中無恤消子伯夷之誚者竊惟私恨有所未圖報天地之大義有所未經列如前所云云也昔越王句踐禦吳於檇李戈其王闔廬殺之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卒敗越於夫椒嚮使夫差懷君父之讐卒有不諱則越無會稽之耻大夫泄庸種蠡必不俯匐屈膝於檇

李之閒其子女臣妾文馬珠玉珍寶之器必不陳於姑蘇之臺闔廬之耻必不雪於九原之下楚子滅越椒也箴尹使齊反自拘於司敗楚人釋之曰存子文之祀若楚子忍於箴尹之禍若敖氏之鬼久矣其餒矣孟明視爲秦伐晉再戰再北喪師百萬爲晉俘虜逃之鼙鼓之下可謂辱矣孟明以劒師喪將非勇也身死名茂爲天下笑非智也退而與秦伯圖策汧雍之間君臣合謀開關出兵東取王官及郊濟茅津封殽尸還伯西戎威震天下再敗之耻一皷而洒之使秦伯不悟過之可使以立

功誅孟明以見法孟明不蚤見主之不留罪引節以自裁夫孟明髮膚與人同骨肉非有異衆之餘徒偕草木比賤壤死矣安得殭秦之國功並五霸名與天壤俱哉夫柟抱不測之罪非有公輸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孟嘗賓客解難脫死之技也生産貿易子無餘嬴茂父子兄弟之親寡妻孤女棲食畦畝紡績之間柟恐就刑之後父母骸骨長棄暴露遠無收恤之主牧豎戲爲蹴鞠牛羊礪之角獮夫樵其朽過者泚顙睨視曰盧柟不肖抵法使其親陳列天地如此可哀也夫柟誠無面目見

先人地下俾夫差得專美於其前也竊又恐陳姓隕氏絕太公之後祖宗墳墓歲昔伏臘無一人陳菜羹奠酒漿者不得如楚子存若敖之祀也夫耕固有一死特以臧奴矯誣坐臧郤類業廢事功口無食人之粟足無立人之朝一旦與螻蟻同斃歡恨忍恥長跪遠謝於孟明視柰何不捐脩撓轡流涕泣盡而繼之以血也耕伏覩執事爲治大名農易其業女不忘機杼南鄙郊墟之民父老扶杖謳歌思化是召公之治也博物多識窮天地之文密緻理之極是子產之智也忠信明斷民愛不忍詐

無姦伏之心是仲由之義也夫執事被三盛德耕猶卧烈焰之中甘燋爛之禍不能極聲號哮以速霖雨之澤智之所不足論也耕聞古之君子聽獄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詢有赦無殺耕雖不佞竊覬覦於君子矣夫先王觀風盡民情之變有奏獻賦詩之體耕不揆昧死述鄙俚陋言進聞維執事之採察焉耕頓首頓首

與陳一泉外翰書

耕聞往年執事受職走馬來滌縣時滌上薦重廉隅家君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乘轎邸見執事之任既數日始戒官僚從事爲典禮進賀踰年耕或因執事春秋祭饗會食入公門於闕墻窺覘則縣主肅而入拱而出周旋委蛇賓主輕重之儀罔敢墜逸與前所聞者大異竊獨不知何爲而然也既而滌士大夫有所存問於耕者私道執事盛德恭愛仁賢道隆而恩謙行顯而體備宏外而惠中有所叩則因爲之鳴以盡其節溫乎如玉縝乎如金萃乎如芙蓉滄乎如秋水泛於嶕澄霽而無所淆濁也蓋昔縣主之所以盡禮於執事者謂非出是乎哉暨耕詣御史臺對發內黃見執事往來

無伏謁道左執事忘其爲囚以鞭揮之曰毋執事之聲音顏色始得接見尤進乎闕墻之所窺識者而前士大夫所稱譽果足以得其似也當是時有能脫去桎梏加我以冠履法服令之得爲人其體使能詘伸坐立其手足使能持行其耳目使能視聽其禮貌使能揖遜退避其口使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憑軒而聽之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僇之民爲世擯斥雖欲自進已見逐於君子門墻矣耕又焉敢振金鐵亢明刑揚其惡臭塵觸於執事之庭哉雖然嘗聞聖人

樂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狥死智士不廢時以立功所謂樂天而知命者道德備於己險夷之來非我所致凡利害升沉通塞之故舉弗問焉則周公居東孔子厄陳其人也所謂守義以狥死者不幸而禍變加我者或是與雖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以順受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於義則止爾若荀息之死節叔孫豹之守難彼誠深乎是者也所謂不廢時以立功者畧小嫌以自汙藏器以待時而用其道於天下者也畧小嫌以自汙者所失者一節而所全者大分也藏器以待時者推也而用其道於天下者垂大名於天地洪濟萬物而大行斯世者也昔子犯之負戈管仲因檻而顯察者非與夫柟以盲昧陷死刑誠見黜於周公孔子者若荀息叔孫豹則爲其君引節今柟緣譬坐誣而罹之極刑卽狥死其所守者何義哉獨柟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所見疑於太守張公使有解倒縣者得没其齒終其恩則柟願爲伯臣執鞭夫豈無屑寸之功以謝天下哉今特囚拘牢狴去冠飾而聯紲之其體非復能詘伸坐立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視聽其禮貌

非復能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跡假令執事致之堂陛賜之跪使出語言不過頹然一囚而已又安能决胷臆開口一辭爲君子應對哉夫柟淹獄數年心思轇轕每傳鐘鼓及獄卒喧呼警報則便悸怖久之始能定日間與囚徒雜處或勉強一笑不過亂愁皆忘兒女恩爾非有所謂樂然後笑者也使憂能傷人則吾豈可以延歲月不死哉比年來桎梏無晝夜或爲文賦腹藁成則請於司圜氏解刑而後書已則復刑以故多鄙俗無足觀然猶不以爲耻而獻之官府亦欲司命者知柟頗從事於斯免搒笞云爾夫虎豹惡獸君子忘其兇殘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柟兇殘異於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爲君子之所寢邪謹錄舊所爲文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三十首託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宿敬上執事倘忘其兇腐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月之光而賜之以不死之惠俾柟求士大夫所稱與親炙盛德而叩其鴻音則夫圜墻之所見内黃之所得者慌然而失矣柟父母五年不葬而二子一女死閭門茂絶無所統繼濟之士大夫固能言之今不敢贅唯執事

哥察

上郝南峯吏部書

柟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太白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揆咎而取徵也夫德肖弱菌形類聽莖生如植槁梧亡若覆死灰然嚮靡延長頸極號嘯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德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拯死亡者哉柟聞荆楚連城之璧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劍屈産

驥騄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龐以養之累踵臾附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昴目而觀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著萼華履無然下位積居襲之漸也今柟本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梁肉不適唇縭樞死丘長大子孫閭巷不聞金玉之聲勳業之貴擁貂豹乘魚軒揚眉潤論視猶土梗草菅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千百世之下以竊慕乎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處士乎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衒玉不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齒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爲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劒戟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之中一陷穽網罹之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縣竿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冕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駭碭頓走反目而

不觀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毁銷骨而柟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累挾撓壞而障江河則人有借狗馬之態痛狐狸之擁靡不愛柟一死者矣況夫潢汙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礫笑於周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笑惡於大方也夫柟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家益無賴圖致之死要取不貲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賴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貸一年乃復坐綱掩其關周網繚其膺申索縶其足垣鼠不避齧其髮髭柟聞市塵之音商販歌嘆愈於鈞天之樂薄解

束縛稍置散地跼蹐傴僂愈於帝庭之美出檻域
寢苫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晨至而晡進試
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駝之美赭衣短褌不掩脛骭
畧備燥濕愈於黂絹之繪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
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傷於法伍李囹毙
身罄缺塗毒金鐵俛首垂涕嘷天椎心而流之以
血何以踰此榯閭蛟龍失雲雨則要鱗波濤殄骨
泥沙士嬰禍羅則毀身亡名折節狗死今榯形孱
志降長謝洙泗則聖賢之逐客覽清聖之鑒則鴟
鳶之餘肉何地而不可委辱而榯含垢忍恥延一

夕之命苟活涸壤溺血之中不能遂自裁决貽先
祖之羞徵鄉里之惡者是非禍覬徼幸而利大於
瑜生耳竊懷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之行故敢冒
死上陳願執事憫哉聽察其至榯聞古人有言曰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趨舍
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讐行統莫先於傅子士莫重
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身之事長驅北難不能報
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捐戚黨之禍結怨諸
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汙世主之量高不賞之
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

於前駟馬不能捷之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
大機榯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焉
蘇者榯貧身圖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敝廬未幾
而黃池之蘖作黑山之賊舉扶垣破屋戕先人而
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
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榯孤立無兄弟大稚甫
九歲即亡次子三歲亦殀死寡妻孤女煢然在室
族人攘利變易不測竊恐栢舟不可爲誓陳人之
勝或加於我廬虔子矣榯聞墨翟棄室而詭諸侯
百里奚鬻齎秦而相穆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

豈獨世主權利富貴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乘時
倚智行義達道樹勳業爲不朽爾夫榯自稱齒學
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
古人效駑鈍之姿蹇步鉛割庶幾有所建明於斯世
也然尾磔之材璞匠所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大
夫之弗齒中風狂痫觸昭憲之紼弗出者三年矣
奈何遽死而不急聲燋嘑於執事左右哉由是觀
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則紘
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徇近名孝不覓昔曹沫將
魯不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七首劫桓公歸

晉之侵地以雪䘏師之耻今柟欲包曹沫之羞以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橥街之觀欸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少垂憐惜宏天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世俗之惡拯柟水火雪淹滯之冤以成憤抑之志柟即白骨復生載覆盆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與陳龍泉大理書

柟聞物有異類而同情者故觳牛觳觫猛虎負嵎麋鹿走挺柟竊以爲禽獸之性怵於死不過悪中傷血肉惜毛羽骨角而外不知事夫人則不然特

秀萬物善智慧悅親戚交遊急耳目四肢之愛臨不諱之期陳取冠履故物羅列諸兒女妻妾滿前執手喟唈語呫呫屬後事視禽獸無所省而死者遠矣夫君子則不然任天下重器身百世之覘道誼未盡下見消於閭里而上無王伯之遇不幸遭變則含穢詬辱嚴周身之防以圖事末效視夫人畧知省而死者亦遠矣今柟無君子之行而私有志爲自愛於其死日者柟以傭奴故坐法御史樊公察其誣而出之明年殷公按郡乘其之死而柟父母在殯卿不共天之寃絕宗祀之緒潤倫理壞民姦姓名不著無補益於世與盜賊同斃於法伍則柟安得不寒心酸鼻而死哉即死不過於二三禁吏之手與羣僕嗚嗚相悲咽而已又安得諸兒女妻妾滿前執手屬後事哉且犴獄幽虐之地一夫辜死則暴之數日始出落髮鬚變肌膚巨鼠如狼嘬其面目甚則羣啣抉腹啜其腸胃脂膏捐靡於垣牆之間是不得惜毛羽骨角如禽獸矣今柟待死何以免於是竊聞禮君子決獄有赦重附輕之義思柟骨肉無兒笑於牛虎麋鹿則執事之賜焉唯留意幸察

上吳少槐吏部書

楚頃襄王好畋獵獒齧御人脛州侯夏侯請從殺獒楚王曰已卒飼之虞人之餘莊辛見楚王曰臣聞大王獵獒齧御人脛也有之乎王曰有之曰王之獒孰與於王之御人王曰御人貴夫王不賜之礫也已甚矣而復予之餘此王率獸食人也楚王曰先生之言謗寡人奉先王社稷雖不肖豈敢比於率獸而食人日者獒將烹寡人已令虞獒深宮深宮不逢不若詬厎之屬不敢爲妖祥此獒之枕塗者也它日獒在朝暴容邪佞之徒不至持戟宿

衛之上日事高寢此獒之恭阿犀甲堅城方池者也又它日獒出郢超黔中過夏州還猺蒼梧之野軼熊虎貙豹裂腦血鮮于巖谷之間窮貙彌幹之獸東走齊青丘境上此獒之碆盧矰繳藥銛陷穽之利也夫獒備三能寡人弗恤從貴人之譖是磔三能也寡人何靳於虞人之儀莊辛曰善王之巳也存獒三能矣猶譖僕人之歷儛家因矯殺之犀誣之死執政不肯深原論曰抵罪此獒之將磔也甚矣夫負死罪待磔誠不足惜竊悲夫先人暴露二子就亡盧氏之鬼將乞食於誰之原乎執事誠

巳栴死編名司里保副之閭譬服犯敎之民如驅豺狼栴且爲鄉里桃塗獒矣若不獲命願賜徒配遠放焉處都會臨門持戟禁呵國之姦細栴殆亦爲要路恭呵犀甲堅城方池獒矣抑亦微惠太公之世得賜流竄荒裔乎抗旌西夏還戍漁陽彌劍飲馬長城之窟使旃裘引弓之民不敢南向牧馬栴將亦爲國之碆盧矰繳藥銛陷穽之利獒矣夫執事憫栴一死聽命以圖事三效此豈獨楚獒被顯惠蒙福澤於頃襄王哉

上張鶚山侍御書

栴繫獄刑罪深重蹈不測之誅忘日月晦朔之變形貌銷鑠伏棘垣而待鈇鑕者於茲七年矣然猶不揣輒上書當道自明以求幸納於造化之域是非獨愛狗馬之命故爲是諜諜瀆誠以事實極枉議者因緣文致不肯平反即栴生不能辯一旦陳屍東市飽鳥鳶豕犬肉滓既化則栴又安得以浮游泉氣往來於王公大夫之前開口一雪其寃乎由是進退無據慌汗號呼於鼎鑊之間以畢其餘憫而敬聞命於下執事栴聞傳稱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爾夫瞽瞍天

子之父而皐陶執之爲能用法焉設使匹夫匹婦僅無妄之刑事可議也情可疑也獻讞之辭不能持其平也則皐陶將惕然弗安若巳准而納諸溝中申其誣弛其刑不正其辭不巳也然則皐陶何心哉毋亦曰法者受之天者也士師者奉天之法以佐天子者也吾執法能無天子之父而不能恤匹夫匹婦之冤敝於大慢於細褻天之法士師之罪爲有大焉爾故其言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則皐陶而巳矣栴爲催工人張杲本家圖死縣官以私怨寘之大辟

暨桝奏辯下大名張公勘問仍作雇工今大理駁章司張杲之死似非一人一手所能致恤刑覆勘曰本犯執稱毆死張杲係雇工俞麥堅不輸服是誠其事可議焉矣情可疑焉矣獄讞之辭不能持其平焉矣設使皐陶見而覈之將執其法而遂殺之歟抑亦申其誣弛其刑正其辭而原之歟不然何皐陶嚮昔施於匹夫匹婦者今獨薄之於桝是豈士師有二法乎哉或詰之曰子言誠似矣然子文案連抱窮年之獄孰肯忘上下之嫌子立以救子哉桝曰不然獄文哉無所疑在所不宜問苟有

所疑雖百世之下猶或非之況乎數年之事是非之公尚可問之三代直道之民也邪昔者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斷以大逆孔季彥救之而免南宋因法不當決監司欲誅之周茂叔擲板於地將棄官歸而卒全其人是二公者浩然之氣直塞天地故於今不衰焉獨年巡按胡公按郡諸公救桝曰冤胡公曰此卒不可殺以待來年察院爾桝愚鈍不見明然感天地覆載之恩者未嘗不耿耿於懷也何獨私念孔季彥周茂叔云執事盛德遺愛流布魏郡南鄴之民被照臨者仰如天日桝固竊處圜墻恒切衷私孫子之望父慈女之慕母不啻過也緣執事在古皐陶之位故桝得以皐陶之說進輒復忘其臭穢敢獻俚辭文四篇雜體詩四十七首畧抒冤衷唯執事垂察幸甚幸甚

與耿忠菴進士書

孟冬十六日臺人某來揖司圜氏曰汝爲我語盧桝屬者進士耿公過濬諏訪而冤狀曲垂愍痛諸所云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狗馬文辭並晚消息得原報桝愚聞此伏地叩頭泣血下曰

桝不肖弗遵師訓蹈履乖妄鬼神恫怒橫被讒厲族首圜門抱不測之誅爲名教所不齒者於茲八年今耿公乘驛傳未遑稅鞅遽賜問一因抑不知桝以何因緣得見幸如此然桝知有所感矣蓋敢陳之夫天地萬物交錯水火相薄精氣感通象類流動各以召應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感通固神化之能妙用符契之機也獨無觀於會稽之山夏后氏之穴焉爾乎巃嵸嶔岈寥乎其深虛也不知天地氣至則洩靈發出雲霧變化亂繆盤旋如車

蕃旗幟盡幻怪於山谷之間獨之靜淵者轉而創
然軼蕩也夫夏后氏之宂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
豐山有九鐘焉邈緜曠漠倘乎其鬼獨也不知夫
霜降氣凝轟閴雷觸天然自鳴於大荒之野朝遊
乎厖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此於師曠之耳
夫豐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丘有亂烏
焉秋深蟄蘥口向宿不知春社既臨儵然竊累恩
入華屋少出於琗奇花木之間冷然而乘清風飄
搖乎太清雖有落盧矰繳之施弋人將弗加乎其
上矣夫沙丘亂烏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燕臣鄒

衍縲頸繫獄顛乎其刀鋸之骴骨鑊之哉也不知
夫昭王感吁霜之事按劍解顏尊爲上客卒之推
運五德談天地四海九州之蘊吹陰谷之律使五
穀繁殖夜爲虜書爲賓夫燕臣鄒衍其感之最著
然尚遼遠而難言也因是知今日之事栴嘗受誣
大辟伏金索貫三木與盜賊妃伍惘乎自分爲天
下大僇也不知夫耿公方受命南還揭旌黎侯之
國而威馳乎燕趙之外觸臭類存宛傑令栴逮去
塗炭存先祖祀畢少壯之志雪一劍之耻然後仆
質橫分以身首謝士夫卽栴瞑目而耿公之德已

塞乎天壤矣夫栴因居九幽之地有內死之心無
外望圓生之意臺人云云蓋耿公感之以天也而
侯長跪遠謝動之以人也夫積誠弗竭則著之言
辭言辭之不足則攄之以爲文孔子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謹以荒疏所傳作四賦十冊敬上伏唯
高明垂覽焉栴頓首頓首

上晁春陵內翰書

前五月內節判馮公來署瀆事之三日臨獄閱囚
出明公所示手書文采巨麗懇惻過甚皎乎如春
陽溫乎如挾纊既枯之骨勃然復與此誠造化生

育萬物之私非世俗偶然一得之效也栴愚不勝
愴恨伏念五六日抵於旬月精爽淪喪慌恍如失
東望稽顙渺無涯涘竊唯載古在昔賢豪之士顯
於側陋若侯生見顧於夷門馮諼掌任於薛邸毛
遂脫穎於趙庭薛公納春於旅次是皆感會風雲
遭際世運適見龍之時而受知於大人者也繼茲
以往世道交喪玄纁蒼璧之儀加於世胄冊書赤
詔之韋不出侯門陳平之巷絕長者之車韓康之
廬乏束帛之戔過此而言取士於管庫魚鹽之間
者吾未之見也矧夫弗潔之囚三木褱頭長錮犴

獸者哉夫虎豹之皮人取其文而或畏其兕犀象之骨人愛其材而或惡其穢是非虎豹之罪皮與骨固足以厚人之疑也栴以傭奴故致晉師三家之疑涉樂正夔一足之誤陷法象之地備撈楚之辱殫周勃之金嘔絛侯之血蟣蝨生於肘腋胼垢長於肌膚縣衣如鶉結髮如繭節俗暮秋獄草萎欲仰視鴻鴈嗈嗈南翔思欲振羲和之轡躡六龍之首折若華於陽渚躍倒景於巉巖天路永遐喟言莫升神往形留我勞如何昔嵇康以忤權而臨刑蔡邕以浩嘆而當僇陸機以膚譖而致命禰衡

以抗俗而膏鉞此數君子者功成行著生則縣名於霄漢死則垂芳於竹帛長逝瞑目夫復何恨哉若栴讀書幾三十年叨光於禮樂之域獵芳於詞翰之林上不能效驚寒之力於當代下不能立清修之譽於鄉閭徒以曾參殺人之謬與盜跖聯頸而死嗟乎人生至此能不悲哉顧念形影定知兇穢栴竊自分當為世所棄又安敢蓄不肯之懷望大君子收恤明公道塞二儀光照四海奎壁之華格於上下鸞龍之文奮乎遐邇荊使徐陳奉轡應劉扶轂屈原擁篲於前子雲捧筴於後此足以徵

明公天挺之聰顯昭代人文之盛矣　今上注意翰藻明公制作實回聖眷雖漢儒白虎石渠之遇殆以踰此夫盛德顯位巍巍如彼令聞廣譽赫赫如此然猶投人夜光微稱因房慰寃鬼於梧丘解貳負於石室垂太息於幽垣示昭曠於天下孟嘗平原信陵諸君號稱下士未易幾此栴感恩無地敬敷委曲臨紙抆涕痛深心骨唯不惜帷蓋終惠犬馬益幸

與孟龍川書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自銷漆以用而割樗櫟

之材以擁腫不適用而壽竊嘗笑此語為不關世故墮四體偶檮木土石能言誤斯世而已及覩夏商末主殺龍逢囚箕子剖王子比干彼三賢者視死如往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不割也未嘗假以擁腫不適用而壽則信乎周言果為過論也夫龍逢箕子王子比干樂然而死者其道誠有所重故生而有不用術囊使苟於殺身無關綱常倫理之道此與匹夫匹婦自縊於溝瀆同彼三賢者尚肯銷其明割其用潰其擁腫徙適用而弗壽邪然則周之言或有可取歟今有人薦高第職在可

諫或監察御史給事中官犯顏直諫亡身鈇鉞與
能逢箕子王子比干遊則亦何恨於死也若乃賓
書行道身未荷人之祿手無析人之圭徒以學者
文繳矯誣御究拘貿明刑與一切盜賊奸宄無頼
之徒同幾拘安得不有感於莊周云僕繫獄事本
末執事悉備而我盧氏在濬世世業農無公卿朝
士大夫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肯援手者而僕
亦不敢出私怨言分定故也假若趙盾受械狐偃
當僇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充匠作子産季良叔
孫豹石碏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觀之彼數君子

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怨者疏之也
戚之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故怨而有所不
屑也奚若是分定故而已矣今世大人君子有能
與哀於不報之地僕得未減遠徙邊塞汚胡虜血
刃死爲國殤雖未能從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比
之徒死圜墻無分毫効力當代者不亦遠乎哉私
念至是前莊周所謂愛其明惜其用守癰瘇無用
而竊壽者僕誠無取焉執事以爲何如爲者聞執
事於王四府耿進士前極稱僕見誣狀又出所作
四賦塵上此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拧去勝

王闕圖乃正德間山東馬生手所摹者尤工緻其
書額記中語率僕寓言執事一一詳之始見不知
其旨爲僕一雪涕否也今嚚朔千華平俱才識高
邁恨不能相見語唯執事善教不枉其材幸甚

與王鳳洲郎中書

枏負質犬馬不能操執有所自立中風狂走傾趺
谿險釁沴所積卒與禍會往年謝逸人四濵狀枏
冤誣明公哀其侗愚爲枏白請上官躅出垂死之
齒既又爲之詩以誌喜音節愷亮寄情悽惋真可
以偕金石感鬼神令人讀之嘔噬心腎流涕垂血

無已也枏承此北嚮叩頭不勝悅恨竊謂枏刑僇
小人未嘗接侍大君子頻範而荷眷如此獨以往
時犴狴森密無由裁報中心惀熱忽忽彌年今始
脫刑網伏跡茅茨將飾固陋之愚款則辭蹇而瀆
聽鉗口是尚甚非仰答鴻鈞播物之義故敢畧陳
微悃唯高明採察枏家世農畝無王侯卿相之貴
戚雲烟薰灼之勢繩樞瓮牖長大子孫獨枏頗嘗
厠諸生講席曾不能以此時對揚三策上輔明主
又不能資藉夙儒鑒視已之毫髮恣睢傲物獲罪
上下斯已自分投跡豺虎矣庚子歲傭奴狗盜本

家排場巖墻撲死時賢不察寘𢒰極刑囊首鉗足因鞫幽室惡吏好貨搒楚毒至呑聲飮血苟活於溷溷之中者十二年焉夫𢒰始之以嫚嫐之罪繼之以殞軀之禍濬之父兄信鄉仁賢見𢒰如是罔巳視爲螻蟻之肉而𢒰豈望全其首領從祢祖宗之墳墓乎明府小峰陸公蒞政之初爲察寃抑爲𢒰平反窮辭極力於臺憲之際然後氛霧屏廓天日迭見嗟乎時旣逝矣魄旣澌矣忽焉來從此何世矣所恨二親並暴二子同喪終天永訣弗克臨葬出獄之日託跡闤闠偃仰究繆傍徨四壁臨日

顧影悄然傷寃究獘之思勞積竭巳昔楊子幼旣免斥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彼特以荒淫自娛良未極夫此爾歲凶濟邑猶甚𢒰妻女八口親舂糠糗拾晃茈草根以供羹炊夫數理所不能過者雖大聖亦不克免仲尼天縱至其變也厄於陳蔡矧𢒰齒𪘏之末夫復何所云竊又恬於利勢每讀爲偎猗頓傳見其賤市貴販遂倍蓰之利輒汗流被面貴人之門耻爲曳裾蓬箔煙肉衆日言笑非唯世之喪𢒰𢒰亦喪世矣縉紳先生見𢒰如是哀其窮時時存恤而𢒰亦逡巡惶惑不敢出見謗曰奘其齒曳其尾伊誰之耻斯𢒰之謂也抑予又將何所怨懟𢒰鄙穢誼不敢以此言進者仰惟明公嘗出𢒰水火負戴之私切於憂寐其處已行事恒若懍越怛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公知人之明惓惓之衷冒死上聞外錄所作文賦詩共三卷隨稓呈覽乞此入栽敎幸甚幸甚

與中泝野書

伯樂適燕燕王請見曰燕雖小國冀北天下之馬藪也寡人有馬願先生相之伯樂曰喏燕王召圉人捧上乘以見馬肥而茁潤黃金白璧之光流於

月題伯樂曰奴馬飾之爾明日捧中乘以見廢轅筴絶兩銜介睨騰蹤而驕鶩左右也伯樂曰駑馬不可御爾又明日捧下乘以見滲滑膠其腹菽汁液其髮骨象崚嶒進之如有疑也退之如有思也俛而噴仰而鳴若有所言而不能也伯樂改容變色一舉而三失走見王曰臣相馬三日一不中法今見王之下乘夫下乘固天下馬也而王斥之外廐毋乃枯之皮毛而不能索馬於牝牡玄黃之外乎燕王曰謹謝寡人之識也夫今天下之士華言善服者居上乘夸利撥要者居中乘言褒行成

上微君相之遇下見困於艸苴泥塗見惡於鄉里者居下乘足下於貧賤之士則延之於閤賓爲上客賜之坐及之話言足下胡不枯之皮毛獨能索士於下乘哉子相士之伯樂矣

再上李東崗書

榯聞魯使人於宋踰梁父之險捫織葛陟鴻崖俄而力屈絶援墜大壑中三年飢茹松栢之藥而渴飲霜露吸夜氣風雨之所激射虺蛇之所吮齧山精魑魅之所揉捽艱苦殊狀其瀕於死者數回矣然其人極聲號嘑求拯於途旅往來者然皆聞之

去而弗顧也間有顧者不過攀危木踐滑苔側身俯首瞚視嘿然駭慄輒引去不拯然卒未知其人死與否也明年魯人伐宋攻其城公輸子載修具轒轀器械往過之而其人猶存活力疾嘑之不已公輸子爲長綆千仞下飛梯雲梯以致之其不及崖畔而蹷居者尋常尺寸之間爾然縱縲中絶愈益隮其人幾死夫然後知命之窮極理數之未至然自悲憤至死而無所仰矣榯鄉昔不遵師訓陋疾用道瞚行徑趨傾跌殞仆況居圜墻之中食惡湨糲飲蜇毒之水金鐵鉗其脛蟲蚤蝨其膚宛厥號嘑之鬼振於夢寐震嘷哭而望救於世者於茲五年矣然亦有聞之弗顧者有顧之嘿然駭慄引去者負未見其能披髮纓冠而往拯之者也往年執事自諫垣臨治大名榯竊私心喜之曰李公位隆德盛道光而化普行獨而思淵浩然之氣塞虖天地執造化之契而施再育之恩者此其人矣於是仰首長鳴極其聲而號嘑之時御史胡公行記執事慨然與張公吳公明其冤而抗捄之益力雖公輸之救曾使不過若是恩也向使胡公少有察簡天隱之意出榯幽谷隮之崖畔以抒執事一夫不獲之

憂抑亦何損於政而乃嘿榯淵壑路蹟彌年雖與冢望至竊恐公輸厭聞而長往弗顧令榯陳屍坑谷喂野鼠鴟鴞宗祀滅絶妻妾改醮則先人之柩誰能泚顙睨視覆以一抔之土狀夫榯罪文始末執事已悉令不敢贅但張杲實榯儔人彼家排墻撲死適體傷痕夫豈榯一人一手所致佐見俱悉苟訊及之其情立見矣今刑部駁章復勘坐此齟齬乃張公復令濬縣勘問夫積獄既久若使下官奉承刑部風旨羅織成獄是猶重關金墉而固之以鍵又安知死所哉伏惟執事闡公輸之仁哀隱

磴之難接之長綆飛檐雲梯以慰栴極聲啤嘑之望庥使墜者不死塋二親之柩全妻妾之節長育亂嗣以成我執事與滅繼絕之惠栴少長一口畢盡志願執事所賜豈有涯涘哉

蟣蟟集卷之一終

蟣蟟集卷之二

黎陽盧楩少楩著

啓

為濬諸生留賢令陸侯啓

濬學生某等齋沐企悚謹奉啓大台輔侍御楊公臺下某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某聞有虞曆而咨命羣牧夏后宅揆而式敘九功哲懋官方業闡天緒聖神罔極兹焉託始嗣是載往雲涌川徂若公旦報政緜魯惠於優渥尚父奏功捷齊聲於標亮漸摩淺深之術亂祚興衰之運世罔可得言之矣昔子產蒞政訛言屢騰滋世殆久謳歌始暢卒使楚師望塵於溱洧晉人捲甲於曲翼由斯論之履任久暫之效不可誣已且夫阜茂遷客境絕飛蝗卒融宰豐治存異跡史雲萊蕪釜魚甚唱孔奮姑臧盤蔬育馨蔡彤偃師詔書增秩劉陶順陽童謠發嘆之數公者權僅百里之用秩非萬石之貴爾時夸物職豈無由夫泰山之坻詎一朝之霤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聖人久適其道王者期世後仁稽古載昔風猷弗舛爰惟有濬寔衛故墟河山相薄雨暘互患夏燔槁燼秋旅魚鼈杼柚焚薪錄

庚癸穢國賦報征官師淆亂男女鬻粥馬牛道沒
困頓狼狽流離貿遷椆宇之餘鞠爲禾黍嫠婦坐
嘯野哭晨興村塢蕭條痛心在目雖賢俊繼踵頗
加損益然宣尼不著世衰道矣介石獨往皆懸於
守經者也人皆守經則天下幾於無抗矣是以結
繩之政治秦則紊干羽之舞敵愾則靡何者勢窮
於不可用則用者退事適於不可禦刑禦者來若
廼昧淮南墮髮之論聦孫卿百仞之言執閔損仍
舊之談陋董子更張之喻行類刻舟智侔膠柱相
時之器殆其不然竊惟濬縣知縣平湖進士陸

摩自下車識量洪遠治依京鮮法由社鼠疑思風
草流潤脂澤功緒宏綍名紀父老故其建學興師
首先風化恢啓金墉綢繆廨宇浚流距川騈歸閭
族讐校驛傳蠲除里需藉賑備荒貸種通畝流競
駿顥靜一奸宄罷斥山石裁抑傳置捐俸養老分
祿聘士甄表忠貞洒雪冤獄是皆命世成務反經
合權行昭日域恩暎天波銘表太常之旂功綴羽
陵之簡豈徒郭子賞識許公亮鑒而已哉是歲十
月陸以三載考績如京咸曰上當見留上當見留
則濬人鮮終矣濬自　孝武皇帝以來靡敝不振

尹是邑者若上饒工部侍郎楊公鎮以廉介太原
監察御史魏公持以公方然卽政非久渦澤未究
輒見擢去陸之前事稍集方期大效殫之歲月乃
可底績若使政訖小康功虧一簣瓦未洗之瘡痍
亟轉加之塗炭民命弗堪亂離斯瘼我心悠悠謂
之何哉夫超絕窮壞非尺蠖之力馳騁千里必騄
耳之駟終陸之政希陸之人時或政轍償功立見
脩者公車告啓擧緣若在驊騮戒路截鐙如存閭
境髦倪領方士庶人蓄怨慕家懷訴書惶走交頓
冀陳魏闕昔寇恂河内願借一年焦廷小黃乞還

傳職以今方之何有乎爾或乃製錦方純遂斷機
長往割雞未竟卽辭刃弗顧非棠虛召伯之思緇
衣勞武公之詠甚不然矣夫萬物之所不通聖王
因而不奪長物以顯朝著之用何如好民以樹藩
籬之固夫賢哲善世民所弗能忘也然易漸危民
所弗肯遂也奪其弗忘與之弗遂是謂政蠹是故
朱絃洞瑟希世之音師曠之雅好天球琰琬秘異
之珍宗廟之至寶也賢人君子民之愛也亦然某
等素荷德敎樂育菁莪儇榮桃李簡勞至公愛而
無厭輒敢進聞儻以秕謬之言枉垂聽覽矜其所

懇進呈 聖裁特停選擢俾以原任衙門從事則燹章無毀治化有終還爾不效治其以誑誖之罪不勝丹悃屏營之情謹具陸知縣十八政隨啓柰白其等死罪死罪

記

滕王閣圖記

栟少聞南昌當吳楚雄鎮而滕王閣則俯瞰西江延引甌越瑰琦絶偉爲東南樓觀第一及讀王韓所爲賦諸所稱引益奇常自語以爲當及壯遊往覩造物之妙於所謂滕王閣者庚子歲栟坐傭奴

事繫獄秋九月巡按監察御史樊公白其寃平反明年殷公追寘之大辟由是愈益錮其身不得之南昌觀滕王閣矣戊申山東石公以明進士治濟加恩囚像栟法少寛因市諸所蓄故物得畫一卷曰滕王閣圖自閣道始傍逵連房阿觀旋室嬡軒雜樓倚棨戟翥翔翥於霄漢之上怪石幽篠危松蒼然護映屏障俱點綴人物山水圖書象態呈露咸極巧麗獨恨僮僕數輩不可役使黄衣客兀然吹笛無聲焉爾閣陰穹山嶄嵓横碧紫緑騰赴環抱流泉濊沃會爲洲渚石衣蘋藻委靡悠然而可

賞者是誠天作地藏以助茲閣爲天下偉觀者也於是撫卷慌忽若失縹緲栩栩乎若馭雲軿而超越江漢飄飄乎若遺浮埃之表摶扶搖而游覽於閶闔也迺知嚮昔王韓所爲文賦不誣而栟亦得覩所謂滕王閣者竊償其私願焉夫滕王閣栟未之見所得圖畫又未知眞得彷彿其形與否今遽喜躍爲慶幸如是設使栟誠得一登覽盡江南臨觀之美卽當乘元氣遊六合灝乎長往與世相棄豈直今日苟活爲僇囚依闌牆溲廁而已耶栟幽拘多感每戍卒更翻至則道故舊事或曰某游宦業

美田蕭園宅今丘墟矣或曰某兒某服輿刀鼎奇器在若州縣莶售之也或曰噫某死矣其子孫不能享有官貴窮且丐也嗟乎栟待罪七載視猶瞬息斯世已有陵谷變遷之意而滕王閣獨淹蔑吾靡無閒於縉紳士大夫是不幾昧於天道往來消息盈縮之理歟假令斯畫爲匪人有不過資覆瓿之具抑安知是圖清淑之靈於栟無御而吾矚物之習不見晦於滕王閣也能川孟君思才俶豪爽尤深畫理於栟齠齔友善因持軸語之曰是宜與君卽栟不幸死君可日哦其下以慰吾滕王閣之思

幸而見原則吾與君覩天下形勝登會稽涉彭蠡泝洞庭越衡陽臨漢水以望方城獵雲夢窺荊門下岷江還行淮海之間貂鼠所蹲蛇龍所居歷幽顯崎岨之觀以求所謂滕王閣者周章而徧覽之耕雖翁媼尚能為君歌詠其事舊所藏圖畫為足為之羨歎云因戒之曰去汝好適孟君家待吾考訂姑作記與汝別

世義堂記

秦皇帝令烏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亦以資見客為築女懷清臺夫倮畜牧長

耳間以奇繒物獻遺戎王清窮鄉之婦斯財免侵犯俱未嘗顯德澤物施當代而乃禮抗人主名敷四海者何哉周人都河北走汴宋汴宋天下一都會也爵杞東賈彌魯西賈上黨南梁楚北趙中山饒村木器用魚鹽筋角漆絲卮丹沙銅鐵連犀齒革珠璣瑇瑁農工商賈率歲巨萬息敵其民家傑富者穀千斛釀千石帛縯絖絹千鈞錦千純薪稾千輛艬千引馬千蹄耳虔牛羊驢騾千蹏臧獲指千鮐鮆石首千甔夏屋千楹秔粱膏腴壤千萬畝則負氣任俠巧悍為一切不法丈夫相游戲悲歌忼慨怒即相超距椎埋或肆詆誚善罵行姦盜是蓋不如倮清之適用財守其業自衛也獨杞巨族張公欽延恩氏幼岐嶷好學淵達寬緩足智好議論嘗以忠孝大節自許可語其人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白起用兵不足效也乃取之以權斷之以勇守之以仁義久之家遂不訾弘治中軍儲告乏延恩以入伯金往助邊　天子嘉之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是後歲屢歉前後輸粟六千石金千餘兩巡撫李公俱以事聞詔下附國史又出遂田六千餘畝給無力夫家留邑田三分

之一供饘粥由是夫家子孫能免饑寒者無不感延恩德云延恩既卒二子長希仁次希義希仁嘗為國家捐金五伯兩粟一千二伯石助賑巡撫潘公奏績詔旌其閭授指揮使卒而希義承父兄懿德尤克自勵企能振施成名家閥閱以故長女為周康王妃康王府屬有以罪逮繫者或求救遂絕之曰惡去吾以禮輔王是豈可受干謁者里人彌女償逋責希義問之曰所負幾何對曰五千緡即與錢五千贖其女人有稱貸久不償則焚其券約三千餘兩而士大夫假藉者無算焉戊戌秋黃河

決縣官卒不知所為希義出錢五萬募夫塞其灉嗣是軍國不給則接撚輸粟三千八伯石而賙撫河南都御史徐公魏公俱以疏上自兵馬進階指揮使賜三品服色嘉靖丁未秋七月希義以疾終于家子三人長曰衍祚美儀度尤精藻鑑處事咸中肯綮談仁義樂道詩書傳載通籍諸侯掀蓋拉轄東帛之幣屬望於陶雎陳鄭間四方文學之士爭與交游無不欲望見風采蓋翩翩然佳公子也次景祚亂祚其所著與兄伯仲孫一人曰擬雋逸愷爽篤志力行無異於諸叔語曰君子富好行其

德又曰侯之門仁義存跡張氏所傳累世善祥令親見其後如是彼烏寡之行何為哉夫富者人之氣勢所關匹夫得之可以雄斷鄉曲搯奪卿相力抗萬乘者也今夫百金之家一當意則汔所有以誇閭巷飾冠劍連翩車騎為富貴容市駿馬走狗弋射漁獵與少年相馳逐由是天下學士大夫聞之回面褰足不肯與之言其視張公子孫世義不亦甚可羞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易曰有子考無咎蓋張氏之謂矣

序

贈郭增序

乙巳歲濟醫學之承翟醫白之令令曰人無恒心不可以作巫醫夫天能生民不能時其飲食節欲於是庠授之父母父母能養民不能察其寒暑六淫宣洩之宜於是乎授之醫夫醫固所以寄民命驅恩癘而安吉祥也孰克膺茲命翟醫曰郭增氏可令召增問之曰即令若掌醫其何以供事增曰蔬與藥之材取必菁華達必性情盧扁之所推也可以供事與令曰麤跡雖足以衛民未可與善政增曰表裏六脈洞察虛實聲色喘息不敢怠逸黃

帝岐伯之所問對也可以供事與令曰敬通而恩惠可與善政未可與無方增曰淵默精通守一弗易行乎神明達之庶績宓羲氏之所以善世也可以供事與令矍然曰此聖神之化也狄士之所以福心若焉得有是夫命掌醫政於是增乃教膏醫和東瘍醫秖標者醫養老稱醫慈幼嫗醫癯婦瘠醫資猷鳩以空青硫黃犀象茵參勃洩之殊以辯盧扁之用焉贊以玄脈肥脊五內升沉吟思癎夷之寓以極黃帝岐伯之旨焉顯以鴻潛淵嘿旁通裁運之機以知宓羲氏之化焉靖庠齋祈潰庠縣

痆仰庳眾施馳庳滅趾邑用康福罔舐昏天札瘥之民縣是對養於父母以合生庳天命之日天醫以復於令令曰善遂世掌醫學事

贈劉丞赴興州經歷序

明有天下尤謹於東北西三陲四方歲時職貢京師馬類千萬數而太僕遴選中式者則嚴衍恭飭司養以備三陲庸調或夷狄猾獗將士得馬長技則能轄轢成大功　國初濬縣畤馬幾千伍百匹春秋例上太僕者十之一有司以是爲重請設丞一人主之訖嘉靖丁亥大臣議縣官經用大空宜

損冗負節用奏罷可由是濬徵部馬丞者十三年歲己亥復建官守而吏部推鄭州劉侯適今任侯被命之明日冠帶入見今工部左侍郎上饒楊公拜且辭公曰濬某舊治邑東瀕大河故墟西連崇岡浮壤礓礫之原值暵則赤郊無草木潦則淇衛溢溢長澧諸陂澤汜濫渟滀湮禾黍壞民舍人將爲魚鼈奚問馬今君臨茲土驅罷民以供軍國之需其必有術矣侯曰諾適治先陞任廣東道御史太原魏公今山東益都進士石公尹於濬皆嚴明不輕可與甄侯語悉合因竒其器而委之以政侯

於是躬歷殫材勵精博施爬𤴓解紛搤掜闢要蹊排而曲暢之稍擢而延引之閒見疊略令民貧富貸貫期約取盈唯其褎大於時故歲或甚絀而馬無渭一之患有以殺刑說侯者侯憮然曰某儲貳有罪無罪惟長令在予無所用刑爲遂不易其政而民愛敬之一出於忠悃用是見楊魏石三公爲知人而侯亦不負人期望云歲丙午月日奏報侯陞興州衛後屯經歷先是侯著聞上下俱次第薦揚褒異極優禮及是濬士大夫聞之皆扼腕曰屈侯於其行無歌詩以道之是非納民大公考賢昭德之義也因著詩以餞之曰

帝奠民基在黎之陽河水三東厥猖以狂訖今千祀渟滀而圮禹蹟既湮金堤沙里右連積灘左介浮沙鵁盤彼㖞孰蓺蔬麻林有飢鳥埜有枯骴孰克乃來蘇我怨懟帝曰家宰選侯祝是俾侯來尸佐此大疕侯之來尸不遑寧食擢剔腎胃以蘇民蟲拊之姁之飲食慰之節之羿之砭而劑之凡我濬人謂侯子父侯有嚴程孰敢侯侮草之油油載彼郊坰騋牝三千髦之有聲渤灊如皃積踣如鐵磤礧連騤顧影驕齧潎潎河流雲霧瞬寘籔蕩龥

潛蛟龍降精行天匪龍行地匪馬狃此王國以潞
函夏侯之爲濬載籍有微豈曰無戴乃有斯行驪
駒在門攻車在路誰爲長絏縶此日暮日暮奈何
送侯河干願侯壽考億萬千年

贈楊生序

孟軻氏稱孟施舍之守氣以爲視不勝猶勝也豈
唯兵爲然雖士亦用之夫士抱經蓺適有司或不
得其當雖屈抑頓踣而不能奪其操力愈攻業愈
顓神凝而守固不動其心以挫其氣而卒全其技
此老師大儒之所失守者是豈幼冲學子所能練

要耶是故幅巾而方袍操觚而摛思進有渠退有
度蔚絲組續繡綸煥燿而游軔乎文苑者肩相摩
轉相掛也求所謂遇屈抑頓踣力攻業顓神氣不
衰而卒其技者孰足以當之是非孟施舍之徒吾
獨不得其人楊氏子其年未冠丁未歲文戰於銓
衡失利歸而求之師覃研諏割馳精於翰藪之林
獵英於綺藻之圃愈益憤勵淬湛盧之劍求庫象
而劓之校軒轅氏之瑟合律呂歆鬼神以試乎清
廟也是年復戰於閩以大捷歸此夫孟施舍守氣
之驗信非幼冲學子所能練要者與夫孟明視濟
河焚舟拜晉之賜曹子手劍而盟刷魯之耻古之
克復舊物光顯社稷者皆敗衄之餘也今楊氏子
若是非兵之豪傑則文之良將爾比其選余爲之
辭既以高其材又以壯其節且令懦者聞之有立
志也

贈常翁就舉鄉飲禮序

三代養老之制唯周此備國老由胄子著通籍濡
染之化深故其老易尊尊亦不枉所舉獨庶老發
跡鄉黨寡問學之道故其老難尊尊不得其人則
瀆憲典蠹風化官師有自公之譏是故州縣有所

尊則辯於士考於社詢於閭閻非上壽不如譙非
資於故實可辯理而博物者不如譙非夫黜凡鄙
崇儒雅以極乎溫恭盛德者不如譙譙惟庶老之
賢者始就舉焉嘉靖庚戌十月朔有司遵王制行
鄉飲禮於邑庠諸生共偕鄉長老若干人舉北岡
常翁如譙以狀聞潞侯陸公是其議碩期賓介正
獻酬陳昇歌清唱琴瑟和鳴翁乃峩冠裒衣淵渟
嚴翼閑閑衎衎陟阼階磬折之容無爽於度數夫
是爲盛德之微考軒羲之跡紹時王之典錯綜乎
人文之變篤尚論以鎮雅俗夫是爲博物之驗殆

其背覣其齒㱾植筋骨熊經鳥視以濟乎期頤之
域夫是爲上壽之表夫上壽博物盛德厖老蓋無
幾也翁秉有之於是乎遂如謙浮丘盧子曰爲政
之道尊賢爲上養老爲要陸公治濟期年得常翁
其人豈非賢令尹哉用廼以里閈之材與翁孫茂
才游能號其行丐余文亦世之賢也嗚呼尚矣辛
亥歲孟春吉日盧柟序

贈李伾巖遊太學序

伾巖子將遊太學濟之縉紳夙友執腆幣入賀者
幾數百人其內兄浮丘盧子獨病以最後至就坐

伾巖子以巨觥觥盧子且豫之曰某不佞得侍兄
通籍三十年猷順友悌無遷聲無苛色兄之待某
何如也今某有筮國之行兄復惓惓然亦將何以
敎某盧子避席蹙然曰僕刑僇餘民也奚足與有
言雖然抑聞之曾子有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
故君子狎以勤交而莊以成其禮吾少也於子托
狎令長凡老請濟之以莊何如夫聖人之道廓之
則體夸散之則用細夸盡而細遺雖大不行命之
曰曲士其說有似於奚仲之爲車正也夸與細偕
乘之以慢心焉則備行之業荒命之曰隨士豢龍

氏法之故其術衰行成業修由是君有所弗砥於
治也民有所弗潤於澤也翁之曰棄士公孫僑壯
之故獨著夫夏后氏以奚仲爲車正也軌轂輪轄
之屬備獨亡鍵駕之使行則覆焉不進尸子曰文
軒六駃無四寸之鍵而車膠者小亡則大者不成
也豢龍氏好龍求其嗜慾以飲食之未幾志怠龍
亡去鄭公孫僑者博物之君子也與子皮俱事簡
公定章服比井廬備火政應對辭命雍雍揖遜於
大國之間西平晉南禦彊楚卒保鄭國孔子曰子
産古之遺愛也伾巖子能以奚仲僑於事豢龍氏
儆其廢公孫僑懋其業於戲太學吾無足與游已

贈陸侯擢官留都祠部序

癸丑夏南都祠部主政闕員大臣議以爲是部典
秩所出宜簡授材俊以稱禮讓爲國之義於是冢
宰治齊萬公列侯名以聞　上可其奏即日馳驛
馬齎符促侯履任其少尹徐君參龍段君瑭幕史
祁君學禮設祖帳於黎水之陽遣使丐余文謹按
侯治濟其邑西鄙馬湖長豊諸陂澤田歲爲水所
没者三萬餘畝侯至則命賢佐鑿渠湊其水於河
民始耕穫逾年計得利數十萬斛歲飢倉廩不繼

侯請貸於郡守不可侯曰縣之民非郡之民耶守語塞子之粟千石是年秋乏種侯又權宜處麥七千石助民播殖之民以垂亡餘待自立飽食思有所致效莫不流涕感激相率力以奉侯命由是雖大凶歉而溝壑無轉徙之民焉濟廨敝得遷無所供上官取便道往來侯輒不應以是皆觖望去三年蠲費數千萬緡民不覺利而侯亦無所些呢若侯者為民任怨是豈當世循吏所易及者耶虜寇京師侯謀於士大夫察便形勢高深城池樓櫓觀望制勝於千里之外有譏之者侯曰賢者制之不

肖者守之後蓋有知我者吾何恤其臨治首先倫彝修葺學舍殿廡時時課諸生講習然皆自振奮丕變斐然有可觀蓋侯寬明廉仁不事苛鍛處大節尤擊斷無所顧避故有此治效爾鄉時鄉耆爲質會輩不忍侯遽去率其子弟數百人詣　闕上狀留侯如漢人借寇恂事　天子下其議至是復以侯屢被薦剡義不可久淹擢今官吾以爲禮官人必先之以論辯任爵之道然後進之有漸別等威貴賤上下假於人神以享乎清廟爾使治政未協遽凌之大位則其人必喘息頓踣蒙負乘弗堪之誚令侯所措立赫赫如是而其績又已升聞于上行若所職其功名事業又何止於治濬也且夔龍在位必將與侯同寅借力以光輔主上三代之英翹足可及也侯復何所疑南都去侯鄉甚近而封君背山方切倚閭之思侯歸而以此獻膝下以悅其親享億萬年無疆之休而耕誠有所望哉

送高少尹致政西歸序

嘉靖甲寅歲闕右高子以濬少尹亟致政於有司有司謂高子能賢綬弗去踰時高子益自陳懇懇乞罷御史馬公以聞得制可歸焉其同寅大同段

君稻山初君張祖帳南門外奉辭於今長右坡董子曰少尹在願大夫行事大夫顧解前高子曰嗟乎夫子奚若是之行也吾請爲君擇言高子曰唯唯大夫曰竊聞之濬衛舊邦左大岻右河黎南走梁宋北距燕趙形峻勢固河朔之雄君佐治三年民無怨嘆之音而士大夫重儒雅之珍是故行李告戒則閭閻閧然阮騰服要旌竿戴日仰首願留斯須而卒不能遏屬騎之清塵意者君有不釋之懷與是何果於行道而莫之恤也高子曰然大夫曰燕雲之闕京宰鬱起三事五侯貂珥之家人摩肩

車挂韡紛紛紜紜霧靡雲綺口夕吞雜笙鐘鼎沸畸存代謝不知其逝夫聞長安之樂者西向而笑過屠人之門者嚼吻而往君之意既有所歎故其去者或在是乎高子曰否拱翢陋笠敢望外事大夫曰鵬摶九萬非南溟不足以戢翼驥馳千里非荒陬不足以捷騁故太阿之劍必斷犀象明月之珠不照蔀屋何則治大者恥傒細窮遠者惡施邇也君負高世之姿被下僚之甀張敞自謂無奇東方生故設客難以今揆之殆不出此乎高子曰否吾不是為也大夫曰岱馬嘶北越鳥巢南橘柚不踰淮鸜鵒不過濟故夫莊舄寫東甌之唫鍾儀服南楚之冠君雖通籍王臣鄉土之思能無少攖乎高子曰否男子以弧矢射四方吾不為此也大夫曰琨璐之寶豈池隍之毓琅玕之樹非園林之株臂鷹垂思於鮮鞴豢能逸神於頫嚮是以莊周曳尾塗中不為廟堂之龜子貞滌心物外躬秉巖石之末君久膺纓冠冕脫屣之意延今為之耗乎高子曰否鄙人奚足語此也然相其貌守氣溢虞頽恍乎投刃大窾矣大夫竊視高子之志已得六七遂恢曠其説以進之曰大道無跡其虛太空君子

察理徵之有形日中則昃至月盈則晦來者之見鈆明為禍胎蘭之被焚寶香為災知機以運神執左契以馭物恬身以退蕩放予志以自往樸吾樵漁文吾詩書盱盱于于瞿瞿煦煦孰謂之宗以天為墟故夫庚桑順化不釋於老聃之言王倪坐亡無見乎齧缺之問君誠往寧復有他説乎於是高子躍然而喜曰蓋大知識夫大賢要妙之辭足以破我矣因酌酒與大夫別

折衝卷後序

銅梁張公守滑之三載未奏績輒陞北京戶部主政期行壬子大任侍御孟子思汝再劉子焜文昭咸詩賦以頌之而其事則摛益繹之則折衝卷或誚之曰張公蒞政特折衝也邪張公雄倜惠務足智量解紛無梗廉境雜軍屯田而其長又皆武夫後優獶勢乃張公則仁獲威約之有弗敢背畔去者故其經務剸蔽蘊利乘時推化與民偃息天下稱詆訾未幾河南賊師亞亂修西城樓保障延感嘉禾明年饑大賑民生活者萬計御史馬公兼其能疏上 天子嘉之詔賜銀十兩綵一襲所在宥司往勞夫張公雖不由銓考此其譽已籍籍升聞

實以之奏績而後擢也由是又惡用夫折衝卷所
云張大乎哉榊曰不然夫萬物對茂無可稱名迫
冬則松栢獨也其色青青是尤擇夫異者邪今之
大夫從政規廟畧樹奇功者無不被　召命夫張
公政雖美猶夫大夫也張公折衝不猶夫大夫也
勑張公視事忽二人稱錦衣馳入挾之以匕首要
萬金不簿未入義農未見蒙鍾荷畚之夫未進公
乃子立與伍於存亡嘘吟之間娛杯茗溢言笑坦
坦詭詭神色無變而卒以計縛二盜設使諸大夫
處此吾未遽見其得如公否也嗟乎聞震雷者失

箸突麋鹿者目瞬駭投壁者按劍志不足以禦氣
易喪焉耳矣昔曹沫手刃於柯齊侯色懼毛遂頸
血未濺楚王與之盟彼二君者豈非張公畀人哉
傳曰三軍可奪帥也若張公所謂不可奪者矣榊
受知張公既久乃因茲卷槩序其折衝之義於諸
君子後然而未悉乎公爾則亦不忘乎公爾

　爲孫兩生贈張爐山擢曹郎序

太史公曰韓子稱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
者皆譏悲夫儒者顯易見俠士之不偶可勝道哉
設有慷慨奮世少有取於俠士者去之日又不得
杯酒彈劍以慰其悲歌别離之思是益有數焉不
可逃非苟而已也劇孟任俠吳楚反條侯乘傳車
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固
無能爲矣夫劇孟布衣耳見知於亞夫豈易言哉
今年夏潞兩生孫紹芳傅芳請予指其從子釆曰
是父吾先兄承芳以俠聞游燕趙間嘗一應募塞
下捕虜首功還射於衛沙中滑俠張公過塍見承
芳召問力鈞石兒郎以弓許之未幾疾病屬後事
日壁上鞬曰必以是贈其勿令我負張公弓卒僕
奉其弓往張公曰噫俠客哉異日臨莫爲之哀乃

送今張公擢北部主政兩行乞爲我辭何如盧子
曰游俠之徒投分歷肝重取予然諾徑往不顧千
里稱義抆聲名雄郡縣者非承芳之謂哉昔孟嘗
春申原陵之徒皆以王者親爲籍卿相之富招天
下傑儁顯名諸侯張公以郎官之貴爲匹夫下弔
方之史所稱忠信賢豪者見耶非耶諺曰蒼蠅千
里即附驥尾夫承芳所謂附驥尾者非耶然其行
必診其誠必遂存亡死生不易其要而所望張公
者奚若今車已發靷留不得爲鉤鍵天之厭毀斯
人不已甚哉張公見微廓猿潔易忠悃俛倪以自

立陳臣勲庸旋之鍾鼎其榮著可量哉是獨扼腕嗚咽引領不斁者也昔昭代之士唾手取功名歷臺省鳴珂鏘玉乘紋段馬朝夕從容出與張公遊或有人避地而處之上下不交冠履頻絕拾草菹節粒與雀鶩爭食卒不得追希高蹤如承芳類者何可勝算也竊甚悲之然猶以為性也有命焉又何怨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鄭武公為政人愛之及其衣召伯循行南國人思之不忍伐其樹君子樹德追愛與人未嘗不以德報之孔子曰以德報德於戲

鄉曲武斷之士修俠砥行其所攀附不如張公者惡能垂聲天壤哉予素知張公者於是因兩生之請而寓之以言

善政實錄序

傳曰鸞鳳諱棘而百里非亨衢此言易喻而學士多稱於世云知夫以儒術起家立卿相翊贊其主上垂勲竹帛與三代賢者顯名此非偶而已也古今事何可勝道哉至若朱邑召信臣龔閭巷人爾其為嗇夫上蔡長袞大如長者廉平不苟以愛利先物所居見稱述故其去之日謳歌見思而二子卒以大司農少府九卿著若是百里信易宿積棘何負於鸞鳳哉今人既出斤日卽有良二千石若長令不合於時久而弗調者遂指為曰實此卽虎豹在阱愿若盤泥沙味者謂其絕文威終不能登天澤雲霧而雨四海者是不可大哀也邪嗟乎難言哉難言哉若子於賢者之不遇亦可涼已思觀董大夫蒞政行事未嘗不扼腕而嘆也初大夫衙　上命尹濟而其俗好氣任俠射機利一切獨矯不均則辟嘯而訟之丈夫相聚不得則瞋視怒詈相壓擊休卽六博樗蒲作機巧行娼優女子則

彈鳴絃跕屣其謎俗猶有衛之風也大夫曰百姓之行渚在上者汩其源爾於是先學宮建青雲樓勸博士弟子負職業日省更定殿最覈名實邑中婦人賢而有節者不時問遺米鹽衾禂征戍丁壯分翳武呵於鄉里者趣實之法不敢復誰何民間先是徭法倚重民多逋負大夫料民產率平易使自占占亦無所隱而復增益數千口白寺長罷諸陂多積潦沒民田大夫循行澤間眂地洩水鋭築金隄防之歲饑粟石千餘錢吏懼不敢白則大夫卽上還報開倉賑給以紓其敝田中官馬瘯多水

草不任乃下令禁馳負畜盜員內必得賢膚吏往
計上之其敝獄必悉情稱法必及典章民自不寃
以報大夫大夫亦樂民之弗寃也時時益自勸所
部鍾寺野多蝗隧師未及捕有異鳥羣啄自天下
食之殲顧以後沃其禾弗灾衣冠之士重廉耻黜
奔競持重而矜節閭閻之間休息安堵相忘於耕
鑿濟貫之習一變始盡繇非大夫德化深至又易
能歆動上下若是也今年冬大夫將報政於　天
子夫以大夫治行宜擢之以不次然猶俟夫三載
考庸者其旨甚未易明也大夫宜自信而已即入

天子問君何以治濟大夫對如王生告龔遂者曰
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則　天子數其績悅
其讓尊顯大夫必有如渤海者矣舍人促裝行將
徂道比門外大夫誼不得自序其績乃縣官弟子
某等若干人傷大夫之賢不早大用於世也遂撰
其跡爲善政實錄以自附於太史氏若爲大夫立
祠歲時祀享則問之父老或亦有取於斯錄也大
夫姓董名某字某癸丑進士河南鈞州人

碑

濬邑石侯碑

皇帝即位乙巳冬十月山東益都石侯茂華字君
采以進士來尹濬御史按是邑者考侯政異跡屢
薦章報越三歲己酉吏部尚書萬公疏侯治能以
聞　天子嘉之授侯戶部貴州司主事比去父老
咸扶杖流涕爭取攉轅悼牽禍凝視侯面目遮道
請曰侯何往我等得侯如父母育字腹穀是賴柰
何忘我怛痛遠舍去侯何往侯何往是時　上方
嚴命促侯不可留遂去後人益謳歌思侯壬子歲
邑耆老某偕鄉民若干輩議爲侯立碑以永厥思
乃屬橋氏從徵予文竊惟濬地北沙東鹵西薄長

豐沿白寺諸岡緜絡埳峪熯即焚如或時淫潦泐
漸渟瀅類於藪樹賦煩政擾訛謡繼煽民將轉徙
維侯下車省視方畧㹦制汰度𦙶夷阽險日融春
煦熏蒸既至衆廼大同先是太原魏侯鈞賦已久
媮偽滋甚侯將事預請監司受牒之日出宿佗館
飭部吏諸不得有所關白龢精剔思抉弊罵夫鄉
胥史保岡肯詐悖丁口息養輸不下萬計明制十
年覆籍民緣爲奸貨賂交至侯多方裁革老吏咸
咽娟白手無一錢御河水漲自洪門東下汩汩走
百里沒民田舍侯曰防以制水猶墉以禦寇邪將寄乘

奚盜之禦於是築堤距丈廣如之命監者曰明年堤潰罰若役以償由是堤完固無漏處河南賊王經率徒幾千人劫掠於延鄆曹濮之間涉侯境侯密出奇畫擒捕禽殺之侯爲治務大體不拘小節人有過即不問再則決責之無少貸外峻內仁在邑三年無苛忒之行是以民有恒業公餘進覔閭閻之間生長孳息日益蕃殖今濬民或有稱異輒曰某事侯所建明某事侯所罷斥其治行類爲人所愛慕如是嗟夫中世縉紳以官爲已私挾持勢蠹民往往見惡於世人唯恐其不速去故尹子心

治長安惡少年爾史氏已不少假籍其後何有可愛者即令他吏能善又皆見愛於臨去特獨不知其後果愛與否今石侯去濬已四歲而邑人思之爲刻碑是豈兩漢循吏所多見者哉因爲之贊銘諸石以紀其事辭曰

維康侯建國于衛德愛弗匱享祀永久嗚呼邈然詩稱蔽芾毋棠勿事翦伐召公之德懋著於南土石侯以山東名族割雞兹邑翼提黨敏賓亮天工斯民懷賢勒石頌德其歿世不忘之意乎使侯後將秉風厲響享高官巍爵致身台鼎輔聖主流治化齊聲名於千萬世者顧不在是哉顧不在是哉

滑令張侯碑

猗之先黃帝之裔其孫揮好弓矢主祀弧星因以張氏故張雖子孫遍天下獨銅梁之張爲近始云侯纘其胄名佳胤字肖甫以嘉靖庚戌進士來尹於滑先是靈寶彭公涖政治效循良侯紹前烈克勤克慎飭化亮務天明地德光照四鄙甲寅歲乃栽嘉禾數十伯本侯爲起樓濬人盧柟作賦以紀其事臺史持節察其才能延黛薦剡乙卯夏四月召拜戸部福建司主事於是老穉隨號創悼崩痛

攀轅持轂攔當車軔遂強喻聞去次於黎水之陽百姓鬱邑思侯其父老秦綸等將表生祠如桐鄉故事列狀先請勒碑傳置于好其歉爲辭以慰之曰嶙伊岷嶓徵滔開陽絲湮禹導大陸吕傍山嶽降靈精氣旁魄排鬱瀨擾鍾之於侯膺碩敏之姿懋天人之萃以躍跡於魚鳧之里北遊京師灑然釋褐　帝心簡在授以是邑稅鞅弗遑折節皇衛撫循者傳問民所虐痛水火貿算衙石輕重抉剔芟薙敦恕屍固廉不究極但邑故洪河之軌西塹白馬東侵郟子沙灘墳薄荏蘆橫谿高下墊溼民

用鼓揭大歉未竭癘疫踵至夭殤札瘥之厄家累
巷哭遠邇交望侯閉閤深自刻引奉職無狀傷爲
流涕迺延應富衰列差等以相助籍然又命岐黃
家寄以生死選開方藥酒澀焦爛憂思勞瘁達諸
而目由是民生活者蓋不下數伯千計巡撫艾公
特章以聞　上異其績賜之纁一襲白金十兩邑
境軍民淆處鬩嚚詐牒雲擁山峙兩詞俱造龍䖃
隱形聽之人無不扼腕者侯不事鉤鉅片言析理
應機立斷訟者恍服侯爲國家均徭恐擾夙弊乃
內設方略外示疏遠舉事之日霆發擊擊里胥猾

愽不易碁而占丁口幾巨萬明年畢唐莊侯徒步
禱雨出二十里外比返其雨隨澍歲郎大穰侯趾
邑乘運滅治政不著則綜核史載章其典明成一
家言以麥轢遷固先是燕人有任徽高章者詐冢
吉挾匕首以千金刦侯侯形志晏如神生智長不
渝刻蹶二盜於鑄紐之間遠近聞之靡不頓首濟
尹平湖陸公平政愛民嘗城濬民戴之如父母侯
謂陸公曰滑與他邑實爲聲援而其城睥睨硪壞
不幸有變若臨以衝車誰吾與守於是易之以甎
基殼廩緻與濬城等將比虜猖獗河北諸鎮大城

小邑爲之惴慄獨滑屹屹恃以無恐若侯者將不
謂爲今之長城哉侯白回少歸溫恭懿寔遇大事
則雲蒸雷奮果敢不避譬之青萍千將隨用轉利
無施不可若黃汗血之馬翹陸蹙堀不崇朝而致
千里矣侯之休光令聞番之竹帛夫豈有既詩曰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邦人思侯何以異
是哉因爲之刊石稱伐以盡銘贊之義其辭曰
梁益之墟粵惟坤維令精麗天哲人與期矞變龍
升千載來遊於皇景運定命於斯作帝股肱尉民
雲霓與伏頗峨發亂殊肫智攄神殫紛自化裁人

安物阜厥惟侯其悠悠白雲似侯之旆我欲從旃
閱海增波海波不增侯舟沛嘉青翰赤羽載游載
開遴我滑上以紓我思福祿自天維侯克配

滑縣東城門見山樓碑

滑古顓頊之墟隆安中范陽王德據之名爲南燕
天造鴻紛雄圖割有或盛或叛仳離反復世代不
絕故泥鄉食其說沛公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
勝之塾曹操亦遣關羽刺顏良於邑比魚池里河
朔有事爭城以戰議者必以滑爲首乙卯歲上海
孫侯以新淦令起服來蒞茲土明年丙辰島夷入

兵瀕海諸郡汀漳延邵乘勢偷擾腥風虐焰焰動江淮土著之賊潛發肘腋揭竿斬草誰何於延衛之郊侯行邑至東門城闉傾圮飛堞危覩寇發弗治嗟喟嘆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官掌固修城郭溝池樹渠之阻今弛如是卒有兵變其誰爲干城耶牒部行事官師人卒鳩工建謀度基址畚挶財用斵斵板榦材漆綌垩甓甎之屬靡不纖備乃牽窮豪爰始磐石連絡磚甃闉扉落時㠞以金鍱旗牙劍壁虎豹雄踞轇轕崟嶔嵯峨如山嶽上建樓四楹輪廣高下法制應圖浮柱連楹雲征

鳥逝雉逕複疊若元氣構天方地承輿乘墉敵陳萬夫奪氣丁巳三月日落成侯暨僚佐酒酣登覽前引鄒嶧後擁太行左大伾右石丘四山環繞雲霞映肖侯顧諸從事曰美哉兹樓之觀名曰見山何如衆謂之曰諾凡此役不干時而績已懋著將藏不啓民享遐福帝心克厭祈祉攸傳風雨時至品物滋潤士女商賈載歌載詠鼓舞忭笑充滿路衢非侯盛德何以極是縣丞王錡王文輝主簿黄甲典史謝鎮等遂劉隆石銘勒功伐垂號永久以風來哲其辭曰

鬱伊殷墟奥區溢澨白馬作鎮黄汗瀆停四輿匪宅三民告愉戈矛横騖若驁若駕哲侯來臨温恭爾雅緇衣逶迤有斐君子行城循隍東門告圮啓閉之當孰不覬我侯曰噫嘻斯誰之尤屢僕見毀龜玉以偷爰召耆艾爰諏爰謀敬爾揷畚邪府有家京臺既起飛甍既會積石鑿鑿威儀隆竭過此揭鼓建彼雲旆百城之特萬里無外康衢井井乘大嘽嘽飲酒謔笑樂此喬闢孰能爲是介帝雄藩孫公泰宇億萬斯年

檄

大名太守移州郡諭農檄

歲壬寅月日大名太守某檄州郡諸父老曰某不佞膺　天子寵命來守兹土作爾邦長牧爾唯羅愿寔守之休爾之弗克若化若育唯守之憂天命民愍上下寅畏予豈唯夙夜遑遑哉先是予踰河徂蒲抵陳留界道遇流餓控訴屢極俾予心有戚戚焉夫爲民父母行政令其子弟老弱轉徙溝壑而莫之省息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曩者涉冬燠温陰陽奸忤使其民大無麥禾后兹雨雪有濡澤渥后土陽癉溢溢黄膏流懋然而農事未講也方是

仲春檄爾諸父老其悉心聽之曰緊唯古昔聖王
践大寶吾鴻猷馭天立極匪唯弓矢戈矛取威定
遠足以示武也匪唯城郭溝池飛堞槅柵足以固
險也匪唯法象圖數足以應天也匪唯典章足以
約民也匪唯黼扆圭冕兕虎鮫貘獼龍貔貅足以
章制也易稱耒耜書載璿璣玉衡用齊七政詩詠
豳風春秋書六月雨周官太史順昔覛土贊王耕
撥廢人終畝凡此靡不以農事爲首務爾諸父老
附山澤依阡陌孖暄曝背顧弗躬率子弟深耕力
耨遂令腴腯封壤墝埆弗易榛蕪延蔓使水火之

化不行夫然後上達徵科之令下凍斂其妻子貫
貧不足則棄鄉里背墳墓散而之四方使其窟狐
狸爲兜鼯鼠跳梁蓬藋横翳過者指爲丘墟不亦
悲虖且夫恒產所以養恒心也以故子弟多孝悌
使無恒產爾欲使子事父弟事兄夭懿無犯者得
虖哉夫天不秘其寶地不藏其利盡天地之能而
利用厚生者存虖人爾父老惰其四體五穀不分
極之流離困苦而後憤怨天地咀呪民物是惑也
夫麒麟鳳凰苞彩翩躚不足以充餔球琳瑟瑟碧
珠琅玕不足以供炊沙棠桂櫥揭車之菁江蓠之

英芳香酷烈不足以給饗爾父老溺習奇異急於
耳目之所難繼顧不近取諸衆手投足之至易者
何邪夫考玄索隱探性命之賾談天人之蘊者士
正行也面方瓶勢制器尚象極劇工之能者工緻
考也積財市廛行居貿販以供征摧者商通經也
而農歲其疆里合其鋤耒徜徉出境何所事乎且
予聞庖犧樹蓺五穀肇始也唐堯平秩東作重務
也有虞敬授民時勤攻也夏后成賦中甿則壤也
夫聖王崇高富貴方且畜之樹之蓺之播之不恤
胼胝悠悠仡仡如是爾父老悾悾嶔崇頽而居約

企覘聖王萬萬不逮而顧求所以過聖王者是邪
非邪予又聞周制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一穀不熟
曰饉二穀不熟曰饑三穀不熟則國非其國書有
之曰民非后罔戴夫民以衛國也國而非國誰之
咎與曩昔吉甕窺夏大入薄使太原之墟積渠般
隈卒老其師以挫其鋒仍致大俘向使投鞭河山
以東之國農務既弛杼柚其空爾之子弟化爲羿
瘠爾之妻孥披髮左袵豈唯餓死溝壑委骨函夏
而已哉方今春氣融鉌爾父老其親率子弟躬耕
畎畝者故喻

對

對衛大夫問

衛大夫問於盧柟曰聞滑令張君肖甫以才量傾三儕先生越境遠唁謂非馳辯以說世與何偃蹇諸刺之已甚也盧柟莞爾而笑曰然誠有之大夫固以此誚僕僕亦誚大夫之未盡善也請復以所聞楚王好康瓠委積如山三年不收而化爲鯪好黃支車渠帑之以綱縞好周之彝商之鼎夏后氏之龜玄纁十襲藏之秘府朔旦有事必齋戒沐浴而後敢見其物益珍愛之益貴非獨人爲然鬼神亦自有之也是故黃帝張樂洞庭之野享山川洽羣神皐搖乎層霄之外夫瓦缶之音奚足與之感天地哉歐冶子鑄干將之器泰乙鑒壇飛廉鼓橐雲霧晦冥升降乎上下夫鉛錫之末豈能與之動造化哉非獨鬼神爲然士亦有之也夫君子鍾山嶽神秀崛起佐世將銘功山石雖少脅險難而神明已褫其賊夫草茝之智抑安知天之所爲哉大夫退曰先生行乎小人也誠不能知若事

傳

申氏傳

周道微而棠棣之詠興晉室衰而揚水之賦作先王立教始之義詳著於飲食愼察於淵泉非苟而已也將謂親親之道足以昭遠邇而聯疏梗也敦天誼齊民情比之以里閭同之以鄉黨締之以婣好交之以社臘連之以溝洫會之以井牧視患難疾病而差相弔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先王之教民淳風懿俗亦甚厚矣并及其旣衰離父而居背母而炊遠宗黨而營窟室竊娣姒之資而充婦屋蹀血裂眥於鉏耰井臼之間官長歲徹於庭里胥日斛於市由是廉恥之道喪禮樂刑政之典闕矣濬鄉鄙民申銳弟遂嘉靖初俱析爨以處役力阡陌給食耒耜備養各適其力以撙節恭儉教子弟畜雞犬黍稷待賓客儲粟帛以供繇賦渾樸同塵俛仰村舍雖泰古之民日與草木禽獸娛娛相處者何以過是哉銳卒戊申歲距前異業時約二十餘載銳子文選遂子文進各以材給爲府縣掾屬言動法於宗族行能飾於鄉里聲譽昭於士大夫不諜於私室不譏於朋友二子各奉其母還合前業廐無異馬用無定器衣無常體奴婢無卒主歲時雜拜堂陛飲酒稱壽愉呴懽款以娛其

毋鄉人貶刺則笑甚則拱而退故當時聞者始則斥中則疑終則賢之欒與虞氏聞于孫負貪嗜財達者率直之以鍾寺申氏而先王設里閭鄉塾姻好社臘溝洫井牧之教其義於是著焉浮丘子曰孔子有言禮失而求之野先王典禮草茅所未習若鄭莊曾桓諸侯之貴獨於兄弟不少假焉者何哉有能繼聖統紹易傳法春秋游志詩書禮樂之際而既得其意者予何敢誣焉申氏先人循氏俗異土託處亦古人裂封之義至其子孫能忘町畦合室廬絕無忿悖爭奪之意其視尋常不亦倍萬

也夫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申氏殆庶幾矣

讚

張公讚

夫聖人明時而變化賢者承運以立義故象緯之數物理之化造性命之微極情文之蘊有非洞玄源發眞聞者不足與議也唯至人者約天地於毛髮摠天地於肢體通之爲川塞之爲淵升之致雲雨下之澤膏土是故傅說版築卒相高宗尚父漁澤濟顯牧野此蓋乘風以振響與期而流福澤所以神變化也子胥浮於江大夫種滅於伯嚭原沉於汨羅賈誼沮於長沙馮都尉老於郎署此蓋明世偕否各適其適不亂行以溢志不徼欲以叛道所以樂命運立義制也安陵張公爲濟三年治政廉平百姓謳誦未幾以病三致政於有司待歸嗟夫此非微於變化篤於立義者與吾聞張公有言曰衆行不如適性兼任不如守約夫進則仕職得聖人變化之權也退則樂行待賢者立義之眞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張公以之矣苟曰上下易方台衡有司易遜張公陸沉宜若不相及

然蓋不知黃鵠一舉千里斥鷃翱翔蓬蒿松菌同菀彭殤齊年此皆達天地之化忘物我之觀者也且夫李斯嘆黃犬邵平隱東門張湯載以牛車長孺沒於淮陽董賢赫於成室楊雄隱於太玄何得於彼何失於此哉張公非台衡之任則有古傑士之行其陟泰山踰梁父跨濱渤尋務光揖涓子御六氣之辨而遊造化外也余何言

辭

故濟尉靜菴蔣公哀辭

公諱某字朝用世爲登州棲霞人自公以上至曾

祖大王父皆以端慤直方見重閭里然亦不大顯
公生年十六以明經補邑諸生遂籍籍有聲公年
少負盛氣逴躒魁絕探賾經史諸子百家之學浸
貫濡潤深入閫奧人有測之者淼洵渟泓溆然無
津涘可窺至其爲文則洪放博衍糾脊搯擢搯鏘
古今人物治亂日月列星水火雷電山嶽河海鳥
獸龍魚猶時事詭變態無不纖備一時朋輩咸鼎
然推公稱首嘉靖初有司以公名貢京師　天子
廷試中式例即教公喟然太息曰其讀書當拾取
甲乙科第盍自奮拔樹功名見用於世即不遇則

巳又安得遠名流觀擬與壁魚蠹簡冊中乎因拂
衣去遂病風痹家居十餘年丁未歲或勸之仕爵
以疾既而曰官無崇卑以盡職爲能孔子不羞乘
田委吏急爲行道耳始發軔詣吏部補濬縣簿時
山東殺菴石公以進士宰邑事政精明吏無私交
上下斬斬端僚皆服公與之言咸中委以政公廸
觸微洞姦椎堅疏纆治其張弛民藏懌悅未幾公
疾發大寢濟自縉紳大夫下至闤臺司蒼之士偕
走交致醫藥朝夕唁吊無懈明年春三月癸卯公
卒年五十二嗚呼登州距海數里海中多山穹奇

鬱碧而貽貝玉珧珠蚌之屬往往依附與吐雲爲
變化城郭樓障船車旌纛旗幟其靈異之所鍾盛
之不瑜則鍾而爲人必有忠正文彩瑰瑋之士生
其間若公者殆非所謂其人耶或者疑公之事業
不集早見厭棄謂其靈異所感神怪虛幻以爲華
而不實之驗若伯夷魯仲連晏嬰田横鞠不疑辟
宦匡衡公孫弘逢萌皆海濱賢豪是何清淑之氣
特盛於昔所謂神怪虛幻華且不實者獨萬於公
耶識者必爲公辯云因作辭以哀之曰
夫何東方之大人兮矯烟霄而翱翔軼游鑣於扶

桑兮攬若華之朝光被雲霓之錦裾兮倚閶闔而
延佇顧余心之侘傺兮歸弭節於海渚茲幽蘭之
芬芳兮悵憯鬱其誰語承修姱而匪適兮口予埃
時而輕舉擬南呂之仙舄兮躡衛上之清塵覘康
侯之先軌兮霈洪澤於蒸民冀岡陵之弗墜兮願
徼福於鮐耇何造物之膠戾兮俾梁木之先朽歲
滔灘之吉辰兮揚翩翩之素旐駟馬哀鳴以回顧
兮悲風起而長號指青冢之修阪兮君於此乎逍
遥送子懷之悵悵兮擬江南之大招
詠

滑尹張爐山祖妣哀誄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滑明府張公祖妣大封人訃報至濬盧耕素衣縞馬聯詞越境就其主再拜哭且爲之奠禮也義月罷彩哀雲結觴庭瘁織柯泄凋素芳痛泉室之永隔悼蕙帳之如存想殯位而軫念撫靈衣而霑巾國蘊閨彦之思家隨毋儀之泣輒興辭於下陳翼旌德於罔極其辭曰

渾脉既劃象緯彈形式維綸紹肖以儷營緬彼岷梁閥閱締初蘭光啓度金鬼降精鍾茲美媛於慈之里育馨苾馥豐霱逈瀰幼而嚴凝長則斐營援

景昭肇應圖女史待年既至比跡來龍玉笄戴珈瑇揥有容如山如河象服是崇懿此昌軌惠我王風鵲巢既居泉水斯賦孝先蘋蘩敬惟保傅陳詩挹藻蘐禮恩裕展如之媺緝其永祚兆運家嗣發祥元孫岐嶷蔚爲冥海飛鯤影礴方輿聲蔽崑崙芳猷彈著義訓聿敦閫闈風清簪禱霜侪春融宗婣秋照臧獲弋綈在御紛華匪悅壹政淵宜陰英之特造化沕穆幹流變遷氛騶晝晦霆散宵捐珞質既毀瑶鬼無還隨音虛漠佇絲空烟嗚呼哀哉閨扉晨啓素帷夙開謚韶徽陳槃飧將頹榭銷般沃卷紺琴悠遑遑有求莫之能恢嗚呼哀哉鶺鴒鳴兮憔萆殘秋風起兮變羅紈音容霸兮長夜暮金管滅兮綺篁寒雲仍擗其號咷私倩痛而汍瀾顧視天之菱菱雖跼地其何攀嗚呼哀哉大漸斯臨四顧彷徨執手哽咽神色沮喪願遺言於白馬杳萬里之莫將卒飲恨而長逝寄永愛於琳琅壚山之昌巴水之鄉壘馬鬣兮啓玄臺級盛寢兮壽黃腸涼佳城之不可渝兮享千萬世之休光嗚呼哀哉

祭文

祭李復齋郎中文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同邑布衣盧耕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奠於故河東督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少罹厄患即爲之決胸臆剖心膂痛哭流涕無已者則其心爲何如邪若廼抗節裂垣澤及枯骴權奪造化之私恵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有間矣一旦天隕玉棺世喪游龍逝川莫返大夜長扃

琴軫雍門之調歌傷蒿里之音其摧㗖悲顔謂之少邪卽令僕不爲之決胸臆刳心膂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可得也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疆遵河治民何若風采官曹揔所部之英王命褒三錫之顯占稱良吏若趙中大夫白公魏西門豹公豈逮出其下哉既而權奸翕仵詔獄逮加公猶處之晏如讁判寧國人固以此高公矣雖者卿公誣以他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慍色教子課農容心瀟漠此豈愁慽嬰心汲汲於功利要勢者所易及邪始僕被囹在獄公於當路由爲解原當是時僕

貫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知僕之有今日也今僕旣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爲公陳覶形䰟伸展衷曲極平生宛頸躡踣之苦者而今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時也長掩泉壙幾日也未亡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旣亡又安知已亡者今復不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邪抑亦恍惚不可爲辯邪或謂禮喪者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公之墓已久而子哭之或失之緩審如是僕前所云云又何爲邪夫哭之及時者物理之精不可哭而哭之者吾道之窮公之靈馮日月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於兩間者其必有鑒於斯他復何論哉

祭晁次山翰林文

維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三月丙申朔越十有二日丁未潛布衣盧稱謹以牲果致奠於故翰林庶吉士次山晁君之靈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次山君少年起甲科登翰苑聲名籍籍於京師方二載未幾棄世長往天之奪君亦何速邪次山鍾毓奇秀風思俊朗讀書涉獵淪無所不至肆之詞翰偏佗瑰琦若周之鼎商之彝陳列左右渢渢乎如

朱絃洞琵升歌於淸廟也識次山者謂其材鴻氣固爲福壽之徵乃一病浛歲體孱孱而憊心僾僾而夾脈理不治卒骨立以死者謂之何哉昔次山以事如州治余時在謫貫三木金鐵匍匐道左君睨之曰去余竊望次山額角骨隆然顯髮豐頤奇步遠視夫人貌六法象俊薄者弗壽佳而橫蹷者弗壽㿅回闒謾神不驕括者弗壽次山形宇超曠宜濟遐齡而顧不永年者吾蓋不得而知之矣說者謂麒麟鳳凰不久畜於家卿雲不崇朝而散希世之寶造物者所愛夫次山固天之至寶也旣生

之而復取之則亦何怪耶夫不可怪而怪之者吾又深痛惜乎次山矣嗟乎次山余刑僇囚係也以君父子再覩日月是死者復生生者反死將謂天道爲不爽耶就令余待下風聞續論又安可得耶往歲次山訃至即欲拊棺一哭而厄於貧賤覊於官府萬萬有不可道者每輒東望慌汗交作余固知次山將原之弗疑而又幸亮其不果於負德也次山秉元氣上下宇宙其必有敵吾之亨者矣

蛾蠓集卷之二終

蛾蠓集卷之三

黎陽盧柟少楩著

賦

幽鞫賦并序

盧柟既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昏憒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人脩身善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柟欲取離絃寃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

帝顓頊之嬋媛兮皇波迤乎姬姜僮海岱巍峩於北陬兮靈宗嘉牒於范陽遝雲雷之霮䨴兮踆踸

攺此南服淑浚土作圻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廸惠兮毋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夔文杏羅骫於霄漢兮芙蓉韡而尚粹淸焱熇儵而進兮應龍蟠蟠而下駊負勁虱以硱磤兮頷佗孌而速惴億錯指以羣號兮明駆駆而決背倏恍恍以隕虛兮脅懷妊而因甚悲(余昕夜比有娠)夔馨余降於衛嶄兮幼好姱而岐嶷岌靑雲之偉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晞余髮於崑崙兮蘇濯足於咸池擘招搖以爲旍兮鍰悲星以爲綦余長喟其歷之未瑰兮勔脩余之非兮裁荇蕍以爲衣兮衷芙蓉之翠裳集菌

茝以爲冓兮糅杜蘅以爲粻搦旌於南巢兮稅篟
乎芳之塘余迅淢瞰以高舉兮汨鐵翮而顛隕謂
曾參之殺人兮談市虎而成慣荼蜚羽胥其貝錦
兮魚目殽明月之璀璨嫫毋怒以婞嫚兮擯西施
之瓶娩而自眴蝮虺侊侊於几筵兮戈鋋森森以
剕余日旣厖余之庨廱兮又齾之以鈇棻低曼聧
彼狴犴兮狒血齗而封嗝宵鬪怒以蹲踞兮視將
蘡豗而矯鷁檻槮𤂳以黝軋兮棟偃蝬而𢈥𦑣縲
縱縱於伏棧以呰余兮仍反接而窘臂耳嘈嘈若
有聞兮何迍廻而怫慴月烱烱以或見兮佇鍃勿

而復躓沖軼氛冒冒以澗瀁兮精憧憧而往來覺
塊然滯此一方兮心懇懇而增哀飈風淫咤以嚙
余髮兮齎毖含辮而邑𨓦傈嵒嵒相嘀以對泣兮
禦絆紨而呵護般逮余兮紛曆緊鵬鳥之巢蚊䖟
兮焉能戮此軀也枕雕虎以蒸憩兮又誰知不我
廣也悲時晷之遄邁兮曜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
下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雲中兮鍊精氣
而相伴王喬衙衙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
偶偶獨日暮兮安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
撏兮天吳摣首而振怒歷泰山之坎軻兮魍魎魃

肜以當路後狄蹇以任柙兮鯉輕捷其焉去鳳凰
之雁尉羅兮縛芟芟之莊羽拘鬱軫以顣蹙兮呼
蒼天以爲直戒五嶽與鄰服兮屛河海使聽殛咎
孫遠以不聞兮玄武遑而莫恤何羣神之豈豈兮
靈炳爗而罔恤夫余旣不能蟬蛻於玆蕪穢兮聊
乘風而長鶩心結思於大荒兮魂煢煢而上度激
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霧霧載玉女於後乘兮
鈐豐隆以先路羲和儼以驂乘兮望舒翥而徼御
征輕轃之閶闔兮入鑾鍏鏘以逈步承雲霓之氛
氳兮儵旆繽紛璆虬乎翠羽挹朝霞以爲飧兮吸

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
女湖泣以淋浪兮閒組瑟而咿嚶虙妃欷歔以結
軫兮潛容語而沉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擘結
乎三光撰余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三秀
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聊解珮乎扶桑睇南
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煥兮謁
炎帝於淸宮何蒼梧之薆霼兮重華穆以揚靈湘
容鱗而凝淚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
兮覿蓐收於金樞氣澔澔以莽曠兮溥曨瞈而誰
須觴王毋之仙妹兮挾瑶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

約兮歌白雲以相愉兮既嫥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轄齊玉轂之磤磤兮揖寒門而蜚鶩軼鐘山之幽騣兮令照之以燭龍召玄武為備御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鷖鳥為之先後兮問太乙之緣垣靈剡剡以黙約兮鳳凰承旂而飛軒雷師磤礧轟磕以震盪兮烈缺偏爍而施鞭䨴霳屓以拄余兮閽吒噫而俾還卒攬涕反此舊都兮絜筳篿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臨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兮幹流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穆兮禍福無門聿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紛溢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為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為馬夫有虞之潛歷阪兮當曆數之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震龍旅而夏墳兮顧駕鶴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氏顯而有功奚五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鉤而桓榮仲連談笑以却嬴兮胥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贊揺筆以光輔畢不黙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猶介以自湛兮項頫領而振古大道同無涯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寂寞兮斯貞人之攸居從委命而乘流兮遊寥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覩泰初之茫茫余託跡翛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壤兮又何足傷勉修余之俶服兮佩芳澤之幽蘭紉揭車之落英兮蘗江離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璣兮爛的皪而芊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綬璠余嬿美而自鑑兮何媒妁之可攀夫君盼而弗御兮亦余心之嫉嫮系曰天地絪縕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徬徨輾轉懷憂秖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裁悲歸來卜巫陽廓志肥遯含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

放招賦

盧楠繫獄三年形容枯槁智慮孱愁若就死亡太卜巫彭往見之曰聖人慮事遠而識見明夫子懷志惆悵魂魄消異寔之弗招迫就之替恐不能渡諸技焉盧楠曰楨幹遒固則魂凝精氣專一則神澄余無所用招為巫彭曰夫子孰與屈原嘐嘐斤斤歷歷揚揚而懷沙湘流窮招弗返迮𨄔殫思於師陽夫生不用招奄者既遐而後偭衣長嘷宜乎長逝寂瞑與終古而寂寥焉遂大招曰魂兮歸來歸來何為乎舍君之脩幹散而之四方且損君之

先故獨無所傍徨且歸來歸來易氣雜糅恐君之
罹傷且魂兮無東東有巨壑且天吳八首壺蠭血
斷且封狐九尾訣笑呂踁且羿弧狠矢羽日歸洽
且魂兮歸來不可爲鄰且魂兮無南南有桼堀鑿
齒雕操拔舒射蜮是食且佼妻井洌卜日養疑且
䖂貀交頭儵𣅊千里嚙人齒齒以啖其脏且魂兮
歸來離此不可測且魂兮無西西方之氣白澔莽
曠不可識且吳姫虓昧日月所翳且黑水淵滲淼
茫渿瀉且女丑之尸蒙面奇惟且開明人面豎視
鬛頁且蝮蛇侁侁雄豹是杠且猰犬猗猗從首徉

噬且招拒是司往恐見殢且魂兮歸來無爲達遵
且魂兮無北北方不可言且燭龍長瞑玄豹蹲且
貳負反縛石室圜且窫窳龍首𢗊人吞且建木九
構葉績繙且五穀弗肓斳冰殘且魂兮歸來何逡
巡且魂兮歸來歸來君無上此穹窿且帝神威暇
虩使豐霳且豺身鳥喙被髮鬖鬆且巨壑淵日其
音若鐘且操啖青蛇蚴蟉絜躬且獿㺜逐人不輟
明𦖋且魂兮歸來慎無往從且魂兮歸來歸來君
無下此黃壚且羵羊頰頞貪婪若餔且卬鼻血吻
九頭殊軀且驅飄猗逐卄嗢顚顧且八柱森挺𪗋

若檣梧且魂兮歸來君何取淥且魂兮歸來慰華
夏且羲和徹御望舒逕且四時軌運交受謝且玉
燭均調昭大夜且昌光茀欝八風華且象緯諧度
道光化且魂兮歸來樂無射且山岳盤礴丘丘延
且噢梔貿貿汎流泉且嶰谷漣漪蒐秀先且偓佺
隱淪往來問且瓊英玉津碧藍田且遐採揄揉茹
延年且琦環呈露佚嬉惓且魂兮歸來都便閒且
神州華域瀰宇宙且伏后娰姓歷帝胄且朝市助
面宮殿湊且晃旒黼扆萃會秀且紘紞藻繂文數
有且杠高九仞燧羽參且熊虎罿畫𢑴先後且三

主徹侯威神搆且獻法惟寬流澤懋且天德離照
多善宥且魂兮歸來美休遘且豕韋東辟庭侯神
且浚宵有嚴次龍鱗且戸牖閒靜嫮嫮响且魂兮
歸來晒親臣且夏屋阿閣抗虹梁且旋室㛹娟飾
璧璫且三階平墄𪓝堊章且方連𡨧魚縿金䌇且
五女牽牛闘綴窻且偃仰儼雅交佩纓且蘭風靡
離浥蕙光且曲屏雕琢被芬香且朱綠蕲紫藹長
廊且圖繪譎佹矯飄揚且鷦鶊珠笯鵷翠翹且碧
壚縉縣熠琳璆且金缸銜璧㬂絳綃且象俎玉樓
翦組繡且綺縞縝紛繆幬高且珠被的皪綴瓊瑤

且隋侯夜光蘭燭華且烱開洞房微女娃且分曹
代御靚婉娥且周鄭豔女黎芬能且長若落英艾
鬟鬢且纖紈綺縠娉以娉且調中易心都其可嘉
且肌理膩靡柔惠婉且靨輔貝齒宜笑嫣且蛾眉
聯娟目光爛且長袖善翳惠音歎且曼睞微波流
視眄且精彩神授志彌變且琦姿豔逸殊瑰變且
揚詩約禮靖不亂且離宮別館侍君之宴且桂尾
蘭畹容形闕且繚簃闘窔盤雲螭且穿堂倚樹縈
方池且碕礒小山巵溶涯且芳若射干施葳蕤且
毗鈈芙蓉綠波渭且文鯊赤鯉從塘陂且瑤蕣珠

級連妹麗且寮窗步華極游嬉且魂兮歸來無久
遵且庖廩肆事發饌盈且黍稷麰麥對香粳且秦
雞蜀葵吳菹蒸且越橘丹酸蔣蘇浚且苦醢鹹酸
入物豈且蔵朐脼鑿膾彌精且騂犖熊蹯龍芷聲
且脈貛炮麛桂椒行且鰻鮪鱅膾鮹鴣鷓且鮮鶴
肪膋膳銅羹且五齊三爵茹豆腥且酪澤酥膩歛
脂瀣且盤樽刻鏤雲氣縈且玉酒瀲灩九醞清且
虞和希液夏凝冰且瓊酌芳絜娛協情且歸來故
韹愉樂有寧且西清東序列巨虡且應帳搏拊考
鏞鼓且匝鐘句聲塤箎敔且雲門五莖蹈大武且

大雅既希鄭衛陳且女樂駢進簇巾綸且新聲絕
妙窮徵音且激楚結風陽阿繁且美人半醉色靡
徽且明眸皓齒揚朱脣且目界微睇遺精神且奇
服交瑶望之若雲且二八鴈次舉趙舞且颯揩鵠
鶩鷗鷖下且凌厲赴節動媚嫵且竽瑟翼奏枹鳴
鼓且羽綸鱗回緪鞻無且吳歈宋音遞綿縷且危
筵離徹藉氍毹且促觴交膝隨簪襦且沉湎繼夜
勞珍厨且酕醄觧酲戲侏儒且欺偈譎詭覬覦
且蹴鞠韋靬儀林胡且蹋鋌踴躍緣都盧且娛酒
既終步擱衢且周覽吱視聊踟躇且擄翰撰思文

璠璵且同抒賦歌畢歡娛且魂兮歸來恣所圖且
瓔穀琴衛駟六驕且旌旆承雲建格澤且猩猓擁
趨桓輝赫且孤旌枉矢載鷹隼且罘罝遮被鋼達
獵且入陵十數虞羽幣且麒麟騶虞伏園柵且鋋
連駒騊駼驒騱且鳳凰鴛鴦鵷鴻鵁且鵁鶄鶡鳴
嵰婞媸且憂搜摝逐彌平陌且血輪割鮮多躪蹀
且游戲倦勍言旋宮且較施創月招友朋且重觥
錯乞張華燈且伐鼓鬨幣鑒石鐘且絕夜連曙觰
歌院且拷消角巧有瑤枰且象杯犀齒五木行且
一呼十盧射先名且剝梢蹏蹝白日窮且懷思長

鏘壽岡陵且魂兮歸來水安貞且淫佚縱度賢聖嫌且周穆八駿康遊吹且有窮不軌詭顛頹且肉林酒池商辛殲且惛鑑不遠魂匪湛且三后五帝憲章麃且盛德邛昭四海圍且馨香至道徹九天且丘索墳典載籍穠且禮樂苑囿文治淵且魂兮歸來端覼縷且亂曰青陽攪轡兮萬物發生桃李灼華兮芳杜蘅懷君之故兮怊慌惚游覽高舉兮窮淹沫蒼螭馴駕兮杠虹旗飄風往迎兮君不來魍魎睢嘯兮從後先被服薜荔兮飲石泉松篁叢窮兮杳不見天背行誇驟兮馳堂隍周游上下兮

歸故鄉若木敷華兮騶陽靈白露瀼浩兮臯蘭辭榮時不可再兮日蹉跎鴻鴈唱唱兮木揚波崇期恢曠兮芳草茵方軌結駕兮車轔轔衛之游兮征之南雲溶溶兮發游潭騎靈駕兮步晴嵐魂兮歸來胥盤桓

惜毀賦

太陰爲室兮叢棧昏玄雲黯霾兮殺氣淪變魍旰笑兮鬼啾啾鼯鼠呻吟兮虺蛇蟉蟻蟲鱗鱗兮被髮鬅精淫恍惚兮軼上蒼聖澤霈兮澧澧周道砥兮有枰狡童兮輕佻驕陂陁兮逍遥悵兮趦志驕奘趣荒唐兮華洪惚惘兮顛頑兮棄鴟鸞奇鵰鴾鵷兮從嫫嫪網且繞被兮繪機綺摺纖纆罟羂兮殷擾結軫禍延考妣兮童稺離隕宗家丘墟兮萬繼夜隱寘身圜牆兮玄夜長虹霓爲孽兮日無光痛哭旻旻兮結懵搖常闇兮耶沫般自刎兮莫闇痛際天兮我柏往者逝兮匪追淑將來兮安宅樓虎豹兮熊羆文成絕兮孰所爲憲皇綱兮宄頸反舊鄉兮何期山龍從兮綠桂枝禽獸號兮猿猱啼轉際兮雜憂危長苦兮物類我思

秋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舍蘭臺之館浮漢涉略江潭射揚枝眺蒙山游旌䟕蹕法象緯旗輝陰三湘氣彌七澤猗蘭芷以承珮芳桂達而延軒離雖華之繽紛翔翠羽之翩翻於時涼月懸珪白露凝輝寒風鳴條微霜霑衣宵霧濕兮遠山蒼暮煙橫兮長河湄王迺抽牘揄翰以命宋玉曰疇昔雲夢之遊子大夫爲寡人賦高唐未及蘭臺之駕子大夫爲寡人賦雄風方今日馳虞淵踆烏先鳴汗漫淒湊無以攄情子大夫未有說乎願爲寡人賦之宋玉於是逡巡改容釋位離次跪而稱賦曰

臣聞天地無闕乾坤斥衍剛柔肸分時序交禪寒華發榮秋實披㬎其爲體也博碓鴻固專翕廓凝收斂條類參伍元英乾健不息彌成罔極上備天道下全王德秋之時義大矣哉夫其朱明旣退招拒斯昂蓐收弭蓋少皞弛裝閶闔門肅金方韜炎飈激清商焦溪涸而不流滭潭潛而弗揚儕其殺氣也氤氳胏㞕滭觱頹隤翕歘綸菌掣跳礴霄吟嵡忽忽撞搏磕磥若迺觸土囊汙汚之口激大木圈枅之竅嘌厲吒嗃翏戲突嘯聉勃碭駁蹈蹙擠犺倏拂𢿤節和𢧢稍嘈崒今若促絃枉而掎箏柰

弛今若逸孵撟而鳴埍䍜綗緼窳囩横酸鬱陶爾其爲容也澹淡㽎𤷆皓皛矔𦖃斥垁擬漫府落鴻敞荒𣿅凌厲上下寵寘鷩霜轉薄游氛軼蕩紛態横出溘壞悵悯蕭瑟寂寥惆悢憯悽孤臣孽子遷客棄婦莫不感心傷氣流涕增欷俯其宣渥唫嶬兮拔嵒壘嵷巃嵸崇衍宣回巌嶜嶍岈崢嶸羣山蕭索劉厲彌平寂寥空廓於是清玄海落長江抑爲澤焱扶桑潛渫涔滴窟鱗淵瀼霜凝龍窟霞落鼉房敝人泣珠海童滅光陽侯鳴夷天吳罔像魂銷魄揚卒悉愴怳若迺芟磨森蔚泬寥林膞廣葩榙楺伐萌沙樸緊精於松檜之林獵芳於桂椒之闌祓杜若委庭蘭蒙江蘺夷射干翠葉紫莖朱蕚秀華隨風振綺應日傾葩於是鴈遊江浦雀流海濱燕歸玄穴蟬寂窮林蟋蟀宵征鶗鴂夜吟陰凝氣積萬物凋瘁倘有后敘後時僨跡未逮被零霜衝涷霙拆豉裂吻而死者不可稱計若夫志士坎壈中人薄寒蹇産淹留感時增歎惆悵迮節念昔溯恩憭慄於邑紆結弗變此夫閉藏萬有持節造化忌盛憂滿惟秋之謝王迺乘戎輅載素斾服白玉驅安騏居明堂命將帥誅暴慢明好惡嚴斷刑脩

法制繕囹圄决訟獄成氣順化應時承治所以張弛乎仁義之道彌縫乎禮樂之文於是東漸西被恩暉無垠脩脅鑿齒之邦結胷雕頭之民𩾀鳳凰箱麒麟紫猛獸能文禽薦上國充珍肆於瑞章皇爲萬歲

天目山賦　爲李豊封君南山先公作

吳王夫差敗於具區之野王孫雒爲廓驂乘大夫申叔儀御王望見天目之觀巀嶭峛崺會凌雲橈弟鬱輪囷薄乎中霄王命孫廓既之對曰茲所謂靈岐也王曰靈岐何如孫廓曰昔禹封九山含精畜

雲觸石吐氣淢漫龍鱗䖐兮獨上剡兮陁摧䆗紛紜紜莫知所以爾迺滋草木旅禽獸爰倚㤜塡珍媾駢田隱𤓰萬物𩁹沓疇昔之見無迺近是於時中叔儀進曰大王察彌厝所稱緘懱參雄巨灋塌戾可謂斡造化之滓滓而曾於盛德之作契者矣且夫維揚之澳碩人𠃵起翩兮若威鳳苞彩翔秋旻矯兮若游龍凌倒景昇河津曉兮如日渫兮如雲變化無方孰若爲隣伯啓籥於奇石傳說蔚乎箕尾兹山所以發精於哲耄作鎭於江汜若夫擿草莛之凡鴯嫺舌之談臣雖俗陋荒憃所不敢聞

也王曰願爲寡人賦之叔儀曰唯唯

惟吳后䜭兹叟壤兮頞女棨其岑隈㚁㧑隋之陵嶽兮遼莧紗乎邛崍陟舉黴以嫈姍兮徑造天之崛岉踞虎豹而聯眇兮紀衆山之蔚𡒊礉嶠巃嵷之踉蹡兮嶁嶁而掩襲厥沇流以輔轢兮巨石嶄嶄之獪翻南與屼嶁横山嶢嶢靈岩玉華鬱律崒崩嵾嵯波潑撣援猕玃碞洞澥滄㝋谽谺谾谸岈㳫雰劫牾傹䞍傾崎嶮寢磐礪磷碞雕礐蹴躃壇瑗隤靡横還蹠鼇彳亍拉扤雕瀀蹲臨嵗霍山下還眺層巒槭何煙煙雲霞濛澒崝嶸天霄漻滈

宋岌嶚飄霙㵬㶒乘風瀟捎玻如罳擾冏若禽翻目不轉睬豔彩四暢滲淫離褷莫能形狀淼㴇傍涌離潭瀫灖龍湫荻浦靈溪硤踏源乎梘流汜濫潏僻㟸崎石綢厝峈潏平溢怒洶洞澎濞瀄㴔瀾澗犺𪀦䳺墻澳滂解䠿横流紛霈潼沫高厲皤如白馬偃紲羽蓋蜚偉咈咿汩汩去瀨憑陵碌磐碓投靁磕砯砰㵽隱砯轟訇渹潣瀌波波㶕濤濤鎛枝汻蹇淹㵳瀶漂駛淼茫遠輸紆餘東折來辭天墟滐流滲湊安飾長浮溳濁潰淪瀦爲後湖於是水蟲惟錯㬎於洲渚鼉鼍鰆諸鰋鰻鱗絙鮫人淵客

呀呷䶜齬䶤䶤鱗鱗踏遝傍仵珍木敷榮璘𥕢叢生琅玕琗蒨珊瑚絕呈偃仰岈蚜中挃目精瀟林筱葳葩華掩薈斜枝巃房椑槲砢儡佌縈𦂳敬風流颸蕭随波潭施婀娜𦵔茀𥫗彩琴㝃吸精沆瀣纖柯嘤吟颱瀏悷慨絙兖隕抑或象笙籟寻變馳險八風肺沛馮虛聽響使人心憒㢈𩟪𦗖史狖蜼猓然軀玃貔㲉獑胡㹮䝖獬斷坐噬裂背坐蹴驚透護碞寨歷半散超巉巗𢰧𢰧岸捷掌茊懸絕澗犀𤜹狡健爍兮若浮雲曾不可稱算周覽堂密㢘奥瀾䧡芳草靡旎秋蘭蘼蕪唐棠若夷荋尼胡繩

楚衡江離𧄍𧄍絢絢茀茀萋萋肸蠁閜菱芬馥芬
披鶬鶊羣遊麗揚軀翼𪆫睨嘲咋毰毸藻臆鶵子
鴐黃鸕鶿鷃鳻戴鵀石烏鶩斯蒼鵠蜚散陸離戲
游山岊若夫琛希之賂金鐄涌朴雲精燭光瓊支
昭華璇英白珩藍田縹碧赤瑕流黃崐硯山谷衍
溢陂隋碕岸不枯林藪輝潤滋液瀰濟光彩璘煜
於是乎嶽靈摧畤川后聯蜷百神紛繼儇儇燁爗
泰乙靡鴻祇御蜚廉翔蚩尤驚靡覡旌馳翠軨飈
旋霤掣陽噓陰沍煜奕傑俔萃於豊處鴟秀歎奇
亶徧顯老瓌琦偉長雙顴日表方瞳星爛飾姿雲

梟宏懿儼雅傲僄要藐徊翔於道德之林獵弋乎
神明之囿覽觀九族之有亡與閭閻之變態錫美
餘恤不逮絡橋梁處婚配降後昆揚昭代金紫璧
耀冠盖雲屯擬跡萬石越彩入闕然後肆志乎游
覽㠑巍巍涉漫漫坐穹石揮五絃舞白鶴泣玄猿
叟緑邛之杖踐赤玉之舄浩浩乎葛天氏之唱偓
佺負局羡門安期或命石髓或𩱃紫芝相徉於洪
厓之涯洪河清昌光鬱麒麟游鳳凰至萁莢生黃
龍戲泰華砥崿衛霍增隤風雲交通鼓舞忭會信
壯乎天日之大亨靈長於億萬歲

酬德賦

青謝宣城作酬德賦以報沈侯彼特腴風雅之賞
謟國士之眷爾𢬵自庚子歲被詔繫獄十年餘自
分朽骴永絕人世趙王殿下惘然𢬵四賦灑以
麻藻用雪㧡臺之冤上子冬𢬵既以
上命乎反逝如趙朝謝王袞其窮錫之珍饌肉藥
寵龍滿瀚天日疊耀兮之宣城所感爲德何如然
神以理超情以文遣匪辭之麗斯焉取斛於是因
謝名篇聊著鄙賦其辭曰
唯屺岑之培塿兮黎水淆而停秋淑氣殫以濟澿

兮諒非獵之多尤狃鑛鑠之微姿兮顧厲響而長
浮爾逝歲既暮時將竭寒蛩鳴流芳歇搖落洲渚
沉㵳丘樊千里在瞡黯然銷魂情感鶗鴂愁淒斷
猿悵氛濁之褊狹馳清想於天涯慨夸父之鄧林
吊燭龍於崑崙縶余馬兮扶桑枝涉余軀兮桂水
湍拾江妃之明璫跨湘靈之翠鸞於是岳嶽互起
江河橫變封豕盱睢䧅虺坐睨夙露傷足晨風瘁
骭汨海濟以傾欃欻凌風而鎩翰豈蒼蠅之點玉
實萋菲之交煽因圜土兮曳長纓俛宼頸兮泣吞
聲仰飛鳥兮不可攀思日月兮何時明嘉虞鄉之

撰籍希黄覇之授經簡一闋而三嘆竟竟夕以九升志沉緬以鬱陶氣於邑而填膺揮思彤管裂褢竹素秋溢就章風謡託賦信陰陽之決運雖虧盈之無愆將長號於帝閽賴造始於英落偉神聖之授彩播天人之名籥淅瀝液以潺灂紛藻潤而芳妍振金碧之琳琅炤册牘之瑙瓓菴雲涌以霞駁倏龍變而烏騫皎若凌天河窺織女雲漢之章鏘若升清廟聆餙淯洞瑟之絃隮末伎於何李藉隆譽於謝田冀二京之可紹埒三都之並𨚵管司命之焖旨欵士師之酸言爾迺聲流臣工華照八表

市虎觧讒亭婭雪慘返景崦嵫合劍龍沼起灰獄兮發夜臺披雲霧兮天門開攬衣帶兮非疇昔聊躑躅兮心竟哀於是綏貳貞之霍栻啓華表之靈思雖坡廓其如故巳人民之半非陟比堂以傍偟痛考妣之先違二稚逝以如徃一女殞而方歸彼蓬婦之苟活亦老醜而堪悲涉闌亭以凝眺見蕪陵之蒼蒼橋偃蹇以斷石壁陊阤而横窓雲幽咽於𣏽岫葉蕭瑟於銀牀瑶草委兮菸蔫桂枝凋兮垂墻望佳人兮不還歲將杪兮怨長於是季冬嚴寒北風騷屑江雲結凍海煙飛雪蒼隼凌飈代馬嘗節邁世懷賢卹恩北闕伸攀墳玩俯涉清渕揭閶闔以廷佇遴玉階而屏營伫違鏤以啣缸牖疏鏤而瑣青爛邸華於東序梟琴絲於西清㩁不明之形魔或釣天之帝庭罔虬顏之莘渥冠日表之奇英侍螭頭以嗽辭撫龍翼而若驚爾迺玉音給發神衷粲亮天風四敷春陽疊暢八珍馨流三鑄芬鬯驪羹巳霑鳳炙再䀹醴酒陳兮泛琴瀾醉起舞兮嬌朱顏願君王兮惠一見壽千秋兮歌瑶境猗㛹嫋其如恩情邑鬱而弗安步徙倚以糾階涕淋浪而流泉將振翮以遐舉忽掩臆而長嘆玄雲

黲以凝盼悲風颬而無端昔閽門之多險嬰金鐵之拘縶效鬼魅之微軀望豺虎之一饕敢謬想於煙閣覽清輝於鳳擧德旂命而匪測恩潤身於無埏幸濡翰於藝圃御一羽而塞乎巨川迺爲之謡曰若有人兮滄海湄吸光景兮馭雲螭時蹇産兮斃淵涯宛將逝兮長離思大人造兮參府離厥究網兮超塗泥惠芳腆兮恩不訾誠既感兮我心悲揄丹悃兮歷賦與詩彌億萬兮英聲垂

壽成阜王賦

洪孝王燕賓兎園相如在位王授簡於相如曰寡

人壽願爲我賦之相如避席再拜曰唯唯夫壽天
地之希齡大王知壽然未聞王之壽大庶人之壽
小也王曰庶人之壽何如對曰庶人凡務品類各
異若夫奇商巨賈征戍之客斵工浮游田父跼蹐
黃冠玄牝緇衣閒適每遇誕期佳思輩與殺酒拎
設招致友生繽藻匪施湑碧無傾帷幔起兮露色
寒琴調急兮霜華凝會爲歡之幾何旋紛擾而𤄫
嬰若大王之壽元辰未届百司豫啓瓊珠之宮金
華之里象棲龜屏鶯茵犀几窮奇怪獸含香吐馨
雲氣四散化爲僊靈綺麗慌忽奪人目精於是石
渠金馬之士遝坐駢至充乎後庭炮翠麟膾霜鯀
宴素月張金燈擭皓腕之鴛袖映緗桂之鴻箏調
採菱之艷譜發遏雲之新聲歌曰帝子降兮金井
寒集瑤池兮驂白鸞躋遐齡兮千萬歲與佳人兮
長盤桓爾迺分曹投博飛觥舉白促席交膝簪珥
狼籍玉衡斜漢金虬水澁然後斂袵肅容悄然言
別揚舲離館廻鑾東關此所謂大王之壽非夫凡
泯所得擬也王迺釋位就相如坐以酒觴相如曰
寡人之壽若是其大微子之言寡人弗知也是後
益親幸以相如爲上大夫

懷隱賦

懷隱賦者明處士盧柟之所作也紫泉山人周子
棲隱東山岩亭亭峙森邃巉石離樹堅之蒼然𡻕
嶢之士嘗託心於此焉柟乂嬰苛網沉思泉石於
是因山人雅尚滌爲斯賦𡸁足貽笑向平云爾辭
曰
大坯輪頓兮寥東郭嵯𡾊崥崺兮深林濘山勢崢
峭兮石爭厯谿谷谽㘉兮水縈廻霽雲霏霺兮嗡
河陰渺茫橫被兮張夕岑惆悵無侶兮發嘯音杳
然絕響兮肅心魂搆元氣兮爲壇芔朝霞兮絲𦈥
亂句始兮結綺疏採列缺兮紫欄瑤草兮堂下苔
華繽紛兮照乎天潢兮搖波鸞鳥青進兮日歌以
舞山中人兮搴桂枝狎文豹兮旅熊羆踐石粱兮
貽所思縣藤千仞兮邈不可期倏兮㤍山北坳洞
嘈嘈兮魂𩮫髴巖兮廓偃兮鏧禽罝軋榛林湖嵲
兮超汗作𡽹峸嵺嶋兮硊磊硆硐𡾊崱𡸣倚兮𡺲
翕𪄒隱樹杳雜𪃈兮榗槲樅轇葛藟施橘兮網草
寢蘊鷫風鴒𪃋兮怒啼血𤢳玃父猿犺兮驚透𨔁
眞熊沸焱焱兮鵁鶄鸐鸑兮呦呦麋鹿兮豺狼貔
頓兮以行歲暮洋洋兮嗟無聊宿霞下兮北風𩗗

致龍逝兮騰虯遊山中人兮柰何羲長往兮攀桂
樹以淹留

泰宇賦爲孫滑稽作

爰有東海大人先生比遊於空同之野返駕於廣
陽之丘憩蔘龍之館戲靈昌之洲駁輕飈以尚羊
兮曳卿雲之煙翩將高擧以寰鶩兮游放志乎天
外致明神之澄爽兮乃精一是倭鏡吾之無纖翳
兮闚音穴霧音靈寥音窅窅音咬咸萬寂之洞會日月瞰㕕
列宿逶行垂景兮貫荒忽無彊炁音器歘礴之混灝
渺沆沕以坱圠緬積清之邵亢廓嵱音崝嵷音以旁
睨倅翃鏻以奋音黯涬搽音徼踦躬以造眞奄靈怪之
昆膞音會旅溜煬以泡燀爾迺前引壽華後囑燭陰左
蔭肝榆右僬鄧林遡釗曠以宂㝗離襲馺以猥闐
音分褐閶闔而觟㔭靈閈音綴鞶上營室而俾音突夜光慧
僐諭而歌音苦切䛐飛廉銛列缺而蕤豐隆沛詡詡以
封㚇倏煙音公迫切煙以彰芒闕崑崙而㓝音古切萬符偈
獄泰㠑而掌空桑跪夸父而揗邛崍頸帝囷而俘
大逢訝育遺而洗幼海鋅虎切虢嫁鯷䥫而潋音頭流黃
碎丘獄以兗嵍澆消波乎九阬珥明月以爲縣粃
赤霄以爲裾杳纁翾而曳虹暈帶貝葉而擁雲濤

冠軒魏而靴音虛蹻徑不周以少留浮氣車而逸
神馬表乘黃而服騊駼使鈞辰按轡須女爲之御
青龍銜光以燭衛白虎擁鉞而先趨熒惑司法以
警道太白斬闔而建旗蚩尤之倫璘瑞煥耀以叱
煙捷雄戟而荷垂雲抱雷鼓而震天陬檻環掏而
蹝躧圖斮天𢟪而轢泰鴻齧欽䲹而猑昆音畧玃虔
山皷而揖計蒙劈巷滈而撐據比挫陸吾而阤驕
蝨挾英招而羈列蝤鏺耗䰠而殊奇豗㵐匹妙切六
合之鴻稜濁九域之紛涬聆金鐸之磅鍜音口計切
赤烏之委蛇黨姬文而鎡哲彝偕高辛而開重華
祖伊祁而援青陽將栖跡乎黃帝之途優哉游哉
嗟吾泰宇歷萬世而誰何

水亭賦

太原王公好水亭客有美而賦之者曰伊彼冀野
參井攸分旁礴瀴彊崪岛嶆囷槩泰清浮三淵氣
緼㜸律霰駮綷紛嫩肆蔽霽合陰吐陽若鬼若神
迺毓岑靈挺休哲擢方英考隱淵石擴幽泉野爰
排水亭汾堤之下傍引潩瀾上㶟菀柳渟泓汳灕
緑帷寮偶石戶褱父此焉託處若迺春陽告謝朱
夏騁途炎飈歘烈熇爥熛霞䨇羽盖鳴翠翳祥鸞

鸑鷟翔乃先驅爾其珍怪琇美杳其阿瑳草翁絕
蒙其巔麟角馴擾遊其後龍鯉出沒涌其前於是
召鴻生延鮐叟陳樂方命罇酒發鏗碎穀以蹕蹤
羡門服氣以翊虬玄鶴二八降乃天閑延頸長鳴
飛翻迭擾雲光殊蘿㩻繇四興紛紛輪輪合遝杳
冥於是爲鳴鶴之歌曰曳倦衣兮何翩翩來廣漠
兮集層軒壽天老兮歷萬年少歌曰涉沆漭兮緯
荷亭覽日月兮東西生鳴鶴且舞兮希泰齡嘉至
德之昭曠應皇運以來臻奠珍璧於清壇薦馨香
以攄誠介茲景福綿如岡陵

崐崘山人賦

兮唯崑崙之墟跨乾樞兮幹不周峰厲萬仞爲帝
下都羣神旅遊爾其磅礴嶒巊嶮嶢嵲門彌鬱紆繆
泡槩淼濇摩赤霄盼眛霤雞或顯或寥鬼神髣髴
莫之能要亦淵繞其南黑水流其西汨潏瀝漬觸
於窮石放乎海淢迴有星宿之野濫泉之渚渾脼
爛煥雷响雲擁一瀉萬里蹴蒼嶺懸龍門閘底柱
蕩名藩波汰膠轄迴洑滮灕滎光四塞郁郁紛紛
蠶芩走水蟲昫龍伯翔鮫人窺於是穆王之子感
而生焉仡儻綷懿𤇯奇雲我目如電光氣若虹霓

靜則淵停行即風披孤立長嘯天門洞開迴詠吸
雲之冠佩飛景之劍御翠黃之乘詣玄英之館命
玄武以開關兮剗大行伯使當兵轢巷渤之偃獨
兮礙碧礪而朴攙搶踐翌娸姑胥獵獵之雲旗兮
焦池訶虓摅雷鼓而撞鴻鍾梁弱水之瀰瀰兮檻
離朱之榮攀玉檻以窺九井兮下無地而峭嶔涉
跡偃圃游目靈岑封巒詭赴離石斜蹲塌疊天頹
傺蹄雲崩罽則開明人面殊形九首狡音尨吠豹
文純擾烏則白鶴鳴鸞鳳凰翬騫蒙絲戴駮雖雖
嫺嫺瑤碧之草玗琪之樹呈皰露色燦彰岡阜変

倒景飧赤霞濯華池戲玄洲吾頫風以遠馭寒將
遊乎汜林誘畢方使先驅兮走蛕犬之狺狺畧窮
奇以透迤兮問據比之尸爾胡爲乎作神姦夫然
後背帝囿縮攡侖歷沙棠登玉山於是西王母出
而見之觴於瑤池之上獻錦組百純黃玉二穀琵
光散亂奪人心目乃爲之謠曰君王八駿馳羣惺
白雲在天岡陵出兮子千秋尚復來何以贈之黃
竹曲穆王之子命曰嗟予悠遠在東夏山川間之
石磊砢吹笙鼓簧心苦悲何以報之復而野王母
抃拜謝穆王之子遂驅升崦嵫山乃紀迹於其石

壚昆山賦并序

壚昆山即古巴嶽也爲梁蜀雄鎮俯臨巴江而其上多名觀產偓佺長慶中有服之者輒仙去銅梁張公愛其巋崿峻嶒遂自稱爲壚山云夫山川叔氣蜿蟺蓊鬱窮極弗勝則鍾之而爲人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大雅所著於是乎足徵矣公瑰偉駔梧職任簿書才兼藝翰神理清暢妙絶羣倫意者壚山之秀篤授之公天或動之朕兆黙令公取以自謂哉僕不肖猥侍公顏範偃仰紬思聊著斯賦下里之音詎免誚於郢匠焉爾其辭曰

粤唯壚山之不可隱犧兮旅億類之鴻紛軼岷漢夏其無儀兮窄浮敵而嶙峋道紆回之嵺嵑兮踐危石之嵑岉嶭嶧咺而下闞兮三江分流泓渢而並入巴流滾瀆以回薄兮亢纏山之縈帶汩漫淢其濕鐏兮砊輿碞之瀨瀨濫淋淋而長注兮淯洶涵而橫厲沫瀺灂以鬱沸兮埴轟霹之磕磕勢觸陜而互蹈兮欻泚凝而引會飈嗷呴而澎湃兮嶆抗激於天外硌碞滑滑之漱擇兮波潤潤而淪瀾衍曾潭之盤渦兮洪濤倏起而排山氣滃渤以磅礴兮象帝霸之搆天藏靈異之有無兮何變化之可詮傍睇遠覜肆於無際下自山岨上干絶巘磈嶫岐屹峭嶄嵃嵯盤石硨磔錯牾還會岩巒遝嵱嶍嶷㟅嶒崒崪離縻迤邐相追狀若禽翔或象獸群聧聧齗齗拉蹠俊虎傑泡碩渤增嵕絡繹嵽嵲蹲猊崌嶁石龜逡巡若野出乎其下巇嵲崟巖郁郁芊芊截如雄虹欽壑飲川俯瞰澗底窅冥黙沕長風中號歷颷蕭瑟斷岸瀧瀧谿徧鳥猱屏營超忽慓颯爽魂令人煩懣不可具論膚寸之閒雲氣欻起變態橫生軥張佹倚紛紛輪輷若降於天君難於人覩爲旌旓外即麒麟幻怪百出伊孰與降

爰有崑崙靈宇谽谺屈蟠洞天勿寄消滴成響爆熱生渠蒼玉礫砢偃茅芳蒨騂閬翡翠委乎尾毘爾其山陽漫羨廣衍芳草碧滋秋蘭杜蘅鬱金江蘺烏蓮丈翔香芷離披猗烈以暢欲蒔芬沛風流雲荒鸞鵲轉會君適陰崖瓌木羅生熒熒爛熳若天星久觀不去盲人目精楓香霏靡歷滋液淦醲盧橘離房連卷磈礧雜華紛糅隨風靡疊綏會愶散擇瀧滄淡紆餘婀娜殊態異觀枝枒嚶吟聲似笙竽蹶赴詭變愉神銷精蚩怯失術逐臣銜玦放子被詘勞積鬱巳抆血增歎於是春氣淵澓羣鳥

飛還便翾翩羽嘯嚾嘒嘒稚鳴求雌往來其間鳴
鳩負雀鵪子桑飛鶡周竊脂天雞聯翩骨彩彩絢
遨遊乎山顛至若宛隆中絕崑崙斜赴蕪采不通
猛獸騰驤貔貘豺兕䝙豻狂顧倀伊猙獷遊遠
枝千尋獨往邈莫與期傍偟孤嘯使人心悲儃遊
之華廣成赤松羨門若士吞石休猴御風凌塩獘
雲房翳翠蓊薆倒景上下需慌忽汗漫周游無滯
於是嶽感川迎天門洞開期應五百精徹上台降
大人於還陬兮焱颷起而神駭泰乙揭嶮虹烔以
彷徉兮青龍蝹蜒離縱而梟懸雲翦焚焱以蓊蒙兮

焚蕤律而渾漭杳爾陰歙霍然陽炯穹停雲發霓
蓊鬱披岐嶷似簪淵璇聲偲尼星漢漏蝸晷渺瀰
飭太陰與搖光兮揉旬始以為旌赤熛怒之驂簂
兮戩靈威而轢欃槍蚩尤啸㖆以警御兮伯僑之
倫脅閒物喙而迅征遘不周涉玄冥排閶闔遊廣
庭騁威風於東廂歘舉蚑於西清於是天子迺命
太卜擇日請見太輅法象建太常緩烏羽鏗石鍾
袍靈鼓紹介之士一日之間蠡屯魚屛抄金馬登
台溗虞衛周侍公車紆國疵察廢滯規惡直賢輔
世燮理揖讓圭璋交輝以臻乎至治嚮非茲山之

靈發毓奇秀惡得有是哉

嵩陽賦為汝南劉嵩陽作

楚王北遊登崇嵩之觀嵩陽大夫侍王迺涉蒙茸
履嵬歸長御遶睞汜濫無際顧謂大夫曰壯哉山
矣寡人於茲殆將脫屣邪嵩陽大夫曰大王之言
誤若臣者始足與憇焉爾王曰夫山畜洩雲氣萬
物所祖無貴賤遠邇皆好焉子大夫私之已有是
何厚於自待薄於寡人邪嵩陽大夫曰臣聞之傳
記鵰鶚摶雲鵾鵬恍羣物各有適故其所託者殊
焉王曰夫寡人舍此將復有說乎嵩陽大夫曰唯

唯夫嵩維巨嶽極於圓秖之中橫帶汝潁峙隮於
氛霄之上綠精需之薄盛乎翠虹之嶂爾其三十
六峯二室嶕嶢靈嚴浮歊蓬勃蜿蜒蕺轢互分嶇
隮傍迮邈條偃蹇行者中亍久之拗息汗脅增悶
若夫窅阮谽谺虧淵無底窮廖窅冥長風颮飀扎
軋砰砰流離轉散髣髴松聲天雨新霽萬壑灌瀨
渭濤滔汰硑頹雲峨碕碏疊磬歙歔鬼怪於是雛
鳩掩羽豹虎驚燮恍忽謾台悚息川谷此誠山精
魑魅之所穴處竊恐大王不遑託跡於此也王曰
敬聞命矣大夫惡得獨憩乎哉嵩陽大夫曰臣少

遊上都親侍諫垣陪列公孤尊三王貶五霸揖讓於魏闕之下爾迺面負揚舌青瑣點白郎署稱譚寺人灑血解圭組脫鳴璫謝金墉凌風翔飄然遐逝迺昇乎嵩高之陽故其怡神育靈則攀緣欽崟徬眺珏城少乎泰清盡足力而後返於青炎之圃徘徊於松栝之林潄嘯於汧水之湍將折若華之英拔江蘺襲幽蘭帶楚衡猿猴嫖於左麋鹿援於右逍遥容與精神益壽然後檢搜巖穴探飲玉渠璧壇鳳笙銅鐵石狀希瑞呈露娛樂無方若迺王喬控鶴於林間寗公失路於霧外少君捧節乎雲

中劉根抗絕於人世莫不偃仰攀笑憑虛軒輊臣雖傭鶩與通紹介故夫龍門三臺緱氏之嶺皆臣往來遨遊者也夫大王擁千乘之器苑瑣珍玩之御不輟於前焉能避世長往哉王避席曰寡人不能也子誠為嵩陽大夫

梁苑僊人賦 有序

趙王客李九河同王崑泉飲周孔間園亭時余在坐酒酣談兎園事感慨悲恨有加焉於是幾思泉涌藻芊雲綴興之所至遂成短賦辭曰

仲秋之朔顥氣既夕激風頹波微霜淨石凌九河揖崑泉周子與葉浮丘乘竿於是梁苑僊人感岑被炎洲之翮羽兮綴丹浦之明璫翳青霞之芳靄兮乍有無而離光褰裳鳧汀濯足鳳渊燁若昇霄翩如振羽風流雲停放乎泰宇爾迺步虛驕於冥髮陟壁立之翠屏歌青苍之玉樹颯參差之鳳笙艤輕矯以傍駿泉究汸而小髝於是螺琫盤舞龍蟠斜帶百仞嵯峨殊葩異繪採珠濃之紫菱鏡貝水之朱華衽天矯之雄虹蹴合沓之龕鼉戲赤岸騰洪波弃反景揚清歌乘僊颷以如往澹孤嘯而却在騁逸思於天墟寄冥心於人海雖炎光之已

絶乃江山之未改帝子逝兮驚風遊簫鼓寂兮埋中洲鴻鴈飛兮自來去城角起兮增暮愁感滄桑之淩變痛園林之傴休心一唉而如喪魂九折而索舊慨人代之欻忽若靈而之隆天卒長驚而不返何華表之千年予既不能蟬蛻於茲溷濁聊將泛觴乎海上之僊山亂曰已矣哉江河日下兮勢不可與為防非夫憑虛御風以獨暢於九陔兮又安訪乎吾於泰鴻之堂

滄溟賦 有序

嘉靖時歷下李公以進士補秋部郎中自號滄溟

嵩綴公家近東海云博物志言海中有三神山濤波險壯倏儻幻怪不可紀極是非王喬飛僊之倫惡能排氛乘虛往憩之是非女偶朝徹之容惡能忘形坐馳存想之公抱魄守寂超然神遊於物象之表遂擅乎是世之人知礙於玄適名絕於靈紀方且因拘形有溘然與草木同逝不亦悲哉僕受知於公既久使無瓌美中之賦頌人將謂予為不知言於是作滄溟賦其辭曰

唯帝嚳之禮臣若傅說兮精徹絳漢上騎列星的貝闕以炤彰兮邅危墟而效靈望天雲俾翼蓋兮筏枉矢而轢翠霾逝兮非還擢兮非倚倏神變化莫究終始光氛翳冏天人蠙起鶯凰質之苞彩兮撫龍翼而騰驤吾綴兩山使衡牙兮華不住以為璫既潛足於明湖兮又晞髮於鵲陽俯其挾蒼虬窺海日歌雲韶篇泰乙遊覽乎昊天之臺倘徉乎招拒之館建素商之旂書青女之簡上秋之末塊然自失恍惚淼淡神氣四暢逌觀乎滄溟之墊左東極右青丘帶以鞠陵之阻浸以爲貉之洲東南一陂西北一涸徂甄九河淅泑江漢百川派赴滙洞滉瀁長浮乎天呷爾其始至也沕潏潏焉滭澎

澎焉涬瀯濴焉嬌若素輧縞馬羽蓋之浣翔兮文如白鵠之將翔沫滇滇之高揭兮亙踦追而徙蹝壁壘重軋不可捍兮忽乎還沓似軍行渾渾沌沌洶洶泡泡拉拉踔踔靁磤雲呴砰磕哳慰徙觀其淪漪之所盤渦飛滂之所激射魚不得游鳥不得下崩濤漲雪萬里騰瀉夫然後菱波谷捎滿山偃蹇堤丘弭節並淵便旋竪亥之浦清冽晏龍之川徧逌靈胥包戈冰夷澄鏡颶風不颺五兩不競霾煙清郭瀞虛四玦碧山嶕嶢嶚兮象海水浮碣石霞爛雲綺若錦雜駁勢嬛嬋以相襲兮壓層宜而迤潮汐於是尾閭岐分汀瀠傍處游不潫宏濯灩沮觴灤滄瀇泂沔瀉溆嶼斜蒸亂之潛浪兮綸組瑛而鏈卷紛海蘿以被離兮石髮翻撚而縈瀾何滸實之逶廊兮偎硯磊砢煜韡乎窮延莧奚江蘺鼓麋水松雲蔓陽厓風披陰叢彩理豔燦擢華敷甘若迺巃蜂揚熵蝰廬翕艳背鵡合光蠬蝓偃息紫蚖騄沙以如渠泛蛇乘流而覆笠武羅屏首以蝹身帝江蹴足而歛翼奇蝄沉屍於曾泓瀅鰐仞吻以削伍海童拍袂於枉渚鮫人織杼乎泉室於是橫海之鱗偃雲鼓濤大津翕響甲戲激深叔鮪

鼉鮀鱗鰣魴鮒叢蕞能次璨錯璘瑀喁沫噆藻嗟
唅建淪捷鬣捽尾隨波泅沉或躍吞而濺珠或嚼
緦而唅雲畔㴌漫於天光託亡是而為降俯其羽
族則有鶻鵰鶬鶬鶖鶖鸕鸍鶴緣縿纚臂翟縟煥
曳飛延鳴浮天溢岸搏風揮霍跋如裂洪灌劃成
響恢詭殊觀若迺厓隩之隈窮怪異譽貌殺騷鬱
猎猎獥獥猍猍狪狪麕子力負麝父捷稱山猙投
人以顧笑諸犍啣尾而遐征迅蜼躍巧於遠枝狂
猿掎石乎山陘彌迺背空紛雜風恍擢飛雲涉廣
淵跨渚眦弄少海汰波淫川后待天吳叫欻馮遲

蚢躚蠉喘潤沐揚霱渤澥閶闔輕舉冽湍隆頹凌
混縱橫趲溟絕碕沿洞漭岸滄溢渺瀰惝怳習谿
畧無端倪鴻厲不及翔蜚黃不及駭脩聃電邈不
崇朝而逝若億萬餘里於是皡煙幘被羽裘觀乎
猗天之闕踐乎相餘之區行乎泱漭之墟陟乎招
提之丘瀛海為池碧津為洲麥橫澥之㵒覓垂雲
之浮梟攙槍之偉竿緡明月之鴻鈎靡雄虹之巨
餌連六鼇於天陬窺景溫源啗霞貝嶠拂衣石林
振彩雲岬優游漫羨乘風獨往以臻夫蓬萊方丈
瀛洲之輿焉爾其遠望離處岐嶒岌㟧紫清近豩

山趾反在水底屾岀巉巖螺砆黑煒縮齾齾煙煙金
闕璇室紫府洞門瓊瓌不死之芝瑶岩返魂之樹
騈田羅列錯落乎其間若夫偓佺羽父之倫翳鳳
鳳驂麒麟戲奢比游無垠乃 邀余於泰皇之陔
以覲乎窮奇之民畧玄股兼雕耳延彫題貫黑齒
登巫咸歷無脊飲帝臺之漿孽蚩尤之旗玩弄乎
夏后啓之儛是雖山川隔限於絕域靡不王帛朝
宗於天府然後乃知 主上威德之所暨誠有得
於滄溟之偉觀也
余未作此賦時夢至東海上遠望山出海隅相

去百里或五六十里皆霄綺離駁金焜雲牙照
燿上下海水振蕩若三韓朝鮮日本穿胸等國
遠近環繞魚鳥雲物不能盡述以故余作賦時
即以夢中所見聯絡篇什雖然如鏤刻然大約
十得七八也豈余留心此賦而有是夢耶抑亦
形解神遊真入斯境耶八月十七日作此賦至
紫航云云倦睡夢一人青衣長身以刀剖余腹
抽腸出尺五許然其半未盡尚連絡脊膂而所
出腸彼以手握之盤結如盂瑩絜肥肪中微有
紅黃肋膜然其人稍挽之覺痛余以手摸腹曰

汝手乾澁當渥之以水若油使滑澤可入腹而
其人曰茀卽以水洗濯之置腹中遂醒夫是二
憂前後雖不得其朕然亦大奇矣姑記之

嘉禾樓賦有序

嘉禾樓者明府銅梁張公之所作也樓在滑之西
門上壞僑巨麗爲邑偉觀落成時有獻嘉禾同莖
而殊穎幾數十伯本云是樓西畝所產與者夫符
瑞應德斯至故昔之治化隆名芝生庭木連理黃
龍翔於沼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張公宰邑三
稔政和民樂道路以歌樓成而嘉禾至亦何怪與

三國時吳會稽嘉禾生改年嘉禾夫是樓以嘉禾
名蓋亦古人因物託始之義云爾乃援筆鋪思作
嘉禾樓賦其辭曰
粤若稽古綿明蜀有大人先生崛起命世撫厖鴻
而凌厲兮紹騶廷之芳芬嘽清颸以遠遊兮嗌淪
浒而搏員斧倚劒翔嶸崢絕罽轅指燕京振羽
天衢馳聲中夏徑旋濮陽遊刃白馬廼乎府界規
九野發境陞雷駿而風行緬天險之莫附兮悼西
門之墜營覩榱楣之涅坳兮萬夫仂闢胥何足
以當兵吾恐公輸之捷巧兮豈弛芾之易动於是

羣僚闡議小史獻謀髦倪逞粲勖茲煦噱以相與
成庳神明之樓攄厚坤以特峙兮象雲氣之搆天
摽參旗以繚垣兮綰東壁而軼三淵埒帝神之奥
區兮泡熇焱而璘瑞佾夫豁首帶干將而跋四維
兮閎爽哼而俯嶢屹馮驛驛以磈磈其相奮被兮
欻凌霄曳融以騁田離樓弗鬱紛沓遝兮礦豸夭
蟜鳳褷而龍翻旁唐堀㘬嶜嶷礒礁兮畔湧招爛
奐而便蠉狀若碣石之嶙嶙兮又似犀巨鼇載員
嶠屃兕川於是屬輿乃跨大城隋兮而卯葺樣帥
街脊覩兮灘霧蝠蛩濯濩齒齗赴星流以電綖兮

觸翼瑱而排金扉嶒嵘窣以陰虛兮洞嵺豁之雖
奇嘈砰磑其靁殷兮飇凌兢而增颾睍脊閱以冥
眴兮眇北南之軋坱徙魏巍之忞忞兮精憧憧而
洄漾漲軨軒以流覽兮紛譎侂而殊狀爾迺萬楹
攢竦碨砢連扔飛宋虹絖浮柱雲征芝栭磊磊穹
櫨傑傂拉綰偃僂枝棠斜會窺天窓而結綺斯兮
擢玉樹之千尋垂藻井之芙蕖兮涵綠房而曳連
淪鏤太華之岳岳兮嶸嶸硜䲆峪嵫而嶙嶙流水
潺湲漱滌於其下兮汩泱泱乎龍鱗虎豹孜猬以
陸梁兮熊羆鬪㳫而血斷螭龍蹲踞於嵓欒兮騰

虬蟉蚪於抉振爰有王喬飛舃赤松御玉若上鶱有羨門乘鹿振車桴以危處兮倚蜚柳而曼睩変旄險以相徉兮若鬼神之髣髴錯綮珍怪品類許英千變萬化窮極海宇隨色賦形爾迺表以通天之觀突以凌雲之臺建以靈芝之鼓杠以熊虎之旗賁育之倫伏鈇𨡦楯陳視乎左右騰躍乎上下者不可殫討蓋王公設險以守國足以藩主上於億兆載也於是天地煙煙熅熅紛紛渾渾偹精溭靈肆乎無垠成羲和以啓御兮飭青龍而走太陰潡夜氣之灝灝兮㸌朝霞之爞爞流青雲之露靄

兮瀼玉露之泫泫焚輪轇轕於豕韋之墟兮泐決滲纚於河之滸渠乎紛緼之𨻶離乎天室之樊被天衍之溝塍兮挺嘉禾之秀穰茂一莖而兩穗兮覩葱蒨之奇芳苞金粟以岐翹兮勵偏及其光半散獄瀾瀝伪邋以長鶱兮郄偎起而回翔婉若神女之照灼兮施豔彩之章又如綠雪之靡漫兮潬翠岫巖陂隋若迴森而新霽原阪始漑承以朱明滋以沆瀣琅玕青熒翡翠翳横翬雉朝鳴以往來兮摛錦翼之陪鰓蚩螽孖蠶訛訛殷殷其振羽兮趾冷響而煩衰田畯皷儛於桑中兮遊女採䪴忽

乎鳥舉而雲廻鮮墳瀞之累邐兮粲囷匽之崚嵬曾城瑤柯何慌惚兮杳玉榮之莫見碧珠貝葉不足與炊兮珊瑚仳離吾又奚取之而爲樊歸禾詠赤舄之姬公兮濟陽開禎非夫萬乘乾應期而紹漢夏于祀之孝美兮緣茲棲使再躋緊君子之孔良兮輔陰陽而覩判巨靈紛總總以傳傳其來翊兮相柳偃頋驫屓而承闉路挾斯之麗譙兮摥白雀而劍羽林挨夏后山川之崄巇兮崒二崤臨孟門二崤徒西阻於鶉首兮孟門曾不得扞乎靈津局若神宇之揭嵑兮拱魏闕而嶙峋爾迺嫈天槍

殪旄頭挫蚩蘼摺蚩尤廟貌之所歆動咸稜之所昭留東漸滄海西被太蒙南麗丹穴北駁空桐披髮左衽之民莫臼雉麋騶虞羂卭卭袴駏驉縣車裹馬出於遼逖之域享獻乎明光之廬天子乃乘鸞路驂雲驎綴明月橋虹霓柴園丘燎泰虛招帝闕兮天門開跨不周兮騁轟雷風飀飀兮神靈致御韶芬兮酣玄䊪福穰穰兮横岱嶧天人歡兮衆聲慨祥風吹兮雲霏霺垂鴻聲兮彌萬世

雲濱賦并序

虪熊之墟雲濱父居焉棲身嚴戶放志滄浪超曠

之度方之瞿硎子真之流莫能尚已近時諸大夫各有篇什僕辱在草莽承風操翰聊爲古賦以紹公孫嘉遁之製云

楚山碧巖倚嵊嶮兮象圓海浮蜃闕朝散夕凝兮滋翠蝀蛚窮石北坱漬洞兮邈不可越嶙嶒嶢嶆瀄翁危嶇蔽日而下霄降逮山岅礧磟碌碎鹿角傾碕竇浦綴撚於其垠兮彭蠡東注而雲夗濫觶長逝漻涬瀄曼淠泙溜濊洄旋吐吸崿岸互會斜沙漘之澨徑莎瀞之隩如此者幾佰千處焉爾迺翠崕嵐搆蘿壁風褰芝宦椒塗錯落煙雲碧津離樹青嬋玉葉丹蓝承霞素房垂月發翠輪硎蹈風欲鬒亂九皋之曲虞蓼都良芳若蔓荊蘼蕪芣草薈蔚犀生苔錢離駁綴若華星郁茀莎烈陰浦畋平外則岐沱漫羨菱蒲續斷蒼翠浥露香無圻畔至若白沙如龍君磯如馬賸屈蜿蜒在波之下水鳥鴛鴦鷁鸀鵁鶄鵜鶘鷗搏流瓬瀣亦景滓陽延鳴鉅野蓋將指瀚海以爲池契廣原而解羽也殆夫暮秋泬寥霜洞溪清榬江曉兮雲凈螺湖夜兮月華明坐盤石調紫笙吸鳳曲舞潛鮫猿啼北華鶴唳西平皃客流思斂人吞聲少焉蕭瑟風駛水涌潨瀄砯磕濩洴轔觸萬籟俱動彷徉慌惚兮人心恐是誠龍盤於宜陬蟬蛻乎煙朧爰有東郭谿工之倫貌沛天虛靈含素真扶筇被羽嬉遊絳津垂竿魴鱮加弋鴻鴈臛鸑瀹胂臑鷄截膳斟雉芳羹彫胡碧粲蔗漿縹清玉醴紺淡集讌於那霞之宮拔酣於苑風之囿浩唱乎猗天之臺張樂於洞庭之滸乃左覽清極右覗范林泐石封嶋翁葉藏珍超然肆往來此抽簪將遺珠於丹水遂埋劍於昆崙豈徒逐二女於湘浦抑將窺禹化乎海濱於是江妃感焉見於碧渚凌波嫣笑逍遙容與非煙非霞若雲若雨奇色麗質瑰偉曠世順微風以翱翔向江皋而解珮爲之詞曰白玉鏤瑩瓊爲獎飲啄沅水雙鴛鴦冰夷賡歌曰蓬萊欲渡海水深麻姑千載絶華音宓濱父報歌曰協僊靈兮遊汗漫日將杪兮倚增嘆駕予舠兮凌赤岸脊鳳德兮垂素翰

遂虛賦

婁次泒鄴之良郡式爲要路所忌徵入部士民傷之因有斯賦詞曰

丙辰季春壯游鄴都超夭隩緩平蕪羊腸走險鹿

角通衢蕩陰開其南邯鄲犄其北左引衛漳之浦右據太行之塞誠京邑之藩屏霸王之區域於是鴻風呂慶雲蔚大人起神龍會決閶闔兮叙長雲灑四海兮歷河濟翱韓陵兮俯洹野戢甲兮紹前芬君迺承流三輔翊載王室日牛無金宮馬進趾春秋郊行生物蕃息士女謳歌鳥獸翔舞式乎四國爾其優游暇豫退食在公兎雀行家山鳥下廳青苔繞戶綠樹垂榮窺明月兮虛堂仰浮雲兮太空佐卧治於淮陽資芳猷乎廣平誠希世之哲匠乃邁古之化工爾廼梁父鬱興二塗並起靜無箏波動即覆轍蒼蠅鳴白黑淆市虎張真僞眩巾征車之闐闐兮去東陽之舊疆歷鷓鴣之荒陂兮趄爛石之蜿蜒闚虎淵龍嘯龍山巖光瑤草兢歌玉曉橫傷風淒其而啓塗雲蓊鬱而飄揚玄猨緑狖雖湊轂踏排林蹴石羣呼狂驟於是窮北門張祖宴諸侯來方岳餞征馬鳴雲旗亂茄鼓兢起金石交作絲簧迭奏絪縕慘慄罔軋蕩潑發言爲酸振衣爲嘈左右淚落莫敢仰視豺狼嘷兮路垂鴟梟鳴兮林間欲往從兮不可將獨處兮懷愆爾乃君門萬里一視無際天閽擾人閽懸最峩虎豹環繞鉤虵傍衛自非飛仙捷徑而介入又孰能排紫宮而謁上帝於是燕國大夫退而歎曰僕本滄人游心大空涇渭渾灑出入濛鴻等天地兮山川猶毛髮兮在躬我無物而不得物無我而弗通總唐許於瞬夕循菌桂於一終乃今神遊於太玄遂吾虛於無窮爲之亂曰若有人兮乘紫煙入大化兮超跡笭佩冠劍兮上下躡日月兮回沿何蚊睫之少廣又奚足爲吾芥焉

廣招隱賦

硐石巃嵸兮築桂宮嶻嶭碕礒兮連㠑墉明月瑤琨兮光陸離犀象蹲視兮項文埒長䙓結鉤兮貝雲寬刻燭遊戲兮尚夜來孔旂兮舉羽撞華鍾兮抱鼓廣頌兮縟禮斯進舞兮龍堂色氤氳兮曼睞送琬液兮瑤觴君胡爲兮山間踞盤石兮飲泉空谷兮無人羌蔽濁兮蓊鬱杳瞑繆兮瑟兮鬱崛岉兮精憧憧兮神罔壹兮深林險阻兮虎豹往來鬼太息兮君胡處此井竈蝕兮巒岬㟈嶁礨礧碕叢荏軋茀隨風婀娜蘿薜綢繆兮紛紛魍魎怒嘯兮愁人綠羆兮玄狖攀援長鶩兮邈不可親君何爲兮不歸徒竚想兮浮雲重曰王孫逝兮碧草幽

明月與兮珊瑚洲擷朝霞兮不可見窮四海兮靈
求翼神龍兮來過鳴鳳凰兮庭柯桂樹兮又何爲
兮淹留聊出隱兮與堯舜而賡歌

龍池賦并序

魏郡少方伯太原王公雅好龍池竊考括地志圓
稱龍池山四方隆表窪中多水有龍出入食五花
樹公以此自況其玄德獨尚良可知已然負瑤琰
之器者必厲過雲之響指叨居南郡濟公德化苟
非闡之以辭後將何玩焉於是聊著斯賦以暢公
美其辭曰

黄帝茶漠之野龍池之山彌襟帶而沓盤兮左踞
羅石崐崘北繞三桑右浮南馳九疑紛源鴻紛未
歇蟠淳沸灪玄津在焉若夫論其爲狀也究其幻
怪也爾其區域也則雄嶽磅礴方七百里嶒嶝嶒
嶂蛇壁嵯峨翹跂巖巒連峯負開消川隱嶂藏精
畜洩熠虹飲雲木魁嘯月鬼神恍惚若存若沒爲
有碧樹抽煙錦草結綬五花爛熳九芝並秀滌纛
以翱放乎川藪鳳鳥之所嘯歌神異之所遊遨於
茲託處者什殊入九焉於是泰洪孽其庶庬回絕
其紋天吳負其波江胥湧其靈神濤泌滓翠浪連

漾疊如紋羅澹若空青淵瀁潋滟淵澴潋泓挾輕
飈以長逝折崿碧而返觸矯駭天之羣龍條決雲
之雙鵠少焉安翔寂寥徐廻如解軍裴波汶泙泙
潋滟乎砯隅若迺水藻披紛於陰淮石髮猗蔘於
陽渚綠蘋承流以委猗紫菱隨月而容與莫不呈
華露色或浮或沉髣髴江浦至有紫蚶珠蚌頳鱉
文魮鱝鮨魦鯉唫喁水渭優游澄滓儵往忽來逮
夫朱蠡既明精淼上漢敬爲朝霞靡曼燗煥圖靈
學偃翔鱗狀厲變化蜿蜒淵之無畔故其神挾遠
田淵棲木之東葉影扶桑之西枝飲夸父於後澄

落昆吾於前涯嗟太液兮黄鵠散鶖華林兮連蕊
稀愁積草兮珊瑚既吊踈闊兮明月低爾其層渾
之淵洞溟之府有蜿若龍栩栩偊偊赤帶翠鱗鏤
罫豐輔摛藻繪文章采斕絢雕琢璘瑞爲奕外朗
青熒內分蝤蠕輝瓊連蜎蚪蟉不可盡論若夫騰
池表澨清埃馮太虛驅雷霧四覽徧九垓貫影
河津掣電海嶠煙熅灼爍泡混却照遠而覩之似
神女遊朝陽迫而察之如若華流景光蔚兮嚮燭
耀鍾山之野曦兮非猴涌夏后之堂於是豐隆警
響虹蜺衛趨飛廉清蹕列缺候塗雨師與水族戾

神蝓挂虎跂㘈王珧沉鈎虵械雷兕殥蟲雕鎩授軒轅之符搆女媧之精效有虞之璽負神禹之觚豈徒躍劍於廷乎委杖乎葛陂鎌飛聲於偓舘終見謫於龍池也迺感穆天子之事起而賦樂池之歌歌曰軼八駿兮黃竹西奏廣樂兮臨玄池水淼淼兮失龍蜺誠荒淫兮何所為又續而為飛龍之謠謠曰濯滄溟兮欻翠翰錯金碧兮艷紅閩遊泳池兮戲層巖乘九五之嘉運吐赤文於璟壇佐哲㝮以典樂為聖后之納言君宰挽徑尺之逆鱗願燦耀於瓊編

夢洲賦

趙王遣使幣聘盧柟往就見之王命坐諸客上曰㝡爾小國屈先生以言窮蹴先生遊遨大都膺紳之士往往搆先生賦有之乎對曰然有之王曰奚賦耶柟曰鄙人朴質蒙侍君子於羅太公為雲濱賦王別駕龍池賦董封君遂委賦李邢伯滄濱賦張戶部壚山賦陸大人作夢洲賦既成大夫亟有所稱賞而王未見焉王曰可得聞乎曰歲重光赤奮若之夕中州大夫騎蕩蕩俯河陰坐述玄之堂感牛女之故精神慌惚如將飄舉青揚微婉黃氣冋渀乍若有靈不可究攄少焉恍寐寢夢見二客造北窺衣偉冠粲目貝齒進退尺度貌甚閑雅前刈藉草坐棗樹下攫素手笑理芳斟鐃碧飲寒漿極妙思樂無方爾迺乘鳴鶴之舟遊赤岸之浦超凌虛之樓憩飛雲之櫓髣髴杳瞑若出神怪修容長髯見一道士延予升堂體貌備至言笑甚驩殆昧平生詢之氏姓彊曰伯靈含舟而途槩三佰步石壁巨闢輝搖光燭扇稱瀛洲寔多僊偶爾其為勢也擬其為大也磅礴轇轕磓研千仞巍峛峗嶮嶒施邐倚組隆豈柴奮巖巉負遠而視之渾渾焉胚

胚焉氳氳焉岵巖巖焉崇岳岳焉煙熅濛澒浮乎漢表迫而察之屹屹離纚反在水底蓬萊峙其左方丈峭其右員嶠陋乎水涯方壺要而不收其陽則朱羲清華盛夏凱焉其陰則玄靈溫風隆冬燠焉是以山峪魍魎之所水府黿龍之積夏后方貢之末舉大章神度之尚沫爰有瓔瑮赤瑕藍田江珠琪珣琅玕之寶綠碧璀璵陸乎玄蘼草則石蘭木芝荃茞江蘺蒲荇菱藻蘵綬綠莎木則楩木杜華桔櫨豫樟枌梓柙青樱櫚沙棠扶疎櫹椮被乎西東於是珍異之禽神怪之異則有鳳凰鸑鷟鵷

明鸘鵊鶬鵜鷀鶄飛鳴翺翔户豹咆黃能貔貐麏麚
羣蜼玃顧其水濱則有獱獺水豹玟蛇石鯿鼉黿
覩鱷鮫魜鯖鰱莫不噞喁浮溶喠嚛菱藕閡氾幼
瘠或左或右於是徑掛猂之岩涉通盤之游踍文
石之橋謁玉虛之府長髯擧方師會命茝子設饌
具乃有苦醢之羹勺藥之醬滌菽肥腯九醞醑鬯
炮鷩寒蠵爚雞酸雉山膚豼豹之胎水鼈鱗鱐之
腴腥菜錯異豐融苾蠻于態萬殊凡所以滋神䰟
養血脏者充乎四隅乃使師涓鄒子之徒截孤竹
制鳳凰挫素頸流纖指吸朱唇離皓齒玉叫發龍

吟起激清商瘠流徵泣嫠婦慕放子開九陰除積
陋大音未希列絃奮躅拍揓逸響小大互比武毅
揚比音滯蜚廉馳泰一慨聲盤姍以隱約執迅突
而爭鐵嘆壯士之不返佁猛厲之可嗃招屈原於
江潭起隋武於湮隧雖忼慨而莫覩其人徒心神
爲之搖蕩忽東方之旣白覺精䰟之未沬一歎而
寤筆之載記趙王曰苦賜之絹百疋玉二瑴文馬
一乘盧柟撰之歸衛上

九騷 并序

九騷者濬人盧柟之所作也柟被誣抵法逮繫
詔獄十年餘上官考驗率避嫌弗肯原庚戌平
湖陸公宰邑治政廉明爲法不苛察其寃平反
之今年秋以不事權乃遷南京祠部主事柟痛
失所天不勝其悲哭別離之思於是作九騷以
攄其志云

嗟夫山川之鬱坱也亂秀兮揭日月而載光矯節
兮若出浮雲凌厲横處兮超未央發軔兮聊將與
行決轡兮徑度乎紫宮翺翔容與兮圓規之無垠
跋蹁擾袂兮抶蟻而輔新靡化兮士女要貌而流
諵聲欻逝兮物愛之不可懲惘悵兮而私自冷婣

漸漸以飛雄兮蟬嘒嘒而揺鳴鸞翩翩以窺巢兮
蟋蟀哀響於户庭悼犬馬之餘齒兮荷君子之明
恭仰涓涘之無報兮徒恨裂乎血衷獨娟思而忘
疑兮若羈旅之無儷隣望南雲以慨嘆兮心揺揺
於旆旌

右一

痛世之巇嶮以詭蘘兮傾微纆而枉度謂騤褭之
奇駿兮韈驥之使遭此陋路夫騕褭諒不有於
羊腸兮轍羸驂以負鸞悅造父之不若是兮或今
之人善御黃鵠一息千里兮夫豈爭食於鷫鷞聊

濯羽於枉渚兮終翩翩以遠去顧蒼龍之捷巧兮
覩神物如犬羊儵奮雷失所處兮悵予立而徙蹶
苟大人非可束兮胡為是之洪潦臨池水以凝眺
兮又何殊此軒冕吾奉堯舜以為君兮忽不知其
嶢嶕表獨行之耿介兮歷九折而不返伊摯負鼎
以干后兮甯戚飯牛而商歌儻斯民之翼蒼兮聊
折節以委虵騕褭逝兮玄閣黃鵠翔兮紫氛觀者
浩歎兮如煙蹋馬睠顧兮河瀕夫神龍蟠虯以行
天兮并倏蟜之匹倫固將覩之澤此后土兮終迅
往徛吾所云思江海以為竭兮滂淋浪而橫集願

附君之車塵兮身窘束其未得俟結草以抒忠兮
何枯骴之足惜恐年歲之超忽兮旅羈懷而無益

右二

吳緹發洑兮櫂翠翰秋風嫋嫋兮吹河干鴻鴈嗷
唳兮絕羣鶩裵佪翔覩兮血洗瀾涉蘅皋兮辭遠
客蒐蒐兮將焉薄指卯兮沮游結長想兮江之
蜈願留斯須兮慮我語君不顧我兮皆復苦艤羽
逝兮沒長雲望不見兮滂橫紛攪浮颷兮不可襲
立沆漭兮長太息超既邈兮中衆恤精湛湛兮增
慌惑落日恐兮絕響歸來兮申旦昧之未極

右三

竊獨感此鳳凰苞彩之九章兮揭重冥而離彼覽
冀州之有無兮舞德輝而下之顧斥鷃之訝笑兮
彼亦奚知夫鳳凰之所皆將無背於蔽茀兮奮振
羽而高翔心隱憐之侘傺兮固無矣於君子之見
明特滑欝而紛處兮中悵惘而無傍余涉岵以望
君兮君之行已云適睨白雲之蒡蒡兮像幻掠於
江介山嶙屼以橫厲兮水淼淼而縈帶羌神徙而
形留兮極勞心於天外諒覆盆之曠蕩兮翳日月
之大明悉垂照之無已兮求篤恩於夏鼎

右四

闢白門以周覽兮逌秋氣之潢洋悲梧楸之委約
兮集于邑而有霜撤朱夏之怏蕩兮然悃悵而不
平六龍沓不可頊兮王喬遠又奚足與存日暵曛
以下舂兮月載魄而上營蔵崢嶸以不處兮老冉
冉而相循奈不介之賤軀兮曆四十而有七耻功
名之不建兮幾隕身於鬼魅枉浮生於斯世兮絲
作狂以自適繹大命之所由兮託深衷於罔極擘
清飆以寄悃兮飛廉訢而莫將因贈言於黃鵠兮
謂余又不能高翔羌媒絕而路遠兮志經欝而弗

彰立蒼莽以訏望兮徒結想於微茫願假跡於楓桀兮流洞庭之煙渚常宛轉於舟檝兮得見君之容與蹇儃佪而弗進兮悵疚心而齟齬

右五

緊余幼歲慨而好嘆兮矧仳離之多故款窮從之動傺兮懷征人之倦路日淹暮兮風颼飀吾登長隴以騁望兮君始沛乎方舟貽貝璐兮損明月吾與君期遊兮江之汭思溟涬兮旅璘珺吾欲自遂而趬倦兮經絕欲究頸而愁處兮無聯然中道而昏聵兮忽不知其所從羌疾心而反視兮歷小腋

而抽誦顧愚欸之難變兮信常揣乎丰顏竊仰北郭騷之抗行兮盡一飯之奇報媤鶩蹇之弗逮兮恐斯名之未紹夫梁父之非所乘兮東海余莫能蹈馮鬱邑其宮己兮乃抈衷而自勸食草遑以爲飽兮御毛褐以爲溫朝臨礦於清流兮夜託宿於孟門遵市南之先軌兮揖伯夷之清芬將要之以沒齒兮奉君子之玉音愁亹亹而無端兮思嬋媛而不解寃勞關於江漢兮願朝宗而赴海

右六

慨吳一人兮倏遠遊翱翔凌厲兮臨河洲廻挽皺聨兮心夷猶軼里無聊兮若失好仇沙棠舟兮青雲幔朝黎陽兮暮淮漢決層冥兮送蜚鴈蹇誰慕兮淚如霰瑣余背兮山之左雲英英兮而來下瞭千暇兮塞原野挑飄颻兮君奚舍釆芳杜兮礒石林霜霤霤兮雪紛紛惋憯悱兮倚莫贈君懷我兮思不任滄波之臣兮渺煙樹滕魚龍兮食海月我思君兮阻天闕虎豹咬兮能羆咆鶡鴒鵾鶴兮夜怒號風颼飀兮山木寒思公子兮增離嘆

右七

偉終南之松檜兮挺直幹乎千尋託奇根於嶻嶭

兮掩枝葉於玄津紗蔥華之競敷兮望風雨而先零君獨服此勁質兮諒非衆芳之所羣萃鷹鵡於縩褻兮願當君之夏屋顧枘鑿之橫施兮乃終惟此怨蕭心閔閔之隱軫兮哀斯世之蹇躓指南土以翩翻兮汨滋邁乎芳躅託鳳鳥之先容兮藉鶬明爲後乘駕重華之離宮兮奏雲門舞六諧鄭聲受靡靡遠去兮纖穢除而虛清懕衷嫺儀以沕宓兮變龍軒翥而並迎夫賢臣作忠固無遠近兮量自信其所長堅白支離吾弗與辯兮雖頷顑其何傷竊余離懲以永思兮俟一見之何時痛江河之

愈下兮恐青雲之後期發宛丘以望君兮君之門萬里泝江潭以直上兮寒余又畏乎龍蛇仰浮雲之互逾兮杳鴻鴈之難攀心低佪以怛惻兮積遲夜而求歎

右八

皇天之不遑於一物兮攬余魄使有行乘巇嶮以集慼兮彼倨傲之頑名苟硯䙝之無態度兮身爲取此紕繆惟神理之降罰兮假豎奴兮用殞衛窓鬱於夏臺兮欲一鳴之匪得惜既往之莫咎兮思將來吾不可測迫馮馮而無終兮悄憹憹而罔極

岾慌沕以孔熙兮精煙煙而遠襲揆堯禹以爲像兮揖仲熊與爲伍余孜孜日夜以呻誦兮尚欲晉聲於天下然傍偟而絕衛兮衆嘐嘐而謗予歲因救之羅網兮至今十四年而始原微大人之綆介兮余又焉能使常存乎犬馬之餘息兮歡既至而霑巾慟嗟哏之咼已兮信感泣乎路人昔越石之當乘兮晏子聞而解之苟鮑叔之少恐兮仲尼與乎宥之感國士之奇遇兮彌千載而仰之思鬱悠之彭暢兮判淹離而晟之逝佳人之娓娓兮擁千騎之嘽嘽載雲旗之旖旎兮疊鉦鼓之蕭蕭左蒼龍之蜿蜿兮右白虎之㚖㚖屬雷師之轟轟兮御豐隆之翩翩飭帝江使混混兮戒陽侯之貅貅叱蛟蠚以爲梁兮靜蛟涎之泅泅二女翩翩而來翼兮馮夷僾儴於滄洲令江水無波兮撒九河使安流渺長浮之溉濟兮還期君之舊鄉嘆處者之莫從兮徒德心之遑遑夏不忘兹厚德兮將生兒於姜墻忽乎君之高蹈兮顯光烈於虞唐

右九

蛾術集卷之三 終

蟣蠓集卷之四　　黎陽盧柟少楩著

四言古詩

懲咎詩并啓一首上大名張太守鄭西吳吏部少槐李翰林東崗

柟頓首啓拘幽五載二靈未塟兩稚繼死宗祧有劉食之憂日夜悲號煩懣經鬱播爲不仁屠偏枯之漸蓋志塞則神瞀氣秘則形綴可以宣舒神氣滌蕩邪穢遭逎世而無悶者取要乎音聲焉是故言之不足則發之以詠嘆詠嘆之不足則舞之以

詩賦然焚恭竊古隆以美謚子服補過將爲上大夫古之君子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詩賦之作宜莫近於自訟也已爾昔柟辭見御史臺時諸公神明察柟冤誣力挽之不出矣並物茂育者天地之化也燭微垂光者日月之明也矜愚康養者慈父之仁也潤物無跡者元老之器也聖澤汪濊時雨灌沃枯槁之民蒙被滋潤勵結草之思懷刻骨之銘晝夜寢食一夕匪懈第以天網難於頓解人心可以道固沉緬垢顏追思皋戾跳足嶮巇游志坦夷文之禮樂以從事庠春秋大改過之訓望風承顏馳精刻歷傾聽鐘鼓刀鋸之警歘若遺失作懲咎詩一首走獻下里淫哇無足採擇秪攄下情云爾柟不勝悚懼頓首頓首其詩曰

於皇　明祖曆數在躬龍翔淮甸鳳跱金陵　哲后繼啓寔爲　太宗滌宇沙漠定鼎北平亂烏肇跡篤生我皇文思欽明武烈威揚九壤流化八荒載光越商軼周方軌於唐赫赫明聖鑒臨下土闢茲落魏在濬之滸政狎民逸不克時叙咨汝宰臣疏寧予處天官曰俞張公臣濟懿思淵塞邁德種

勲三揖緇衣五馬白屏錫汝淮陽以優王賓曰若李公維帝喉舌逆鱗補袞持稷斜契執憲匪回萬夫之特拔帝出郊藩此南國曰維吳公環拱紫微縣衡泰垣曳履龍墀三台中拆驟標天維懷玦之屏絕景超群象服有鞸式謙嘉會劍履雲行徽章粲麗丹霞扶軒流飈承珮相協天人調和鼎彝振舉領綱綜凰犂紀肅肅公徒峩峩俊士有懷克綏無頗不圯神人胥悅黃耇稱美緊余小子碧齔載年闚彼橋門挽經陳庋虞磬玉罍琴瑟洞絃宮師傲慈我弼我慰嗟余小子廢業肆射禽色交荒曾匪日夜日居月諸忽焉代謝長老有言固而弗化

履霜堅氷積雪結霰禍始牖基致毀匪嫂臧獲踐
扈豎牛之漸觴肯鉏挺搆茲奇怨誰其爲梗職此
偶階行人牽牛邑人之菑匪曰狡狂孰爲斯烖沉
思獄圉遐不悛愎褰褰王臣侯來於京雲馳四表
靁動八紘霜飛天鉞秋冠烈纓如追放豚寘余典
刑聿公穹燭察我冤隱灑以甘露潤此槁軫爍熒
燎原撲滅可近三宥弗張六極迭赦犴狴勿容纙
牽未蝨卧無曲肱行有顛躓日星安施違此昏墨
縲絏之僇與余偃息大夜何長佇覩虛照魑魅儆
侃旣嚬亦笑招之不來逝遝入廟非予作孽斯爲

取造聘彼衞澳有嶺有蘩祁祁士女大珮瓊琚以
嬉以游俯仰如神豈不爾懷畏此棘垣麋鹿榛榛
虎豹伾伾蹤走曠野嚼肉茹麋夫我無食不如爾
怡欲往同羣鵷虞在逵伊命之介黃鵠其羽千里
一息不遑寧處蕩蕩玄霄儔克與伍有泚厚顏奚
之能舉唈唈鴻鴈唳喋江湘弋人何慕貫汝瑶觴
汝之罹覊亦自云亡罪豈捕盧俾我悲傷何我人
斯不如獄草晨光朝晞零露夜濡草之油油孤秀
斯實嗟予小子胡不自好嚴父辭堂慈母去閨二
靈並暴風雨中摧圞幽五稔誰掩葛藟心膂慘傷

髮膚當乖兩稚失怙咨命不求厥緒斬絕誰繼余
統馬牛風埏牧豎登隴萬歲千秋涕下如綆妻孥
牽裾將奈君何我有嚴刑違恤其佗生當來歸死
當長告茲其余辜怨豈在遐謗謗三公奕世夔龍
按分紹運駢翊帝乘力倖造化忘與神通何惜覆
盆照此微躬蠢爾黠虜窺我華關願按有昇覩冒
矢石寧旗瀚海夜翻沙磧靁教鴈門電掃張掖捐
軀國難解顏龍鱗血化爲碧膏塗鈇斤薄劣旣弛
少謝陶鈞死雖一轍肝膽殊分天未悔禍憂心煩
勞懷賢如渴德音式昭夢寐亦爲仰止嵩高王澤
弗竭察我時髦

雜興五首

輕車載脂良馬且閑于盤于游游覽山川綠蘿高
林鳥鳴關關仲逸志阮踞石飲泉劃然長嘯鳴谷
振煙青雲何意翱翔我前欲攀以登倏然上天整
翰頓纓薄暮言還

巍巍蒼山湯湯洪河鳥集于林魚游于波飛潛攸
揚物謂爾何遵彼脩陵顧景高歌手弄賜熙斯淪
天和日月迅邁胡爲蹉跎

採採石華薄言江沚姣美者誰中洲之士曰余有

成惠若桃李遺我九垓倏忽千里滃然遐思俱兹
流駛
揭旃衡陂拜蓋崑丘礪齒石林洗耳滄洲仰瞻踟
雲俯鑑川流從彼物化操我虛舟其心大壑超然
神游是謂維何列子好佻
月生蘭圃雲流華軒微風扇閨曲池有瀾旨酒既
清嘉殽且膽爰御琴瑟一皷再彈申此微音懷我
所歡永言莫聽云何吁嘆

五言古詩

叙隱五首

仙槎隔溟渤天漢嗟無梁桂樹含丹葩瑤草限年
芳我生無羽翰翻飛不能翔攬衣步霄月撫劍臨
秋霜欲問嚴君平此事何渺茫
伯陽柱下史昜倩金馬門大隱在朝市何勞避世
喧和璧與隋珠慢藏盜斯存投售一失所按劍足
已捐徒為惻丹心悲來胡能言
鳳鳴千仞崗苞絲麗天雲高士有奇姿光華揚紫
氛蘭蕙樹百畹琅玕植千尋託跡在巖阿悲嘯有
餘音歌終忽不見杖策爲鄧林
逝翮奮霄漢高步躡天關褰衣在椒塗長風吹海

瀾瑤樹繁游鑣瑶華代朝飡恣情戲靈景靜嘯喈
鳴鸞浮世信淆濁焉能濡余翰
幽人何翛翛乘化游丹谿雲裾佩瓊璠焱轂駟蒼
螭揉弄緑蘿煙蹀躞紫霞輝薄言佇山椒璨商倚
羽儀高舉謝塵寰長揖答夷齊

雜詩七首

迴陰翳朝日薄寒發微霜緑池潛游鱗飛鳥歸林
翔北風吹蕙帷馨香發我堂攬衣下堦除徙履獨
徬徨豈無芳草思欲寄愁腸憂來人莫知悲憤
結衷腸山韞玉含輝川沉珠媚光所願崇明德別
離何足傷
皎皎明月光照見東大樓天風吹綺疏櫺軒一何
幽上有憂思婦顑頷懷良儔中夜鬱長嘆悲嘯令
清秋借問悠阿誰不語彈箜篌清商激中曲音響
何淒湫大絃回陽春小絃咽泉流精誠逾金石烈
思揚清謳蟋蟀鳴金閨霜霰披梧楸日月迅推轂
鉛華安久留願爲梁間塵隨風入君幬
丘中有隱士枯槁不可識渴飲潁川流饑餐首陽
栢薜荔爲衣裳蘭湯沐芳憒麋鹿歲左右猿狖相
牽嬉朝引洪崖公暮延浮丘伯揚袂涉中洲落英

蕩桂楫我願從之游飄颻杳眇無跡佇望立澧浦颷
風起我側攬轡回故鄉白日忽西匿感彼空冥鴻
翻飛振六翮
谿谷饒氷霜幽澤多芳草朝煙滋綠輝夕露發青
藻芬香披原塗翦葉亦俊好佳人殊未來繁華易
枯槁悲哉君子心緜緜在遠道歲寒見松栢可以
喩終老
高樓有佳婦窈窕青雲端左蔭綠桂枝右紉芳澤
蘭臨流戲珠浦拾翠游芝田蛾眉衆所妬時俗尚
無鹽捐棄蓬蒿中誰來希令顏徘徊歲云暮拂衣
聊長嘆
驅車泰山阿梁父何崔嵬狹路阻且難車輪不能
廻磊落百丈巖空冥了仍谿悲風從中來樹木鬱
森奇鵾雞號我前熊羆祇路乖四顧絕人煙零露
霑裳衣遠行多轗軻傷哉心獨違回思駕方舟川
廣帆檣危徘徊在中途執轡思沉迷僕夫疲以痛
我馬復虺隤日暮隴阪長行行將安歸如知阮步
兵痛哭各有爲
征夫嚴夙駕負羽即長衢天山白霧滿瀚海愁雲
結日暮向何處獵潘爲我虞前年雲中援主帥血
漣洏胡騎從北來鳴笳聞旍旂今年遼陽驁干城
爲獷狙桀驁我皇使兇奴繼長組險阻掣重關氣
蓋連東夷欲揮天馬摑指顧定邊陲惜無晨風翼
阻此風雲期奮身臨飛觀遐覡還四區長城衰萬
里上與浮歊齊耳虛聽刁斗目竭廻旌旗安得楚
雄劒揚鍔震天威塞門背捲甲沙郡面渠魁緝安
兩鄙民扶持四海危掃清黃池塵放馬華山歸丧
元在滿堅馬革裹屍回

贈盧潭城二首

六龍推飈輪四運無停軌日春薄虞淵月朓昇玉
壘飛螢流雕甍微禽變玄海寒露被陵苕繁霜瘁
江潕鉠隙馳白駒人命易頹改赤松既渺茫安期
亦誕晦苟非青雲身焉能施後代鳳鳴振綺輝龍
飛薄霧霄步趾須芳林揚聲欲珍彩豈維工雕蟲
立心貴禹舜君懷璠璵姿輝光茂真宰勗哉勤令
闕雲衢會相待
凉風越秋海吹我東階樹柔條歇芳輝密葉垂豐
露玉殿鑿凝霜金闥疊紈素念子居無衣薄寒懕
天霧芰荷凌晨霄雨雪恨遲暮嚴柔沐曉澤青松
挺陰冱尚父釣河濱寗戚飯牛窟天造時康屯雄

發霈霖雨貞觀詩書場毋爲悲世迕我希吳延陵
寶劍非所顧敦義篤情親千里共奇步

奉和王大伾侍御賦雞冠花有命輒和一首

東方有神烏高棲紫霞山赤雲生羽儀列缺飛雙
翰據身蟠桃枝長鳴開天關青都閃玉樞白日照
幽玄帝怒振威譴摧落頭上冠墮地餘仙姿化爲
百花觀繁曲何透迤茂彩亦蟬蜕峭葉滋碧暉畢
粟含珠丹軒發若揚音麗撲迅衝欄窮究信幽遐
翩翩跂足羅歲莫歷凛秋霜華浣其顏愧與丹草
伍豈惟松栢堅余谷乞嘉種梅庭薦高賢左右娛
樂箴圖書生清妍無爲長毛質飛去終難攀

贈道士

雲靜玉虛敞霞明金闕深夢羅棲祥煙中有長生
人餞養瓊玉英渴飲華池津不笑亦不言綽約含
天真爲問此阿誰渾沌即與隣元始覲幽光鴻濛
挹清氛暝坐合運會揚眉倏千春寄言下世士尋
茲入無垠

太子冼馬童公內方屆畢謁陵有命輒作

春日曜陽景榮華何郁郁崢嶸繁卉非歲魏紫薇
簇禁光信清遐闌橑親直宿我君感雨露裡爲信
非瀆龍章翔玉墀鳳儀戒黃屋流雲滿露旂炎風
夾飛轂鳴鑾發春渚迴旋陟山麓白日麗前阜晨
光清漉陝極目眺神京祥煙紛四矗皇心亦陽澤
七陵發秀毓人神悵歡情海嶽拱清穆 聖孝
燁重光薰蒸浹九服豈云藐姑射盤游餌羞恧微
臣諒薄劣揄揚慙尺牘願陳駑馬姿清飈侍坤軸

孟龍冊諱送芸香不至走索兼以詩寄

管鮑古名士聲譽何輝煥夙期貴相親感激良有
託我亦慵慨人卜居恥離索嵺嶢望龍川颯沓煙
霧廓之子往翠微影響見汋約作賦凌清霄餐飲

臨大壑翁張龍鳳姿偃仰猿猱羣東園吟嘯臺峴
如青天落憑覽空八極寰宇直空擴仰發明玉霞
俯拾金光藥調嘯宛孫登清風振山閣攬懷腐草
質潛身在蒿萊深夜撫長劍江海環其鍔安得謊
楚王一揮萬人爍功成長揖去與君尋溟漠暝坐
焚芸香高名辭衛霍回看九關門湫隘如大橐最
哉重然喏毋與世相攫

王大伾草堂五首并序

嘉靖己亥歲王大伾侍御築城南草堂成朱明
既燀昕雨方歇兩山擁翠雙岍迴繞高臺騰吹

以承雲木客唱舞而起節賓客揚坐羅衣從風
非有琦瓌之詞咼申厥美因著詩五章
三五已淪替覇王氣不全末流信頹斧至道中復
難賢哲叅特中奮志摩羽翰棲身柱下史託與擬
周聃道達身即殉棄世復來旋
來旋自廣庭希世濯塵纓草玄合太始茗飲通神
靈物化在握紀周章游無窮漢儀委蒭草魏闕等
鴻冥心閒理自得志澹物俱輕
物輕亦徜徉塵廓非我鄉詠茅遠城市結廬近山
陽前沼合雲澤後臺凌穹蒼萋萋碉谿草春秋生

輝光日暮會佳賓嘉樂陳中堂
中堂嘉樂陳紛華羅錦茵巴僮激清徵越女流商
音一奏驚回飇再奏生陽春中人莫云悟歌者徒
勞心所以重考槃永懷嘉樹林
嘉樹清且圓蔭彼城南田層枝棲孤鳳奕葉鳴寒
蟬幽人懷澹泊日夕獨盤桓桃李雖容艷早落春
風前何如主人樹茂育長千年
繫獄敬呈王大侄侍御李復齋工部丈六十
韻
乾坤日猩猶蚩尤搏雲際哲后振淮海應期拯頹
世金陵王氣鍾石頭雲影麗風收威靈夔龍掃
氛翳奕葉三百年皇風紹帝系天子坐明堂南面
稱王制冕旒垂天光玉劍通霄霽太微廓纖塵萬
里見毛毳元默藉儒術慨紘資聖獻宣室訪鬼神
茂陵求俊藝大呕起伏龍南濵恣洊濟行空作霖
雨少答聖明惠辰趨紫微垣暮拽青雲屐抗劾無
中閒糾彈懾戚第上方斬馬劍入目決夔背清戎
大梁郊投轡于越汭聳身一驚鳥霄漢獨凌厲迴
登黃鶴樓笑調蒼梧帝赫赫江湖間高風捷虹霓
東家李北海倜儻執英袂仙官浮江湘芳聲播燕

薊詔爲滄水使寬此漕會計疏鑿九河空導流百
川細三吳十萬艘斜宗轉迢遞羅絳各一時泛舟
同康濟至尊假顏色徵入承明砌御屏疏姓名金
馬晚留憩紫宸揚清氛飄颻借蘭蕙嫌疑動明主
懷玦各長逝悵念平子詩頻流賈生涕懷沙一傷
心探蕨聊卒歲僕本滄蕩人林壑悵松桂蕭棲巖
岫間疾與煙霞誓仰窺雲漢章自覺衆星瞖不羞
鄰女顰竊效西施媚韜隱小山椒閒經泗水涘俟
巴頤何人太玄得深詣揚眉覩青天白日忽西閉
山海東南傾風波無停勢曾參却殺人蒼蠅點錦

幣改服南冠因越吟從逮繫淳于當肉刑緹縈杳
難繼痛哭父母柩那憐兒女斃一門如枯蓬超忽
無根帶蹇予何迍邅遭此鯨鯢噬鸞鳳掩雲羅駢
驥苦淹殲豈不思天衢誰能徹幪蔽發矢石飲羽
揮戈日反甚精神苟不滅天網終見貫用茲曠達
心優游在塗泥閱書窮九闕灑墨橫岱嶠衡嶽疲
夢想瀟湘見噴瀑有時仙人來攜我游荒裔倒景
不可攀倏然墜煙壁復爾淆濁中詎能聞鶴唳慨
彼魯連子調笑寡儔儷能解聊城紛求鼓滄浪櫂
何辭涉中洲褰衣披淪替轘轉不得親徒爲眺聃
睨憂來復何言書向南山笙

贈胡公入覲

天王大一統四海皆朝宗胡公躡仙飈籍政聞九
重鏘鏘青瑣拜耆翥雲從龍才力當代見儒雅深
彌縫螭頭玉皇案落花何濛溶近時三輔賢獎擢
此登庸願君勤明德早晚膺磬琮

贈故大同府節判魏張公祀入祠七十韻

魏博富才藪儲英斷幽顯金璞無留精虎豹滋祀
斯文章兩漢際墨跡蒼頡篆多賢信足徵特秀殊
異撰張公負天人弱冠負婉孌鳳毛何翩躚孤嘯
絕崚嶒矯然雲空翮似共扶搖搏遠器詎可識樸
栖但蒼吠腹存五經笥身與六藝卷叔孫禮猶尊
毛公詩放衍桃李乖映春蕪穢屢推薦庭草有餘
姿園葵復開展李膺縣龍門侯巴激傾勉有母老
且貧負米不憚綱比堂或寢憂視食臉必泫夜坐
寧解衣晨興忘屏傴仲由曉升堂曾參力親勁豈
不懷曠逸所媿斯道外操觚赴風簷論議浮雲捲
天地旦毫末萬物皆甄陶揮霍斷鵠劍絡繹如蹇
蕭九河一奔決筆力與深淺賈誼見大庭郄生逼
衆選春雨濕荷衣秋風醉華宴領教即同州文旆

辭御筵渙其羣坐氈寂寞公堂觶盤中長苜宿衣
上生苔蘚整飭文字宗手足成宿將乙科連佳士
芳聲挺鍔區銓曹籍哲行聖意親眷纏制可決宸
衷啣命理東兗淮南多賓客河間討墳典祕中鴻
寶書禮經得細闡其王似太宗英睿天潢演亂鬢
多瀟灑虎步遺芳躅設醴延穆生辟羅出禁纛譴
介控豪俠揮金絜儀冀王賜金字牌旌忠古所鮮
爲擢雲州判饋運百里轉前道達交河軍聲赫桓
獨落日單于營秋風胡馬埂漠漠黃沙磧蕭蕭大
旗寒頗似蕭相賢關中息餘喘　武宗踐祚初迎

㦤恣驕蹇恭阿失金柄寶貝竊玉鉉閹奴事私謁日請太倉廩公氣時益振那避禍横胃按劒雄四視意欲鏟疊巘奸回沮顏色諒直非煩遣董卓李燃臍李斯嘆黄犬乾坤掃氛翳社稷清洸酒解紱賦歸田衙門道涔㶏王公枉駕過俛硎若蝘蜓驊騮宜垂耳鶯鶴易摧殄汨沒滓水涯沉絶廟堂璉鳳雛翔長雲玉樹落蕭苑佳婿李光禄乘龍篤婉婉後代乃賢豪森森盡碧瑣道盛人難忘有司累交薦縣室列神靈雕楹虛壇墠窈窕映丹青煒煌雜黝堊春秋恪駿奔陟降立有覛玉貌雖匪殊德音誰能戢門墻歡分席飽聞弟子善夙期儔相親何必同笑嚬哀贈起悲風遠懷淚若洗長吟薤露篇少謝嵩里餞又猜尋陽囚號泣思徙跣伏枕羅㧓拳挺身畏戈戟江海苟不渴筆削太史編

酬謝逸人四溟三首 并序

山東謝榛茂秦嘉靖中以能詩爲趙王客居鄴郎嘗游跡燕趙梁宋間與余相知辛丑歲余坐誣繫潘獄則杳然莫知出處近有人自宋中來傳四溟詩集讀之乃茂泰所爲者中二絶句矜予極究擬之爾衙李白之倫夫爾李詩賦縣日月彼雖死斯文猶存於世若予發跡既隱又罹重法有說如山誰肯爲余傳哉因作詩三首用答其意若茂秦之得見與否無容心焉

曹思弄文翰歌詠鄴中詩招游七才子供奸相如詞君隨鳧鴈圃應教鳳凰池聊拂清霞賞慰茲璵樹枝胡爲泛滄海令我長相思

謝客恣霞想揮手絶人羣朝辭北燕里暮宿大梁雲海月照舞席潞江瀉清濆遠游懸靈境奇節冠秋雯黄鵠思煙侶長鳴向夕曛

李白謫仙才俯衙賦鸚鵡織愁投夜郎掩涕赴黄祖殺身揚綺芬尚名播千古天推白龍鱗雲隔黄鶴羽感此遠湖君沉吟望梁父

讀謝明濱明水寺詩慨然有契奉寄二首

謝公躡石壁捫蘿入紫氛逸興滿吳會健筆凌千軍英風邈誰儔明濆千載肇憩游明水作奐比芝蘭芬海樹建霞標鷗鷺浮江濆恍然瀟湘思掛此鄉會雲我夢忽見之重囊若玄纁長路阻會而作詩識面聞媲無雲錦字持此慰慇懃

吳門發白馬皎如一匹練賢無萬里明焉能坐相見君懷鸞鳳姿羽毛何爾絢朝游冉水涯夕赴崑

翕宴黃鵠遭雲羅弋人待珍膳三年不蜚鳴寬頸
羞絲鏃忽聞雲空音仰首矚流電翻飛無長風結
思緬州縣悠悠復何言長歌淚如霰

重贈李子理

麒麟出魯郊商鉏爲不祥向非孔仲尼何異犬與
羊所以路傍人按劍黑夜光近時奇士豈無魯
連了氣節苟不申甘蹈東海死世人聞此言棄之
如敝屣投君勿復道北風吹易水

送華從化省謁還章丘兼呈東魯諸公二首

華大如小阮開鑄衛不東金鞭揮夜月玉袖並春
風偃仰青天笑歌吟芳桂叢持余湘水賦留寄與

羣公

南山綠桂樹春來發幾枝歲莫持潸袖千里寄相
思月落清泉浦風吹沙荒叏筋爾加餐飯徘徊別
路岐

奉懷謝少谿侍御遷浙江憲副

橫海無凡鯉尺璧價連城孤鶱少谿子謁帝登承
明長劍倚寶鑰步履躡欃槍至今霄漢上浮雲掛
高名何年辭魏闕翩翩獨南征五峰椎天壁三江
接滄瀛日久兢秀絲紛煇迓霜旄海嶠擬新作石
門尋舊盟戲弄浙江濤壯觀天地情維紓金紫貴
常濯滄浪纓逖宦乘隱逸而不塵垢嬰聖代無遺
象夔龍皆公卿東山起安石宣室延賈生爲茲江
漢客彈冠及時清我身在羅網想見升天行懷賢
一嘯歌明月落前楹

贈友人歸別墅

綠楊漫垂舞擺動春風情吏役甘作苦瓜期思田
縈寺溪觀游鱗出谷聽流鶯別有漆園客長歌懷
友生

奉寄河東荀侍御小川三首

金陵驄馬發旌麾逐石頭霜風摧鯨鯢明月涤中
流軼蕩六朝賢歔欷楊崔李舟佳與滿旻雲輝光耿
千秋我昔聞此時交際增百憂欲往一見之天路
窮阻脩瞻望邈不及瀨泗長河流

孤鳳棲梧桐應龍游重淵神物固有託變化胡能
詮爲是討幽客解組歸山田石徑掃行跡蘿衣拂
紫煙目送羅浮雲手揮龍門絃道腴物固小間居
心悠然茫茫下世士大笑奚足賢

屈原傳宋玉子雲鑄侯巴哲人多啓廸講道臨河
湄至今江漢輝炯炯夔朝霞風期託深恩千載著

名家娩非桃李姿焉能敷青華皦然柳生肘物化
終歎斜何由重升堂大造裁涅哇
秋日寄上晁春陵內翰五首
屆聖陟秘閣整轡游文林揚輝比寄玉許身倩來
金神風駭八維靈雨潤四民濟濟登龍客闐衢擁
朱輪承頹接玄談浩氣如浮雲回視阡陌中澗轍
多凡鱗揚鬐鼓泥滓而與螻蟻隣不惜及雲霧提
攜入無垠
白門涼氣發蟋蟀鳴庭闈念此感物化中心愴已
摧掩淚歸幽房含情當訴誰微風翕羅幃明月耀

雲崖良辰亮在茲容華難久持佳人隔城闉永嘆
徒爾為
嘉樹何鬱鬱南山桐與梓柯葉苟不強樵爨從茲
始天道良苦艱甲第遺空壘棄置勿復道鉛淚徒
漣漣一身當轗軻誰能慕鄉里毒痛結我腸願君
察識此
瞻望大行嶺還視長河陰峻節何局促變化孰能
尋大火流坤維繁霜霑衣襟澤蘋沉水湄松蘿罷
長林號獸走曠野鵝鵜噭哀吟志士悲凛秋惋嘆
傷明神矧茲鞠幽客悽惻固難任

夙昔游帝京雅志好絃歌師曠調清徵湘靈鼓雲
和一唱再三嘆游魚躍雙波調高和彌寡返駕涉
滹沱還顧望五原殺氣橫塞義誓欲攀龍庭長驅
出交河壯心忽不借白日空蹉跎歸來觸羅網傷
哉可奈何
孟龍川自京師旋為余言秋部李滄溟聞究
慨然有脫囚之志因作詩四首寄上
滄海何淼茫廓然含太清餘波淩九壤萬象已歸
虗化機詎可測聊觀天地情乘風徒空言安得越
蓬瀛
太華長松樹顛領伐為薪東風恨來過枝葉暗知

春女蘿挽碧帶玄鶴窺丹津危顏倚窮石猶恐剝
蒼鱗
綠驥騁龍媒嘶雲嘹蒼昊誰令服鹽箱丙上太行
道伯樂一見之脫鞅恐不早回頭語紫燕報恩期
瑤草
晨起坐嘯嘆末懷在簪纓託風將情素吹落鳳凰
城聞鶴感陸機顧影憐嵇生願垂清鑑姿持照萬
古情
聞張鵝山侍御巡按甘肅比歲當還敬以此

寄上

漢業衰千載中興氣益振離照撫萬方天狼避紫
宸泰階無纖埃青雲翊縉紳吳穹挺神秀應期誕
絶倫翩如鳳峙嶽矯若龍翔津鐵冠指巖威白豸
行嶙峋投筆失衛霍抗勃無齊秦犯顔一折檻爵
世獨埋輪有時趍螭頭雙履蹋星辰風采動萬乘
何言折大臣持斧出王郊揮策向西巡將節詢民
旨武士騎鯨鱗亭邀莎嶺騎恭提輪臺貢羽檄夜
交馳旌麾晝紛綸龍庭閒白日天寒生陽春萬古
斥鹵地能令風俗淳命駕旋京廬行將帝城闉黃
華及使節東山傷我神衣繡簪白筆再覩漢儀新
竊從文翰場氣節吏秋旻許身報明主圖畫鶩麒
麟此志遡難酬傷哉難重陳市虎遂搆患曾參乃
殺人冤頸在囹圄日與囚纍親風雲凋壯志衰謝
誰當掄明公立天衢卓然持大鈞宴梢遇萬公胱
難誠有因鮑叔救伊吾曠世孰爲鄰天地妙化育
宇辭芻狗仁領誠望舟楫千載收沉淪

獄夜書愁敬呈吳少槐吏部

天帝一震怒貳負縛眼間石室梏兩足仰無日月
擧我稽滑吻因迢迢如玉闕妾女阴會固何時復
生還衛水東比流日夜忿崩湍如何來桃上化作
萬行淚中包哭秦庭七夜救楚地掩面今三年猶
爲蒿里質天命安可知長吟慰饑頷

書柳川弟壁二首

春風昨夜來吹此庭樹綠好鳥皆芳鳴紛飛繞芳
屋乘興坐花傍一飲傾萬斛日暮倒玉山歸來卧
兩獨如何東隣兒冶游矜華穀
衛川秋春游翩翩仕公子衣劒何照耀馳逐矜鄉
里我非楊子雲草玄常晏起坐觀桃李花秋風亦
云已

送張嵩山明府轉戸部五首

銅梁張仲子割雞河水濱一朝荷聖眷白璧照
玄纁鸑鷟起孤嘯翱飛比天雲昭王親灑掃遲爾
勒功勲
慷慨國士遇投分知己恩一語已肝膽刎頸即吳
門何云明月珠吐之階侯軒顧茲千里去攬轡悲
心魂
緲緲太行雲離離衛川樹啾啾玄猿啼颯颯驚鴻
顧五月搏長飈將之千里路努力黃金臺相期共
天步

張公有神劒飛入延平津雄去雌空留灑血淵龍
鱗天路既云凋變化胡可親所以道傍子哽咽雙
颷輪
詔出形龍樓官辭白馬縣落花飄雲旆英風絅京
甸欲射聊城書解此鬬海戰去去復何言悲歌振
林霞

書懷投李寶臺外博

昔余江海思淩風恣弋游回覽鳳凰臺蒲行鷃鵲
洲玩弄潁水月吟嘯箕山秋緬想古人風飄然不
可求挾劍適燕雲裂繻游皇州昭王去不還金臺

長秋草藥蕤徒空談劇辛亦枯槁痛哭九陌中廻
飈起蒼昊六噫辭漢京三山事幽討結廬大伾麓
蒔花黎水陽餞殘赤城霞渴飲華池漿舉杯酬阮
籍彈琴招嵇康放浪期九垓枋榆安足翔天造誠
寥廓一夕生欃槍光芒動圓象浩蕩亂天常南箕
乃長舌牽牛遂服箱寘身在昭憲夙夜守圜土剝
膚成歷蛇剸心皆劍櫓陰卅鬼魑魍激覗鬼傴僂
日月將焉施胡不照聾瞽父母荒殯階兒女死秋
堵嘔血徒傷心斬衣事終古悠悠九原思歷亂攢
肺腑寘臺百世士瀟灑落風塵談經施絳帳講道

開河濱有時瀉璣珠萬斛光璘幽谿鑄能幾時虜
上羅隹珍聚道理凡材袭衣訊幽谷煙雲忽一開
婉如熙春壓礦函行嘆息力疾對芳牘覽聽殊未
已猶獲玉雙鼓強成啓口笑無復論崖而感此志
形骸片言適鈞軸願爾番神光乘時慰蹤蹈龍荒
如有待萬里騎驊騮

秋日奉別王元美比部詳刑還京四首

送君沙麓野延望漳水濱爾含黃金臺我棲青桂
林雙鳴起前浦雄飛雌復沉相背一何速顧念隔
哉雲遠毗碣石宮巍巍紫霄岑千里益相思鬱悠

傷我魂願言策高步同躋終麒麟
燎燎天上星皎皎巖際月蟋蟀感夜唫涼飈湟晨
發山木既云蒼江楓亦已晚遥望百里間茫茫但
寥潤鶗鴂鳴圍噉虎豹步庭闕臨路别所親悵然
增華髮思心獨徬徨誰能為解結安得瓊芳枝慰
我常饑渴
清夜張宴會桃李沓衆芳徽辭吐椒蘭穆如清風
揚東序理瑶瑟西清弄雕簧長歌遏流雲四座無
高倡離思動顏色杯酒空激昂悵望登高臺痛毒
我肝腸

泛泛白飛鳧刷羽長河濤有如客游子辭家遠留滯衣裳灑秋風飄遥青雲飜仰視霄漢間景星何翙麗瑳光忽若遺棄我即遠逝低頭空復憐白髮茲哀替遲君報明主偃蹇卧松桂

奉贈李于鱗憲副之陝西三首

鷫鷞龍首野巒峰九嵕岑㢡龍翥翔颷上下乘險陰靈感施肇榮五采絢相尋駘蕩誠足樂悵念詎能任願希晨風羽招摇出平林凌厲赤霄間翩翩待嘯音神物固超忽棄我長河潯

崐崘萬里高海水萬里流感此慷慨士飄颻順風游明珠多按劍久玩知自孚蕭艾豈不芳蘭蕙良見羞得志信須臾殷旆西石樓念彼席上珍硌磥行當收還節汾晉間冠蓋前雲浮

鴻儒富華實䇿道固其常顏笑破秋日磬折如春陽有時發幽微珠璣盡輝光室中列俎豆堂上羅圭璋鳴琴一再彈清風惠時芳玄沉亮高節變化信無方瞻望開璇儀悲嘯愁我腸

贈子青三首

燕客懷白璧別余長河洲杳若蒼梧雲飄落南天陬三楚彌芳甸九江接春流謂言游此地孤嘯誰能儔贈別無妾顏臨風發長思劒解雙芙蓉上刻延平字然諾輕一言縱横託深意勿作羊腸悲且馳千里轡

衡川發白馬散下緑楊堤酹别關山月歌傷白學詞樅江猿掛影皖嶺桂横枝定有登臨興題詩慰我思

送顧聖之游楚時余將往金陵三首

春山送行子春草惜離觴不盡孤雲意徘徊古道傍望望荊門暁悠悠郢樹蒼此中瀟高詠遲爾寄江鄉

迢遞巫山陽曾佇神女節君今過此地坐見緑雲滅葳蕤瑶草芳窈窕翠華結為我一致之況念紫煙别

君作楚鄉客我爲吳會吟别離在造次杯酒更相斟鳥逝清泥浦猿啼白石林感兹無限意引領各霑巾

宿蘇門山夜懷王龍池别駕有詩未就因追之以此

昔登蘇門山獨發孫生嘯悵念青霞人披襟可同

颯落月照林薄迴風吹海嶠相思轉陳跡俛仰憶
悲吒

適金陵登魏武讀書臺奉別李覺齋大人

魏武建雄圖虎視何壯哉秪今霸氣盡空餘讀書
臺登臺覽四野蕭瑟悲風來饑鷹獵平楚寒狐鳴
城隈林木鬱蒼然煙霜日空摧咄嗟此山川千載
埋雲雷我亦慷慨人與君遠追陪酒酣拂寶劒肝
膽歷然開逕望南溟閒餘觀滄波頹相顧起叱嘯
坐使風雲廻揚僕擁樓船聲名冠崔嵬富貴吾自
取他人徒驚猜投鞭自玆去千里騎河魁

寓譙郡宿魏武臺下贈羅汝龍

漢帝滅金鏡霓氛黷中原山川忽破碎海水日飛
飜蚩尤拓大旗時拂紫微垣奸雄竊神器霸王氣
幷吞平臺起峭崒西北眺陵園千載乃丘墟秋風
散雞豚爾來值歲暮感此雄心冤託宿茅屋下偃
仰徒自論中逢豫章客夜半延青樽酒酣起覗笑
飄然虬鬢掀開口復縱橫歷歷陳高言宛若黃河
流洊湍決崑崙然若在一時逸氣驚鴻鵠遠望江
路塞蠻烽照天門誓欲指雄劒直斬南濱鵾而我
豈不能與君同騰騫風雲苟未合且復侶猱猿陰

符掩玉匣寶劒藏塞埃拂衣一長嘯高風振丘樊
水流還大壑日昃仍朝暾待予乘景運一濯清海
渾

別李希賢

譙城冬日白渦水陰雲霏與爾經別地相看淚濕
衣旅思隨鴈盡鄉夢逆潮歸芳草他時滿令人寧
久違

贈紹易殿下二首

鳳凰巢玉樹翡翠集炎洲自非鍾靈匹孰能從玆
游副君懋明德端凝無前儔動搖瑤華章光映西

龍樓登高賦蘅薄愛士開瀛洲桃李散芬芳圭璋
咨皇猷佳遇良在玆清風安可年翩翩魏公子千
載誠足羞

撫劒發孤嘯振羽翔林薄西游古鄴城俛仰興著
作日夕侍彤廬夌晨登綺閣虬顏希再覩虎變驚
一愕謬承瓊珠音恍若煙氛郭感此國士心昇營
淚雙落駕言旋故鄉因風達魚鑰

冬夜汪北津郎中過濬索詩因以此贈

霜霰驚歲夕初月照林杪皷吹入寒城雙旌來遠
道清飈何悠揚拂此幽垣草草色淒以腓濬蕩望

春輝早晚矜餘顏永承瓊樹枝聊此奉徽音庶以
昭寒微

過內黃宿圓上人講堂兼呈張沅洲太守

寶樹開五葉輪風發光緒圓公棲碧巖戒得清蓮
茝延我諸天竺說法雙樹底玄談莽浩瀚恒河沙
瀰瀰十年始鏡徹澄心見秋水靜卧薜蘿寒彷徨
夜中起仰視大漢端凉月掛玉壘寵清境亦寂萬
慮俱頹靡顧彼下世士紛華競鄉里何如虎溪客
妙悟叅禪理

冬日獵射畢同艾端泉從子擢莘酒藉草坐

飲醉後作此

寒風吹林薄白日慘以黃呼鷹登高臺走馬碗石
岡狡兔起草間裂腦厲秋霜割鮮青山隅藉草傳
羽觴落葉入我杯細細波悠揚平楚正蕭瑟感此
情彌長雲中恣天驕胡塵暗邊疆殺將屠我城主
辱臣未僵徙令哂千秋何以慰遐荒合當揃微軀
雪耻左賢王

讀史

孔明昔未遇犖然守幽獨蓬蒿深沒人高風蒲山
谷時來乘雲龍天人播芳馥三分割梁益伯王氣
始肅斯人已云亡千秋仰光躅感此傷我懷臨風
一痛哭

秋曉赴井汲水採野蔬供飯

衛霍富華屋原憲隱蓬蒿物理各有適而我甘鴻
毛露寫秋欲夕疎葉鳴林皐開門忘所事瓶罌行
自挑素綆汲深寒何用扨桔槔攬衣採藜藿灑濯
西城濠豈曰薦玉盤慰此饑者勞併日偶復爾欣
會忘紆曲歸還讀我書杳然青天高俯察寒螿鑒
仰視雲鴈替萬化紛倚薄吾生安足騷如何綺紈
子失路增悲號

雙唐賈客詞

雙唐復雙唐白石何齒齒笑殺新安江水深清見
底君家住新安松蘿帶翠巒年年隨海舶歲歲客
長干長干風色苦何如向陽武袖隱博浪錘權輕
萬乘主胡商自古雄多在塵埃中使君儻未信請
看陶朱公

贈董明府迎侍四首

皇阪多麟趾天池必能翔明宰乘兩鳬列宿動精
光閉閣鳴絃琴沉思遠高堂嗷嗷林烏悲悠悠風
木苦撫枕夜五起慕愛結衷腸詎言何從事白首

湌黃粻
昊天列光景清輝絪赤縣少微垂高雲變彩明河
甸耿耿寰宇閶習習祥風煽茲匪戶老孰能撥
雲變回頭語中州大養非珍饌持此金石開倉廪
紫泥眷
鬱鬱山上雲油油磵中薇旣彼寸草莖宛耿三春
暉仕漢信亮節游楚傷方徽物理尚可鑒遠邇相
因依陟岵揚哀音白華播芳輝藉以準時哲千載
將同歸
昔聞荀太尉白髮能孝養英風邈海隅至今復清

響鳳鳴必椅梧麟游非草莽託跡豈不然寄心宜
遠傚合符一術間總轡萬事長所以不賈姿垂聲
得淑儀

喜艾子紹二子作此

天馬來何處本自渥龍媒蹀躞關山道黃雲萬里
開歲晚將名駒矯矯非凡材長鳴噴綠雲嚙膝眠
紫苔神駿一何爾倏忽遺纖埃異時獨不見飛上
昭王臺

題王龍池彭籛園兼壽其嶽東谷

安期留玉舄王喬御飛鴻壽命借元始精神茂華

嵩展玩瀟湘幅愛茲方瞳翁焚香紫苔石揮手白
雲空六龍凡按轡乘汝游無窮君家泰華老意氣
與此同身騎綺鳳凰飛出泰王宮三月初度時簫
鼓迴層穹環珮出洞房清切鳴玲瓏旣稱理池飲
亦髙嶠家態佳哉良宴會千歲成始終持此丈人
意遠謝石樓東

寓日水石藤樹人物

青天出片石古木垂寒藤下有太古士姓字不可
稱瞑坐游九垓元氣隨所乘恐是無懷民鼎車避
朝徵人生苦勞役覩此將無懲方為槍榆鷃何羨

天池鵬

陪成阜王太虛覩務居咸鶴至

夏后騎兩龍上下扶桑津青陽啓帝臺俛仰觴百
神張樂豈洞庭咸召即精禋玄鶴西南來盤舞紫
霞宸清響落雲閒指顧環河濱垂華未云遠大孝
方此倫

鄴下贈吳山人聞官軍與倭戰不利

慷慨燕市歌蕭蕭易水風至今多感激嘗推壯士
衷鄴中之吾子正值風塵裡劍歌為爾開一誦所
謄是西北戎馬喧東南海水枯爾我俱草莽誰能

期報恩白馬河上馳翩翩欲何爲三軍氣已死主將無復知君有魯連箭赤羽不肯見請爲約矢書一解聊城戰

送吳東原還蘇門

少年負意氣客游長千里八月秋風高揚帆下江水江水復悠悠送君臨清州臨清花月好錦障帶珠樓誰家妖冶女彈箏日歌舞忘却湖南商無復相思苦相思能幾時還家定有期庭前芳桂樹攀取最長枝憐兒問對叟相牛勸美酒夜深起相視君鬢近長否輾轉東原游思君不可求寬夢一見之多在石湖頭

重寄内二首

青山橫東郭白水流城西欲濟微舟楫緬眺少舟梯雖當見明月相思俱沉迷此時遥相望知汝流玉啼浮塵暗芳鑑蛛網生蘭閨一身在罻罽八翼乖沙泥汝非蔡琰人長跪解羈棲好爲小兒女傾心聽天題白日有返光出雲還皆谿會西秋風前勿作頻酸嘶

天運無停機陰陽多反復起家籍儒術願汝佇余屋詎云雁羅網鸞鳳各離羣鹿門幾難嗣舉案徒空閨網幃歌春風玉砌生芳草覩此傷朱顔誰云未成老重關不相見無奈別離心精神非間隔何嘗結重衾作書謝美人淚濕瑶華字青鳥一致之爲予問顦顇

七言古詩

奉答楊六坡推府隱居見贈 并序

余讀李白浮丘山性癖山水負煙霞之疾嘗披覽匡廬圖跡巘崿之盛後有飛志遐思飄然如在五老峯下雲蘿翠壁掩映錯疊左右外視形骸不知我爲何如人蘧蘧然也因慨然太息天下

高明之士何限物相羈縶其誰相與放浪天地之外耶萬物俯入極瞬息古今包含宇宙也哉嘉靖乙未同原楊六坡以大名推府謝政卜居浮丘之樊治亭榭花竹水石與楚人相還余每過之便有高興佳作自謂匡廬之志雖未即遂而談玄吊隱亦足以滌洩一二蓋吾人胷中自有山水何必攀棠苷躡巉巖而後爲高致哉辱六坡草堂詩見贈遂援筆奉答聊著雅尚若木瓜瓊瑶之報正不必論爾

我昔往青都玉樓楊紫氛靈妃散天花把弄坐層

雲肌膚瑩瑩婉冰雪孤嘯常隨鸞鳳羣閒劚長鑱九萬里帝樂仙音那可聞失意山中尋瑶草白雲引入天台道桃花流水非人間碧椀彫胡待終老遥望匡廬歘九天屛風九疊石磴旋香爐返照赤霞曉雙劍迥空白日懸雲霾四塞龍虎嘶峨一逕猿猱前陶公鍊液呵赤電李重還車躡紫烟長揖謝世忿同往緑髮方瞳刻上仙青谿卧聽松風歌起向山中弄明月獨立蒼茫望九州漠漠黃塵毀金骨聞君獻賦長楊宮飛章絡繹四海雄光輝燦爛動明主天書降問恩隆崇風塵侘傺解圭組

歸去滄浪作釣翁結廬小傍浮丘麓幽洞巉巖蒼翠簇清風臺倚金露寒白石橋通水淸泚當階竹引鳳凰毛背戶青松走麋鹿婉如匡廬落我前便欲因之借休沐夫子似此格氣豪秋來興與南山高寄我五花雲錦字讀之飄然若雲翮自慚才非盧照隣敢與楊炯爲伍曹楊盧千載各一時異代風流如有期爲君倒囊彈素琴清商繚繞陽春辭歌罷拂衣五陵去明月青山湘水湄

秋夜望雲旅懷

秋來五色雲在眼浮花蔓草相鮮新天空似是巫山磽日暮更與銀河臨凭欄久望待不至倏忽變化蒼麒麟衝川冥冥在何許我意乘此尋歸津終然鸞飛不可去棄我還從銅馬塵

贈別李性菴還任丘

燕郊十月飛胡霜臨岐送子各盡觴腰間笑解延陵劒雪花墮地蛟龍翔都門佳期那可顧相思聞過三花樹歸時倘遇浮丘公爲子接引嵩高去

送崔秀才南還

孟冬送客臨沙浦蕭蕭風動薊門樹驛騎鑾不肯行一鶚南飛過天柱燕臺擊筑且高歌青罇酒

盡紅顏酡五更鼓角星野平看汝騎駒凌天河

長歌送王翰林珩山還保定

國門識君與君過夢游十度攀花樹朝寒李憑彈琵琶暮宿倡樓聞曲度燕臺草色送春袍小苑花枝轉葡萄柳色偏濃金殿露鶯聲醉殺後宮桃白馬翩翩過戚里笑指落花雙燕起遨遊不數新豐兒調笑寧知太宰鄙別去開鐏重酒壽春詞樂府倍堪愁白雲自散蒼梧影明月常懸彩鳳樓

贈別南田楊子還晉石 并序

十五年余游京師馳翰苑獵文囿延師士之肆

游軔冀野窮覽燕墟曰壯哉帝王之居也廼攢轡西市遇晉石楊子景新與之論皇帝王霸之要雄姿風發鼓劍悲歌慨慷泣數行下於戲士之負傑烈不羈之性曠世相感一至於此哉今年秋楊子還晉石因作詩識別

我本衛川豪君作燕城客意氣各千里相逢在燕陌燕城燕陌跨京華青煙作帳銀爲沙五侯龍馬耀金鞭蒼螭寶帶屈盤拏層城日出歌鐘起繡戶珠箔幌羅綺逞憶夔龍集鳳池亦知衛霍矜戚里笑倚青萍劍肚上黃金臺昭王非帝冑樂毅自凢材燕丹空有心荊卿徒悲哀々虹沒長雲易水不能廻瑤華琴蓧浮雲沒錦石雕甍秋後伐古人巳見覆蒼苔今人空對西山月西山月出宮殿寒坐愁白髮驚飛湍風雲萬里不相待白蘞垂耳蛟龍蟠雞鳴閉九關天狼若可攀勢欲請長纓繫胡燕然山長纓繫胡心不朽君去青山但揮手落日天風吹海波月明來勸一盃酒酒中慷慨樂事無據地酣歌玉唾壺晉石山川爲君迋千巖萬壑來長途往日春光懷我處奇花不盡相思樹葡萄露下餘空醅終日待君那能顧滄洲今巳暮瑤草不知路欲乘黃鶴一問之爲予尋掃南田霧

留別馮少洲進士

春風吹綠雪湖水生微波與君上河梁攜手哀情多此時客意難舉觴遠傍楊柳鬱金黃欲折一枝留郢客柔絲冉冉斷君腸斷君腸勞君傾離思耶耶青山暮青山暮兮傷我心我車南還執子衿贈爾媿無英瓊瑤倚馬聊爲梁父吟

送友人南還

鳳凰樓外雲氣長青袍白馬生輝光送君千里促羽觴鳴箏清歌如故鄉相思明日忽分手誰把青驄繫綠楊

送人之塞上

北風琵琶胡馬嘶君今棄我何遠行陰山雪花大如掌黃雲出沒單于營萬里龍沙那可見將軍大小七十戰捷書奏入建章宮寄我雲中一隻箭

贈孟龍川二首

季布竟何罪緇揃搆千金介身胡越間南北任淪沉託跡魯朱家竟餔奴僕心英風豈不特所懼爲忠使主人誠多賢賂難青萍鐔權門一命輕鴻毛三士殺之費二桃虎畧誰能讐國難龍泉一日成

鉛刀人心如風波淩經砂難度過此血玄黃雲雷
何霸迍思君若饑渴引領望瓊樹瓊樹瓊花新有
大廻風吹雪繞龍川相思遥寄藤蘿月洸滉輝光
待我還

又

白龍魚服游滄海豫且喝然不相待洪濤一悮失
精靈耐可乘空訴真宰海水東流渤澥深風雲漠
漠杳難尋憑誰借與升斗水飛上青天作甘霖

五哀詩五首

學士抱韓博綜典訓教業而弗偏建辭而弗實

父殯母隕未就窀穸之事室饑而病二子亦夾
而不獲求訣待死圜室哀孰加焉遂作五哀詩
其辭曰

有父有父濯塵纓棲栖遠在滄浪濱樵蘇不避芸
且耕春泥秋雨淇門中泰山嶢嶭忽頹墮怒豕戮
態立向我蓬蒿一望盡烽煙高樓堞血宵滂沱鳴
乎一哀兮歌始發青天黯黯沉明月

又

有母有母思晨昕蕙帷縞帳泣且漣蒼梧邈在白
雲間臨江哀竹心悽然慈闈一夕歸明月怨恨千
秋那可歇何言寸草報春輝號泣苦廬毀筋骨鳴
乎再哀兮歌已烈皇天為我開金石

又

有室有室在衛塢蓬髮連蝶守空堵淚晨不爨井
泉苦布衿如鐵冷秋雨高堂灑掃心冤摧金華翠
鈿空塵埃良人欲委長城窟此身早晚隨寒灰鳴
乎三哀兮歌彌長寒風四起激清商

又

有子有子驕且冲兩兒如玉垂瓊英花翻蛺蝶繞
綺叢这態婉婉雙賓鴻阿翁猶究在綱柵汝心長

望成東隔桑樹那忘白玉環夢冤哭汝東山陌鳴
乎四哀兮歌正苦回飇蕭颯吹庭樹

又

有客有客號秋旻十年不得逢陽春柴門反鎖黎
水濱前朝屈宋是所親阜棧連翩淹驥足出門十
步九羈束燕郊六月飛胡霜漢史終然恐失續鳴
乎五哀兮歌聲哀長江東逝流酸斯

保定兒留別

沙麓風塵暗河縣漳水東流疾於箭落花別國誰
可憐南去北來一秋燕汝曹自是中山兒垂首天

雄識君面意氣相期何有無分手一言淚如綫南
山嶢岏秋氣高似與君情同纏眷明發騎馬涉滹
沱長歌遠贈北門餞

春日後贈王仔菴五湖昆季

春日濟霸西日微浮雲流水爭光輝一雙白璧動
燕趙光搖海宇青煙霏早聞妙舉今見之酒酣大
叫心思飛幾時攜汝尋滄海明月秋風一釣磯

七夕

銀闕含秋星欲爛天孫脉脉度河漢仙髮玉珮那
可聞佳人夜半開簾看階前月色疑有霜獨坐穿
針向畫廊東方日出烏鵲曉天上人間枉斷腸

送醫友還山

洛陽買畚逐世貧金華藏名四十春歸來浮雲變
城郭矯首落花輕拂巾堂中會飲遝賓友低戶雲
光散罇酒乾乘白鶴謝時人會向山頭一揮手

九日寄孟龍川

憶昔登嘯臺蕭瑟湖海秋酒酣迴舞袖拂落桑柘
洲青雲動蟹螯白雪霏金甌兩邊坐笑如花妓吳
趨白紵飛清謳戢翩入牢籠志却山陽道菊花窩
誰開沉憂日衰老此日長吟獨憶君嶢巖欹嶔掩

浮雲何處龍山堪落帽風流醉殺孟參軍欲託雙
鯉魚錦字寄滄溟願君細嚼茱萸蕋壽比南山千
萬齡

寄謝逸人四溟二首

漢京詞賦多風雅前擁鄒生後枚馬四溟旅人興
最豪憑軒落筆長河瀉醉中一別十經秋落葉翩
翻嘆白頭思君恨無黃鵠羽涕泗遙瞻滄海樓

又

海水飛動凌三山巨鼇出沒流其間人生風波有
如此颯颯秋風凋玉顏魯連自是紫煙客倜儻長
揖二千石一朝談笑解聊城東入滄溟耿無跡

寄汪員外南華

海若東游沒海濱白魚況非白龍鱗豫且鳴絃偶
相值卧看鬐鬣飛黃塵謝君瀉與天河水乘之免
作涸轍鯉他時雲霧或晦冥海底銜珠報知已

襄國飲舊水野亭奉懷張蠦山明府

秋盡野亭舊水陰平沙落日青楓林寒花爛熳不
自愛霜風一隨柴門深我來對此沉吟久況是蠦
山別離後何處浮雲晚未還散愁且醉襄城酒

贈李山人

朝登崑崙丘遥望煙雲海三山徙渺茫六鼇今安在昔時中山衛叔卿身騎白鹿游紫清仙人一去不復返霄漢空縣千載名白日無回輪紅顔易頽老何如恣天游山川事幽討萬里攜孫華冥髮頽水漫漫幾超忽乘時小憩蒼梧雲因風復弄蛾眉月蛾眉月出照海湄夢裏猶聞猿鶴悲傍人不識君所爲白馬青袍一笑之君胡不解清溪囊示以琅鐍五嶽辭

贈張長公兆敬五句四韻 長公割股愈父疾

蜀山萬里青雲迥晁墩縹緲超浮埃霜刀一拂金石開清風獵獵不可見憑高西望心寃摧

再贈張雲谷

僕嘗聞雲谷自旅次與之靡淡遂神醉婉若登羅浮涉洞庭泛彭蠡尋孟門雲霞滿眼風思飄然蓋奇遇也已同謝四溟田華野約爲小律令不暇待先作此見情云爾

昔聞金陵地乃是帝王州冠蓋六朝晉名與古雲浮往事千年不可道別兆離離長秋草酒中慨此復露襟落日翩翩送飛鳥今時再見金陵豪白璧小側辟荔袍凌風起舞鄴城月長呼興比南山高

四溟情同五嶽雲華野詞流三峽濤雲谷此時發意新開卷調笑如有神萬里煙霞起匈臆驚翻白鵠翔麒麟飲我催詩酒倒却頭上巾君身孰與儔似是洪厓降早晚笑攜盧敖去坐看滄海成埃塵

登西城嘉禾樓重送張靈山赴部

高樓西望紫空煙南風渺渺吹河船碧沙細草遠相送一夜飛過黎陽川驚鬼如鏤隨君還恨無雙翼凌青天魏闕霧陰雷隱怒瀰水横波不可渡此時揮手重堪悲千里相逢未有期燕臺倘值悲歌飲擊筑先爲高漸離

送李滄濱太守入覲

襄城太守濟南客夜發雙旌挂海月城頭箕尾起天河城外征人吹觱篥父老扶杖前致辭太守此去人皆知內史親傳大官饌野人共拜甘棠祠黄霸功名何足數公車詔入鳳凰池

送陸明府夢洲入覲

爾時登眺黎陽山松門蘿徑窮追攀非夢巖花散幽色髣髴百里開心顏覺來欲往無時閑思君玩弄雙瓊環天寒日暮愁蹇産漳水横波龍轉眼浮雲北向但高植海嶽驚看壯此行異日層霄不可

望好將書寄鳳凰城

雪霽後過周紫泉山堂

紫泉山堂在何許衛溪東岸蒼山麓青松偃蹇雪意寒孤光晚映琅玕竹紫泉詞笑宛在目亂雲齊牽相縈觸我欲於此傾醽醁開襟臥聽青山屋絕境幽森不可留野狐夜叫猿嘯秋別去長懷紫泉客蕭林楓葉吟颼飀

詔獄結後青情敬呈王龍池二府兼致謝意

蓬萊出海底金銀樓閣浮空煙蓬萊仙人與我語授之赤明玉字瑤華篇長跪讀玉字五內發金蓮

欲持紫腦訣常從上清仙上清一去無窮已回飆吹落長河汜晚將謝賦上燕京遂使明時笑巴里此關風雲不可期歸來小臥青山晉奇峰秀髮常相隨千巖度盡松風吹憑高把酒叫明月性兒蟾影皆參差醉尋劉伶頌醒詠阮公詩泰山雷霆何足有淥水洪波可戲之烈烈雲間鵠翛翛蓬下鷃何意見相猜惟此血吻悲羽毛灑平燕骨肉不敢聆閭牆一去幾時回桃花坐見十三開青春憶月泰人洞白日呼霜夏后臺我欲乘風震天鼓前擁脩蛇後從猶九江濤湧未是哀太行輪摧不言苦

東海陸公眞神明決疸揞鎖鎔長纓古泉楊馬速章入側可始放南山耕生來感此國士遇何限千秋萬古情入門一笑復何有女會縫裳妻白首嘗下尺薪貴於玉盤中粒粟皆瓊玖惟有壯頭劍鋒在夜夜精光射牛斗射牛斗待張華神物詎肯終泥沙不然飛入延平津今者蛟龍昔鎖鎁鎖鎁蛟龍孰可判明公義氣通霄漢爾時我爲入幕賓贈之豈惟青玉案霞杯綺食飽我心至今側身何增嘆東風嫋嫋沙草春衛河綠水波龍鱗欲將輕棹尋仙館共奈楊花滿河瀨楊花不可亂河瀨不可

極待余振衣起舞龍門前坐客滿堂齊太息

龐女鳳圖

泰臺明月下照見秉鸞女玉簫聲不聞綫情空復許相思何處憶離群欲報佳期隔綵雲懷中知有瑤華字夜夜清光獨映君

送郭侍御劍泉謫永安松栢圖

蒼巖鬱鬱長松樹石申龍鱗挺天霧雨凝霜沉幾百秋似與君心同歲暮今謫官永安城閩海愁雲日夜生會待明時宣室詔定從江浦望雙旌

春夜與吳山人飲穆前江宅招妓彈琵琶不

至

我昔下卄月沅湘浦靈妃飄風鬼灑雨遥看江上數峰青寶瑟如聞心更苦春風小落前江家高開玉燭燒殘花青娥何處不相待北堂一曲空琵琶琵琶聲已歇空餘胡地月黃雲塞前木北流霜風夜嘯猿犺秋古來蟬鬢已寂寞何令此夕獨生愁不如與君飲美酒披襟一笑輕王侯

贈陸夢洲古琴兼以詩寄

朝讀夢洲書暮望夢洲樹思君不見君徒向夢中過遺之綠綺琴不語可知心早晚弄金徽爲宜付

雪音白雪陽春古所稀自憐素髮老柴扉乘風寄語豐城劍看爾揮光徹太微

蠛蠓集卷之四 終

蠛蠓集卷之五

黎陽盧柟少楩著

雜體詩

伏雨嘆二首

陰陽蕩潏雷雨急江峽出雲溪夜喧烟霏似與秋色遠黃鵠垂翅愁飛離九壥溷殘不可住楁髮陽阿阻煙霧東走豈應還問津回頭變化空桑樹山雨下澍白紛紛憑高莫辯牛馬羣江寒自駭碍石沒日蘇猶合蒼梧雲破厨濫釜烟水黑玉盤金鯉無消息直欲上天叫帝閽閶闔九重恐顛踣

史平臺夜宴詞

漢史玄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於外家親居多得賞賜簪貂珥世寵溢內外明浮丘山人作史平臺夜宴詞

高堂膩燭嬌紅春麝爐掣鎖銀麒麟掌中舞袖回金縷背後落花翻錦茵夜半歌鍾起洞房繡羅香煖對鴛鴦旋徵玉鴈排箏譜復弄梅花近笛牀繡額紅衿真媚嫵隔簾髣髴調鸚鵡喚回湔座鬱金香鮮鯽銀絲出翠釜雞人夜唱銅龍漏內監忽傳進犂馬絳綃雙引貂襜褕長秋門前馬不下北風

吹山海水移世人見此復淚垂寶玦香車俱莫嘆
金掌仙人已辭漢

苦寒吟

北風怒號河水折鑿冰慘淡皴人窟琉璃應手忽
破碎天吳回首皷龍血錦鱗撥刺入豪門鑾刀玉
釜飛紅雪烏罐夜坐食無魚彈鋏高歌氣未舒方
袍着凍冷如鐵嘯嚎霜霰攢兩眉星火不燃寒欲
死皮皴肉裂老無齒誰能醉解驌驦裘别有權家
會戚里苦寒吟苦寒之吟不可聞古來傑士多餓
死何必垂首涕交紛

杜鵑行

杜鵑西飛度水西羽毛搖落隨山雞雲空萬里不
得去藤蘿掩靄青烟梯當行鵬鵰向我笑鳳凰不
與同羈棲舊日同林爲與鴉怒目燗視秋水哇東
海汗漫稀有鳥尋我三年窮路迷知是杜鵑向我
拜血淚不覺滿面啼口不能言臆相向似欲遠引
凌崐崘四郊罻罟多隱壘獵火燒天喧鼓鼙寄語
燕山胡鴈婦慎勿往恐穿金鏃

快鶻行贈盧潭城宗弟

快鶻快鶻南山擊鳥北山灑血朝發秦隴暮宿荊
越凌厲橫視遊翔恍忽蜩鳩搶飛榆枋間仰面血
視無好顏人生得意且快鶻何用悠悠長閑關翟
公昔在蓬蒿下萬里清風減高價君今慷慨躡長
雲揩揩芳聲四海聞楊雄欲獻河東賦司馬先傳
喻蜀文醉吟快鶻行醒御快鶻羽願君化作天池
鵬莫學快鶻棲蔽樹

黃利黃謠

黃利黃黃利黃黃河岸上洗衣裳黃河流水鳴湯
湯幾時流到我家鄉

次童謠

山東綺雲雞刷羽來山西到處潛飲啄河梁借羈
棲江鶩野鴉欺予客怒目血鴍動相扼紫翎蹉跌
金距愁碧藥輕𦿟香稻秋不如折翅歸故鄉五更
明月啼山丘

廬峴謠呈張廬山明府

朝乘五嶽鶴暮望十洲雲尋山不厭廬峴遠笑謁
廬峴入紫氛廬峴名嶽天下聞巴江前繞接氤氳
翠屏峰巒斜軋幾萬丈玄猿夜嘯臨江濱馮夷水
仙何超忽凌風起舞廬峴月芬藤躋霧看不見欲
上廬峴苔徑滑昔聞天台山岧嶢摩天闢赤城起

霞邑王喬時來還洞天已與𧓍蜆別爲就𧓍蜆生
汗顔𧓍蜆謠謠且遠仙茅千載留靈根玉葉金葩
待君飯君意詎可論恍若岷山源淵濤赴溟海聊
可比君恩生來未識𧓍蜆路此身幾日登𧓍蜆𧓍
蜆謠謠未巳早晚化爲𧓍蜆原上之青松常倚𧓍
蜆望江水

芒屩謠

蒲葉青蒲花黄爲君採纈結成雙隨君步屩入屧
廊苧羅山下君不返恨殺吳王輦路長

修武行贈李主簿

君不見修武城邊日欲暮西望崤嵉漢京路驛樓
閣道迤連雲花獸葉譚車馬駐車馬駐聽修武歌
裊裊秋風度黄河客懐禾上灞陵雨鄉思夢繞新
豐蘿乘時小作修武尉披襟靄靄流仙氣自言節
操凌南山直使風聲排趙魏使君税駕是何年日
飲醇醪高枕眠山鳥隔簾下驪事對客髮鬖鬖寒
絃城頭角聲星滿野城門落花隨去馬谿澗荒茅
留使君天風繫馬棠陰下父老垂涕前致詞使君
到來人不知今年詔書蠲租税須史還見承平時
憶昔少年爲君輩共憐修武西山樹即今望樹復
憶君悵嘆雲霄歌修武

信陵亭行贈張幕史

昔聞貴公子乃是信陵君劍氣連秋水英風邁長
雲堂中愛養三千士玉袍珠履何繽紛信陵一去
幾千載堂中今無一人在空餘城裏信陵亭日見
黄河走東海信陵亭右送飛鴻豪士若誰張長公
乱髮瀟灑眼如電論吐何曾垂天虹身騎宛馬鐵
花驄霜蹄决裂耳生風四顧已無南海尉一心要
滅黒山戎朝發夷梁津暮宿熱陽渚軒蓋狹廣路
翩翩皆龍舉春風澹蕩吹羅帷宛如泝水蓮花池
異代風流今有此若問信陵那可知

樂府

出自薊北門行

翩翩羽林兒少學龍虎韜膂力過賁育英風擁行
旄展蓺萬人讙上馬盤弓發怒揮臂陽戈倒刺寒
潭蛟腰縣繁弱弓仰射太行猱北出鴈門塞從軍
樹奇勞占轡李輕軒應募霍嫖姚羽檄動邊庭烽
火無昏朝分兵救廣武轉戰龍城郊投鞭瀚海渾
結陣陰山高朝擒左賢王暮掃單于巢拓塞旦萬
里旌旗列千遭胡霜飛玉關漢月照銀袍疾風彫

雲房黃沙驚馬鑣天寒角筋勁埋指如剪蒭富豈不
懷金閨畏此簡書遐伏義報明主殺身誠足要

前有罇酒行

春風吹水搖淥波春日輝輝上翠蛾悠悠簾幕捲
芳草細細落花嬌綺羅胡姬嬿婉鑾青蛾促絃急
柱爲君歌海水東流逝不返君今不飲可柰何

子夜吳歌

燕花敷錦蝶飛舞醉羅襞明月空悲妾白雲常似
君不知遼海上書信幾時聞

古別離

鏡臺何新粧膚復盡錢黃羅不蕩艷色落花空故
香登高望帝子蒼梧雲正長願托雙鯉魚錦字寄
沅湘

懷仙歌五首

崑崙山勢倚天嵬弱水千年四下廻花開王母三
桃樹雲擁周王八駿來
蓬海城高十二樓金銀花發近仙洲玉童贈與青
霰襟天女遙乘白鹿遊
綠髮雙鬟白羽裳妙無人識自騎羊虹旌背癡䆗
仙侶頻倚麻姑指爪長

丹崖石壁渺冥冥鳳嘯鸞歌押廣庭王子吹笙應
有待相思遥寄赤松苓
玉樹長攀有所思仙人遥在海之湄木公醉飲千
鍾酒瑶姬齊唱萬年詞

碣石篇

蓬萊東望横海水白波如山幾萬里巖前琪樹發
葱青遥見仙人綵雲裏麻姑欲過來何遅手把青
都綠玉枝願將此物寄南嶽相逢重獻萬年詞

隴水曲

隴山嵩面起隴水向西流中人含妾墮淚幾日到凉
州

凉州樂

月氏穹廬夜秋風起暮笳胡星没鴈塞漢月湧龍
沙露滴葡萄酒天寒苜蓿花從軍莫浪謳轉戰屬
輕車

怨歌行

長安二三月紫陌競朱輪秀色金閨婦鉛華珠箔
春綺繞繽維逕鞍馬白逡巡青鳥銜瓊書飛入赤
城闕日暮荷龍歸文犀銀麒麟借問此阿誰大國
號與秦憶昔嬌小竹蘭房刺繡五紋雙鴛鴦星河

織錦度明月天孫翦綵分雲章願將賤軀罰天笑
夜遂三星宿未央未央樂事多莫謂宜春好宮女
妬蛾眉容顏日衰老君恩從此弛棄妾青樓道青
樓大道繞秦川鳳管鸞絲徹九天太液紅蓮初映
頰瀛洲綠草已縈烟妾情慌忽如昨日那知恩斷
韶華年夢入形樓夜金壺漏春水髣髴按君歡聆
言竟非是閶闔浮雲萬里遙雲旆翠葆徒相邀誰
聞阿嬌貯金屋枉殺秦嬴吹玉簫寄語漢宮娃莫
倚顏如花君心難自保棄擲終泥沙妾容已自落
俗家妾心耿耿凌朝霞羊車竹枝待君御高唐雲

雨空遶陛君王欲較妾長短請看前朝張麗華

枯魚篇

枯魚枯魚爾身自不能游使爾為魚一朝落泥沙
鱗甲生長齟嗟嗟鯨鯢縱橫滄海吹噓三山欲揚
塵兼爾罪維均死亦何悔詎能借風濤作書上天
帝室此幽堂究飛騰吸雲霓枯魚枯魚從此遐逝

折楊柳

春思結楊柳搖曳金窗煙東風澹蕩吹落玉臺
前深閨別離婦感此心淒然沉唫毀青鰲拔淚謝
珠鈿攀條寄遠人引恨碧雲天微物豈足惜長懷

芳樹妍

怨詩行

秦戍樓荒君未還楚鄉秋早妾摧顏日寄情心與
明月相思何謝望夫山

丁督護歌

朝唫都護行暮唫都護歌都護逝不返妾當可奈
何妾年十五嫁夫君銀轂珠簾度彩雲還從佳賓
還四座刺綉鴛鴦奚五文高堂拜姑嫜清廚調菽
水月旭供羹饌香風動紈綺二十長子孫雲媪滿
高門頗借伯鸞志敘此向平婚詎意良人從建獄

幽垣無分叫天閶闔門骨肉盡草莽放室雞豚那
能促杜帳蘭薰知幾時鴉鬢蛾鬟為誰綠妾身死
去無處所忍向何人訴哀曲去年大使至籍録發
良人中途不得語況復能相親今年一會向若陌
烟霧身執手無別言但訴寒與貧淹忽歲云暮已
非夢寐真東家女兒嫁商賈春去秋來不言苦何
似妾懷常相思萬恨千愁忍飢寠落葉友本根歸
雲常在山君身附羅網經歲不復還豈唯君坎軻
所恨妾命慳妾非蔡文姬長跪解君死有女非緹
縈誰能見天子一唱都護歌再唱情轉深愁多不

爲牛山哀淚下豈有雍門琴君心若知妾腸斷願化東南塡海禽

少年行二首

長安俠客多少年醉歌擊筑南山邊相逢不避曾勾踐一夜擲盧得萬錢

又

長安俠客矜年少青驪緩步章臺道相逢欲取胡姬憐笑挾金丸墜飛鳥

東嵣行

暮秋揺落金井烟瑤牕月出愁無眠請君四座且勿嘆聽我試歌東嵣篇東嵣春風樂遊冶寶帶嫡盤驕白馬朝從狡兎上蘭東暮開金雞長干下儂家繡被金錯床逢迎七十紫鴛鴦生來歸小無人見豔肴荷花嬌上粧錦瑟春生鳳凰柱翠袖香凝軼蝶縷浮雲小駐緩聲歌花葉驚翩番手舞娉眛流波媚笑頻此時恩愛比南山那知輕薄易年少一別迢遞隔玉關儂心歷落如秋草西風吹折江南道江雲斷盡君不來會使蛾眉待君老東家賈待錦鯉魚中有傳情尺素書君身亦是臨江客何惜相思一字子機中罷却流黃織爲恨東嵣淚空

牕寄語春陵遊俠兒莫學東嵣殞傾國

皃墩有序

皃以廿斜梁張爐山朝府兄長公也長公父疾且篤賢蔑引愈長公引刀割左股和藥進父病立已有司聞之表薦明浮丘盧柟作皃墩篇

東觀岱嶽西引皃墩偃仰怙恃有如子孫解一皃墩之容温懿無他軫父之疴謹揄皃里解二白楊鏘鏘矯若龍翔仰天一呼烈石飛霜解三實毒我父寧知我股盡血濺濺以瀹以釜解四父曰予胄啜此餘羹殆其有瘳欻如已醒解五稚笋之薦江魚之膳昔聞太史今玆匪顗解六荆蜀之鄉爰有銅梁篤是異人刑我有邪解七

黃鵠篇贈羅卦君就養還萬安

君不見黃鵠飄遙下太清天風接引銅臺城仙雛啣羽遠相慰嘯舞不覺烟雲輕玉珮瑲鏘何所致熒熒上刻瑶華字歸時持贈與廬放萬里蝶川恣遊戲

相逢行

黎陽臨大道城比逵城南相逢問令尹不盡使君驂雪霽椿枝綠春融萱草酣借何千載後獨此二

清蹕
胡鷹渡海來篇
鬱律山上雲飄遥雲間葉葉落尚有返雲去杳難
涉胡鷹渡海來將雛還飛去我欲因之執此鳥徘
徊流涕不忍顧長跪折矢一語可方客子周游情
同此傷天老介鼓父母在幃維珮繪錦珉瑀珠璣
杖屨陟降窺秦桃源仙姿玉度埃何能言陰符書
設鬼神阿守至道不勝苴蒸蝌蚪虞皇歷阪文府
岐阯丕錫爾類揚名中州
閶闔篇

春日照城闕佳氣紛朱邸宮女三千人雲光晃綷
綺且卷珠簾開直待雲車廻玉簫吹行雲飛下瓊
瑶臺瑶臺畔仙妃舞鳳鳥唱歌龍抱鼓天風渺
渺動朱衣天女乘春散花所綠萼花前細草㐫玉
階鑠斷金麒麟明朝騎爾朝上帝壽我四萬八千春
五言排律
甲辰歲張郡伯鄧西如覲京師其母太夫人
出巾幘給因因感激述懷作五十韻以謝
鳳曆開皇紀龍沈憶紫烟青陽調玉燭白日轉幽
天河朔風雲會渾涯氣槩先諸公梁苑客明府漢

庭銓沈宋金童籍陰何玉轡聯衣冠連日表精爽
動星纏各應非熊兆同操哲匠權文翁兼化蜀郭
隗始登燕五馬襄城野雙旌霸水涎炎輪雙鹿擾
上漢一槎縣忠奬推王室金泥受帝宣吳公才第
一賈誼席應前鄴吾何無爾河源郎有焉疏名勒
玉藻歸院徹金蓮虎變各風起鶯鳴喬木遷那徽
文伯毋誰產范滂賢黃鳥空玄理關雎德化全肅
雍元啓胤聖善摠承乾壺泉慈文表禴祀風紀綏
大家淅著作劉向舊名編雨露合濡遠江河流澤
偏吹噓延朽腐哀痛及顛連粉署琅玕碧天牢挂

玉鮮八球貞磨鑿五醖更駢闐甃麥赤城外杯羹
玄圃邊春盤行茬蒜曲机坐遨翩眉睫光初潤膏
育病仰痊尚方虛擬賜陰室兢相憐小步嬰金鐵
揚眉娓拘攣朵頤羣儳側染指竭夫筵坎廪心仍
切低田腹稍便循牆如喪狗冤頸以飢爲悚慨期
投壁呻唫尚縮肩搶嗥比向拜遥祝西華年少假
恩猶乳翻思淚下泉二靈忘伏臘兩稚飽鷹鸇丘
壠哀新鬼圖書鎖廢壚干戈嘗膽苦哀癡嗟臍眠
故國孤寬杳他鄉白髮牽妻貧嫽再醮女大悵旄
鉛放犬因無食挑針作覓錢塵埋蒼兕劍蟲篆白

雘氍氈岔從蛛網幨悼或馬鞯炰神泣簡牘妖孽
戲花鈿壯志浮雲去灰心苦蘗煎敢辭先苘蟌為
恨失騰騫雷雨龍門別風竉虎𣏌指微纆多窘束
搒楚昝迍邅百轉傷心曲三年似禍倰傾危希造
化早晚謝陶甄

暮秋承華上簿竹川儐飯奉謝凡三十五韻

衛上清秋幕寖中氛氣多草湮庭杈園沙没禹汪
河痡土分常負㫋乍病歲僟輓應粱地麥畬淩漢
江波盜賊綠淺跽喧呼動且迴濟南鍾儁傑河北
待絃歌斷鵠揮虹劒揚兵蹴海鼉黑山戎破勝白

馬將橫戈山鳥行應聿步頒猶河酡圖昔盤海岱
詞賦入牂牁蘢阪時鳴驥黃庭或換鵞久傳驄馬
客舊聽鳳凰珂敏察周窮僻殷勤隱詭憐才無
近遠稷業忠征科中儀人間出殊恩天上過金城
酥比練翠釜饌兼和劇吻愁玄豹推峯與紫騑秋
深沙苑荒霜落洞庭鮀細膩殷紅玉芳甤淨碧菸
那能雙玉筷秪辱續金陀小食散三臭過思感萬
痾服庭風成烈幽壘日蹉跎禁鴈窺前浦啼烏想
故柯道宵從匿跡入夜戲天魔燥髮紛難解胼肌
屢可摩求懷天史伏抆淚使星軻海運虛垂翅雲

身早見羅禰衡愁正苦阮籍醉如何歲暮誰堪徙
風塵髮欲皤凌虛疑海嶠曳履想岷峨謬望徵州
錫不成彭蠡蓑青雲思杜樹春月龍松蘿猿鶴三
年夢琴樽一夕俄明公寬節制雨露得滂沱犬馬
如留齒神光報泰阿

七言排律

酬華大餽飯

班同大家能著作陸機英妙負文雄兩都賦有凌
雲氣擬古詩高曠代風驄馬早延通籍譽才華應
見古人同燕王臺館愁鄒衍晉室衣冠有阿戎書

笠萬言天險峻飯僝一飽畏途窮世經豺虎催頭
白路雜騨騮灑血紅西哭幾涇秦帝闕南冠虛憶
楚江楓投君刎氣不得死猶倚崆峒百丈虹

五言律詩

山居

懶慢無人地經時景不違貪飴魚時動掠水燕爭
飛搗藥雲春碓移花露濕衣山陽幽適好日暮澹
忘歸

浮丘院壁

洞口春雲薄桃花一水香金壇凝夜露玉盌出瓊

淥河上儒人遠洲中紫氣翔何當看雙鳥為發贊
長房

大名故城

魏郡遺空壘蒼蒼接水湄鴈銜斜鳥陣柳拂捲龍
旂樓閣青雲恨陂塘白日悲北門無鎖鑰腸斷立
郊墟

過邯鄲作

趙庭虛廟畧雄長竟誰名國破歸秦帝城亡插漢
旌山河猶壯麗豪俠失縱橫回首傷心地春林囀
暮鶯

送友人入秦二首

春日催行幰花明旅鴈還燕陵青嶂外秦樹白雲
邊解劍酬知己傾尊倚別筵關河他日望芳草思
芊芊

又

整轡東辭闕還家西入秦雲烟三晉合風雨二陵
頻鳥道斜連漢龍山暗度春壯遊看寶劍萬里蹋
妖塵

上張鄭西明府三首

燕關寒月薄漳曲早冰澌白髮親闈棘青春子病

危殺憂聞鼓角想像見旌旗遥識齊王相能憐越
石悲

又

刀斗催嚴署秋風蘇肺肝寃寃幽共語鸚鵡啼相
看丞相何多畏將軍久失餐金雞應有詔褒謝一
時寬

又

御史清霜鉞危腸結禍胎敢辭豺虎餌無異犬羊
材魏闕嗟難上秦庭哭未回條風吹北極天意起
寒灰

喜得釋獄消息

聞道眞州信霜臺霽夕威春陽元自動草木已含
榮妻子愁看在鄉關喜不違遣心翻太惡俛首涕
霑衣

即事

游旅轉蕭瑟經心常苦悲驚枝鳥不定斜嶺月生
遲冥思空林藪春雲晴藹虧謬言隨偃蹇不敢畏
支離

戲寄孟龍川

昔日浮丘伯曾將王子喬周遊乘白鶴接引上青

霄大藥留冊鼎天台度石橋不知千載後爲爾一相邀

送張爐山還蜀

朝思蜀艸綠夜見漢鴻飛溪縣青春滿山關紫氣圍歛餘看寶劍歌罷弄金徽別去應相憶銅梁音信稀

喜還舊業草堂

漢節雲間任秋風送我還荷恩思聖主悔難自皇天臺沼看今日松筠去幾年草玄吾未老應許薦人傳

登天臺山有感兼呈張爐山

天風吹斷簃秋色渺荒臺浩蕩江河去蒼茫日月廻傷心經絕險回首起重隈欲盡登高興慚余作賦才

服闋口號上張鄭西明府兼呈吳少槐吏部李東岡翰林二首

際會驚何代支離過此生親宮無宿草子位遠含情未敢衣純綵誰能痛失聲卅年當此夕天地忽頹傾

又

獄久年三換刑深鬢一毛愁淹天畔日淚作海門濤寸草傷春碧慈烏近夜號感時思雨露回首望旌旆

聞吳吏部少槐哀僕乏嗣飭內入獄侍湯藥四首

宓子彈琴日山濤論宦時澤梁弛禁網鮮寡逐恩私未識洪鈞妙應沾造物奇周南王化遠終不負螽斯

又

落日低荒戍天風鎖禁庭正愁秋隴斷誰啓夜臺扃宜母苗堪摘王孫草尚青使君伶寓隅引領濕長纓

又

天豈蒼蒼色川仍脉脉流乾坤一物在日月此生浮嚴考曾無曏哀殤已故丘何心望河漢牛女度清秋

又

晉室嵇中散陳留蔡議郎彈琴神不去續史恨何長慘淡悲千古淒其滯此方翻思兒女意斷盡九廻腸

冬夜遣悶三首呈吳少槐吏部

黲氣浮銅柱霜威折玉衡愁看蟾影沒病與兎竟清辭賦憎闗世存亡憶結纓鄒陽書再上愈覺寸心傾

又

蕭蕭梧桐影紛紛荆棘墻徐看侵鐵鎖不比落銀牀物色渾如此吾生可共傷那堪聞玉笛風力更清商

又

鐘鼓何相報讙呼促警齊仗嚴妨落月拆能淨鳴雞計過疑疎濶才輕敢怨攜漢庭循吏在何必嘆羈棲

哭董縣丞紳

丞彊幹任事清苦厲節有古人風壬寅歲長揖恤刑沈法曹抗救洗冤於柵居甚今茲長往柵安得不悲故詩以哭之

十月黄河穩天寒素艑孤斷雲低不去哀鴈起相呼忽聽郎官宿虛傳太史鳧哭君重回首愁色滿蒼梧

又

列郡開方藥巖墻阻別離蒼生猶有待逝者竟如斯老去傷心地愁邊失望時玉棺誰為殮蕭瑟九原思

又

哀挽宜陽路銘旌汴水風青騾傳海上白鶴果遼東抗救邀天使鈞裁秉帝衷愚民猶一哭雲涕灑寒空

初月

雲霽樓空夕寒輕月欲明素魄升海上殘兆傍人清桂樹春應發蟾蜍夜自生傷心故年十流恨滿山城

示外弟陳可

阮籍何窮軌陳生已著鞭羽鷹秋始健宛馬血方妍不負儒林傳寧充弟子員五車如破的萬里看騰騫

送劉少尹赴興州經歷三首

寵極滔仙籍雙鳧別尚方何如魏賓客不減漢循良大府宜方器牙門足鷟章材高思伏櫪萬里見乘黃

又

潘岳花封宰陳琳將幕材檄文傳萬壘列宿近三
台帳望薊門路深懷河朔杯君王求駿骨待詔上
燕臺

又

大府元戎騎長驅引萬犀共迎劉記室喜得鄒黎
軍燕月排弓影胡霜綴鎧文知君開府畧一嘯酒
天氛

秋夜奉懷王鳳洲比部

獨坐秋城夜長歌憶鳳遊帝鄉臨紫浦仙吹下炎
洲早食琪玕樹丙巢雲綺樓無緣近芭彩慰此別
離憂

寄上徐龍灣比部

相思木葉落迢遞起重哀翰海雲初斷盧龍秋正
來慚無國士報獨憶鳳城隈坐令生華髮臨風一
痛哉

贈王少府封君水亭

長嘯下江閣披襟即水亭魚龍淨秋浪舟楫倚寒
汀且失干戈苦還依社稷靈夜來看紫氣猶滿少
微星

贈王龍池別駕

晉石分青嶂龍池抱紫臺秋風動鱗甲白日發雲
雷太液濤休險昆明勢欲迴何當洗兵馬萬里絕
氛埃

夏日同王大伾董右坡張爐山陸夢洲孟龍
川登大伾山覽黃河故道得溫字

五月隨儔侶凌風勢欲騫郤思乘海鶴翻憶聽秋
猿石樹穿雲冷巖花散酒溫大河猶在眼何必問
崐崘

西巖

西巖雙柏樹猶自倚青壇舊識洪河險曾經大壑
寒龍鱗剛雷雨臨餘瀉風湍回首思梁棟還驚際
會難

題楊太尉揮金幅幃

獸憶關西老揮金氣尚奇江河流浩瀚天地耿端
倪諫草危時恨亭臯絕代悲由來圖繪意不盡史
臣辭

畫葡萄

漢使尋源後蒲萄滿舊宮如何尺素裏枝葉往時
同瀼露迎空碧搏烟射小紅誰能貯萬斛遂寄目
堆東

贈謝山人四溟

春桂綠攀滋芬芳合待騎君今佩玉葬荊以悲深
姿擬著三湘賦深題五嶽詩相期共方服爲兌蒭
洪陂

遊成皋王城南園見水石漁艇

不作江南客空餘江上山水同明月靜石似白鷗
閒儷徑松蘿外漁舟蘆荻間相看渾忘却無復住
人寰

七言律詩

出塞

城門伐鼓日欲墮西山返照入平蕪玉關秋動氣
橫塞交河霜冷夜愁胡健兒風吹白豹隨將軍雲
壓金侯姑書傳羽檄連雲戍夜發精兵到海隅

慈壽宮

漢宮羅列倚雲霄鳳翥龍飛積翠遙東矚扶桑延
日觀西連雪嶺入寒霄仁輿拜舞臨黃道仙仗繽
紛覲紫朝諸將謾勞繁鼓角至尊今已奏簫韶

浮丘精舍

衛河東岸浮丘高竹舍雲居隱鳳毛遂有文章驚
董賈豈無名譽傌劉曹秋天散步青山郭春日催

詩白兔毫酹倚湛盧時一嘯長風萬里破洪濤

書長春觀二首

萬里天風海水高三山不動駕羣鰲青霄漠漠聞
鸞嘯白日翩翩見鶴翺巖下瓊漿留衛叔山中瑶
草寄盧敖懷紆金紫人間事日日吹笙對碧兆

又

天門日出海雲蒸碧殿霞綃山氣層麗女吹簫乘
夜月茅君騎鶴下秋燈金莖玉露生華髮紫極丹
書接上昇緱氏山頭一揮手幾觀滄海變崚嶒

贈李金吾口號

漢家飛將李將軍三十承恩淨虜氛馬蹀金徽橫
朔氣箭傳青海動燕雲陰風漫捲賢王陣大雪長
驅突厥羣未信封侯緊鵲印已頒新使煥龍文

七夕

去年七夕登浮丘今年七夕客燕州仙槎獨憶銀
河水桂樹誰看玉露秋葉下井牀驚別淚蟲吟花
檻送深愁平生自信庾開府懷抱于今賦遠遊

挽楊六坡推府

草閣談玄不復聞山陽鍛後涕交紛十年辭藻漢
京事萬里鄉關秦塞雲尹喜傳經空汝待王喬飛

爲竟誰犀荒墳靜鎖伾山麓日暮過悲渭水紋城
関右人好冊液術客死於濬

除夜寓大名寄孟龍川

忽憶襄陽孟浩然風流名與太湖連沙村遠近青
春酒山舍週廻白石田何處椒花能媚頌他鄉綵
勝舞隨筵思君獨步清漳曲南望菟銷倍愴然

古意

漢苑春繁鎖縴紗銀牕嬌小護僊葩朝雲夢覺行
清曉落月娟娟見玉華湘女漫彈瑶瑟怨天孫虛
憶紫烟槎使君五馬何軒豁佇望郊端柘影斜

贈闗中陳一泉廣文二首

漢輔金墉百二關千秋王氣鎖南山忠良昔憶蕭
陳侶豪俊還生涇渭間會有文星通帝座豈愁仙
履綴鵷班春宮首蓿何辭長鳳陛圭璋可待攀

又

魏闕恩光落上台龍門賓客會羣材太玄無媿侯
巴誦九辨何勞宋玉哀江漢秋容松葉落宮墻春
雨杏花開明時擬有石渠詔翰苑鶯看補袞裁

憶昔寄錢同野弟

憶昔讀書住石城青天對落兩山横江潭夜傍魚
龍宿軒牖晨看日月生多病浸淫漢司馬著書
憤趙虞卿匡廬舊約空回首腸斷清宵淚濕纓

宿沙口贈王北沙二律

谷口寒雲擁北沙柴門深鎖待春華楚騷自合千
人誦漢水猶懸八月槎賈誼匡君頻痛哭楊雄識
字著名家相逢媿我垂雙鬢潦倒青尊海日斜

又

魏郡西連沙口原故人高卧倚晴軒黃雞碧酒須
多事楚些吳歈可細論射虎空村當落日魚龍入
夜漫孤斟自愁騎馬衝寒塞古木蕭森起斷猿

九日奉懷謝四溟逸人兼酬往日見寄之作

鄴中辭客古今才千里秋深發興哀陶令行藏只
盡醉孟嘉容止獸清拔山萸細細團風晨園菊亭
亭滯市開白首思君何處望煙雲苦憶魏三臺

奉和王大任侍御題周紫泉東山艸堂二律

石壁巉巖一徑幽漫隨杖屨訪林丘嵇康不負山
陽隱謝傅能忘淝水籌日落滄洲時佇望天寒桂
樹且淹留徵書旦暮馳秋隴擬取高名別代收

又

海門秋動青濟麓天畔風高白草堂太傅松楸高

下見繡衣旌節往來常窺軒細條娟娟碧䕺壁孤
雲裊裊長薄暮翠微歸興頻覺隨流水一掛觴

震岡集留別

城闕秋還白露清十年懷抱與君傾彈琴細憶嵇
中散痛哭猶憐阮步兵絕巘松枝元自峻經時花
蕊爲誰明開樽莫負中宵賞別去愁看銀漢橫

秋日懷錢同野

象魏獨憐秋氣清苦垂兔頸且長纓背巢寒鳥經
年別出塞浮雲盡日横鮑叔衣冠頻悵望禰衡詞
賦已吞聲滄洲憶汝傷心極坐嘯驚看白髮生

送林越山廣文之石城尹二首

粵海炎洲氣未疎高涼快爽此安居蔡彤有待秾
方詔虞翻終牧太史書茂嶺秋深纔見雁廉江水
緩自生魚愼時努力加餐飯返浦看乘白鷺車

又

漢節還分南海邊天風獵獵擁樓船蒼梧雲盡山
如戟合浦春回樹若烟占歲豈應緣戍口兢啟何
用勝于闐遐陬亦是潘王地賴爾文翁治化賢

贈徐少尹

岧嶢中山挿泰清斷巖西影下層城彈琴不去人
吏散岸幘何勞官長迎縣竹土風今變態黑山盜
賊敢横行樗材慙媿河陽賦坐起青霄望弁纓

赴理大名道中感李有沚惠粟之作

關塞遙憐霜露清燕雲漠漠鎖層城鄴陽不盡十
年淚鮑叔猶深萬古情秋水魚龍休悵望春風鸞
雀頻生成酬恩欲擬愁難賦坐嘆空垂白髮莖

聞比部李滄溟出守順德書此寄上

漢署仙郎何處求高旌知駐古邢州漁陽久待張
君叔河內爭迎郭細侯舊日石門曾拒壘此時銅
馬莫輕謀長途遠附青雲翼慷慨長唫寄壯遊

立春前夜宴張爐山明府宅

城柝傳聞客子夕清罇一發便宜人巴江水泥雲
邊臘爐獄天開雪後春避地衣冠從懶慢驚時花
鳥自逡巡媿知張翰留顏色擬許盧敖隱釣綸

醉後射魚宿羅山人草堂

南射滄溟十丈魚碧潭揺影動清虛太行遠望仙
人嶂淇水斜臨高士居曉傍楓巖留客飯夜歸蘿
徑即吾廬何時共策青藜杖爲覓中山白鹿車

觀妓即席走筆

越女東隣未是過秋來休似隔銀河香鬟小學平

陽舞艷曲低翻子夜歌弄日鴛鴦窺綺幔偷春蛺
蝶趁花羅大堤此夕堪腸斷回首猶憐逝水波
舊黄河道中有懷張爐山明府
黄河渡口舊飛湍白馬東連瓠子灘叐后山川餘
斷石漢皇巡幸咽回鑾寒沙滚滚龍氣動晚日蕭
蕭鴈鶩乾慨古思君易揺落秋風更送紫騮鞍
贈羅月巖推府迴侍還萬安二首
漢京仙客知名早佐郡驚看瀍水濆南楚花明萊
子服西山樹送狄公雲高秋大澤龍虵隱落日寒
江鼓角聞鼂是少微千象緯天風生報洞庭君
又
燕塞霜空萬木摧楚鄉烟淨錦帆回洲如白鷺天
邊落山似青螺海上來孫躬蘭輿元水國曹家儒
賦在銅臺南雲北渚休相憶紫誥金泥次第開
春晚將還舊業諸公送遠獨方水雲以病不
至作此留別
青春載酒尋君處君病春殘我亦回背葉流鶯愁
對語捎泥乳燕怯飛廻烟雲莽莽高巘壘日月荒
荒魏武臺醉裏劍歌時自放白頭還望轉堪哀
登南城樓有感兼懷荊前川

獨上高樓四望明海天愁色起縱横黄雲不斷飛
狐塞殺氣遥連偃月城未許徒兒能陷虜早聞白
羽尚徵兵封侯知有荀公達好向中朝事請纓
五言絶句
山雨五首
日落石窻時林花起幽色不敢窺蛟龍雨昏灑影
黑
又
朝看山作雲暮看山作雨幽人期不來躑躅望江
渚
又
秋水作鳴濤瀉入秋山下大石横絶送小石流空
野
又
峽雨晝不絶暝煙沉孤峰徘徊山中人苔蘚生衣
上
又
門前黄岡陂能長青琳玕夜來溪雨惡流作白石
灘
示從弟橋三首

鴻鴈隔春水鴒鴿宿淺沙雙飛共泥恭終爾棲雲
霞

又

吾家白玉樹璀璨已橫枝儘可棼宵漢莫教傷別
離

又

莫向蒼山宿蒼山古木橫風動連枝影淒其傷獨
情

寄高貞庵明府二首

雙水鳴幽咽隴山不可攀何緣尋夢到夜夜繞秦

關

又

隴坻千萬里悵望使人迷願作青鸚鵡能言向隴
西

七言絕句

別冀鹿川進士口號

秋風七月動燕關雲散金臺遊子還欲上高樓重
愁思海濤東望阻天山

長春觀二首

瀛海雲見帝丘玉兔浮動五城樓茅君借我山
中鶴飛上天門看九州

又

紫極清壇道士家閑騎白鹿弄雲霞蕭臺旖旎金
光草春殿虛無玉樹花

青樓詞

百尺高樓挂彩烟錦箏銀甲亂哀絃夕陽欲下簾
深捲望見西江萬里船

雲中曲八首

將軍羽箭射天山閃日旌旗出漢關夜月欲開青
海嶂秋風先到白龍灣

又

燕岱河山黑水分胡沙北望接氤氳桑乾斜映龍
山月碣石遥通魚海雲

又

元戎幕府倚天開將校星纏四下迴漢壘天成標
漢旆雲州日轉作雲臺

又

高闕塞頭殺氣橫居延川內少人行黃沙欲沒李
陵墓明月長懸蘇武城

又

半夜飛書報建章交河新駐左賢王郎分驍騎屯
榆塞便發元戎出定襄

又

大將遥分西顧憂魚腸寶劍雪花流陰風漫捲賢
王陣白纛會縣克汗頭

又

黃鬚羽帽破烏桓丈八虵矛血未乾胡馬盡歸元
帥幕番刀贈與故人看

又

白馬青裘海上來自言家住古秦淮封侯未遂爲

人下沙漠横行恐見猜

戲贈于山泉

楚王宫殿鎖寒暉瑶草金花匝四圍十二巫山覓
不見湍天雲雨濕儒衣

贈衛川居士

衛川南望多白雲滄洲落葉各紛紛何時咲入烟
霞去醉裏常隨麋鹿羣

送王盱山還保定

君去青山挹紫氛我亦南還弄彩雲相逢美酒不
成醉别去空憐落鴈羣

秋興漫成六絶句

壁峭江深雲物明沙村秋氣轉初清出門散着雙
蓬鬢醉舞酣歌太放情

又

天外晴山色不移苑邊衰柳駐遊絲沙平細履無
人見恰似青春二月時

又

絶巘寒藤垂古月秋江過雨濕仙花柴門幽興尤
堪賞徧遣銀壺賒酒家

又

當堦松樹何楚楚黮葉蒼枝已傲霜要須見汝作
梁棟桃李春華休擅場

又

柴門反鏁對秋城獸樹花開眼自明但使濁醪常
醉汝向來車馬不須迎

又

買茅藉宇非無地簷花澗石錯相鮮西隣野老憐
踈放數借風亭凉處眠

衛河漲二首

河隍東望似東洋瀲蕩中流日月光漁子舟人頻

顧盻恰如五月下瞿塘

又

瓠子煙波橫九灘淇園蒼竹斬千竿何如此日風濤惡灑雪銜飈作海湍

寄孟龍川絶句

燕郊六月起𪓐霜地振山傾薄日光吁嗒風雲那有此黃金臺下斷人腸

西山集宴

山作屏風襍錦苔鳳笙龍管遞相催若非緱氏山頭飲擬有僊人海上來

對勘呈吳少槐吏部

漢法終憐天地寬楚囚何恨歲時難肯教細草隨霜死願借春光及暮寒

獄夜

城頭烏雀飛欲棲樓上驢聲四下齊一夜霜風吹不盡滿庭秋色使人迷

聞舉從化誦李中麓樂府詞有憶寄上四首

漢庭協律按新聲曲度梅花散月明拂拭青天垂手舞相思遥寄鳳凰城

又

曳倩西辭金馬門酣歌特地引芳樽海上長謡王毋宴人間謫得歲星寃

又

東望山東中麓山赤城霞送主人還忽聞醉裏松風曲恰似劉伶善閉關

又

麟閣虛傳身後名琴臺貰酒自須傾飈沓結風成楚舞歌逸綠水勝秦聲

謝舉竹川酒肴二首

淮陰市頭惡少喧胯下之辱詎可言漂母屢出金盤食白沙綠水哀王孫

又

燕國舊飲金盤露章丘今見玉壺春烟霞去住不相似笑殺中山賣酒人

宿沙河值雪同蔡百戶作此

南雲漠漠鎖天荒北雪霏霏暗北堂日暮角聲吹出塞沙河愁殺蔡中郎

丁未夏中遊王西軒園作是歲十一月二十日獄吏譚遵令獄卒蔡賢笞柵數百謀以土囊壓殺之官覺之免

秋日園林一覽過桃花默默鎖空蘿歌聲漫逐浮
雲去不覺霜風兩鬢多

憶内

蘇武霜旌辭漢關李陵沙漠去無還舊時亦有金
閨淚何似今朝爾別顏

贈内二首

蘇武匈奴十九年相思知在海雲邊上林鴻雁啣
尺素寄汝秋風玉塞前

又

君身似是杞梁妻玉貌緘情只自啼幾時哭到梁

山月携手青雲入會稽

内寄衣

吳江白紵雪絲裘不惜春光細艸薰玉手裁縫誰
得見金刀一剪斷行雲

與張山人雲谷對飲言別

海上曾留赤玉舄山中今共紫霞巵相逢暫爾各
飛去颯颯天風駕彩螭

代邊騎

騂弓貫臂箭橫腰慣射山陰雪後鵰欲假金笳鳴
出塞不知誰是漢驃姚

訪海月上人不遇

錫杖到來知幾日天花落盡鎖春山柴門流水不
相顧漠漠烟雲送我還

蛾蠑集卷之五終